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歐陽永叔集 五



歐陽修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歐陽永叔集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奏議集

卷十四

翰苑

論水災疏至和三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疏於體天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洙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棧露居上雨下水壘壘老幼狼籍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旣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一作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

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一作嗣。下同。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卽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一有漢字。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

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覲。陷於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揮宗室爲皇子爾。未卽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於內。一無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一無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旣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於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一作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

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視一作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階。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再論水災狀同前

右臣伏觀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罪己之言。宜百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探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淹沒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

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爲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量需思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其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

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用。一作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糴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旣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水入太社劄子同前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勾當人狀中。爲雨水滄浸太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牆壁摧塌。乞行修葺。尋無字。會具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與功整緝。但聞行路之人。咨嗟傳說。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如此。臣遂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宮裏外觀。常見二壇浸在水中。四神門及闕庭齋宮屋宇。並各倒側摧圮。

并自來所植樹木。亦有僮仆。與瓦石土木。縱橫狼籍於水中。四面並無牆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廟社稷。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來褻瀆如此。而又積水圍浸。瓦木土石。狼籍其中。臣初到彼。旁側居民。見臣來觀。當亦有對臣咨嗟者。又見有數人兵士。在彼屣水。問得只有二十三人。仍是今日纔方差到。既無家事。屣水。又無官員監督。社稷之重。豈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咎罰豈輕。陛下仁聖寬慈。未有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之臣。退省已失之事。各思警懼。速務修完。仍較量事體。輕重後先。以社稷爲國家大事。不與軍營倉卒一例行遣。乞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幹事諸司使。及使臣一兩員。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決洩。屣出積水。築起四面垣牆。不使路人車馬往來褻瀆。然後整緝諸屋舍等。以稱陛下尊嚴社稷上畏天戒之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止。差知禮院王起三司判官

王釋監
修提舉

乞添上殿班劄子 嘉祐元年十月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羣臣無得進見。今聖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能^{一作}得上殿奏事。今雖邊鄙寧靜。時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庶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閑。頤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曠隔時月。不得進見於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

君父動經年一作半。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一有臣字。今欲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

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閣

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過及細碎閑慢等事。上煩聖聰。或乞約定上殿時刻。

所貴不煩久坐。伏候勅旨。其後上殿添一班。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一作論某人交結宦官

臣伏見一作視。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一作論。漸以沸騰。蓋

緣一作由。昌朝稟性回邪。熱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一作緣。飾姦言好。一作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

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一作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

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一作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

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一作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

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小人譽之。君子非之。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正。一作論

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一作無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

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一作無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

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一作臣。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一作與宦官左右之人。

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一作白處。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一作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一作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譏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一有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於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一有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聖聰。三字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二字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一有以此規圖進用。竊一作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一外疑懼。物論喧沸。一作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一作外議。已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若使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一作遂得。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一作事體。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一作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一作之論。一作早一作罷昌朝。還其舊鎮。一作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 同前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恩獎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開講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鑠廳進士得解人中。四字一作內三百餘人。是瑗一作皆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一無是朝廷一有之字。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員最多。史冊書之。以爲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於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爲可惜也。一作誠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一作兼管勾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勅旨。

薦布衣蘇洵狀嘉祐五年

右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爲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一作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爲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

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嘉祐元年

右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一作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於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嘉祐元年

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爲學者師法。庶幾內修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爲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召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一作爲朝廷崇賢勸學之實。取進止。

再乞召陳烈劄子嘉祐二年

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爲博士處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知烈之爲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也一字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爲況聖恩優異褒賚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爲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違有國學之召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始不如此在下者逡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於其其一作其於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媮薄臣今欲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至徐可推恩况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取進止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至和中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一作聖王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

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尙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乞留中。遂不出。

薦張立之狀

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浮僞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獎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後前長史累次保明。安撫臣寮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其人母年八十。無祿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祇許入邊遠官。立之家居。則患祿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扶侍。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褒勸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獎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閱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

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不行。欲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里。仍乞著爲永式。其張立之。如允臣所奏。乞送銓司施行。

【論水災疏】不幸。不字上。一有而字。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今乞以。一作今。乞命以。

卷十五

翰苑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嘉祐二年正月知貢舉。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飭者。不可勝數。然累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事既太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一三一二百千。雇倩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共一作互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材。今若浮僞之

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蘊實學者無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存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能。今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獎之意。自爲姦僞。以至於此。甚可歎也。謂一作惟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僞之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選進。然後士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寬監門之責。重巡鋪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檢。則慮成擁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巡察。多差內臣及清幹京朝官巡鋪。每獲懷挾者。許與理爲勞績。或免遠官。或指射差遣。其監門官與免透漏之責。若搜檢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獎。其巡鋪官。除只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庶存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爲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弊源。一作厚弊如允臣所奏。乞立定巡鋪官資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勝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論保明

一無明字

舉人行實

一作劄子同前

臣伏觀近降勅命。更定科場條制。內一節。令本縣令佐知州通判保明舉人行實。委無玷缺。若因事彰露。只罪令佐知州通判。所斷刑名。並用舊制。雖去官經恩不得原減者。伏緣舊制刑名甚重。今來去官經恩不得原減。則官吏所責不輕。而玷缺之累。中人所不能免。小過微累。皆爲玷缺。難以必用深刑。責官吏保其所不能盡知者。若謂止坐大事。則又無明文。竊慮後有犯者。難用必行之法。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

事狀如事親不孝。行止踰濫。冒哀匿服。曾犯刑責。及雖有陰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苟犯其一。並不得收試。如違必並一作用舊制刑名。所貴事簡而易遵。法嚴而必用。如允臣所請。乞下禮部貢院施行。今取進止。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嘉祐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爲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爲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事。况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慇懃。別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爲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况此畫像之來。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書以驕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一作同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恥。懷恥蓄怒。何所不爲。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爲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罅隙。然後與之。則重

爲中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別有它求。則爲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爲。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虜中。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選皇子疏一作書 嘉祐二年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於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弊。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堯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尙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旣出降。

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乞寫祕閣書令館職校讎劄子嘉祐二年九月兼判祕閣祕書省

臣近準勅兼判祕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祕閣有闕者書名件用崇文總目逐旋補寫依例酬校了以黃絹裝褫正副二本收附準備御覽內中取索一作本閣尋具畫一合

行事件。聞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遣。尋值抄寫觀文殿書。權住至今。伏見館閣校讎之官。員數甚多。除係省府南曹外。其餘主判。閑局及別無主判者。並各無書校對。既無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以館閣國家優養賢材之地。自祖宗以來。號爲清職。今館宇闕然。塵埃滿席。有同廢局。甚可嘆嗟。臣今欲乞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所降指揮。及一宗行遣次第。許從本閣選請在院館職官員。先將祕閣書目與崇文總目點對。內有見闕書籍。卽於三館取索。先校定。然後抄寫成書。仍差初校覆校官員。正裝。視其合行事件。已有畫一起。請依奏指揮。亦乞檢會施行。惟元乞公用錢。乞更不支破。其抄寫楷書。候見得闕書數目。將見在楷書人數。酌量多少。如一作照。闕人。卽別具擘畫聞奏。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劄子嘉祐三年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爲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間。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爲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一作尤所精擇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爲貴。人以待職爲榮。搢紳之望。旣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卽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旣已知之矣。而爲國家一無矣而家三計者。宜於此時。一作亦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員。一作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

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尙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論編學士院制詔劄子嘉祐三年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更。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爲王者之訓。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以前。文書草稿。尙有編錄。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前。雖有編錄。亦無類例卷第。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爲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來。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帙。號爲學士院草錄。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接續編聯。如本行人吏。不盡時編錄。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爲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蓋以近歲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能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請今後乞內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嘉祐三年

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於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內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爲恩

賞之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內降。或爲府司後行。或爲宮院嬖媼。或爲內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於再三。而干求者一無內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聰。以求私庇。官豎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今此一無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救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今取進止。

論梁舉直事封回內降劄子嘉祐二年

臣勘會本府見勘內臣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準內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恃干求內降。紊亂紀綱。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布告天下。著爲信令。今梁舉直累煩容聽。干求不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勅。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冊書之。以著人君之過失。今梁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寧彰陛下之過於中外。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之罪。今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內降者。其元犯本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爲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御。職在

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爲陛下曲法。庇縱小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內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連進納。今取進止。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嘉祐三年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赴太常禮院詳定者。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功。糜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爲差內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眞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天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一作}道。復之後。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臣竊謂此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今取進止。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嘉祐四年春

臣勘會府界。創開孟陽新河。相次據祥符縣人戶經府披訴。稱被人夫開掘墳墓。斫伐桑棗。拆拽舍屋等事。尋差兵曹參軍張稚圭往彼檢視。得已開河道六里有餘。計三料開掘卻村民墳墓八十二所。大墓園

三所草瓦屋七十七間。其未開三料。猶有墳墓二十五所。舍屋四十七間。桑五百餘株。田土八十段。臣因體問得村民所掘墳墓。屍首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子孫骨肉。環坐守之。仰天號慟。屍骨暴露。並無所歸。其甚貧^{一作甚}者。用火燒焚。向空撒棄。其莊宅屋宇。累世安居。旦夕毀拆。全家露坐。冤痛之聲。聞於遠近。方此春月。朝廷務行仁政之時。橫屍暴骨。殃及幽明。可爲憫傷。可爲驚駭。兼體問得所開新河。有害無利。其萬勝斗門及陽武橋斗門兩處減水。盡入白溝河。所以年年決溢。今又剝開新河。亦入白溝。是則三道減水。盡聚一河。將來決溢可知。兼今所開新河深六尺至七尺。白溝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源高仰。水勢難行。臣今欲乞權住夫役三兩日。差朝臣一員。計會都水監開封府各差官一員。同行相度。苟如臣所說不虛。未開三料。乞更不開掘。卻移夫役修整舊河。其元獻利見開河之人。本爲白鬪功賞。及從初檢計壕寨官吏。蒙昧朝廷。不言有墳墓宅舍桑棗在所開地內。情理難恕。欲乞下開封府取勘^{一作會}。其獻利之人與壕寨等。並行決配。官員悉與停廢。所貴少謝枯骨。兼慰生人。今取進止。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嘉祐四年

臣伏以三元放燈。不出典禮。蓋因前世習俗所傳。陛下^{二字一作皆}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爲嬉游。若乃時歲豐和^{一作時豐歲和}。人物康富。以爲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臣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

皆稱因爲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爲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況方以日蝕之災。一無二字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一作和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是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愛民之心。今取進止。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嘉祐四年三月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一作知人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醇厚。治道之汗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爵勳其踰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一無二字爲士者。常一作常貴名節。以自一無此字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議一作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

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一作問言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頽^{一作}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四字一作天子。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其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沾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一無一字。至明。察見諸臣本以此一無字。忘身徇國。非爲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一作臣。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

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兩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字一無此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者字一作得_作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朝_{一作}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持者。惟以本無_{一作無本}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特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翰苑

乞與尹構一官狀嘉祐四年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爲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爲宣力而羣邪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罪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冤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惻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將來裕享大禮在近羣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錄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飢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丁寶臣狀同前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一作稅丁寶臣前任知端州日因遭儂智高事停官鈇理監當方智高攻劫

嶺南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奔逃如兼一作聞當時獨寶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曾鬪

敵朝廷以其如此故他人皆奪兩官獨寶臣只奪一官以此見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寶臣履行清純頗有官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伏遇裕享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

官資。就移一親民差遣。如後犯入己贓。臣甘當同罪。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乞免舉臺官劄子嘉祐四年

臣近準勅。爲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三人共舉。若以爲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爲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爲得人。若以爲有可信。有不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遵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所取信。惟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爲恥。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卻依舊制。只命學士一員專舉。況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爲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許懷德狀嘉祐五年

右臣今月初四日當直。準內降許懷德謨恩命表一道。撰批答。臣勘會昨來許懷德祿享加恩。自合兩表。

陳讓。只曾投進一表。批答後。更不會進第二表。稽停至今。四十餘日。制書留在閣門。既不受命。又不陳讓。直至今來移鎮。方於讓表內。因帶敍前來。裕享加恩。乞併寢二命。蓋懷德以裕享例。加恩命爲輕。所以更無表讓。卻於今來表內。因帶敍陳其前來恩制。久已稽留。不讓不受。顯是輕侮朝廷。違慢君命。閣門無所申舉。臺司風憲亦無彈糾。況懷德身是將臣。職典禁衛。敢此違廢國家典制。罪大不恭。其批答。臣未敢撰辭。乞下所司。勘劾懷德。正以典刑。庶肅朝綱。以戒不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許懷德狀同前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羣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爲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裕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臣偃塞。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舉。恬然不以爲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爲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彊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畏朝廷者。蓋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而公爲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

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興之浸成，後患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爲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略陳大概。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思治體，況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論茶法奏狀嘉祐五年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爲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爲非者，遂直誣好言之士，指爲立異之人。峻設罪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始一無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爲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於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爲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一作患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一作初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一作三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一作使之人，既一無此字，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

用^{一作}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此字無}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無
^二字。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
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爲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爲此也。臣
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爲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南
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爲
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前世爲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爲僭侈而已。
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絕商旅。此其爲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
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絕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爲害三也。往時官茶。
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
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爲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
於州縣。以鈔算茶於京師。三司爲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鈔算請。
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算。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常盡。無可算請。則河北
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爲害五也。
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

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引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李彙長編說五害處。止是節用於移。

論監牧劄子嘉祐五年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祇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勗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滅。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既詳究其根源。兼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吏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遙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一有者字。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一作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

鹵澤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一作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一作惟河東路一有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尙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峻深。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卽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譬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卻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爲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爲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一作國

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失其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伏觀詔書。命奎等商變利害。將有更革。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其弊亦衆。若止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版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透度。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請詔相度官一人。同臣躬按左右。廂監牧。凡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更辛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懸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詳究根源。旁采衆議。然後以比日臣寮奏請。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透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

多不可樂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出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監。臣以謂推廣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尙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中。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發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浸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道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爲改更。一以上乃通鑑長編所載。與集本頗異。一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同前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祕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沉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嘉祐五年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儁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

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一作姿識敏明文采爛然。論議
盡出。其行業脩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
繆舉。臣甘伏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免進五代史狀同前

右臣準中書劄子。爲知制誥范鎮等奏。乞取臣五代文章。付唐書局繕寫上進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無
他能。少急養親。遂學干祿。勉作舉業。以應所司。自忝竊於科名。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至
於筆削舊史。褒貶前世。著爲成法。臣豈敢當。往者曾任夷陵縣令。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閑僻無事。因將
五代史試加補輯。而外方難得文字檢閱。所以銓次未成。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
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輯成書。仍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冀於
文治之朝。不爲多士所誚。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
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
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

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尙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爲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惟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恠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議一有
新字。學狀嘉祐元年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

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尙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概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脩德行。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尙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

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鄰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尙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奇。惟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而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籍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卽舊而脩廢。然未有其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一作在於敦本教學之。而修其實事。給以糗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一作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家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一作士修其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

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議學狀】賢善善字類

此卷薦蘇軾應制科云。行業脩飾。案說文以脩爲飾。以脩爲脯。篇韻脩兼訓長。故公字永叔。今文集多以脩爲脩。不敢輕改者。蓋當時集古錄十卷。皆有公之名印。視其篆文。乃從攸從三。未嘗從月。而漢武帝策董仲舒亦云。何脩何飾。古字簡少。殆可通用。公亦嘗全用此句。非如後人之拘也。

監牧考異。仁宗實錄嘉祐四年。公以翰林學士兼羣牧使。明年七月。言者謂馬政不舉。當有更革。壬子。命吳奎。吳中復。王安石。王陶。同相度利害。八月。奎等乞以監牧市馬。就委陝西漕臣。薛向。措置。而不及公之姓名。考公奏劄云。臣所領羣牧司。準宣差中復。安石。陶等。同共相度利害。又明年。公入樞府。復奏云。昨差中復等與臣共議。並不及壬子命奎之旨。公以兼職。固當與三人同議。無待降旨。然何爲獨不及奎。今李燾長編載奎等請如公奏。而實錄有奎奏。無公奏。長編雖有公奏。而比集中所載。更改至四百餘字。其間有云。伏覩詔書。命奎等商度利害。而集本元無此語。姑以長編所改。附注其下。當考。

卷十七

樞府

論均稅劄子嘉祐五年

臣爲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卽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戶虛驚。所伐桑棗。尙不爲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爲難行。而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爲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一作則以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戶。卻別此字無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一作之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澶州諸縣於字有見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有失字無開闢將行二字。兩項遠年稅數。並係祥符景德以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戶。又聞以地肥瘠定爲四等。其下等田。有白鹽帶鹹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此字無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尙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此字無。禁只令據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吏納田稅。豈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此字無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一作謂所均

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爲國斂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爲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催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卻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嘉祐六年

臣前爲學士日。兼充史館脩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本入內後。官守空司。因具奏陳。乞降付院收藏。以備檢討。尋準朝旨。於龍圖閣寫本。關送本院。令修撰官躬親對讀。修改其國史。尋已寫了。竊緣本院元有修撰官三員。後來孫抃及臣。相次別蒙差任。今止有胡宿一員。其未經對讀。史一有國史二字。卷數尙多。竊慮寫下多日。闕官校對。久不了當。漸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三兩員。同共對讀。早令了當。况檢討官檢閱本朝故事。亦是本職。仍乞不令漏泄。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嘉祐六年

臣爲學士日。兼充羣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吳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一有更字。爲未見得牧地善惡多少。難爲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牧帳舊管一作管舊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

弊積久爲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等根括打量。人戶多稱父祖世業。失卻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搔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爲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見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擘畫申奏。其已爲民間侵耕地上。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卻根究已耕之地。重爲搔擾。至於民間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嘉祐六年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臺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一作敢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一有言事二字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

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一有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其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一有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當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

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二字一有新作呂一有誨進二字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一有復來字。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一無十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此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舉劉攽呂惠卿充館職劄子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廬州觀察推官劉攽辭學優贍履行修一作清謹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詢訪前真州軍事推官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材之選臣以庸繆參開政論無能報國敢舉所知其劉攽呂惠卿欲望聖慈俾充館閣之職如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取進止

論祠祭行事劄子嘉祐八年

臣近準勅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卽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爲宜今卻先引行事官於壇下卯塔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內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四時及一作三王五帝上辛祈穀春分祀九宮朝日高禩孟夏雩秋分夕月仲秋祀九宮貴神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兼禮生贊唱生疏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製祭祀器服修飭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繆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事之意今取進止

論逐路取人劄子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卽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而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尙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一無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卻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此一無是已裁抑者。

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二字無十人取一人。此爲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爲患。則已。苟可爲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一作能牢籠不逞。當

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爲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爲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乞獎用孫沔劄子 治平二年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爲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曆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尙書戶部侍郎孫沔尙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尙如平日。況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彊起成功者多。沔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用。庶於擇人。一作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英宗實錄所載乃節文。但於孫沔姓名之上。添致仕二字。又國家禦備。作朝廷禦備。

【論均稅劄子】河北之民意。疑是民之意。

【論逐路取人劄子】臣所區區。所字下脫以字。

此卷凡言一作者乃善本而正文反可疑。如論臺諫宜牽復劄子。正文云從誨入臺未久。一作以爲呂誨新進。又正文先云前年韓絳言富弼後卻以爲去歲故。一作無後段十一字。論祠祭行事劄子。正文云四時及三王五帝。一作以三王爲土王。去聲之類。皆當以一作爲正。已刻板難盡易。書示後人使知所擇焉。

卷十八

政府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治平二年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此一字無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嗟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旣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

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旣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旣死。地大兵彊。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此。此字無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眞宗皇帝一無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一作戰陣。器械朽腐。城郭墮頽。而元昊勇鸞架點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一作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蒼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旣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無此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墮頽也。士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

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願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容算。係繫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一作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一無此字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一作能自守。是謂攻守

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此字無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重。一作蓋欲攻黠虜方彊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一無四十八字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此無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此無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爲。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

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一有知中國之強。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此無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葦蕘之一說爾。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同前

臣近曾上言。諒祚爲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歷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旣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使。敗軍殺將。可爲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閑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旣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一無二字。等日所進

皇。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壁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歷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歷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忠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爲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日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厚顏。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無_一字。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乞補館職劄子治平三年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忠百職不修。

務而一作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一作列，如別奏一作，欲望聖慈因宴問之餘，一迂容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聖一作字意，今取進止。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同前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爲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今并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旣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獎成之，亦不失爲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旣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獎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爲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爲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卽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旣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

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爲開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先五七次科場。未有一人中第三等者。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爲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別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爲校勘。未是正館職。爲校勘四年後。升爲校理。始是正館職。爲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爲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

編校限以八員爲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之一有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獎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爲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爲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獎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薦司馬光劄子 治平四年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超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青州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熙寧三年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爲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至煩聖慈一作聽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中諭中外。以朝廷本爲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措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爲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爲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纔遇豐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尙未送納了當。若令又

請次料合俵錢一作散數。則積壓欠一作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典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扑催騙。官錢免積久欠一作失陷。

一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爲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爲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爲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一作必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旦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止。

言青苗第二劄子同前

臣近曾奏爲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使事數內一件乞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戶頑猾拖欠者並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麥纔方成熟尙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數竊緣夏料已散錢尙未有一戶送納若又俵散秋料錢竊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廷指揮去後一作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戶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默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爲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申論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戶戶闕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一作以爲惠政尙有說焉一作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尙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戶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擇伏乞一無早降指揮今取進止

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

嘉祐二年續添

臣等勘會同知太常禮院張師中近被朝命差充兩浙提點刑獄伏見太常承集賢校理宋敏求文學該瞻多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禮官博士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遣

資望不淺。臣等今保舉欲乞就差充同知太常禮院一次。如後不如舉狀。臣等甘當朝典。今取進止。六月

右公在翰苑時薦宋敏求奏劄。得之汪逵。既云臣等。則非獨薦。或公自草。或止預名。不可知也。

【論館閣取士劄子】先朝一作先帝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若纔一作若纔又

公奏議十八卷。總一百六十三篇。仁宗實錄李燾長編。四事而書者八十有八。其間論噉廩囉者一。論陳泊王倫水洛城者再。論修河者三。以校集本類多增損。蓋自古史官往往於制誥奏疏時有修潤。長編則又本之實錄。故其語欲簡。其事欲首尾相貫。此其所以異同。比公元文殊不敷暢。當以集爲正。奏議雖以年月編次。間有論事在前。降旨在後。尙或疑混。未能盡正。覽者詳之。

衢州刻公奏議十八卷。如辭免遷轉丐去乞休致之類。皆在焉。已移入表奏四六中。韶州從諫集八卷。諫院奏疏也。公家書目無此名。合併入奏議。二者總十八卷。仍以公歷官先後爲序。凡兩州印本。頗經後人輕改。今悉爲考證。讀者審之可也。

河東奉使奏草

卷上

畫一起請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壁畫糧草合有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一 臣伏詳勅旨本爲河東民力困乏差臣壁畫利害竊慮州縣未體朝廷之意因而搔擾臣今欲乞特降聖旨指揮下河東路候臣到彼不得令官吏及諸色人出城迎送及不得作樂筵席。

一 臣準勅計置壁畫河東一路經久利害竊緣河東地分闊遠山川險絕竊慮僻遠之處不能徧至又緣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內有久諳彼處民情事體者或在不當驛路守官致臣無由見得臣今欲乞許臣探問官吏就近召與相見所貴詢訪兵民利病仍慮有合行事件亦乞於本路選擇幹事官員暫差勾當。

一 臣所授勅只是與轉運司計置壁畫邊上糧草竊緣一路州縣賦租戶口兵馬錢帛及公私財用利害要見本末文字竊慮所在不畫時應副仍乞指揮一路州軍凡有取索文字並令畫時應副。

一 臣伏見國家自兵興以來言事之人多陳利害竊慮有前後上文字人內有陳河東一路事宜所言

大體利害詳明。朝廷未暇施行者。乞於中書樞密院檢尋所上文字。付臣看詳。到彼參驗利害可否。回日聞奏。

一臣準勅除孽盡糧草外。竊慮更有可以因便勾當事。伏乞令中書樞密院畫一條目。付臣施行。取進止。

辟郭固隨行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寧州軍事推官郭固。熟知沿邊兵民利害。曾隨韓琦奉使陝西。近差充涇原路參謀。見未赴任。臣今欲乞暫將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如允。臣所請。乞降朝旨指揮。取進止。

免管絳等州人戶遠請蠶鹽牒

當所訪聞。管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遙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右具如前。今欲牒州候牒到日。請不移時疾速詳前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勒抑監催。須令前去。免使麥蠶農忙之際。虛勞百姓。遠路艱辛。兼當所已具一面施行。奏聞。仍請具已施行公文。疾速入馬遞回報。當所不管遲延住滯者。

謝仙火

右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真宮柱上。倒書而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玉真宮爲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模于石。慶曆中。衡山女子號何僊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爲僊也。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僊者。靈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於道藏中檢之。云實有謝僊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由是益以僊姑爲真僊矣。近見衡州奏云。僊姑死矣。都無神異。客有自衡來者。云僊姑晚年羸瘦。面皮皺黑。第一衰媪也。嚮時蘇州有一丐者。臥道中。相傳云。是得僊者也。自天聖中。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尙在。其人姓沈。舉世皆傳爲沈臥僊云。臥而飲食不漏。州縣吏屢使人監守。或潛伺察之。皆實臥不起。亦不漏。遂相傳以爲神。旣而亦以病死。雖素信惑其事。喜爲之稱說者。亦不云死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世人以爲僊者如此。故并載之。五集本。

張龍公碑乾寧元年。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潁上百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爲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口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鬣以青絹者。鄭也。絳絹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絹。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爲龍。亦可謂怪矣。余嘗

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窮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右集本。

又

龍公之事怪哉。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窮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右真蹟。

周伯著碑

右周伯著碑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蓋官部春夫開汴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磨滅。無首尾。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爲何人。其僅可見者。云勃海君玄孫季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曉。而字書不工。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此誠好古之弊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衛秀書梁思楚碑上元元年

秀。筆工之善模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爲未必同也。右集本。

裴夫人誌天寶四年

右裴夫人誌。辭翰瀟灑。固多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石在長安之萬年矮槐。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二者

皆後得。故續附于此。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青州山齋書。右見綿本拾遺。

五代時人署字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人家告身莊宅券契。故後世傳之。猶在此。署字。乃北京人家好事者類而模傳之爾。右集本。

楊凝式題名李西臺詩附。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戈。及聖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集本以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絕。故並錄于此。右真蹟。

徐鉉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錯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爲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爲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僞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遊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爲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二字集本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右真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紫陽石磬銘附。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唐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僞唐李煜自周帥取淮南。畫江爲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昇之昇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右集本。拾遺。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集本有五代漢周之除。爲湘陰公。從事十二字。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

集本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爲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今作爲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集本無此四字嘉祐八年十二月廿日書。右真蹟

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閑覽。因題。右真蹟

太清石集本闕題名

余自至毫。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集本皆悉。已入余集古錄矣。乃知余之集錄。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集本無此字未有。今集本無此字續錄于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右真蹟

太清東闕題名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裴回兩闕之下。周視八楹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襄陽山文太和九年誤實于此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孟饗致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弈。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鄰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祐己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

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蒙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休止。然筋骸憊矣。尚此勉強。而交遊零落。無復情懷。其盛衰之際。可以悲夫。是時同修書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彝。呂紹叔。劉仲更。與聖俞也。存者二。余與次道爾。次道去年為知制誥。亦以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并書之。熙寧四年三月十五日病告中書。右見綿本拾遺。

【瘞鶴銘】元第八十八奇特。一作

【黃庭經】元第一百四十一

【又】元題作續跋

【又】三十一一作三

【又】姓名。一作已愛其字。其字畫。此本二無此。余因一無較其。較其一無擇焉。擇焉一作庭經。庭經一無。治平元年十月

十三日致齋東閣書。一有此

【遺教經】元第二百可愛。二字上。一

【小字道德經】元第九百二十二

【唐人臨帖】元第七百八十八真卿。二字上。一乃有。一作安得。然時。三字一博覽云。此下一有此本得於李石緒少

【小字法帖】元第七百二十九官法帖。此下一

【又】元第七百七十三。於此。一作于此。

【十八家法帖】元第四百二十。集以一無進登。一作登進。

【雜法帖六】元無卷第。

【五】時有二字上一。

【六】則有時而厭。五字一作時則有厭。

【懷州孔子廟記】元第二百八十五。記。一作碑。

【景福遺文】元無卷第。米不。一作采不。

【浮槎寺八紀詩】元第七百五十三。紀浮槎八事。一作記浮槎八紀事。

【無名篆】元第一百八十七。環布之。三字一作旋布。

【又】此篆。篆字一無。

【謝仙火】元第二百六十六。傳云。一作傳者云。絕粒。二字上一世間人問而餘。一作而其餘。死矣。二字上一客有至衰媪。一無。

此二十縣吏。一作官。實臥。二字上一并載。一無并字。治平元月上元日書。一有此八字。

【張龍公碑】元第三百五。

【周伯著碑】元第七百六十九。渤。碑作勃。而錄。一無而字。

【梁思楚碑】元第一百七十五

【裴夫人誌】元附一亦佳一作亦可佳

【五代時人署字】元第七百三十

【楊凝式題名】元第八百一十四

【雙溪院記】元第二百六十九皆能一無及宋一無其筆一無皆字及字其字

【小篆千字文】元第五百二十六紫陽至書也一無此治平元年四月九日書一有九此

【紫陽石磬銘】元附五百二十六

【小字說文字源】元第一百八十四但知此下一有其字

【郭忠恕書陰符經】元第五百八十八

【太清石闕題名】元第五百二十三

【太清東闕題名】元第五百二十三

【襄陽山文】元第五百四十三得罪此下一有致仕二字

翰林學士吳奎知制誥劉敞祠部郎中集賢校理江休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祖無擇屯田員外郎編修唐書梅堯臣嘉祐四年四月六日於編修院同觀范鎮景仁後至後見真蹟題此六人官職姓名

集古碑十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後。銜幅用公名印。其外標以細紙。束以縹帶。題其幟曰某碑卷第幾。皆公親蹟。至今猶有存者。按公嘗自云四百餘篇有跋。今世所傳本是也。其間如唐鄭權碑。乃熙寧辛亥歲跋。又至明年正月。方跋鄧艾碑。李德裕山居詩。四月。題前漢鴈足鐙銘。後數月而公薨。殆集錄之絕筆也。方崧卿哀聚真蹟。刻板廬陵。得二百四十餘篇。以校集本。頗有異同。疑真蹟一時所書。集本後或改定。今於逐篇各注何本。若異同不多。則以真蹟爲主。而以集本所改注其下。或繁簡遼絕。則兩存之。謂如後漢樊豐侍碑。真蹟作永壽四年四月。而集本改作二月。訪得古碑。二月爲是。至於以始元爲漢宣帝年號。又稱後周大統十六年。唐大足二年之類。乃公一時筆誤。不敢有所更改。集古跋旣刻成。方得公子叔弼目錄二十卷。具列碑之歲月。雖朝代僅差一二。而紀年先後。頗有倒置。已具注其下。

書簡

卷一

與韓忠獻王雅圭慶曆二年

脩頓首再拜啓。仲秋漸涼。伏惟觀察太尉尊候動止萬福。脩至愚極陋。不足以獻思慮於聰明。至於脩記以問起居。則當大君子憂國之時。又非宜輒一作干視聽。是以書牘之禮。曠絕一作逾年。然而千里之外。威譽之聲。日至京師。如在耳目。可以見作鎮方面。懾動羌戎。撫循之間。優有餘裕。此脩不勝西首企望。拳拳之誠。私自爲慰者也。伏念脩材薄力弱。不堪世用。徒能少此無以文字之樂爲事。而國家久安於無爲。儒學之士。莫知形容。幸今剪除叛羌。開拓西域。紀功耀德。茲也爲時。惟俟凱歌東來。函馘獻廟。執筆吮墨。作爲詩頌。以述大賢之功業。以揚聖宋之威靈。雖曰懦焉。亦區區之鄙志也。謹奉手啓。咨問。伏惟俯賜鑒察。謹啓。八月日。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脩啓上。

又慶曆五年。

某頓首啓。冬序極寒。不審資政諫議尊候動止何若。昨者偶趨府下。過煩主體。自到郡踰月。尚稽候問。豈勝愧悚。某孤拙多累。蒙朝廷保全之恩。得此郡地僻事簡。飲食之物。奉親頗便。終日尸祿。未知論報之方。

用此不皇爾瞻望盛府。數程之近。時得通訊下執。謹因請緝人行。附此以道萬一。新歲甫邇。伏乞爲國自重。下情禱詠之至。

又同前

某頓首啓。近因州吏詣府請緝。曾拜狀。急足至。特辱手書爲誨。伏審履此凝寒。台候萬福。豈勝慰抃之誠。某此藏拙。幸今歲淮甸大雪。來春二麥有望。若人不爲盜。而郡素無事。何幸如之。惟尸祿端居。未能報國。此爲愧爾。瞻望旌榮。惟願爲國自重。以副禱頌。

又慶曆六年

某再拜啓。山州窮絕。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於泉側。又理其傍爲教場。時集州兵弓手。閱其習射。以警饑年之盜。間亦與郡官宴集于其中。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草植之。忽辱寵示芍藥十種。豈勝欣荷。山民雖陋。亦喜遨遊。今在寒食。見州人遊藝盛行便爲春遊。自此得與郡人共樂。實出厚賜也。愧刻愧刻。

又同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某幸守僻陋。咫尺大府。常闕脩問。左右然幸。尸祿奉視。職事日益簡少。養拙自便。遂成習性。但時自警而已。冬深少雪。氣候已春和。伏惟爲國自重。以副瞻頌之誠。

又同

某啓。近急足還。嘗路拜問。歲暮晴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本州張推官欲造檠戟。云舊出門下。此人洩官。庶善謹守其職。亦可自了。恐不見多年。要知本官行止。謹此拜聞。

又慶曆八年

某頓首。仲春下旬。到郡領職。疎簡之性。久習安閑。當此孔道。動須勉強。但日詢故老。去思之言。遵範遺政。謹守而已。其餘靡舍。城池數世之利。無復增修。完小小斯。不敢廢壞。爾今年蝗蝻稍稍生長。二麥雖豐。雨損其半。民間極不易。猶賴盜賊不作。伏恐要知。齷齪之才。已難開展。又值罷絕回易。諸事裁損。日憂不濟。此尤苦爾。南北遼遠。音信難頻。輒此切切。以頌視聽。慙悚慙悚。

又皇祐元年

某頓首啓。自去春初到維揚。嘗因蔡中孚人行奉狀。自後區區不覺踰歲。卽日春暄。不容尊候。動止何似。某昨以日疾爲苦。因少私便。求得汝陰。仲春初旬。已趨官所。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未遠。幸遵遺矩。莫敢有踰。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日千里。以至大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美爾。大明井曰美泉亭。瓊花曰無雙亭。汝陰西湖。天下勝絕。養愚自便。誠得其宜。然尸祿苟安。何以報國。感愧感愧。邊防之事。動繫安危。伏乞經略之餘。爲國自重。

又皇祐二年

某頓首啓。冬寒。伏惟台候萬福。脩前在穎。曾一拜狀。尋以移守南都。苦於當道。頗闕修問。徒切瞻思。專使枉道。手書爲賜。佩服感慰。何可勝言。北俗蒙惠。邊防有條。宜歸大用。以及天下。不勝禱望之至。謹奉狀。敍謝。

又皇祐二年

脩啓。辱示諭邊備宜脩。此已得之傳者久矣。閱古事蹟。尤見大君子之用心。動必有益於人也。盛製記文。并孔子廟嶽廟等記。並於杜公處竊覽。已獲祕傳。然私怪明公見遺。獨不見寄。謂於唐部有所借者何邪。見索亂道。敢不勉強。苟得附方尺之木於梁棟間。寓名諸公之後。爲幸多矣。所恨文字汗公好屋。爾前在穎。承示碑文甚多。愧荷之懇。已嘗附狀。今者人至。又惠宋公碑二本。事蹟辭翰。可令人想慕。張迪碑并八關齋記。此之所有。聊答厚賜。某惶恐。

又同前

某啓。冬候凝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十二日所遣人至。伏承賜書。誨諭勤勤。且榮且感。嗣以近製石本。俾之拭目。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則前之干請。誠不爲非也。惶恐惶恐。公之德業。固已偉然於當世矣。而今又以文章筆札。垂示不朽。伏讀展玩之際。因思窮邊武俗。耳目乍此照耀。其喧傳驚動。宜如何。

哉。後世之見者。想公爲人。魁傑雄偉。又宜如何哉。說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某不信也。某自夏入秋。苦於親疾。以故久不修問。謹因人還。附此爲謝。伏惟幸察。

又皇祐三年。

某頓首啓。自夏迄今。以老母臥疾。營求醫藥。加以京東盜賊縱橫。朝廷督責甚急。公私多故。遂闕拜狀。中間伏承陞職留任。亦以無由馳賀。但深悚仄而已。專人至。辱書爲賜。具審爲朝自重。日膺多福。邊隅已熟。恩信。兵民已安衣食。當還廟堂。以副公議。此非小子之私祝。真切真切。富公移蔡。亦便親而請也。恐却以親疾難於移動。未嘗求徐。然此歲滿得徙。亦其幸也。某再拜。

又皇祐四年。

某叩頭泣血。罪逆哀苦。無所告訴。特蒙台念。遠賜誨言。雖在哀迷。實知感咽。昨大禍倉卒。不知所歸。邊來居穎。苟存殘喘。承賜恤問。敢此勉述。其諸孤苦。不能具道。秋序已冷。伏冀順時。爲國自重。哀誠所望。

又至和元年。

某啓。伏蒙寵示閔古堂碑三本。豈勝榮幸。公之德業。常施本朝。耀青史而刻金石。淹留邊郡。閑暇之餘。尚足以爲一方故事。煥赫塞上。竊顧小子。亦得列於衆作之間。旣足爲榮。亦可愧也。感悚感悚。范公人之云亡。天下歎息。昨其家以銘見責。雖在哀苦。義所難辭。然極難爲文也。伏恐要知。

又前

某啓。近范純仁寺丞見過。得觀所製奏議集序。豈勝榮幸。文正遺忠。獲存於不朽。亦勸善之道也。某亦爲其子。迫令作神道碑。不獲辭。然惟范公道大材闕。非拙辭所能述。富公墓刻。直筆不隱。所紀已詳。而羣賢各有撰述。實難措手於其間。近自服除。雖勉牽課。百不述一二。今遠馳以干視聽。惟公於文正契至深厚。出入同於盡瘁。竊慮有紀述未詳。及所差誤。敢乞指諭教之。此繫國家天下公議。故敢以請。死罪死罪。

又前

某啓。昨自居憂服除。使得召。乃敢離穎至都。見日。便乞蒲同。朝旨俾留。遂領銓筭。尋以引人事遽出同州。入辭之際。恩旨又留。且領殘書。旣而遂被茲命。孤拙多艱。無所補報。屢召論議。常贖上聰。寵祿難忝。若何爲效。恐終碌碌。以爲知己之差。久不拜狀。出處多滯。故敢略序。范公碑如所教。悉已改正。但候橋川檢得。希文奏議實在賊界。恐知之。某又上。

又前

脩啓。昨自服除。召還闕。出處不定。皆由蹇拙使然。諒惟悉察。自忝此職。嘗於遞附啓爲謝。某衰病。鬚鬢悉白。兩目昏花。豈復更有榮進之望。而天下責望過重。恨無所爲。進不能補益朝廷。退不能得一作決去。恐碌碌遂爲庸人。以貽知己之羞。爾夙夜愧懼。不知何以見教。願聞誨勒之言。真切真切。

師魯及其兒子漸皆以今年十二月葬。某昨爲他作墓誌，事有不備，知公爲作表甚詳，使其不泯於後。大幸。大幸。范公表已依所教改正，只是大順時檢得希文當初奏議，是在賊地中，伏恐要知。

又嘉祐元年

某頓首啓。秋暑尙繁，不審三司尙書尊體動止何似。伏覩制書以天下之計資天下之才，雖未足以施變稷一作契之業，致堯舜之道，以興至治，以副具瞻。而天災水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上有以寬旰食之憂，下有以救飢寒之急，此縉紳之君子閭巷之愚民，所以聞命之日，欣歡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來朝之緩也。脩言不足信於人，才不足用於世，事有不得已而未能引去，徒與衆人同其喜慰，伏計大旆卽日在塗，伏惟爲國自重，謹奉啓咨候，不宣。脩頓首再拜。

又嘉祐三年

某頓首啓。自明公進用，雖愚拙有以竭其思慮，效萬一裨補之，而久無一言，甚可責也。今竊見國子監直講梅堯臣以文行知名，以梅之名而公之樂喜，宜不待某言，固已知之久矣。其人窮困於時，亦不待某言而可知也。中外士大夫之議，皆願公薦之館閣，梅得出公之門，一美事也。公之薦梅，一美事也。朝廷得此舉，一美事也。某不敢以一言而讓三美，故言之。雖公而不敢洩，公賜擇焉，惶恐惶恐。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兩日不奉宴言。豈勝瞻系。伏承台候稍爾愆和。不審晚來起居何似。氣脈小小留滯。微行必遂清康。旦夕拜見。且此拜聞。

又同

某頓首啓。數日不奉餘論。竊承台候微傷風冷。喜已康和。秋暑尙有殘歎。更冀特加精攝。無由咨候賓次。謹勒此馳啓。上問過旬休。必獲瞻奉。茲不盡區區。

又治平元年

某啓。不奉顏色。忽已經旬。霜寒伏惟台候動履清福。竊承表啓累上。聖意決不少疑。量斯勢也。似非辯說可入。莫且當勉屈高誼。兼副中外人情否。某衰病最宜先去者。尙此遲疑。矧公繫國體重。豈可輕議。昔人歎好事難必成。皆此類也。且夕瞻近。姑此以道愚見。幸高明裁察也。惶恐惶恐。

又治平元年

某啓。晚來伏承台候萬福。辱簡誨。俾撰先令公眞贊。前世文人喜爲聖賢記述。蓋欲自託以垂名。矧盛德清芬。備載史牒。但恐衰病久廢筆硯。不能稱道萬一。當試勉彊以應嘉命。值夜草草。

又同

某啓。承教。俾作魏國令公眞贊。屢日杼思。不勝艱訥。蓋以鉅德難名。非委曲莫究萬一。而滯於簡拙。遂至

窮。實辱嘉命。惟負慚恐。勉白錄呈。

又治平年。

某啓。某以私門薄祐。少苦終鮮。惟存二姪。又喪其一。衰晚感痛。情實難勝。仰煩台慈。特賜慰卹。豈任衰感之至。酷暑復盛。伏承台候萬福。來日參假。當奉言侍。謹且附此。鈞謝。

又治平年。

某頓首啓。不獲瞻奉。忽復數日。秋暑。伏承台候萬福。某以餘毒所攻。頸頰間。又爲腫核。第以不入咽喉。比前所苦差輕。且夕欲且勉出。重煩台念。特賜存問。不勝感愧區區。謹奉此。鈞謝。

又治平年。

某啓。不獲瞻見。等閑數日。餘暑尙繁。不審台候動履。何似。竊承有外計之戚。方此炎熾。伏冀節損悲悼。爲朝自愛。無由馳謁門屏。謹奉此。陳慰。

又治平年。

某啓。至日不獲展慶。不勝馳情。伏惟履長納吉。爲國耆老。永副中外之具瞻。某所苦悉已平。蓋得節假中。飽於將理。尙煩憂恤。手筆存問。其爲感激。併留面敘。人還粗布萬一。

又治平年。

某啓。日夕風凜。伏喜台候萬福。重辱手誨。仰認意愛之深。某所以欲速出者。蓋家居不遑安爾。謹當更與醫工審議。昨亦有一劄。乞更寬數日。皆寂然。所以尤難安處。或因方便。特爲略言及。豈勝大幸。承諭曾見與叔平簡拙疾。更不復云。惟乞不賜憂軫。皇恐皇恐。

又治平四年。

某啓。不待台席。忽復彌旬。經節伏承動履清福。杜門俟命。已上三表。使值休假。方欲旦夕馳布懇誠於左右。忽辱惠一作翰。感慰兼深。某去就之際。不惟果於自決。而相知者皆勉以必走不疑。亮公見愛素深。意必不殊也。此來賴君相之明。爲之辨別。皎然明白。中外無所疑惑矣。則某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禮。不必過優。使災難中。遂逃禍咎。而保安全於始終。蒙德不淺矣。區區所欲述者。此爾。伏惟幸察。

又治平三年。

某啓。早暮遂涼。伏承台候萬福。昨日辱以相臺園池記爲貺。俾得拭目辭翰之雄。粲然如見衆製。高下映發之麗。而樂然如與都人士女遊嬉於其間也。榮幸榮幸。書錦書刻精好。但以衰退之文。不稱爲慚。而又以得託名於後爲幸也。衆篇一時盛事。往往佳作。咸得珍藏。豈勝感愧。昨夕偶數客坐中。不時布謝。皇恐皇恐。謹奉此啓。

又嘉祐八年。
謹實此。

某頓首啓。板橋忽遽攀達。忽復旬浹。氣節遂爾寒凝。伏惟台候萬福。龍旌卽路。幸此晴明。然而跋履之勞。事務叢委。竊計倍煩神用。乞爲朝自重。以副傾依。下情區區。

又治平四年。

某啓。冬序始寒。不審台候。動止何似。竊承懇請之堅。遂解機政。處大位。居成功。古人之所難。公保榮名。被殊寵。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讒謗自止。過於周公遠矣。然而朝廷慮則元老遽去。私自計則孤危失恃。此不能不惘然爾。其他區區。非筆墨所可旣。惶恐惶恐。

又同前。

某啓。自承遂解政機。出鎮使郡。尋奉拙記。計已通呈。遽審殊命優禮。悉已懇辭。又當馳賀也。某竊拙於此。幸亦優閑。而衰病侵攻。略無寧日。歸心愈切。然素計亦稍有緒也。竊計大旆非晚啓行。無由瞻望。寒中伏冀爲國自重。區區不宣。

又熙寧元年。

某啓。東州難得酒村。郡醞不堪爲信。惟羔羊新得法造。又以傷生不能多作。然謂一無此字其味尙可少薦樽俎。輕瀆台嚴。惶恐惶恐。

又熙寧二年。

某頓首。嚮嘗以拙惡應命。深愧唐突。乃蒙不鄙。以之刻石。得子履鉅筆。錯之佳處。因公勝迹。託附之傳。其爲榮幸多矣。感惕感惕。某近秋冬以來。日病尤苦。遂不復近筆硯。小詩亦不曾作。心志蕭條。但思歸爾。承諭臆腹。多不調。更乞節慎飲食。酒能少戒。尤佳。某一向不飲。遂不復思。無由少侍談席。區區不布萬一。

又熙寧三年

某啓。專使至。獲捧台翰。伏承經寒。動止萬福。下情欣慰。某以病日艱於執筆。稍闕拜問。其爲傾嚮之勤。則未始少怠也。某幸東州歲豐。事簡。居已踰年。已再削乞陽壽。蓋陳蔡勢難乞。惟壽近穎。亦使於歸計爾。益遠旌榮。新春伏惟爲國保重。

又熙寧三年

某頓首啓。近昨過鄆。瞻望留都。纔三四驛。因假急足拜問。粗布區區。不謂遠煩專介。直走淮濱。誨諭勤勤。仰認意愛。兼審秋寒。台候動止萬福。下情豈勝感慰。脩過穎少留。以足疾爲苦。不久勉之官守。情悚索然。素志未遂。其餘鄙冗。莫道萬一。惟乞爲國自重。以副具瞻。

又同前

某啓。某去秋留穎月餘。嘗因急足還府附狀。自爾勉力病軀。祇赴官所。忽忽遂見窮臘。即日凝凜。伏惟鎮撫之餘。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上恩。察其實爲病瘁。得蔡如請。土俗淳厚。本自閑僻。日生新事。條目固繁。

然上下官吏畏罰趨賞不患不及而老病昏然不復敢措意於其間若郡縣平日常事則絕爲稀少足以養拙偷安俟日而去爾甚幸甚幸荷公見愛之深欲知其如此爾歲暮雪寒伏乞爲國加愛

又同前

某啓立朝雖久忝冒實多而未有卓然可稱於人者蒙公愛念贈以嘉篇語重文雄過形襲借何以克當但祕藏榮感而已拙句唐突大匠出於勉強慚恐慚恐某自至蔡遂不曾作詩老年力盡兼亦憂畏頗多冀靜默以安退藏爾

又熙寧四年

某啓近嘗奉記粗布區區竊計已投几格專使忽至特枉親翰伏承經寒鎮撫之餘台候動履萬福豈勝感慰之極某衰病如昨老年憂畏且暮未去間俛默苟偷如前書所述爾忽忽又見新春惟乞爲國愛重以副中外瞻倚之望

又同前

某啓辱賜齋醞尤爲醇美第小邦鮮嘉客老病少歡意不得如侍台席時豪飲之量爾可歎可歎近以序傳拜呈踈澆聽覽蓋嚮在穎因欲遂留而當權者猜忌聊以自解爾進退之間其難如此可懼也千萬保重以慰勤企

又同

某頓首再拜。近急足還。府奉狀。粗布謝懇。新正令節。限以官守。無由一廂賀賓之列。元勳柱石。神明所相。百福來臻。春氣尚寒。伏惟爲朝愛重。上副眷倚。下情祝頌之至。

又同

某啓。時承寵示歸榮等五篇刻石。俾遂拭目。豈勝榮幸。唐世勳德鉅公爲不少。而雄文逸翰。兼美獨擅。孰能臻於斯也。某以朽病之餘。事事衰退。然猶不量力。不覺勉強者。竊冀附託以爲榮爾。見案拙惡。不能藏默。謹以錄呈。慚罪慚罪。某又上。

又同

某啓。向嘗輒以拙詩。塵浼台聽。尋蒙特賜寵和。不惟以慰寂寥。而雄文大句。固已聳動人之耳目。屬閑居杜門。難遇信使。遂稽布謝。豈勝感幸。愧恐之至也。因王郎中詣府的使。少道萬一。

與富文忠公

彥國天聖
明道間

某頓首白。彥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疔爲苦。久之不暇求西入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相別時。屢一作累邀聖俞語。謂書者。雖於交朋間。不以疏數爲厚薄。然既不得羣。

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唾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不能勉強。嚮所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尙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一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啻飢渴。故不能不怗怗也。秋暑差盛。千萬自愛。

又嘉祐元年。

某啓。暑雨不審。台候何似。有蜀人蘇洵者。文學之士也。自云奔走德望。思一見而無所求。然洵遠人。以謂某能取信於公者。求爲先容。旣不可却。亦不忍欺。輒以冒聞。可否進退。則在公命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啓。慰疏已具。如別春候。暄冷不常。不審孝履何似。伏惟以時順變。徇禮節。哀上副人主之眷懷。下爲士民自重。某自承乏東府。忽已半歲。碌碌無稱。厚顏俯仰。尙思一有論報而去。然勉強庸拙。不知所爲。苟終止若斯。顧亦安能遲久。不待彈劾。當自爲計也。未知尙有可教否。無由瞻近。豈勝下懷。時事多端。伊洛終客相踵。必有能道其大概者。其他委細。亦非筆墨可殫也。謹因遣人。萬不布一。某又拜。

又嘉祐八年。

某頓首啓。近馳賀懇。少布私誠。伏承大旆已及近郊。道路盛暑。竊審台候萬福。實慰區區瞻跂之勤。朝廷新有大故。時事多艱。舊德元臣。與國同體。馳騎奔走。不惟出處之節得宜。與來者爲法。康時濟物。愚智所同。有望於馬首之來也。餘如前書所述也。旦夕當得瞻見顏色。第因張師遠行。不可無書。謹奉手啓。咨問。

又同
前

某啓。忽承手誨。以屢辭新命未得請。俾有所開陳。敢不如教。然愚竊以公自元宰還首西樞。懇請而從。則恩典未見其過。但公以避災爲意。思欲深自退抑。此與上待元老之意。本不相爲謀也。亦竊見初一劄。自後更不降出。上亦未嘗語及。豈非事已決定。無可商量邪。若德音有所詢。當具道如所教也。秋涼。喜承台候萬福。謹奉此不宣。

又治平
二年

某啓。餘暑未祛。伏承台候動履清福。人至辱賜簡。豈勝感服。自公在告。爲常制所拘。不得時伸候見。固以爲恨。今者大旆當西。不一造門下。竊意不近人情。兼料諸公意必同此。所以雖承誨勒。未敢聞命也。皇恐皇恐。人還。謹此不宣。

【與韓忠獻王第一帖】尊候。一作尊體。以問。一作候問。

【第九帖】曾一拜狀。曾一作曾。曾一。

【第十五帖】拙辭一作拙訥

【第十九帖】自明公三字上伏字

【第二十二帖】尚此一作尚爾

【第二十五帖】仰煩一作特煩特賜一作曲賜

【第三十五帖】酒村一作村疑

【第四十二帖】不得一作不復

卷二

與姜元默公同叔慶

某啓。孟春猶寒。伏惟判府和公尊禮動止萬福。前急足自府還。伏蒙賜書爲報。且承臨鎮之餘。且有休湖。閒燕之樂。此乃大君子以道出處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爲國自重之意也。幸甚幸甚。有魏廣者。好古守道之士也。其爲人外柔而內剛。一作內剛而外柔新以進士及第。爲滎陽主簿。今因吏役。至府下。非有它求。一有也字直以卑賤不能自達。欲一趨門切而已。伏惟幸賜察焉。不備。某再拜。

又皇祐六年

某叩首。孟春猶寒。伏惟留守相公大學士動止萬福。某罪逆不孝。不自死滅。猶存喘息。自齒人曹。近者輒以哀誠。具之號疏。台慈軫惻。憐念孤窮。亟遣府兵。賜以慰答。有以見厚德載物。無所不容。求舊拾遺。雖弊不棄。捧讀感涕。不知自己。內惟孤賤。受賜有年。豈獨茲時。乃爾忉忉。蓋以感激臨紙。發於其誠。而不能止也。留務清閑。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饋。下情區區。謹因人還。附以叙謝。某再拜。

與杜正獻公世昌書

某頓首啓。仲夏毒熱。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蒙國厚恩。任責尤重。迨此暮歲。曠無所聞。不惟上辜陶鈞。實亦慚愧。知己。瞻望門館。豈勝區區。然自東藩下車已累月。而尙稽脩問。左右之禮。蓋其進不能爲朝廷辨邪正。而使讒言勝於公議。退亦何所述。其私焉。用此彷徨。非懈怠也。伏以大臣出處。自繫時事。惟望爲國自重。以享多福。舉情不任。禱頌懇切之至。謹奉啓起居。伏惟幸察。

又慶曆八年

某啓。仲夏毒熱。不審相公閣下尊體。動止何如。某昨蒙恩。自滁徙揚。揚古名都。嘗多鉅公臨治。憶爲進士時。從故告公自南還。舟次郡下。遊里市中。但見鄙人稱頌太守之政。愛之如父母。某時尙未登公之門。然始聞公之盛德矣。因竊歎慕不已。以爲君子爲政。使人愛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又不知使已他日爲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時天聖六年冬也。去今幾二十年。而幸得繼公爲政於此。以

循夙昔歎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復何能爲。徒有志爾。和公道德材業。著於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小生之幸。遂以及之。聊陳始末。不覺言繁。恐悚恐悚。拜見。末由。伏惟爲國自重。

又皇祐元年。

某啓。孟秋猶熱。伏惟致政相公。閣下尊體動止萬福。昨者某以日疾爲苦。自揚州來。願至此經時。闕於奉狀。蓋以日疾一作病無餘。私門多故。然其企望門館。何日而忘。頃自去冬于美之逝。賢人不幸。天下所哀。伏計台慈。倍深痛悼。某年方四十有三。而鬢髮皆白。眼目昏暗。慈母垂老。羸病厭厭。身世若斯。國恩未報。每以自念。慨然興嘆。知遇至深。敢茲瑣碎。皇恐皇恐。秋暑未退。霖雨爲災。伏惟順時倍加保重。卑情所望。不任區區。謹奉啓起居。

又同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幸得守官近郡。當時欲奔走候問起居。而自秋以來。老母臥病。郡既僻小。絕無醫藥。逮冬至之後。方得漸安。由此踰月。曠闕書啓之禮。最爾小子。蒙德有年。瞻望門牆。何日而已。伏願順時自重。以迎遐福。以降壽考。卑情不任區區。謹奉啓咨問。

又皇祐四年。

某啓。前月初。專於郡中借人拜問。不謂至今不達。必以大水爲阻。急足至。伏喜秋來。台候萬福。得贊善書。

承頗多故亦云微恙。今必已平康。諒煩台慮也。滬示寄君謨唱和詩并梅書。豈勝珍荷。梅君窮困。晚遇真知。不爲否也。某此苟活。但葬事未有涯。大事惟此。固難容易。自秋來。忽患腰痛。醫者云。脾元冷氣下攻。遂勉從教。誨食肉。古人三年不食鹽酪。誠有愧也。不孝不孝。延陵葬子。孔子猶往觀之。蓋君子於哀樂喜怒。必有可觀。以爲人法也。今世士人居喪。不及處多。風俗久弊。恬不爲怪。心常患之。不意自犯名教。然存身亦以奉後。此蒙寵誨之意也。荷見愛愛至深。不覺言多。死罪死罪。某上。

與曾宣靖公明仲慶曆五年

某啓。山郡僻寂。習閑成懶。凡於人事。幾廢絕。前者送起居院文字。人回。特沐手誨。違別茲久。伏承德履甚休。可勝慰浣。某居此。雖僻陋。然奉親尸祿。優幸至多。愚拙之心。本貪報國。招仇取禍。勢自當然。然裨補未有一分。而緣某之故事。起多端。有損無益。可爲媿歎。今而冒寵名。飽食自便。何以爲顏也。未期良會。冬冷保重。

與呂正獻公晦叔皇祐二年

某啓。別後人還。兩辱書。暑中喜承寢味多福。某十三日受命。與孫公易地。此月下旬。當行劾官。不憚宣力。苟爲公家。何所不可。若區區應接人事。以避往來之謗。祇恐違其天性。難久處也。西湖宛然。再來之計。不難圖。而與賢者共樂。知其不可得也。秋涼。惟冀保重。

又熙寧年。

某啓。某以衰病之質。幸此優閑。中性易習。遂成懶墮。嚮審召還禁林。固與士大夫同其慶。怵而久闕馳誠。特知之厚。必不罪其疎慢也。辱書重增感愧。未涯瞻邇。漸寒爲國自重。

又熙寧三年。

某啓。養拙東州。久自藏縮。加之病苦廢事。遂闕拜問。比者得請淮西。道出治下方俟及疆。奉狀行次南郡。一作都。遽辱賜教。其爲感愧。何可勝言。仍密坐鎮之餘。動履多福。某衰晚之年。蒙上信其實病。不以避事爲責。而從其所欲。恩出萬幸。何感如之。餘不復云。皆留面布。

又熙寧五年。

某啓。晴陰不常。不審動履。何似。前日四望。一賞羣芳之盛。已而遂雨。古人謂四樂難并。信矣。十三日欲枉軒騎。顧訪。蓋以草堂僅成。幸一光飾之爾。謹此咨布。餘留面敘。

又同前。

某啓。昨晚辱教。答承齒疾尙未平。若苦不敢勸酒。莫可略枉顧否。蓋欲少接清論。不主於酒食物。亦令減滋味也。矧茲疾。某亦嘗苦。每蒙寬假也。更此啓。

與程文簡公天球。皇祐年。

某啓。哀誠迫塞。不敢時通。記問蒙存。錄過厚。荷知有素。不當煩述也。賤累往來鎮下。特承差人送至。及勞賜稠重。祇以愧感。佳釀拜惠。甚頻。增覲增覲。衰病咫尺。末由號一作就。見依戀依戀。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啓。依戀之懇。略布具前。大暑中。特煩舂接。累日連夕。不見倦色。私懷感著。非一二所可陳。舟行病酒。累日不解。府人屢還。皆不能奉啓。纔過長平。遂苦大熱。比及郡下。俗狀益勞。瞻想清宴。其可再得。餘當續具咨目。茲少絀。依依不悉。

又至和二年

蒙頒寄佳釀。感愧非一。京師日苦俗狀。無復清思。臨觴之樂。未始有之。思去歲留奉清歡。不覺已朞年矣。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爲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拙訥。直以多事。忽忽殊所不暇。秋涼必償素願。得次詩榜之末。亦大幸矣。

又同前

某啓。昨得請淮西。方作書乞舟。謀出府下。冀得一奉顏色。私懷喜幸。何可勝言。而改職未謝。恩旨復留。孤拙無庸。於時何報。進退遑遽。莫知所爲。重以屢煩朝聽。未敢輕有所陳。覲顏周行。碌碌而已。荷公愛顧。非比他人。出處之節。不敢自默。時事日新。未知如何。區區非紙墨所布也。秋熱。惟乞以時爲國自重。

又同

某啓。忽忽久疎奉問。近以被命出疆。初緣持送御容。須一學士同列五人。皆以曾往。遂不敢辭。繼以虜中凶計。義益難免。然冒風霜。衣皮毛。附火食。皆於日疾有損。亦無如之何。比者當馳問。示諭柳湖嘉致。誠願有所述。以姓名附見爲榮。北行馬上。當得杼思。偶祕書歸省。願治行計。隨分牽率。鄙懷不能盡萬一。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伏承台誨。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豈勝愧恐。某才識卑近。豈足以鋪列世德之清芬。然蒙顧有年。義不得辭。其如大懼不稱。所使以辱執事。是用進退惕然。餘當詣節下受教。舟船荷德無已。

又同

某啓。辱賜問并錄到贈告。屢煩台端。悚仄可知。所要碑文。今已牽課。衰病無惊。言無倫理。不足以揚先烈。愧汗而已。某自病起益疲。不能復舊。豈遂衰邪。碌碌處此。思去未果。但思明公柳湖春色。不得陪俊騎爲恨爾。大用猶稽。時事多端。思見舊德。物論如此。非諛也。未間樽俎爲適。亦有嘉趣。臨紙區區不能盡。惟冀爲國珍重。

與孫威敏公元規皇祐四年

某僦居西郊。苟活無求於世。號奉几筵而已。諸事無便不便也。幸無恤。祇如下葬茫然未有涯。然汲汲須

於明年了却某邇來日昏略辨黑白耳復加重恐知之西行漸相遠哀苦中瞻望依依范杜二家之子不歸京西此不足怪人事就易爾仕宦子孫多在北古賢亦皆如此不以去就爲輕重也某亦不忍以先妣有歸子孫以遠不得時省墳墓也哀切哀切

又同前

某叩首急足自徐還辱書承以七月首塗大旆遂西卽日秋暑伏惟台候萬福昨日范公宅得書以埋銘見託哀苦中無心緒作文字然范公之德之才豈易稱述至於辨讒謗判忠邪上不損朝廷事體下不避怨仇側目如下筆抑又艱哉某平生孤拙荷范公知獎最深適此哀迷別無展力將此文字是其職業當勉力爲之更須諸公共力商榷須要穩當承公許作行狀甚善便將請諡議官文書有司據以爲議大是一重公據請早揮筆祇見行狀亦當牽牽要之也入對少留應當西邁殘暑千萬保攝時乞惠問以慰孤窮

與蘇丞相子容同前

某啓哀窮苟活奄及仲秋孤苦之心何以自處昨急足還府嘗奉號疏必達秋涼寢味如何昨聞入京今必歸府某此幸幼賤如常相見未涯嚮寒保愛因人奉此不次其再拜推官學士執事八月五日狀

昨大禍倉卒離南都來不記料錢券曆何在後來須繳納省中不知省中曾催否是王仲文手分託與問

之。

又同
前

某啓。近急脚子還。嘗奉訊。專人至。辱書。審秋寒以來。體況佳福。脩苟自存活。諸況前書具之。此不繁述。職租極荷掛意。前者爲料錢曆子承封送王仲文等狀。蓋當時作書。誤寫本爲添支曆爾。更說與問石。記得當時離南都時。似繳納了。恐未曾繳時。須要見歸着也。此中尋來。並不見故也。更爲王潯州緘紗如何。亦告。因書批及見解勝。喜賢弟被薦。歲杪多愛。某再拜。職田絲十二兩。有公文。却送還府。

又皇祐
五年

某啓。近累累辱書。承夏熱。幕中清勝。某居此以來。事緒累次書中。應悉。但卜葬心欲速了。而事未有涯。絕無人相助。又無弟姪可使者。茫然中心。未知所措。吾弟替期。應亦不遠。公租極小事。煩挂意。悚悚。苟岡存活。所須至鮮。然有不得已處也。窮居危坐。病目眊然。無以度日。又爲一妹喪夫。惻然無依。居處相遠。力未相及。添此一重煩惱。爾人還。作書回謝。事多。未能子細。思渴思渴。

又【疑】

某啓。晴色可佳。必遂出城之行。泥濘。竊惟勞頓。清明之約。幸率唐公見過。喫一椀不托爾。餘無可以爲禮也。專此不宣。

又【疑】

某啓。雨晴便苦客多。牽強攀和盛篇。已不能如韻。實愧於詩老也。早來承見問所聞。再三疑惑。不審何事。彼有所傳。幸以爲示也。爲客在門前守定。寫簡不成。悉之。

又【疑】

某啓。拙詩趁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早來許行香後見過。何爲復輟。所欲示者何事。來日能見顯否。行香後乘涼枉駕。作一盃飯奉待。却有絕品茶數種可試。若所說事不妨時。幸就近約介甫同來爲幸。惟以方上號請告。不敢聚飲爾。其他並無害批示。某再拜。

又治平四年

某啓。近嘗奉狀。急足還。并遞中併捧惠問。所以慰誨存恤之甚厚。兼審經暑動履多福。乃誠瞻嚮。欣感可量。泫流颯激。承使舟即日東下。得與民吏奔走道左。豈勝馳情。謹先奉此攀迎。伏惟幸察。不宣。

又同前

某啓。某以孤拙。蒙上恩憐。予之一州。俾養衰朽。又得在使部。遂依公庇。頓安危心。豈勝天幸。某至此已數月。幸歲豐盜息。民事亦稀。蝗蝻不多。隨時撲滅。承齋餼下。泫首及弊封。常得親受約束。面布懇誠。謹因迎迓人行。姑此上問尊候。不宣。

余皇祐庚寅歲爲南都從事。會樂安公來守留司。以余乃昔所舉送進士。待遇特厚。府中之務。皆以見屬。嘗謂余曰。愛君至誠。喜得其事。故事事奉諉。必不憚煩也。又嘗親書余考牒曰。才可適時。識能慮遠。珪璋粹美。是爲邦國之珍。文學純深。當備朝廷之用。又其所遺書簡。往往指事詰難。盡其底處。余亦荷其知照。於論議間。纖悉無隱。前後諸帖。雖祕藏之。或爲親識攜去者多矣。今聞公薨。謝感舊愴懷。不能已已。因索巾櫛。尙得數十紙。命工裝背。庶幾藏於久遠爾。熙寧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東陽郡思堂丹揚蘇頌子容題。

予在樂安幃厨二年。日接論議。聞所未聞。府事之外。則章奏書疏。悉以見託。至於私家細故。亦多詢其何如。故其簡札丁寧委曲。雖至親亦不過如此。自公之薨。予每與親舊語言。未嘗不及之。抑其風尙之可懷。故彌久而不能忘也。蘇頌子容題。

與王文公
介甫嘉祐年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爲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卽日春寒。奉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日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爲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又嘉祐三年

某啓。近託揚州附書。必達。自拜別。無日不瞻企。秋氣稍涼。伏惟尊候萬福。毗陵名郡。下車之始。民其受賜。然及侍親爲道之樂。日益無涯矣。某快快於此。素志都違。諸公特以外議爲畏。勉相留。古之君子。去就乃若是也。呂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也。因其行。謹附此。啓起居。

又嘉祐元年

近得揚州書。言介甫有平山詩。尙未得見。因信幸乞爲示。此地。在廣陵爲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甚幸也。賢弟平甫秀才。不及別書。愚意同此。前亦承惠詩。多感多感。

與韓獻肅公子華嘉祐六年

某啓。多日思致。聞近見發遣使臣來。請公用物。呼渠欲附書。待之終不至。遂以稽滯。不審秋涼所履。何似。某碌碌無所稱。遂爲朋友之差。第以體難輕發。當更小忍。慚爾君謨。自南歸。幡然一翁。但喜其病渴且止。遂當安也。仲儀頑健如故。惟不能屢相見。交游索漠。子華豈當久外。何時來歸。未聞。因風時枉數字。猶足以慰衰病之懷。竊冒寵榮。不知爲樂。但覺其勞。與負愧爾。茶三二種。託賢弟致達。勿罪少。邊州早寒。惟爲時自愛。公儀云。謝禮闈唱和。已失二梅。可歎可歎。

與韓門下持國至和二年

承已受命未克馳賀蓋以治行徙居日併牽率也陰雨體況佳否小詩幸同作以送介甫因出見過思仰某再拜十三日何時可入史院幸先示諭爲望

與吳正獻公冲繩嘉祐六年

某啓奉別忽見新歲辱書承經寒動履休勝某以孤拙之姿不求合世加以衰病心在江湖久矣此交親所共亮之也茲者遽叨誤選實出意外任責已重而無素蘊不敗何待見愛深者但可弔也然何以教之惶恐惶恐新春保愛以副瞻祝某再拜

又嘉祐八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奉狀辱書承經暑動履清和併深慰戀近審將漕京西但欣按部過都當遂瞻見亦承曾有章奏必難遂高懷莫且勉就否某自春涉夏以小兒女多病不無憂撓加以待罪碌碌不知所爲情緒蕭索無復前日唯握手一笑庶幾尙慰衰殘豈勝企望也未間盛夏爲時自重人還草率爲謝不宣

又同前

某啓公私多故稍闕致問自因山赴役事非素料每見奏削足知勞慮也亦承邇來頗有偷緒諒非精敏不能濟也某以衰朽謬膺器使當此多艱未知何以免於罪戾也卽此衰病之餘與兒婦輩各安恐知

又治平四年

某啓。遠遠台席。忽復更時。秋暑尙繁。不審動履何似。某向以孤危之迹。當羣論洶湧之時。獨賴至公。遏以清議。保全至此。恩德可量。赴職以來。日享安逸。茲爲受賜不淺矣。乃情傾嚮。豈勝區區。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又熙寧四年

某啓。感激之誠。已具前幅。某十七日受命。行裝素具。適值久雨。積水爲阻。三五日始遂東歸。某此來。恩數出於望外。然猶有私門合乞恩澤。上煩朝廷。幸乞留念。一作意蓋他門不敢言。恃以親契。皇恐皇恐。某又上。

又治平元年

某啓。多故稍闕。致問。辱書感愧。新正竊承動履休福。貴眷各安。某與兒婦等。幸如宜。第苦殘衰。齒牙搖脫。飲食艱難。殊無情況。爾京西忽已踰年。承見諭。謹當誌在下懷也。過年賓客書題。益集日益。區區修報草率。不以爲罪。春和惟以時慎愛。

又熙寧五年

某頓首啓。某田野之人。自宜屏縮。而況機政方繁。猶蒙曲記其生日。睨之厚禮。仰佩眷意之篤。感懼交并。某以衰病退藏。人事或不能勉力。交親必賜寬恕。謹此以代布謝之萬一。

又熙寧五年

竊承懇章屢上。而中外瞻矚方切。恐未能遽遂高懷也。近叔平自南都惠然見訪。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絕稀。始知風月屬閑人也。呵有會老堂三篇。方刻石。續納。兒子在宅叨聒。感愧感愧。

與吳正肅公長文嘉祐二年

某啓。前日齋所。却成叨聒。累日宿齋不易。承手教存問。雨勢不減。去年弊居上漏下浸。壓溺是憂。更三數日如此。當須奔避。皇皇不知何適。爲可居京師。其況如此。奈何奈何。承惠奇物。遠來更要新。如何可得也。呵感著感著。人還謹此不宣。

又同

某再拜。累日不瞻奉。渴仰可勝。酷暑中。承氣體清適。某自初旬內。嘗冒熱赴宿。爲暑毒所傷。絕然飲不得。加以腹疾時作。遂在告數日。前下膀子。欲見以虛羸未任。遂復中止。更三五日。當出承手教存問。感慰感慰。謹此奉謝。

又同

某啓。在告累日。不獲瞻見。尤所企渴。辱教承餘寒體氣清佳。衰病極不自勝。左臂疼痛。繫衣搯笏。皆不得。懇告諸公。幾乎乞骸也。何暇復顧外論如何哉。承見諭。感仰感仰。乍出事叢。草草不悉。

又嘉祐四年

某啓。承奉祠齋宿喜體候清休。某參假方三日。左眼臉上生一瘡。疼痛牽連右目。不可忍。旦夕未止。又須在告。屢廢職事。豈得安穩。諸公不諒。未肯令罷。奈何奈何。承惠佳篇。甚釋病思。和得納上。日痛甚。書不得。勿訝。

又同

某病中聞得解府學。如釋籠縛。交朋聞之。應亦爲愚喜也。請外又須更作一節。般挈上下。重以爲勞。數日卜居稍定。遂得從公游矣。拙詩取笑。

又此帖乃是嘉祐三年二月誤寫此

某啓。一兩日不奉見。伏惟體候清佳。孫明復春秋文字。知在彼傳錄。欲告借一兩冊。或彼中已寫了者。若或未寫到者。皆得。此中一二筆吏閑坐。必不久滯。某遂赴班荆。忽忽五七日。不相見。謹此不宣。

又同

某啓。昨日聖俞處見一篇。又辱寵示。其鋒豈易當也。然自此極有工夫。却歸人道上也。呵云百司者。尙未見報來。不知的否。某已有祕閣唐書。便更無兼局。亦情願。臉瘡未愈。未得奉見。區區不悉。

又同

某啓。昨日奉見。偶忘咨問。爲親戚喬孝本避嫌。當易局。乞早與施行。況武平郎君例甚近。幸冀留念。前時

亂道數篇必已寵和專令咨請望付人也忙不詳悉。

又同前

某啓在告久不瞻顏采頓涼伏計德履康裕某病體得涼漸愈思欲朝參以奉言宴而假故須初三日方可出昨見新制京朝官不自下文字令審官舉行磨勘朝士唧唧皆爲不便某亦思之有數節未便蓋爲害甚廣然不知長文曾留意否始初莫與建議否欲有所陳未敢先此咨問幸思而見教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大旆東出忽復踰時春氣猶寒竊承動履清勝前約臨行少留會話終不克遂至今爲恨東土雨雪不愆年豐俗阜爲郡之樂想亦無涯某衰病日增勉強碌碌卒無毫分以塞咎責奈何奈何前日賞花釣魚獲侍清宴自景祐三年逮今二十六年獲見盛事獨恨長文不在爾嚮暑政暇惟以時自愛因風惠問以慰瞻渴

又治平二年

某啓以公私多故久不奉疏秋暑伏承孝履支福賢郎來因得開動靜粗慰瞻企然而倚廬遠去城邑飲食非便亦承臟腑不調諒由蔬食所致某向居憂於穎每每因食素生疾遂且食肉然服除半歲猶未平復此在典禮亦當從權前時傳侍講還朝尤病甚有羸色久之方復公奉侍慈顏尤當勉彊問食少葷味

以養助眞氣。交舊奉祝。惟此爲切。餘不煩言也。亦知室居稍亦完緝。嚮寒更冀節哀慎護。以副瞻祝。

又治平元年。

某自春末家中疫疾。深夏甫定。遽此水災。驚奔不暇。僅有餘生。入今年來。兩目昏甚。屯滯百端。直以京師饑疫。復此水患。上心憂勞。正當竭力。未敢請外。其如無所裨補。其責愈深。奈何奈何。賜茶數餅。表信。然亦不宜多飲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暑伏已深。不審台候。動履何似。脩赴職已旬餘。幸歲豐。盜賊衰息。地僻。人事稀簡。塞拙之迹。臨禍獲全。荷德已多。而又假以寬閑之處。俾養衰病之餘。其受賜亦不淺矣。昨過潁尾。蓋十五六年不到矣。而風氣之變。物產益佳。巨蟹鮮蝦。肥魚香稻。不異江湖之富。故毫雖名郡。而歸思不可遏也。固不待巢成而斂翼矣。公方上副聖君眷委之重。下爲善人良士所賴。惟爲國自重。以副區區。不宜某再拜。

與蘇丞相子容皇祐年。
〔下據添〕

誠如所論。甚善。早來所聞。是生開者。河道云太淺。却高如西面二尺已來。更請子細看過。或果如此。卽更須那王開令深峻。方可行水。仍云大抵近東河底漸高。恐流水不快。千萬且與掛意。某兩日拖病。來日方可到城外。恐知之。某白子容足下。

又元和年

某自去秋扶護南歸。水陸往還四千餘里。幸無風水之恐。得遂安附。哀苦中獨力。粗如私願。其如水往陸還。奔馳勞苦。故自春多病。僅有餘生。中間承改秩召試帖職。未遑爲賀。亦以哀苦杜門。少見人便故也。即日供職奉親外。氣體休佳。某六月當勉從人事。未知所向何方。相見未可期。企仰企仰。因人不惜垂問。此外珍重。某又問。哀苦中承示啓事。相知何必更如是。未禫除。稽於復謝。諒可情恕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爲政外體履安和。近又沐惠問。適以合宮大禮。前後事叢。不時致謝。第深感愧也。潁城佳郡。足以優賢。然當舒發遠大。則難久留也。未間。湖園亦少資清興。某衰病碌碌。厚顏已多。有名卽得引去矣。未果談款。初寒。以時慎愛不宣。某再拜知郡子容學士足下。十一月一日。

與杜正獻公慶曆年
見英辭類藪。

某頓首啓。仲秋漸涼。伏惟致政相公尊體起居萬福。前者所遣人還。伏蒙寵賜書答。因得備問起居之節。進退之宜。私心喜幸。何可勝道。淮南歲旱。飛蝗羣下。來自淮泗。至秋暑毒不解。不審治汴如何。更望順時倍保尊重。

又慶曆年
見英辭類藪。

某頓首。山僻少便。闕於修問。伏惟台候萬福。進士曾輩者。好古爲文。知道理。不類鄉閭少年舉子。所爲近年文。稍與〔疑〕後進中如此人者。不過一二。閣下志樂天下之英材。如輩者進於門下。宜不遺之。恐未知其實。故敢以告。伏惟矜察。

【與杜正獻公第一帖】尊候。一作尊體。

【第四帖】當時欲。欲字疑。

【與呂正獻公第二帖】瞻邇。一作瞻近。

【與曾宣靖公】幾廢絕。一作幾絕。手誨。一作手教。事起多端。一作事紛然多端。

【與孫威敏公第二帖】請早。一作早請。

【與蘇丞相第三帖】思渴。此下一有。有多愛多愛某再拜字。于簿知不安來。今應安也。見且伸意。帖後又有此。一十四字。

字

【與王文公第一帖】得相見。三字一作得書。

卷三

與趙康靖公。叔平。至和三年。

某啓辱教并高郵二書不勝感刻足以仰見仁人之心惻物垂憫之深也方欲專馳人去請時暑重煩揮翰來且併伸面謝人還姑此

又至和三年七月

某啓累日阻拜見不審尊候何似某爲水所淹倉皇中般家來唐書局又爲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欲却且還舊居白日屋下夜間上棧子露宿人生之窮一至於此人馬隨多少借般賤累幸不阻

又嘉祐四年

某頓首啓初夏已熱不審動止何似邴去京師不爲遠而叔平在外宜日走訊問候興居而動輒逾時雖云人事區區實亦可責也某昨衰病屢陳蒙恩許解府事雖江西之請未獲素心而疲憊得以少休豈勝感幸卜居城南粗亦自使自在府中數月以几案之勞凭損左臂積氣留滯疼痛不可忍命醫理之迄今未愈天府孰不爲之獨衰病者如此爾東平風物甚佳爲政之暇想多清趣更冀爲朝自重以俟嚴召遞中謹奉此有懇如別幅

焦千之秀才久相從篤行之士也昨來科場偶不曾入其人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妻子寄食婦家遑遑無所之往時間邴學可居所資差厚可以託食而焦君以郡守貴候難以屈迹今遇賢主人思欲往託竊計高明必亦聞此但恐邴學難居今已有人爾若見今無人則焦君不止自託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資爲

政之一端也。更在高明詳擇可否。俟有寵報。決其去就也。謹於遞中布此懇。

又同
前

某啓。久不奉狀。乃以今夏暑毒非常。歲之比。壯者皆苦不堪。況早衰多病者可知。自盛暑中忽得喘疾。在告數十日。近方入趨而疾又作。動輒伏枕。情緒無怪。深思外補。以遂初心。而唐書不久終篇。用是更少盤桓。侍祠既畢。當卽決去。形容心志。皆難勉強矣。焦秀才事。荷挂念。方走淮南。欲挈家。而其婦翁作省判。遂被留連。勢不能去。然渠感愧非一也。某久欲作書。屬病。今猶居告。自叔平兄去後。子華作憲。遂鮮歡。

又同
前

某啓。近嘗奉狀。秋雨早寒。不審尊候何似。昨辱書。言郡封不安。勞慮醫藥。數日前。聞果不起。伏惟哀悼之懷。何以堪處。無由陳慰。徒用瞻仰。叔平素喜浮圖之說。死生之際。固已深達。茲顧未能頓至。無念。諒用此。可以少寬哀苦之情。爾交游無以爲言。聊以此寒悲。奈何奈何。更希爲國自重也。謹於遞中附此。

又嘉祐
五年

某頓首啓。伏承榮被制書。入司天憲。中外欣懷。以謂肅政綱。以重朝廷。於茲有望焉。至於朋舊。又喜來歸。獨不得親款宴言。以爲恨。爾竊計旌旆已及郊畿。無由瞻迎。溽暑。惟爲國自重。

又熙寧
二年

某再拜。自承榮遂挂冠之請。日欲馳賀。而病悴無堪。事多稽廢。其如不勝欣慕瞻仰之誠也。即日隆暑。伏惟台候動止康福。竊惟宴間之樂。大愜雅懷。回視塵瑣。必深閔歎也。某衰病日增。尙此遷延。爲愧不淺。然亦不晚。必能勉追高躅也。瞻見未涯。惟冀順時加重。

又熙寧三年。

某衰病退藏。人事曠廢。理無足怪。然亦不承問。不勝傾馳。屢得君貺書及見唱和新篇。粗審動靜。喜承台候萬福。嚮嘗辱許枉顧。雖口企竚。乃出於乘興。不敢坐邀。然又思穎之請。決在此春。若得自乘一鹿車。造門求見。亦未爲晚。未問春暖。惟冀以時衛重。

又熙寧四年。

某啓。自退居杜門。人事幾絕。養成疎慵。稍闕拜問。塗中忽辱書。頓慰岑寂。竊審經寒尊候。萬福。某衰病如昨。日足尤苦。殊不少損。茲亦老年常態爾。閑居之樂。無待於外。而自足處多。惟朋舊相從。爲難得。自安道得請南臺。竊思二公物外得朋之樂。不勝羨慕。所承寵諭。春首命駕見訪。此自山陰訪戴之後。數百年間。未有此盛事。一日公能發於乘興。遂振高風。使衰病翁因得附託。垂名後世。以繼前賢。其幸其榮。可勝道哉。在公勉強而成之爾。餘具別紙。

與馮章靖公當世嘉祐三年。

某頓首。區區久闕致問。中間辱書。爲感何已。冬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衰病。期一作得一小郡養拙。三二年間。謀一歸老之地。此願未獲。遽被責以吏事。精力耗竭。何止彊勉不出。歲末春初。當有江西之行矣。薛親幹敏。河東風士。民間事緒。可以詢問。得佐幕府。甚幸甚幸。某爲日疾爲梗。臨紙草率。惟冀鎮撫外。以時爲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移鎮合肥。嘗一得奉狀。其後區區更闕附問。不審酷暑以來。尊候何似。廬在淮南。爲劇郡。竊惟下車布治之初。常少煩條教。旣而可樂之趣。則有多於他邦也。伏惟視政之暇。爲時自重。佇俟來歸。以慰士大夫朋友之望。

又嘉祐五年

某啓。伏自移鎮肥上。嘗一奉書。忽已踰歲。續雖乏馳問。然瞻企之勤。則未嘗懈也。卽日春寒。不審尊候何似。某以衰病無堪。自解秩天府。於今一朞。正以唐史殘編爲累。今幸成書。不久進御。遂當南去。世事老來。益有可厭者矣。自當世治肥。然大率諸相知。皆云不得書。某亦以地僻。少有來使得詢動止。朝廷公議與交親私望。皆願還歸。未間向暖。惟冀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昨自罷煩劇。卜居城南。少獲休息。然猶此盤桓。未遂決去。正以唐史將遂終篇。然亦不過秋末時事。爾慮去京師不遠。計可備聞。難於紙筆具道也。當世據名藩。優游文史。自足爲樂。其餘一付公議。但朝多賢士。而獨在外。與相知之私。立欲公來歸之速爾。某衰病俱攻。去心甚速。諸公察其實然。而未肯決然放去。奈何奈何。原父雖歸。子華作憲。朋友益蕭索。當世尙壯。及時讀書行樂。此外稍隙時。當得數奉問。大熱更冀自重。

又同

某啓。自承移鎮金陵。遂疎奉問。經暑。竊惟體履多福。江山之勝。實足以資清興。而賢者久居於外。豈朝廷之意哉。朋友區區之私。又可知也。某衰病迫於歸計。唐史奏御。遽陳危懇。而未蒙聽允。進無所補。退不獲志。負愧周行。不知所措。一作處相見益無涯。惟爲時自愛。以副瞻望。

又同

某啓。自成書請外。所陳哀切。冀以危誠有以感動。而二三公過爲顧慮。曲以見留。在意實厚。於計則非便也。奈何奈何。本欲爲郡下客。少溷主人。復未可得。然使少遷延。終當必償夙志也。濟叔窮居。得當世在鎮。必以慰意。不久當應稍起。此公議久所鬱鬱也。前承惠碑。多佳者。甚濟編錄。感幸感幸。聞金陵有數應梁陳碑。及蔣山題名甚多。境內所有。幸爲博采。以爲惠實寡陋之益也。病暑草率。

又同
前

某啓。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藏頓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於茲物。厥嗜尤篤。而俗尚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惠。僅得二三。固已爲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爲喜幸也。濟叔公議猶屈。乃吾徒之責。未嘗少忘於懷。而造物者第與衆人同爲嗟歎而已。豈賢人君子。亨否有命。殆非人力能致邪。雖然。敢不竭力。辱諭。感愧感愧。承專遣人至。數召問其還期。每云有故未歸。遂且於郵中附此。俟渠行。別當奉狀也。

又嘉祐
六年。

某啓。衰病碌碌。無所稱。徒負愧恥。區區強顏。人事廢曠。久闕致問。但深瞻企。昨承進寵經筵。而尙留居外。未足以慰士大夫之望。實非交游之私論也。辱惠書。承經著涉秋。動履清安。江山英勝。聊助公餘之興。未嚴召問。希爲國自重。

與王副樞
嘉祐五年。

某啓。自承軒騎歸止。屬以多故。未克祇謁。喧和竊密。氣體清安。適辱前誨。兼示鄭州書信等。偶在院中。定題。不時爲答。深所感愧。謹馳此爲謝。幸加恕察。不宣。某再拜。景彝舍人閣下。八日。

與王懿敏公
仲儀嘉祐二年。

某啓。數日之間。併承寄惠鱗粟。雖不得書。亦喜尊候萬福。某居此。如魚鳥之池籠。歲律忽已適盡。衰病日復侵攻。交游多在外。塊然處此。情緒可知。今日得蔡大書。言久病。近方就安。人生聚散。憂患百端。相見何時。況開年決求南去。遂益爲胡越也。惟以時自重。臨紙區區。

又嘉祐三年

某啓。稍不附問。新春尙寒。不審尊體何似。歲月不覺又添一歲。日日益昏。聽日益重。其情悰則又可知。嚮者公靡錢業。知已息。就令不息。徒喧噪人耳。何足恤也。邊州無事。誠爲可樂。然俗吏亦不能也。近來班著蕭條。羣賢在外。皆當召歸。而議者不及。衰病思去。又亦未得。守常不變。其弊乃爾。其他時事。不能悉具。惟過年益區區。但時與韓三吳大相從爾。燈夕却在李端愨家爲會。諸君皆奉思也。數數附回州人書。皆不親付。常意不達。今偶此人取書。適在家。湖柑閑寄數十箇去。到彼得三四。不損。尙可表意。若遂無可入口。亦無如之何也。不罪不罪。因人幸時惠問。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自貢院出。得所寄書。伏承春暄。氣體清福。兼知深樂北上之善。爲郡處處皆佳。況此帥府雄盛。邊鄙無事。固足以優游也。某昨被差入省。使知不靜。緣累舉科場極弊。旣痛革之。而上位不主權貴人家。與浮薄子弟多一作。在京師。易爲搖動。一旦喧然。初不能遏。然所得頗當實材。旣而稍稍遂定。去冬求洪

并未得便差主文。今既喧噪漸息，遂復理前請期於必得也。中年衰病尤甚，自出試院，痛不能飲，人生聚散，安能區區於此進無所補，退又不能自遂。在苒歲月，有甚了期。其他非筆墨可述，惟爲國自重，因人時枉問，以慰無謬。

又嘉祐三年

某啓。自承有益都之命，必謂來朝當得相見，不意遂爾西行，實增怏怏。又聞闕遠，却於沿路盤桓，深欲奉狀，以莫知旌旆所止，不審卽日春寒，曾候如何。計以仲春至鎮，在路亦不久留。成都風物，非老者所宜，仲儀雖爲同甲，然心意壯銳，諒可爲樂，難以病夫忖度也。諸賢在外者，爲復來歸，獨公遠去，相見何時。某非久於此者，然素志未遂，心往形留，因指使來辭，得附書，新春爲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去歲秋冬已來，益多病，加以日疾，復左臂舉動不得，三削請洪，諸公畏物議，不敢放去，意謂寧俾爾不便，而無爲我累，奈何奈何。然且告他，祇解府事，必可得。不過月十日，且得作閑人爾。少緩湯火煎熬，有無限鄙懷，不能具述。薛婆老亦多病，於錦繡無用，祇是兒婦輩，或恐有所要，臨時奉煩爾。土宜歸日，惟好且當正如寬厚之說也。呵。酒絕喫不得，聞仲儀日飲十數杯，旣健羨，又不能奉信。蜀中碑文，雖古碑斷缺，僅有字者，皆打取來，如今祇見此等物，粗有心情，餘皆不入眼也。遞中續得來書，京師自立春泥雪，至

今凍屍橫路。遂罷放燈。經節不敢過諸人。皆云寂寞。恐知恐知。疎拙無佳物表意。不怪不怪。

又同

某啓。昨在府中。區區不時奉問。理不爲怪。自罷去。益忽忽度日。不能爲一事。公私俱廢。此所以日夢南歸。視居此如桎梏之思脫也。自仲儀到蜀。未嘗承問。但時見宅中子弟。問動靜。云起居甚安。異方下車。必煩條教。計今人情習安。粗可以爲樂矣。因書幸示。某昨在府。凡案之勞。氣血極滯。左臂疼痛。強不能舉。罷居城南。粗得安養。迄今病日。尙未復差。厭苦人事。實不能支。秭候夏秋。唐書了成。褫却梅二。遂決南去。未問時得奉問。夏熱爲國自重。

又同

某啓。區區多故。久不附問。不審尊體何似。自春中曾一奉狀。尋於遞中見答。昨見公謹。云得仲儀書。怪某久無信。蓋亦未嘗得仲儀書也。但聞蜀人與自西歸者。言善政日新。兩川蒙賜。聞之竊喜。大用之有期也。某益多病。日昏手顫。脚膝行履艱難。衆疾並攻。唐書已了。祇候寫了進本。遂決南昌之請。自此可圖一作。置處矣。京師事體亦迫促。動有嫌忌。無複縱適。歲暮索然。殊尠歡意。惟希公外多愛。因暇時作數字。以慰瞻企。

又嘉祐
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亦久不辱書。惟見諸賢姪。得聞動靜。前日郵中。忽承惠問。喜涉夏秋。體履休勝。深以爲慰也。某自罷府。又一歲有餘。方得唐書了當。遽中前請。懇乞江西。前後累削。辭極危苦。而二三公若不聞。近年眼目尤昏。又却送在經筵。事與心違。無一是處。未知何日。遂得釋然。一償素志於江湖之上。然後歸老。汝陰爾。昨蒙詔諭。俾請假。既以地遠。暫歸不能辦事。又一請假後。難更請郡。以此不敢。但更少盤桓。會當有時。得歸爾。承見問。所以略道一二。終日區區。不曾勾當得公私一事。人事殆廢。以此不時作書。應不爲怪。嚮寒爲國自重。

又嘉祐六年。

某啓。近嘗於遞中。拜問。辱書。承春寒動履佳安。兼蒙遠惠佳篇。寔病之人。豈敢萌心。至於自頌。惟知憂世。而衆論實可多懼。獨見愛之深。至於歌詠。感愧感愧。數日來。茫然未知所爲。答問。後遂如此。其何以免於罪戾。老退之心。不敢望有所立。以希名譽。但厚恩當報爾。仲儀何以見教。寶臣雖不久當發。其如遠甚。計須夏方得到闕。鄙懷千萬。不能具述。惟期握手爲一笑爾。感作少暇。當勉強爲答次。因書略道區區。餘寒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春以來。私門多故。遂闕致問。兼承歸騎已東。但日冀相見也。碌碌於此。忽焉半歲。思去之心雖切。

而未行以發。近外處相知多見問以求罷太速。不知何以傳此。豈中外人情已欲其去邪。不相見數年。人事百變。前夕清卿之室。已與擇之共牢而食。士夫聞之。莫不竊歎富貴浮名。何可久恃。至於妻子。亦不能保。然盛衰之理。固常如此。奚足爲之悲也。君謨已歸。幡然一翁。病勢自到京來頓減。前日與余廣州在弊齋閑會。坐中相顧。歷道諫院中語笑。但奉思爾。衰病索然。百事俱懶。惟故人相見。庶幾有少清況爾。瞻近匪遐。跋履之勞。更宜避暑慎攝。

又同

某啓。人至辱惠。以佳篇。豈勝珍誦。益見治煩餘暇。猶能及此。弊齋有菊數叢。去歲自開。便邀諸公。比過重陽。凡作數會。今秋無復一賞。軒裳外物。爲累於人。細較其得失。何用區區。自仲儀與數公自外歸。甚思少奉從容。殊未有暇。今有會。亦不放曠。可歎可歎。值夜且奉此爲謝。

又同

某啓。區區不得數奉言宴。可勝瞻勤。昨日以疾病發動。請告家居。不知賢郎寵過。今日見二公言請許。此實仲儀附就秉鈞者。當以爲慚爾。然佳郡不遠。且少盤桓。聊爲偃息也。某衰病。漸不能支。更見楊樂道長往。同甲勾落太平奏。深思一作壘處。未有去端爾。客多。偷隙作此簡。鄙懷欲述者多。不覺怗怗。

又同

某啓。近以口齒淹延。遂作孽。兩頰俱腫。飲食言語皆不能呼。四醫工並來。未有纖効。聞仲儀有蜀中真山豆根。乞一二兩。病苦加以餓損。齶然疲臥。不暇及他。不罪不罪。

又嘉祐七年

某啓。少別忽已更月。秋氣漸清。竊惟動履勝常。受署方初。宜少煩條教。吏民既已蒙惠。則湖上清曠。浩然放懷。可以遣外世俗。區區可憎之態。至於憂悲煩惱。亦自以理遣之。某竊位於此。不能明辨是非。默默苟且。負抱愧恥。何可勝言。獨於朋友之間。常懷區區之願。如此而已。謹奉啓咨問。

又同前

某啓。自別日。欲致問。而公私多故。賢郎訪及。得聞動靜。則云甚安。昨日公謹相過。適云近少違和。豈非追感悲戚。使然邪。此事實難遽遣。其如無可奈何。當推以至理。不得不少自寬釋也。竊計即日。悉已平愈。如常。不勝瞻想之誠也。某至今。猶爲風毒所苦。情緒蕭然。不知名宦何處爲好。合宮禮近日益牽忙。不勝勉強也。其他區區。臨別亦嘗少道。祇得如公西湖之樂。一二歲。比謀成歸計。遂爲田畝之人矣。難信之言。不敢爲疏者道也。相見末期。但增引領。因風枉問。以慰勤企。

又治平元年

某啓。公私忽忽。久闕奉狀。蓋以衰病交攻。心力疲耗。而憂責無涯。日苟一日。是以百事皆廢於因循。然亦

久不承惠問。但屢見賢姪賢郎。得聞動靜。新歲晴和不審。尊體何似。滿園清曠。春物嚮榮。然尚在邊音。必未欲會聚。其如間適之趣。幽靜尤佳。每苦紛勞。但深傾羨也。老年相知無幾。尺書相問。略亦無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病翁。然以自久無書。不敢奉怪也。嚮暖千萬加愛。

又同
前

某啓。久不蒙惠問。方積瞻思。指使來。忽辱書。可勝欣慰。兼審靜鎮安閑。放懷取適。自非嚮用全福。何由及此。固健羨之久矣。某疲病不支。憂責無際。自匪獲罪。譴困廢。不能薄展微効。捨是三者。未有偷安之計。自齒牙浮動。飲食艱難。切於身者。惟此一事。既已如此。其他復何所得。然則勉強於茲。顧何戀也。因仲儀有見憫之言。乃略及此。經春潤澤。稍足相去不遠。必同和暖。更希爲時自重。

與王懿恪公

君既至
和二年

某啓。日思奉問。別後人事益多端倪。但見邸報。知已禮上。秋冷道塗。貴眷各安。某幸如常。昨受命使北。初欲辭免。蓋以日疾畏風寒。兼多著綿毳衣服。不得其如受勅之日。北人訃音已至。由此更不敢辭。因改爲賀。使行期頗緩。正在嚴凝。與君既行時。無異也。家中少人照管。且移高橋。去薛家稍近。然公期管勾。往來須及百餘日。但得回來耳。靜便是幸也。呵自大旆西行。羣議遂息。請無過虛也。佳時美景。臨觴之樂。不可涯。得失外物。可置而勿問。其餘達識。以道消息。故不待言也。

又嘉祐元年

某啓。急足至辱書。伏承履茲新正。台候萬福。少慰翹企之素也。某尸竊於此。思逃罪戾。未知其所。年齒日增。心意日耗。歸洛之興。何可遏。承示許以下鄰。亦一時盛事。但須公功業成爾。否泰常理。亦難稽久。豈止交親之願也。陽候嚮和。惟冀以時自愛。

又嘉祐四年

某啓。太祝來得詢動靜。甚詳。尋又辱惠書。承經寒尊候萬福。門內諸貴愛康安。深瞻浣想。居秦久。議者皆謂當還。不然。遷鎮近甸。應在朝夕。浮議多端。惟靜安可以銷弭。修唐史。已寫進本。然卷秩多。須數月了。南去有期。心欲飛動。過年衰病益侵。見諭辯欲加收錄。此子庸鯨。詎可出明公門下。奈何爲誤聽。但與家人大哈爾。徐當議未晚。賢郎在郡下。殊乏祇迎。悚愧。悚愧。漸暖。爲時自重。因賢郎行。謹布區區。

又嘉祐五年

某啓。近因急足還府。略布謝懇。即日春寒。仰惟鎮撫外台候萬福。某尙此遷延。又見春花益盛。第以目病眩晃。不勝飲酒。鮮惊爾。不審大府花時如何。憶曩在彼。不甚盛也。前承問及石研。今日致三枚。續當更求佳者。咫尺瞻企。惟以時自重。

又嘉祐六年

某以衰病碌碌無稱。莫寒咎責。徒自爲勞。區區久不奉記。屢見家人得書。承夫人尊候。微有違和。兼知來召夏醫。方欲馳問。太祝遽至。得聞子細。喜已漸安。兼見過客。言花時名園。數有家會。聞之益用爲慰。某自過年兒女多病。小女子患日。殆今未較。日頗憂煎。前日太清賞花。省自入館。惟景祐之會。以選人獨不與。殆今二十五年。始遇茲盛事。是日兼承見寄絕品。雖有已凋者。然所存不勝其麗。見之病日開豁。勉強飲數酌。以當佳惠。閑恐知也。見太祝言來擇堵。茲事難於倉卒。宜精慎也。多日欲作書。適聞有專人立草。此其他諸懇。俟太祝歸時致狀。

又同前。

某頓首。近於遞中嘗獻拙句。急足遽至。承賜手書。兼惠新笥。併增感愧。竊審春和體況清福。普明寺卅年前亂道。宜爲削去。以藏醜拙。迺蒙刊著。何以堪之。春旱差遠。京洛肌民。亮頰賑卹。計亦不廢行春也。某忽少貺。真蹟如此寫。第未能遂去。餘無可言爾。薛司勳過府下。事有可詢。當得其詳。惟以時爲朝白重。不宜。手啓上留守尚書學士。清明京醞二器聊表意。但患人力難致。偶薛君有卒。擔之爾。

又同前。

某頓首啓。自薛司勳行後。更闕奉狀。見家人得十四姨夫人書。竊知近苦牙痛。道家修養。先於固下。不宜有此疾。然此患。中年以後人皆有之。患者醫方亦多。難得効。某數年來頗以爲苦。用藥多。殊未有驗。近於

張唐公處得一方。他言親用有效。然亦未會合。今粗錄呈。可試用也。春旱甚闊遠。以貽上心。焦勞之慮。近躬。麟太一。遂獲嘉澤。河洛間。應已霑定。民歲當有望。不審邇日爲政外。尊體何如。更希慎攝。因附藥方。遞中。謹此咨問。

又同前

某啓。謝懇已具如右。秋寒。台候萬福。某衰病忝冒。以寵爲憂。自省蹇拙。曷嘗敢萌此望。人亦曷嘗期此。然事出意外。猶竊明據。君覲材望德業三十餘年。一日歸副具瞻。以快士大夫之願。老朽之人。當在汝陰田畝。與農夫野叟相賀。人事固常如此。所示排擯。曾何之恤。矧洛政善譽。初無間言也。恐知之。以新忝命。人事紛紛。致謝稍晚。皇恐皇恐。

又同前

某啓。自叨竊非望。嘗於郵中致謝懇。即日冬候。遂爾凝寒。仰惟動履清福。某勉強衰病。才薄寵益。損必隨之。親朋見愛。何以爲教。有望有望。見家人言十四姨夫人。昨夕違和。喜已平愈。公期由此。專去省候。鄙懷區區。因語一可詢問。凡諸委瑣。不復煩言。歲晚。慄慄。惟以時爲國自重。

又治平元年

某啓。嘗自遭國卹。公私事緒既多。而衰病之年。髮衰並集。餘生朽質。殆弗能支。頓於人事。曠交親。宜以

相寬。自春不常拜問。然昆弟多在京師。辭九與二夫人書信。時時獲聞動止。卽日秋暑猶盛。不審寢味如何。朝家方恃羣賢。共此康濟。邊寄雖重。難恐淹留。未候見問。惟以時爲國保重。

又治平二年。

某啓。專人至辱手書。承履此春和台候萬福。某衰病眊然。思一藏拙之地。未能遂心。日夕勉強。不勝其勞。其餘幸悉如常。承示諭請親。尙未見奏削安道特地。以親爲辭。必留滯旌車。然辭官亦當俟報爾。適以私家少故。牽忙作書。不周謹。惟爲朝自重。以副區區。

又治平三年。

某啓。近併捧遞中專人所惠三書。竊承經暑台候萬福。貴眷康寧。粗慰瞻企。諭以請洛之意甚詳。自公留滯於外。士大夫之論鬱然。而當職者負慚與責久矣。今茲所請。在理何疑。諸公諒不煩丁寧。某又可知也。有欲知者。私門所使備問及爾。亦已盡諭。但奏削尙未至爾。某瘡病繭然。昨屢乞懇。以經此詆辱。於國體非便。第顧勢未得遽去。以此強顏。成何情況。事有所激。實如來諭。其諸多端匪遠。可以面敍本末。餘常續報。惟酷暑爲時自愛。

與執政熙寧三年。

某再拜啓。仲夏炎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官守一作守官居外。具瞻之地。非時不敢通問。今迫以懇悃。不能自

默某衰病累年。中外具察。不待煩言。自去冬漸難勉強。遂有壽陽之請。而朝恩未許。間以接奉春陽。攻注眼目。服藥過度。渴淋復作。遂不能支。自三月下旬在假。亦兩曾奏知。不期於病告中。忽蒙此恩。選事出意外。莫不驚憂。竊意朝廷必以居東逾歲。別無大過。遂以爲可委爾。其如東州祇是尋常一大郡。無兵馬。無邊事。又幸豐熟。其如老病。諸事曠廢。處自知極多。而過往不察其詳。反以廢職爲少事。此其可笑者也。并晉一路。外鄰二敵。使某不病。亦不敢當。況尪悴不能策勵。已具劄子細陳。乞免此誤恩。敢望台造察其誠實。其餘區區常談難信之語。更不復云。惟早賜允俞。免再三煩瀆。則大造也不宣。

【與馮章靖公第五帖】獲志一作獲心無涯一作未涯

【與王懿敏公第五帖】古碑斷缺一作古碑斷缺疎拙二字上有性字

【第十帖】清況一作情況

【與王懿恪公第九帖】致謝懇三字上有略字

【第十一帖】牽忙此下一有人還二字

【第十二帖】自愛一作愛重

書簡

卷四

與余襄公安道 慶曆元年

某頓首再拜啓。爲別五六歲。未嘗一日不企而南望。然某攜老幼。浮水奔陸。風波霧毒。周行萬三四千里。侍母幸無恙。其如頑然學不益進。道不益加。而年齒益長。血氣益衰。遂至碌碌隨世。而無稱邪。安道又不幸丁家艱。窮居極處。一有處字起居安否。不通於朋友。況欲施於他邪。嗚呼。天果欲窮吾人乎。承不久服除。當早治裝。以少解積歲區區之思。廣文曾生文識可駭。云嘗學於君子。略能道動靜。因其行。聊書此爲問。

與王文恪公樂道 慶曆八年

某啓。至節方欲拜狀。遽辱惠問。感愧感愧。新陽納慶。奮發賢蘊。以澤斯民。不勝祝願也。某近以上熱太盛。有見教云水火未濟。當行內視之術。行未逾月。雙眼注痛如割。不惟書字艱難。遇物亦不能正視。但恐由此遂爲廢人。所憂者少。撰次文字未了爾。恃相知。敢布深寒保重。

又皇祐初

歐陽文忠公集 十七 書簡

某頓首啓。昨日州吏行營奉訊。徐君來具道相見甚慰所懷。某此幸郡小事稀。苟見惡者稍息心。此亦安然矣。自到此公私未嘗發尺牘。惟有書來卽答。餘外惟自藏於密。但時有一二文字。此事吾徒斷不得爾。進取不可下。大禍患當避。自餘愛惡。豈能周卹也。到此極無事。所恨漸老益懶惰。空過日月。不曾成頭段。著得些文字。五代史近方求得少許。所闕書亦未能了。人生多因循。已十三年矣。足下幕中苟有著述。無惜寄示。李習之文字序附上。冬冷保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區區久不附問。人至辱書。具承動靜康和。姑以爲慰。某衰病處此數月。不爲住計。遇事在目前者。遣之以自免過。其他如在郵傳也。自期以半歲求解。復尋江西前請。比可得。亦須來春矣。此外毀譽。都不曾問。十年不曾燈下看一字書。自入府來。夜夜燈下閱數十紙。日疾大作。一月之內已在告如此。安能久於此乎。書果奉以此見愛。眼稍開得。縱兩日猶在告中。惜日力。又不可不自書。草率保愛。

又熙寧元年

某啓。自承大旆臨許。更闕拜問。蓋以衰病無惊。人事多廢。恃賴相知。不以書信疏數爲意爾。人至惠教。益荷勤眷。兼審經秋尊候康寧。併增感恩。氣節嚮寒。未召用問。惟冀爲時自愛。以副區區。

又同前

某啓。病目艱於書字。咫尺闕奉狀。蒲支使者過府下。云得請見顏色。尙覺清瘦。辱書承手足。遂已輕安。其慰可量。公之功在朝廷不淺。所蘊未施萬一。穎田謾置之。爲他日計。亦無害。累嘗具此獻說爾。某以決計止在來春。亮可奉爲徐求也。人事日新。閑處尙有所聞。然益覺靜勝爾。日夕欲奉狀。續當馳啓。茲不具悉。餘乞慎藥。食以自輔也。

又同前

某拜啓。近急足自府回。辱書承此初涼。動履清福。甚慰勤企。兼審中間小疾爲苦。喜已平和。仁政清簡。歲豐民樂。亮足頤神。某衰病難名。凡老患或耳或目。不過一二。諸老之疾。併在一身。所以歸心不得不速也。蒙惠藥方。益荷意愛。已依方合和也。咫尺未涯。瞻款惟時。自愛。

又熙寧三年

某啓。某以閑僻。養成懶慢。久闕拜問。專人辱書。感慰曷已。某此幸藏拙。極遂優安。其如衰病侵凌。加以私門煩惱。無復情懷。亮由福過災生。致此爾。所以量分知止。切於思歸也。咫尺莫奉。宴言歲暮。隆寒伏冀。爲時自重。

又同前

某年齒日加。衰殘日甚。理所宜然。不足多怪。昨者蒙上哀憐。信其實病。免并得蔡。恩出萬幸。兼去穎數程。

便於歸計。再尋前請。不遠朝夕。承樂道亦有卜居許下之意。柴車藜杖。歲時往來。此自一段好事。古人難遂。蓋公素蘊未施。盛年方壯也。若某則實難策勵爾。

又熙寧四年

某啓。昨蒙上恩。閱其衰老。許遂退休。自杜門里巷。人事幾廢。以是久闕致誠。而雅眷不忘。惠然垂問。誨諭稠重。以慰寂寞。於交情乃見之。時以勵俗。風義所及。其利博矣。非止病夫之荷德也。感愧感愧。兼審經寒台候。萬福。閑中優幸實多。但交親益難會見。此爲區區。歲晚凝冽。惟宴居頤養。以需復用。

與滕待制子京 慶曆五年

某頓首。自夷陵之貶。獲見於江寧。逮今十年。而執事謫守湖濱。某亦再逐淮上。音塵靡接。會遇無期。則人事之多端。勞生之自困。可爲歎息。何所勝言。急步忽來。惠音見及。伏承求卹民瘼。宣布詔條。去宿弊。以使人。與無窮之長利。非獨見哲人明達之量。不以進退爲心。而竊喜遠方凋瘵之民。獲被愷悌之化。示及新堤之作。俾之紀一作記。次其事。舊學荒蕪。文思衰落。旣無曩昔少壯之心氣。而有患禍難測之憂虞。是以言澁意窘。不足盡載。君子規模闕達之志。而無以稱岳人所欲稱揚歌頌之勤。勉強不能以副來意。媿悚愧悚。秋序方杪。洞庭早寒。嚴召未聞。千萬自重。

與章伯鎮慶曆五年

某頓首。山郡僻絕。不與人通。每辱誨問。何勝感愧。某材薄寵過。得禍甚輕。獲此優安。至爲天幸。伯鎮尙淹江郡。忽已踰年。大亨有時。先以小抑。亦通否之理然也。惟冀自愛。以副瞻禱。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州幹至。蒙問以書。承此新春。福履休裕。詩文新作。金石交奏。某處窮僻。不接先生長者之論久矣。忽然得之。開發鄙滯。況得見其人。接其道。其樂宜如何哉。此志未諧。惟用瞻企。保重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郡。辱誨以書。承臨郡之暇。寢味休適。可勝瞻慰也。示及傳記三本。文偉意嚴。記詳語簡。而賞罰善惡。勸戒丁寧。述作之功。正爲此爾。欽服欽服。某幸閑僻。甚可尋繹。然獨懶於撰述爾。嘉話未卜。冬冷。千萬保重。假虹隄記。滕侯牽強。不意敢煩餘暇。特與揮翰。荒惡之文。假飾傳久。感媿感媿。

又皇祐元年

某昨以目病爲梗。求穎自便。養慵藏拙。深得其宜。泛舟長淮。翛然其樂。急足遠至。辱書爲別。且承春暄。寢味多福。相去益遠。瞻望徒勞。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自聞子美之亡。使人無復生意。交朋淪落殆盡。存者不老卽病。不然。困於世路。愁人愁人。就中子美尤

甚。哀哉。祭文讀之。重增其悲爾。盛作。俟至西湖。方快吟味。淮陽若區區到彼。必少祛俗慮。尙可勉強以攀作者。惠茗正爲所少之物。多荷多荷。自病來。絕不飲酒。尤爲無聊。正藉此物以增清興爾。

與王郎中道損 慶曆八年

某啓。向在河朔。嘗辱書爲誨。人事多故。未暇復問。尋而又聞子野之訃。值某遷郡淮南。扶挈老幼。凡再登舟。再出陸。始至弊邑。用此亦未暇與交游相弔。子野之賢難得。此天下公議。其惜之。若相知之難。二字一作難。得。則某私恨亦有萬萬不窮之意。苦事苦事。自古賢者無不死。惟令名不朽。則爲永存矣。凡朋友爲子野痛惜者。惟可以此一事自寬而已。范公誌文詳悉而實錄。甚善甚善。新歲伊始。一作始。千萬保重。以慰瞻詠。

又嘉祐三年

某啓。專人至。辱書承經寒爲政外。福履清康。實慰瞻企。某衰病不支。遽蒙以煩冗驅策。不敢固辭。其實非所能。亦非所樂。又非所堪也。居華已逾年。當別有美用。承見諭。敢不如教。某病日十年。遽爲几案所苦。冬至後。自當請麾南去矣。嚮寒保攝。

又嘉祐五年

某啓。辱見諭碑文及拙詩。續當遞中奉寄。蓋以唐書甫了。初謂遂得休息。而却送本局寫印本。一字之誤。遂傳四方。以此須自校對。其勞苦牽迫。甚於書未成時。由是未遑及他事。以屢失信於長者。不避切切。承

首塗有日。旦夕當詣謁。人還。且此不能盡所懷。

與杜大夫慶曆八年

某再拜。久不聞問。經夏涉秋。榮侍外體履多福。近爲澶魏河決。淮南例令勸誘。人戶進納梢草。淮人旣貧。而道遠期促。絕無應命者。朝旨勸誘。使人傳宣。又令差定。莫知所從。南京亦必須有指揮。不知本府如何。壁畫見勸到。人戶多少。如何誘之。孰是差定。某才薄能劣。受恩厚甚。開朝廷以河事爲急。正當竭力補報。然若於事無益。而爲國斂怨於淮人。則重爲可罪也。爲遠方不知事體。急走此奉咨。或有勸誘之術。願乞餘矩。稍濟其急。忙中不子細。秋涼保重。

又皇祐四年

某啓。閑居乏人。久不奉問。得遞中書承榮侍多福。又知有悼嬰之戚。斯事無可奈何。惟當自寬。上慰慈顏也。臨政之始。勞慮想多。前曾託姚教授奉問實錄。蓋自居憂日苦。閑坐無由度景。又近日有一閑人。頗能裝裁。諒彼視事開決。却少暇時。以此欲於閑中銷日也。不訝不訝。及聞近有悲戚。則猶不可以閑事干聒。深悔前言之容易也。悚惕悚惕。方欲奉疏。偶姚教授介來。聊述此。冬深保重。

與張職方皇祐二年

某啓。相聚逾年。別來豈勝思戀。道塗無阻。行已及陳。時時得雨。舟中不熱。自過界溝。地土卑薄。桑柘蕭條。

始知穎真樂土。益令人眷眷爾。小兒輩望見萬壽塔。尙指以爲臺頭。聞其語。不覺愴然爾。過陳。恐難附書。秋暑多愛。

又皇祐三年

某啓。自承遷秩。嘗辱惠書。迫以多故。尋疎奉問。近得康一作唐屯田信。方知已授斬春。且居穎上。卽日寒凜。寢味多福。某自至此。以親疾厭厭。無暇外事。欲求一僻地。以便侍養。而遠處不可迎侍。側近又多爲清要所居。不敢陳乞。區區于此。無復情悰。非復湖上之時也。未涯相見。千萬自重。因康屯田人回附此。相次專馳狀也。

又皇祐六年

某啓。久不聞問。人至得書。爲慰不已。六月一日從吉。得郡必南。正值大熱。應須秋初。方可離穎。竊眞病與懶者所宜。珍荷珍荷。丁太博却有書一封。幸爲致達。斯人文章君子。不幸遭此。在憂患中。難得信問往來。早爲達一作送之也。縣境有好碑。試爲訪之。別後所收必多也。閑中無物爲信。慚慚慚慚。

與劉學士澁。字子正。皇祐四年

某叩頭言。罪逆餘生。護喪假道。乃勞台旆。柱顧孤窮。感愧之誠。何以云諭。限茲凶斬。無由詣見。斯又重以爲恨也。乍遠爲邦。自重。謹附手疏。敘謝。

又同前

某啓。哀苦中幸得相見。辱眷甚厚。行計所迫。不勝依戀。嗣沐手誨。併深感作。乍遠珍重。行次草草爲謝。

與知縣寺丞皇祐五年

某啓。自相別後。至王回秀才來。始一得所惠書。承居京師無恙。某哀苦如昨。近擇得葬地。在潁西四十里。土厚水深。略依山水向背。其餘陰陽家說。皆莫能一一如法也。卜用今秋。恐知恐知。示及杜漳州有事。令人感涕不已。與之同甲。內顧身世。可爲凜深。此人有材能而氣雋。宜其與監司違戾。然怒者祇能言其率意行事。是保無他過矣。某閑居無人。又不知其所止。無處附書信。恐知其家屬所居。因信切言及千萬。萬。徐謝高科。今必已決。俟見春勝。附書也。因見伸意。某以妻母病。家人兒子輩入京相看。因得附此。不悉已暄多愛。不次。某再拜。

與臨池院主皇祐五年

某啓。小姪人還。曾附問。邇來暑毒安和。某今謀奉太君神柩南歸。將遂相見。因小姪先行。奉此不次。某書白。七月十六日。小師等各安。建茶二角表信。

與吳給事名中復 皇祐末

某啓。罪逆餘生。遠屏郊外。特承顧訪。感咽何勝。仍沐寵惠。雄編俾遂榮覽。雖在哀迷。亦知開警。如嘉州涪

井之作。有以見仁言之利博。而非文字之空言也。欽孰一作材譽。固已有日。粗窺高蘊。益用歎服。限以衣制。不能謁謝。聊敘此不次。某再拜仲庶太博執事。二月二十八日。

又嘉祐三年

某啓。思奉清論。不可得。徒用企想。夏熱。承體氣佳裕。某此者。忽有尹命。殊出意外。不惟才非所長。加以他慮不淺。昨已懇辭。庶可得免。如其不獲。恐難堅避。辱命誌文。鄙拙豈足當之。弟以欣慕忠義。樂於紀次。因得附名于石末。遂不敢辭爾。惶悚一作恐。惶悚。鄙懷區區。不能具道。某頓首。諫院舍人執事。

又同前

某啓。新令雖許往還。尙以職事牽冗。未皇祇謁。計寒凜體氣清康。前承要藁。久稽應命。近因病日在告。始得牽強。衰朽無意思。僅能成文。不足以發揚令德。慙恐慙恐。昏眩不能多書。謹此。

與李留後公謹 至和元年

某啓。昨自居穎服除。久俟外補。旣而召見。尋乞蒲同。出處倉皇。諒聞于外也。前日入拜。恩旨復留。孤生多難。鬢髮蕭然。心形兩衰。豈有榮進之望。但區區未能卽去爾。承坐鎮餘閑。甚有清趣。然想非久外留。當被嚴召。老朽或未出都。尙得一相見。則爲幸矣。瞻仰瞻仰。

又嘉祐二年

某啓。嚮以僑寄僧坊。公私多故。忽忽爲別。豈勝馳情。使至惠書。竊承下車經寒。動履清福。粗慰瞻仰。某一守經。愚儒爾。豈堪適時之用。加以衰病。勉強實難。過禪慶。得遂一麾。爲幸矣。公謹爲郡。誠可樂。然賢者遠外。於今之時。勢必難久。目疾得靜。安息慮當益清明。某昏花日甚。書字如隔雲霧。亦冀一閑處。將養爾。深寒。惟望爲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旌旆之南。數於他書中承見問。中間寄惠八功德水。又辱手書。及今者人至。又辱書。感慰何已。兼審經寒爲政外。體履清康。某自過年。如陡一作頓。添十數歲人。但覺心意衰耗。世味都無可樂。百事強勉而已。請外決在今春。惟不知相見何時爾。鄙懷千萬。莫能具述。惟以時爲國自愛。瞻仰瞻仰。

又嘉祐三年

某再拜。近因人還。嘗得附狀。茲者寄水人至。又辱書。審春寒體況清康。兼惠清泉。亟飲甚甘。實如不佞所品。物固有處於幽晦而發於賢哲者。茲鄙夫欣慕。樂於紀述也。適值館伴契丹人使。旦夕到闕。頗區區須事畢。當馳上也。人還。謹奉此。

又同前

某啓。自春氣候不常。伏惟攝理清康。前承惠浮槎山水。俾之作記。又於遞中辱書。久不爲報。蓋牽強拙記。

未成爾。某中年多病，文思衰落，所記非工，殊不堪應命。文辭已如此，不欲更自繆書，亮不爲罪。然得子履一揮，尤幸。蓋不敢煩公，謹真翰也。皇恐皇恐。

又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辱書。一有承此初暑，尊候萬福。浮槎拙記，託賢弟附去多日，疑其未至。聞此急足發來也。初深欲自書，屢試書數本，皆自嫌不過意，遂已。前書具道，必可亮也。向時竊見議科場奏甚佳，然欲必行其言，尤難也。論外計劃剝，此非守道守官君子，孰肯奮然發憤。前穎人已受此賜矣。若使常人用心，皆如君子，生民豈有弊病。天下豈有不治哉。鄆州還闕，方一相見。京師久雨，近方晴乾，不審江淮如何。向熱，以時自重。人還謹此不宣。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啓。自附浮槎拙記去後，捧遞中所惠書，尋以修報。茲者人至，又辱賜教。某昨承恩，俾侍經席，輒以近歲員多濫選，官以人輕，遂至學士例爲兼職，用此爲說，得以懇辭。聖恩矜察，特許寢停，甚幸也。承示啓，更不修答也。感愧感愧。某苦風眩甚劇，若遂不止，當成大疾。作書未竟，已數眩轉，屢停筆瞑目，鄙懷區區，不可盡。惟爲國愼夏自重。

又同前

某啓承誨示。至於勤勤。所寄浮槎水。味尤佳。然豈減惠山之品。久居京師。絕難得佳山水。頓食此。如飲甘醴。所患遠難多致。不得狀。既爾。此山前世粗有名。然皆因僧居。以爲勝。今所記者。特水爾。故不及其他也。張又新水記。與陸羽不同。考於二家之書。可見矣。今更錄往時所作大明井記奉呈。庶可知其詳也。因人入都。小餅時爲。致一兩器。千里致水。恐涉好奇之弊。然若不勞煩。則亦無害。更哉之。

與向觀察嘉祐五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經暑德履清佳。深浣遐想。足下留遊河朔。忽已數年。保塞邊要。朝廷寄任之重。行筇嘉績。別膺峻用。某衰病無堪。待罪西府。深愧碌碌。秋涼珍愛。

又至和元年冬

某啓。伏自使旆之西。及此兩辱書。承邗寒爲政外。體履清福。深慰企渴。某居此區區。近又領三班。坐曹牽冗。久闕拜狀。仍思舊同局言笑之樂。不可復得也。請外開春。決可去。未知款奉何日。新正以時自愛。

【與余襄公又別本】某頓首再拜啓。爲別五六歲。未嘗一日不思企而南望。然某侍老親。攜孱幼。浮江奔陸。衝冒風波。霧毒之間。凡行萬三四千里。其勞亦甚矣。侍母幸粗無恙。其如頑然學不益進。道不益加。而年齒益長。血氣益衰。遂至碌碌。隨世俯仰。而何足稱邪。安道又不幸丁家艱。窮居極南。起居安否。不通於朋友。況欲施其他邪。嗚呼。天果欲窮吾人乎。承不久服除。當早治裝。以少解積歲區區之思。廣文

曾生文識可駭。云嘗學於君子。因其行。略以通動靜之間。

此帖與本卷者大同而小異。載閩本及京師名賢簡啓中。疑有改定處。與第五卷劉原甫書同說。

【與王郎中第二帖】爲几案所苦。五字上一

【與杜大夫第一帖】開決。正謂開決。汴河閩本作闕決。乃是常談。

【與張職方第二帖】寒深。一作寒凝。

卷五

與劉侍讀原父 嘉祐二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此嚴寒。爲政外。尊體休裕。實慰企想。某以衰病。當此煩冗。已三請江西。要在正初。必可得艤舟亭次。寓日平山。奉賢主人清論。豈不豁然哉。伏冀爲時自愛。

又嘉祐四年

某啓。愚家所藏集古錄。嘗得故許子春爲余言。集聚多且久。無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舉取其要。著爲一書。謂可傳久。余深以其言爲然。昨在汝陰居閑。遂爲集古錄目。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許之說。又因得與

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闕失甚多。其後來京師。遂不復作。適因尋檢少書籍。發篋得其故本。謹以奉呈。庶知所謂黑鬼者。雖老鈍之人。媚着。然亦不爲無益也。家無他本。幸看畢。見付。某再拜。

又

某啓。區區久疎謁奉。辱誨承示千文。甚佳。多感多感。或云此是李靖字。唐人集爲千文。不知如何也。

又嘉祐二年

某啓。前承示以蜀素。俾寫孝經一章。書之。墨不能染。尋將家所有者試之。亦然。遵命工匠治之。終不堪用。豈其未得其法耶。幸令善工精治之。使受墨可書。當爲汙以惡書也。糾察題名。不罪。以閑事聒耳。皇恐皇恐。

又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暖甚。果復作陰。嘉節豈遂爲雨邪。建寧物論益喧。當制之人。必被收理。後日之遊。且不欲往。幸爲致意。人事之難。乃爾。烏絲欄。依前書不染墨。今納還。當以澄心紙試書一章。塞命也。金櫻煎謹送。却乞眞牛膝一二束。爲聖俞處所得不多爾。

又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時色可愛。不廢佳節之會。謂當得同一笑。而原父獨不往。人事難得如意。固常如此邪。得介甫新詩。

數十篇皆奇絕。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詩軸俟看了馳上。適因悶睡起奉答。不謹。

又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昨日辱寵和惡詩。豈勝感服。屬上馬赴西園。不時爲答。前偶拜聞家居未必不佳。此語復何所疑。蓋爲泥濘中遠赴官會。未必若家居清淨。然而郊外少車馬。雖雨無泥。甚不爲勞。而物色晴妍。深可愛。雖病夫亦動念。又思家居未必佳也。昨日頗歡飲酒。差多。今日病。適方睡起。謹此咨報。

又嘉祐四年

某啓。昨日奉見後。遂之北李園池。見木陰葱翠。節物已移。而原父獨不在。但終席奉思。加以風沙。益可憎爾。輒此奉報。前承要介甫詩。謹以咨呈。其一二篇不當傳者。特爲剪去之矣。恐知。

又同前

某啓。數日不奉見。餘暑頗甚。伏惟起居住佳勝。昨日羣牧特會。以熱中飲冷過多。偶爲腹疾。兼以少幹故。遂且在告。祇三兩日。當卽出參。特煩問念。感愧曷已。乾燥非常。何時可飲。未嘗如此寥落也。人還。謹啓爲謝。

又同前

某啓。特辱問念。感愧曷已。某腹疾猶未平。衰年已覺難支。以不敢常食。遂且在告。熱藥不敢多服。惟晨起一服爾。蓋自家常服者。已頑無效。冀新功爾。承教當節之也。亦聞梅二不安。方欲致問。

又同前

某啓。承出城勞頓。晚來喜佳裕。拙瑛特辱問念。感愧曷已。自夜來益注洩。今日繭然。遂召張康診。云熱中傷冷。當和陰陽。偏用熱藥。所以難効。遂以黃連乾薑之類爲散服之。近午差定。亦戲家人云。近日人脆。事須過防。昨日得聖俞簡。云小小傷冷。然用徐青。乃俚巷庸工爾。此公多艱滯。更當慎攝。今須馳問之也。精神稍復。承見問。不覺書多。聊代面話。

又嘉祐五年

某啓。辱問。以嬰兒未安勞神。然當更審慎藥食。有張萬回太保者。其術又精。第難呼爾。不憚慙。勉召之也。某今日不入。正爲凌晨稍涼。爲江氏作誌。幸語其家勿相煎。茲事安敢奉誤。旦夕當得以方牽強。不能悉。又同前

某啓。承見諭。某爲之翰家。遣僕坐門下。要誌銘。所以兩日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兒女多不安。更爲人家驅逼。作文字。何時免此老業。東齋雖狹。若心無事。可以坐致清涼。健羨華事。十六日定力。當奉見。併得敝盡所聞也。人還謹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啓。熯然炎燎中。方不知所以逃生。忽辱寵示佳作。強起疾讀。其爲清快。難以言傳。然賦無屬和之理。但

當臥誦以代飲冰咀雪爾。某兩日爲伯庸趕了誌文。蓋其葬日實近。恐誤他事。然其爲苦。不可勝言。閑思宜爲劉父所誚。然自此當絕筆。雖不能如俚俗斷指刺環。邀於鬼神以自誓。然當痛自懲艾。茲時之勞也。方執筆。得少風稍清。故能怛怛不宣。某再拜。

又嘉祐五年

某啓。適歸自外。捧惠佳篇。豈勝欣感。偶然之會。雖草率而縛於文字。遂爲他時故事。茲敢不勉也。然西齋素患寂寞。近方稍葺。而原父去此稍遠。此俗所謂事無恰好也。

又同前

某啓。自原甫旣西。雖不爲官制所拘。朋遊亦自寂寞。況遂當憂責。履畏塗。其爲情況可知。偶思春物將動。故都多佳致。爲樂豈復可涯。汨沒聲利。惟溺惑者不勝其勞。而但見其樂。粗有識知。兼以衰病。此事難爲。他人道。獨不知原甫諒之否。因風幸數垂問。以慰瞻企。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春首以來。兒女輩疾病。日益憂煎。自顧無補於時。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何以堪之。惟思春物爛然。故都遺勝。不可勝覽。而公專有之。猶恐猷猷所見。不以難得爲惜也。須知有不可得之者也。賢弟亦稀相見。蓋難得盡從容之適爾。公自至鎮。一嘗辱問。遂絕惠音。不知何嫌遽爾見踈也。西齋塵土。無復人

迹。偶因連日假。故試尋筆研。略布此誠。以此亦可見其爲賦。真蹟用此賦字也。其他俗事可憎。不復多道。但布瞻企之勤爾。氣候猶未和暢。不知西路如何。惟爲國自愛。某祇拜。初望西物甚衆。今寸紙一字不可得。況南山竹萌之類耶。至於新詩醉墨。並棄前約。無乃太甚乎。

又與前帖相類。疑是藥本。今兩存之。

某啓。自春以來。苦兒女番疾病。憂煎百端。遂闕馳問。然亦怪久不承惠音。不審何嫌。遽見斥外。始望西州之物甚衆。今一言寸紙猶不可得。況於其他乎。某老拙無堪。自顧恐終無所爲以補萬一。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將奈何。春物爛發。故都遺蹟。不可勝覽。但恐狀飢朝夕。不以難得爲可惜。須知有羨而不可得者爾。賢弟亦稀相見。蓋不能得如往日與諸賢忘形取適爾。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幸連日假。故略得少布區區。然公方享清閑之樂。不宜無暇於故人也。其他俗事薄惡。可不挂耳。惟向暖多愛。以慰傾企。得子華書。言西去當於陝雍留連。果能如此否。手指拘攣。又添左手。兩目僅辨物。其餘可知。

又同前

某頓首啓。近寬卹王職方行。嘗得附狀。然亦久不承惠問。春候猶寒。不審動履何似。但深瞻詠。前日崇政賜進士第。見賢郎在高等。伏惟喜慰。某已衰病。三四小子。未有能獲薦于有司者。見之。尤所羨慕。賢郎程文甚工。爲都人傳誦。及第等雖高。而人猶以爲未稱。然少年微抑于此。未必不爲遠大之本也。謹專致此。

爲賀。不宣。某再拜。原父安撫侍讀閣下。三月十一日。

又同前

某啓。久不奉狀。蓋欲俟賢郎歸。而賢郎未歸。遂以稽緩。然亦未嘗辱書。不審經暑動履何如。但西州人士之來者。日載政聲。盈于都下。使嫉善之言。不勝公議。聊俾下交快釋。其餘存之遠大。竊計高明必不校計於屑屑也。餘復何言。盛熱爲時自重。謹因賢郎歸。奉此咨問。不宣。某再拜。六月廿一日謹狀。

又同前

某區區於此。忽復半歲。思有所爲。則方以妄作紛紜爲戒。循安常理。又頓碌碌可羞。不知何以教之。哀其不逮。實有望於公爲多也。至於常檢拘攣野率之性。尤以爲苦。然勢難輕動。甫及年歲。得去爲幸也。蔡君謨自南歸。幡然一叟。相見。惟互相驚歎而已。西齋自去冬逮今。遂不復啓。其他可知也。故都多登臨之勝。新詩醉墨。時以爲惠。以忘俗惡之態。於理似未爲害。不知何避而何嫌。鄙懷千萬。居常思欲鉅細布之。臨紙則復茫然。惟慎夏愛護。

又同前

某承見教。以用快大過。此誠中其病。然平日所常患。衆君子多以爲言者也。若任責至重。未知所爲。此有望於公者。初未蒙賜也。至於簡事爲實。爲政之大要。此西人所以蒙惠也。若曰外名迹。自古聖賢所難。壯

生於名卓然見於後世。若使無迹。後世學者何從而師法之。蓋莊生之名以彼。周孔之名以此。皆不能出名迹之外者。第不當汲汲以求之爾。不相見久。聊此當握手一笑。不罪不罪。前日餞聖從。與景仁介甫清坐終日。奉思之外。惟以鮮歡。相顧屢歎而已。恐知其近況。故輒及之。公來歸未期。惟時得數字。猶足以爲慰。豈以無事爲煩邪。

又同前

某啓。薛金部自西來。辱惠以書。承經寒體履清安。兼得詳問動止。併以爲慰。今歲京師寒甚。衰病之軀。尤所不堪。承諭閉閣無爲。豈亦苦於寒耶。春物將動。竊思登臨之樂。何有窮涯。因人時枉問。宜道一二。偶薛人還。聊奉此。不宣。某再拜。十一月二十日。

又嘉祐七年

某啓。春氣暄和。伏惟鎮撫之餘。履況清適。某以衰殘勉強。有勞無益。公誠曠廢。私事不修。不獨於書記爲闕也。緬懷故都風物之佳。當此陽春暢發之盛。臨觴覽勝。宜不爲厭。蓋以賢人在外。公議難安。一日來歸。遂不復得爾。此外惟以時爲國自愛。謹奉狀。不宣。某手狀上。二月十二日。

又同前

某啓。自過年便欲奉狀。只俟薛司勳歸。薛旣以事滯留。遂成稽殆。但時見賢弟。詢問動靜。以慰懷爾。薛君

留此屢相見。粗悉疲病。區區所爲及其耳目所得。歸必能具道。更不煩言。惟的便無佳物表信。蓋西州所闕。惟南味得春多壞。不堪寄遠。當俟新茶馳獻爾。春旱極闕。知陝西尤甚。奈何奈何。保重保重。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啓。賈常行嘗附狀辱書。承經暑動履康和。兼蒙惠以韓城鼎銘及漢博山槃記。二者實爲奇物。某集錄前古遺文。往往得人之難得。自三代以來。莫不皆有。然獨無前漢字。每以爲恨。今遽獲斯銘。遂大償其素願。其爲感幸。自宜如何。屬患膝瘡。家居絕客。無人爲識古文。故第於郵中粗報。已受二銘之賜。豈盡當徐訪博識尋繹。續得附致。其餘區區。萬不述一。大熱慎護。以副瞻勤。清水安能久滯耶。實負愧也。

又同前

某啓。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宮大禮。前後事叢。遂闕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羣兒曹走問。迺翁佞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爲世俗所憎邪。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錄中。以爲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爲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啓。近嘗兩奉狀。專人至辱書。竊審經寒體履安和。兼沐寄惠蘇梨新筍。豈勝珍荷。自去冬以來。親僭私

信。一皆謝絕。獨思公有所惠。理可無嫌。又聞近申貢餘之禁。則應少費宅庫。如此屢寄。益無疑也。節中人事紛紛。使還爲謝。不謹不宣。某再拜原甫經略侍讀執事。十一月一日。

與蔡忠惠公君謨

某啓。辱惠搜寧翁墨。多荷多荷。佳物誠爲難得。然比他人。尙少其二。幽齋隙寂時。點弄筆硯。殊賴於斯。雖多。無厭也。煩聒計不爲嫌矣。諸留面敍。

又嘉祐八年八月

某啓。前夕承惠紅絲硯。誠發墨。若謂勝端石。則恐過論。然其製作甚精。真爲几格間佳物也。昨日以有文書。不敢致簡爲謝。李敷還。又承惠水清泉香餅數十枚。聊報厚貺。吾儕日以此等物爲事。更老。應當澹死租庸。遂更作一程。無由頻面。聊當一啜。歐陽修頓首白三司給事。二十九日謹狀。

又治平二年二月

某啓。遂爾大暄。不審氣體何似。承已對謝。應已漸治裝。無由詣前。日劇瞻企。荔支圖。已令崔懋傳寫。自是一段佳事。碑文好者。前已倒篋。今又於東退中得此數十本。勒李敷送上。因出過門爲幸。不宣。某頓首君謨端明侍郎。二十六日。

與范忠文公景仁 治平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伏承春暄體候清福。某蒙恩許解重任。得毫使私。其爲優幸。不可勝述。其他誼誼。中外所聞。大略祇如此。故不待煩言。惟繫舟府下。一見主人而過。粗釋瞻思之懇。爲足矣。人還。姑此布謝。

與常待制夷甫 嘉祐治平間

某啓。相別之久。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少忘于心。不審即日體候何似。向蒙寵示盛文一編。究味意趣。殊發蒙陋。珍翫祕藏。未曾暫釋。續更有新作。苟賜不鄙。無外開示。至幸至幸。深冬爲道自愛。

又

某相別累年。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一日而忘于心。不審即日體履何似。某碌碌于此。國恩未報。而衰病日侵。進無少補於時。退未得幅巾閭巷。以從有道君子。豈勝區區。深寒爲道外自愛。因小姪行。附此。

又治平四年

某前日承枉顧。少接餘論。殊不從容。朝夕人事稍間。當獲款奉。未間。略布區區。茶少許。聊助待賓。輕浼。皇恐。

又同前

某啓。嚮在穎。區區僅得一二聞餘論。雖未厭于心。而仁人之言。獲益已多矣。自藏拙于此。習成懶慢。遂疎奉問。亮須幅巾閭巷。杖屨往還。始憤夙素傾嚮之心。爾未間。以時爲道自重。因負棗人行。謹奉手狀。

又熙寧元年

某啓。少便久踈致問。經寒仰惟德履多福。某衰病如昨。已再請壽陽。旦夕有命西歸。漸謀休息。必得幅巾衡巷。以從長者之遊。償其素願。然後已也。未間。惟爲道自愛。

又同前

某啓。到官忽忽。已復窮冬。老病踈慵。闕於致問。雪後清冽。體況想佳。某幸居僻事簡。足以養拙。歸心雖切。尙少盤桓。款晤未期。深寒加愛。

又熙寧二年

某啓。近小吏許充行奉狀。粗布區區。窮臘陰雪。忽復新春。竊惟養道燕居。動履清福。某此忽忽已數月。聞春遂尋前請。竊謂理盡而無嫌。至於幅巾閭巷。以從先生長者之遊。此實無窮難得之樂爾。未間。保重以副瞻勤。因家兵還。謹奉啓。

又同前

某啓。守官東州。僻在海涘。久踈致問。徒積傾馳。氣候已寒。不審燕居動履何如。某勉強衰病。遷延榮祿。又將及朞。歲物豐盛。盜訟稀簡。粗足偷安。冬春之交。得逢西首。獲親長者之遊。不勝至樂。未間。爲道愛重。

又熙寧三年

某啓。多病踈懶。稍闕致問。近兒子自穎還。云嘗侍杖屨。喜承經暑寢興萬福。兼審尙以足疾未副召命。朝廷禮賢之意甚篤。而士大夫延首之望亦勤。然君子出處有道。足以鎮止奔競。敦厚時俗。其功利亦多矣。某尙未得請。未遂相從閭巷之間。然亦不過一兩月之頃爾。時暑爲道愛重。

又同前

某啓。霜氣清冷。不審燕居動履何似。竊承朝旨尙復敦迫。出處之際。遂爲世法。必有以果於自信者。某累牘懇至。而上恩未俞。素願雖稽。終當如志。瞻仰盛德。惟日增勞。嚮寒珍重。

與沈待制字子山 慶曆三年

某啓。數日不奉問。苦暑非常歲之比。少壯者自不能當。衰病之人。不問可知焉。辱教承體氣清安。甚慰。俗以立秋日卜秋暑多少。據今日之勢。猶當更猖狂爾。然世言春寒秋熱老健。爲此三者。終是不久長之物也。介甫詩甚佳。和韻尤精。看了。却希示下。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自承拜命。欣喜無量。而不時馳問者。誠以奔走塞下。吏事叢委。遲鈍不能迎解。非敢有懈。幸諒。幸諒。知二十四日出京。計日必已受事。某自保塞回及中山。已三日。猶須并一作併句。方得拜見。他悉面賦也。冬寒。千萬保育。

與王龍岡益柔字勝之 嘉祐元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冬凜外。體氣清康。深慰瞻渴。益州張侍郎不久當至。衰病區區。猶須更旬浹。始遂休息。因欲請補江西爾。前蒙示諭京東事。備悉。早出暮歸。臨紙忙迫。無暇及他。惟新陽自愛。前削殊不聞有議論。奈何奈何。

又嘉祐二年

某啓。急足至。辱書。承此初暑。體氣清和。差慰瞻想。所云少朋儔宴處爲樂。此乃在處皆然。何獨濟也。京師固多相識。然人事區區。病患憂煎。亦無暇於從容。料得常態。祇如此也。求移能少安之爲善。會要深欲續送上。爲付一書。吏裝襪。遂取不得。京師吏人頑慢。不言可知。勿怪勿怪。爲兒子久病羸弱。非常人還。且此爲謝。

又嘉祐二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涉夏秋。體氣清適。暑雨爲孽。古所未聞。救災卹患。事匪一端。某言不足爲人信。才不足爲時用。徒耗糜祿。每自咄嗟而已。承見諭實當今之實患也。其如言之不見信何。他非相見。莫盡所懷。稍寒。惟當以時保齒。

又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辱書。承尙留寬。寒凝喜體。況清佳。杜公清節篤行。每恨文字不稱。不意勝之見愛如此。近亦有一二家作誌。裴少監家。當自寄去。明復當歸葬于故里。亦可就得之。原叔誌續當錄去。會要爲此中書吏稽遲。又且送五册去。不憚頻來取也。新詩因人乞。數篇亂道。亦當錄呈。深寒。公外加愛。人還草草。

又嘉祐五年

某再拜。昨日已入省。且喜尊候勝常。脚瘡遂愈。此正是治內之時。亦猶寇賊過後。講修武備。雖非先見。亦所以禦後來之患也。吾儕相戒。言難取信。蓋各自須有少病痛爾。呵呵。然非此無以獻忠。幸深思也。無由相見。聊奉此咨問。大熱遂如此。衰病不能支。人夏使患口齒。昨日食數大杏。今日腮頰腫痛。針刺出血。不能常食。若此。是將奈何奈何。

又嘉祐八年

某啓。前日辱訪別。但多愧荷。以昭陵虞主未還。在禮不當飲酒。無由會話少時。益以爲恨。承已登舟。節氣遂爾寒凝。惟希加愛爲禱。集古錄序。鄙文無足采。第君謨筆法精妙。近時石刻罕有也。薄酒四器。聊助待賓。不罪輕渥。皇恐皇恐。

又治平二年

某啓。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書感慰。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京東物俗。比二浙殊絕。必稍爲便。然久淹于外。

此在位者之責。而朋友蔽善之罪。其何敢逃。某竊位于此。已六七年。白首碌碌。初無補報。而罪責無量。謗咎獨歸。自春首已來。得淋漓疾。癩瘡昏耗。僅不自支。他人視之。若不堪處。況以殘骸勉強。情緒可知。久不通問。因書輒敢自道。勝之知我。必見哀憐。深寒事外。惟冀以時自愛。

又

某啓。辱示二詩。誦讀數四。意趣深遠。所謂朋友講習之益。正當佩服。何謂迂邪。然謂賢而能書爲不幸。又似過之。正宜謂不幸與工同。其垂名可也。因所示。乃知平日論議。猶有形迹。愚拙所短固多。幸當賜教可也。苟有未然。却當相難。正如此。然後爲益友矣。姑話及此。不罪忉忉。

又熙寧四年

某承見諭詩義。晚年迫以多病。不能精意。苟欲成其素志。僅且了却。頗多踈謬。若得一經商榷。何幸如之。閑居少人力。俟錄一二拜呈。但慮方居禁職。無暇及此也。某目足爲苦。秋深尤劇。尙賴休閒。足以安養。餘生之幸。

與宋龍圖敏求字次道

某啓。漸暗。竊承體履安和。旬休日。略邀枉顧。家冷。冀接清話少時。必不以容易見罪。悚悚。

又

某啓。伏承遠有子婦之戚。莫追奉慰。豈勝馳情。暑鬱方熾。更冀爲國自重。少節悲悼。區區瞻祝。謹奉手啓。咨問。

又

某啓。多日不奉見。秋冷。竊承體氣佳裕。嘗託表如晦致懇。欲告借少書籍。承不爲難。今先欲借九國史。或逐時得三兩國。亦善。庶不久滯也。先假通錄。謹先歸納。煩聒。豈勝惶悚。

與梅龍圖摯字公儀。嘉祐二年

某啓。累日瞻渴。不審尊體何似。唱和詩編次。得成三卷。共一百七十三首。亦有三兩首不齊整者。且刪去其存者。皆子細看來。衆作極精。可以傳也。盛哉盛哉。然其中亦有一時乘興之作。或未盡善處。各自諸公修換也。內刑部竹詩。欲告公儀。更修改。令簡少爲幸。緣五篇各不長故也。拙序續呈。乞改抹。來日拜見。

與石舍人楊休字昌言

某頓首啓。自到公私冗迫。未得一詣門宇。乃辱雅意。先以顧臨。猶未克敘謝。其爲感愧。何以勝顏。手翰見貽。副之古刻。無限珍佩。人還遵此。餘當面盡。

與祖龍學無擇字擇之。嘉祐四年

某啓。自擇之使還。未嘗一得款奉。書局之會。幸出偶爾。遂成鄙句。兼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

作亦聊紀一時之事。謹以附遞致誠。當擇之西行。猶在齋禁。不得瞻遠。實深爲恨。暑熱道路。不審尊候如何。惟冀以時自愛。

與沈內翰文通 治平元年

某啓。辱書承。祗寒動履。清休少慰。瞻企餘杭。德政民俗。方期歸厚。而遽此嚴召。然去思遺惠。亦足以在人。亮須春水。方可還朝。會見尙遙。更冀爲時珍齒。

答李內翰疑

某皇恐頓首再拜啓。孟冬漸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進奏院遞角。今日到州。伏蒙十八日所賜手書。審奉聖恩。暫臨近服。雖朝廷重違。勤請不得已。而驟闕左右。資訪之助。其如凋弊之俗。爲幸何多。某以門下生。爲幕中吏。私願以釋。不勝榮輝。惟慮車馬未飾。已被堅留。暫此郡齋。卽膺召命。使下吏愚民。徒有企躍。依芘之心。而不得終蒙大惠。爾伏承涓日有期限。以職守一無此。不獲躬詣。界首候迎。卑情瞻望。激切之至。

【與劉侍讀第一帖】伏冀。一作新春。

【第六帖】時色。一作晴色。

【第十五帖】恰好也。此下一有承置得懷州牛。更有盡乞之。哀病者遂得取濟於茲物深所望也。漏舍冀得奉見以盡區區。三十六字。

【第二十帖】又別本某啓。區區久欲附問。日俟賢郎西歸。歸甚緩。而公私亦自多故。然亦未嘗承惠教。

不審經暑起居如何。某待罪于此，忽以半歲，欲有所爲，則方以紛紛爲戒。至於循守常理，則又碌碌可羞。不知何爲而可也。必將有以教之。雍人蒙福，流譽東來，聞之竊喜。此誠烏足以施爲，而忌疾方深，幸公議猶在也。蔡君謨自南歸，皤然一叟，終日相對清坐，無以爲樂。但烹茶一杯，病脾不飲，反贈旁人聚爾。若此，可知其情況也。餘事有可竊歎者。料世態自常如此，無足道也。酷暑，惟以時爲國自愛，遂因賢郎行，始奉狀不宣。某再拜原甫知府侍讀。

此卷嘉祐六年與劉原甫二書大同小異，已兩存之。今此本又復相似，仍併兩幅爲一幅。案前輩手牘，大率起草，今吉州法帖所刻嘉祐末慰富彥國書，是也。況公於原甫尤致其詳，或已寫復換耶。

【與常待制第一帖第二帖】聖宋簡啓以第一帖向蒙寵示盛文至爲道白愛四十七字續第二帖豈勝區區之下而無深寒爲道外白愛因小姪行附此二十三字

【第七帖】清福一作康福

【與沈待制第一帖】爲此一作謂此

【第二帖】并句一作中句保育一作保愛

與梅聖俞明道元年

某再拜。聖俞二哥。昨日賢弟至。辱寄書。并前所寄二書及夢中詩。又五百言詩。類於學士處見手迹。每一觀之。便如相對。別後雖尹氏弟兄王三並至。然幕中事。比聖俞在此時差多。蓋東都興造。日有須求。倉卒供辦。未嘗暫休息。職此未始得從容聚首。獨游嵩事一勝爾。然而歷覽中春之遊。山水之狀。皆如故。獨昔之青林翠壑。今爲槁葉。又目前不見聖俞。回憶當時之事。未一歲間。再至。尋見前迹。已若夢中。又河陽咫尺。顧足下若萬千里。又曩日恨不得同者。尹十二王三。今反俱遊。而聖俞獨不至。人生不一歲。參差遂如此。因思百年中。升沈生死。離合異同。不知後會復幾人。得詞不得同也。自足下去後。未嘗作詩。前枉製。未及和。尹十二去。應能盡說此中事。故略不論。知與師魯相見。少酒爲歡。值無酒寄去。奈何。漸寒。千萬自愛。不宣。某白。

又明道元年

某啓。藥簡再至。兩承示諭。八老之名。誠一時美事。然某本以寒鄉下流。後進初學。諸君子不知其驚下。業已致之交遊。一旦坐評賢否。欲求純雅沉實之名。終不可得。而乃特以輕雋裁之。是知善譽者不能美無鹽矣。子之評人。正如是矣。夫大雅之稱。老成人重於典刑。而仲尼謂三十而立。某年二十有六。尙未能立。敢當老耶。又今日不在會中。自可削也。夫人之美惡。待其自然之譽。乃見其實。今縱求而得之。是諸君待

我素淺可知也。所以孜孜不能默受者。諸君當世名流。爲人所重。一言之出。取信將來。使後世知諸君子以輕逸名我。復自苦求。方以美稱借之。益重某之不可也。削之益使。某再拜七老。

又同前

某啓。捧來簡。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某常仰希雋游。所望正在規益。豈敢求辯博文才之過美哉。前承以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內思。平日脫冠散髮。傲臥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而然爾。諸君便以輕逸待我。故不能無言。今若以才辯不窘爲逸。又不足以當之也。師魯之辯。亦仲尼孟子之功也。子聰之俊。詩所謂譽髦之士乎。公慥之慧。亦大雅之明哲。幾道之循。有顏子之中庸。堯夫之晦。子野之默。得易之君子。晦明語默之道。聖俞之懿。是尤爲全德之稱矣。必欲不遺達字。敢不聞命。然宜盡焚往來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

又明道元年

某啓。承惠詩并序。開闔數四。紙弊墨滌。不能釋手。緣文尊意。益究益深。清池茂林。俯仰觴詠。它腸蘊此。欲寫未能。聖俞所得。文出人外。昔之山陽竹林。以高標自遇。推今較古。何下彼哉。但恐荒淫不及。而文雅過之也。公操諸君詩未至。今當以盛作遍呈。因督之爾。

又明道二年

某頓首再拜。初四日。陳秀才來自河橋。喜聆動靜。歲暮慘慄。履況清佳。甚慰甚慰。又知府公已發薦章。聖俞在洛時。常言親老南方。思一歸侍。今應獲素志。亦朋友之共榮也。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爲康樂詩助。誰與敵哉。某自奉別以來。未嘗作詩。亦無文酒之會。所謂三日不談道德。則舌本強也。初六日。有少吏事至。彭婆。約子聰應之。宿香山。獨恨不得與聖俞同爾。逢彥國行。聊寓此草。

又同前

某頓首再拜。聖俞足下。去月。王侍禁者送及所惠書。販傘船至。又得書。并鮑魚。及問傘客。知動靜備詳。甚慰甚慰。僕來京師。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別時。每相見。惟道無慘賴。憶洛中時。以爲感。況爾南北一異。雖鬱鬱復誰道邪。年來但不病爾。往在臨清。恨無善歡。今思臨清。又不可得。事事漸不如初。人生祇爾。大可歎也。足下素善南方。今居之樂否。比比得書。甚略。不能究所懷。訝久不作詩。亦疑清興頓損也。京師侍親。窘衣食。欲飲酒。錢不可得。悶甚。時與師魯一高論爾。子漸在此。每相見。欲酷酒飲。亦不可得。校勘者非好官。但士子得之。假以營進爾。余既與世疎闊。人所能爲。皆不能。正賴閑曠。以自適。若爾奚所適哉。販傘者回來索書。聊寫區區。捨足下欲語誰邪。臨紙徘徊。不免切切。

又景祐五年

某頓首啓。去歲西陵曾拜狀。今春量移此邑。得子聰書。知已在京。尋得所示書。伏承榮改京秩。伏惟慶慰。

聖俞久滯州縣。今而泰矣。下交忻慰。何可勝言。脩昨在夷陵。郡將故人幕席皆前名。縣有江山之勝。雖在天涯。聊可自樂。此邑雖便於飲食醫藥。然官屬無雅士。軍牧虞曹。此況不言可知也。所幸老幼無病恙而已。不知聖俞美任何處。因拘之迹。相見未涯。思渴思渴。自拜別。將五歲矣。友益日踈。俗狀日增。篇詠之興。略無清思。聖俞新作。雖京師多事。不惜錄示。以開昏鈍。而慰相思。故人之惠。莫越於此也。至禱至禱。賢弟云亡。必深痛悲。前得謝丈書。已知之。不勝歎悼也。因人行速。聊拜此。冬寒。希保愛不宣。某頓首。外有亂道一兩首。在謝丈處。爲無人寫錄得也。聖俞略與臧否之。某有少吏事。告謝丈。望聖俞與咨啓之。略語伊法。官少爲庇隱。某自作令。每日區區不敢似西都時放縱。此來事亦得正。但爲上官見怒。曲有駁議。然亦終無可駁。縱有亦非大罰。其如危辱之跡。不欲使有小過也。或聖俞問得謝丈一言。乞批數字。送與附書人也。千萬千萬。某又上。

又寶元二年

某頓首啓。前者見邸報。有襄城之命。乃知當與謝公偕行。然竊料舊尹當徙蜀。聖俞卽留領縣事。襄城居孔道。音信自此可日置。疑是以慢然未能作書。及縣走接太守。還得手書。乃知前至南陽。南陽去邑其間一驛爾。某當請見。直以公新下車。方布條教。伸威信。門生故人。未宜往累於其間。須其旬浹少定爾。又恐聖俞莫能久留。或略命駕見過。此大幸也。爲別五六歲。貶徙三年。水陸走一萬二千里。乃於此處得見故

人所以不避百餘里勞君子而坐邀也。顛俟顛俟相見旦夕爾。他不復道。

又同前

某啓。承九月一日就道。雖爲遲留。然清風白牛。久雨泥淖。尤須大晴。然後不阻。某自解官。觸事不快。至今幾五十日。未能脫去。豈其屯蹇未極邪。所幸親老漸安。更三五日。可以卜行。南陽之居。依賢主人。實佳事。但恨聖俞不在爾。昨夏中。雖喜會於清風。然猶未盡區區之懷。今茲寓居。方欲悉屏他事。爲聖俞極數日之歡。而先後參差。若相避。然又見聖俞書中言有事欲相見。以不克爲恨者。益令人怏怏爾。到官必有日。南陽人使無惜寄音一作相及。秋寒自愛。

又同前

某頓首。前遣公幹馳信迎候。蓋初約。然亦頗疑酷暑如此。非乘輿之時。人還得書。果爾。及急足至。又沐榮問。承暑中起居無恙。甚慰甚慰。前累求新作。今者書尾有自厭之說。豈可疾淫哇。而欲廢置律呂。百花洲唱和必多。欲一讀以祛俗累之心。何可得也。孫書注說。日夕渴見。已經奏御。敢借示否。蒙索亂道。恰來盡呵呵。講席所說何書。因信乞示。及晝寢之樂。當輸閱者。聖俞不得獨擅也。謝氏詩。昨忘附去。今又却尋不見。候見納去矣。旱熱可畏。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谷正來。得所示書。及見與謝家書。甚詳。云買洪氏莊。與卜葬市屋業。皆其所急者也。又云減俸爲助。此特聖俞患於力弱。不能厚報知己。而然爾。恐於謝氏無益。而於聖俞有損爾。聖俞若此。月減三五千。如失萬錢。謝氏族大費多。得之未覺甚助。謝家亦自有書。必言幸思之也。洪氏莊極佳。爾不須聖俞竭囊。此固親朋好事。然幸其可以自辦爾。望聖俞力爲幹之。某行必爲帶錢去。葬地已就此營。卜及市屋業。差有緒。然此不可倉卒爾。他細故。盡諭谷正。可詢之。鄧氏饋贖已止。皆如雅意。某年盡必到襄城。祭文挽辭極佳。冬冷保重。

又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啓。自八月一日至京師。及今已兩辱書。并在東都。凡三辱詩。皆未還答。非惟恃聖俞不以書之踈。數爲親踈。又以將遣專人而多事。未能便遣故也。前知爲水災所苦。此常事。不足置胸中。親老求官南方。此理當然。安撫見辟不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從軍常事。何害奉親。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黨耶。直以見召掌牋奏。遂不去矣。文雅處家事。方於薛氏求一屋爲貯之。勿慮也。某於此幸老幼無恙。但尤貧。不可住京師。非久亦却求外補。日一作夕相識。多忙不暇作詩。足下必不憚見寄。閑吟者皆錄示。千萬冬冷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前謝監簿行。附書問差遣。書去後兩日。知審官擬定湖州城中監稅。不勝喜慰。然不卽走書專報者。意謂勅下自當知。及弓手至。得書。尙云。始怪何處稽留。至今未到。然今必至矣。不爾當爲督也。俟春入京。尤便。但不知何處少留。某自還館。日夕忽忽。筆研非答書簡。寫門刺。未嘗視。昨夕子履偶來。會宿聯句數十韻奉寄。且以爲誼。又有前奉答長句。併錄附去。可笑可笑。歲陽以來。風日慘然。土霧雜下。氣候不常。萬萬自重。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累辱書爲慰。何已。然久不致問者。勞逸不同。於理宜然。諒不爲罪。經城楊宰來。備詢動止。承久困。楚下。何時可赴任。所示盛編云已了。甚於飢渴也。此人回。望一信。容專令人去取。使人致來銘文不煩見督。不久納上。祇爲須索要好者。恐未盡爾。呵呵昨在眞定。有詩七八首。今錄去。班門弄斧。可笑可笑。然相別久。無以爲娛。爾前有水谷詩。見祁公云。子美祕不令人見。畏時譏謗。吾徒廓然以文義爲交。豈避此輩。子美豪邁。何乃如此。世塗萬態。善惡由己。所謂禍福。有非人力而致者。一一畏避。怎生過日月也。其它非面不盡。近書見教審聽。敢不佩服。咫尺更有所聞。不惜一一示及。有酒。少人致去。奈何奈何。夏熱千萬保重。

又慶曆六年

歐陽文忠公集

十七 書簡

三十九

某頓首。貶所僻遠。特煩遣人至此。并得陳留書新集詩見寄詩見和詩外雜詩一卷碑文數本千字文等。豈勝慰喜。瑯琊泉石篆詩。祇候子美詩來。已招子美自來。書而刻之。遊山六詠等。卽欲更立一石。不惜早見寄也。詩序謹如命。附去。蓋述大手作者之美。難爲言。不知稱意否。其他事。谷正在此數日。備見所爲。可知居此之況。不煩述也。閉戶飽盞之句。怎生諱得。呵呵。相次奉和見寄詩。別拜狀次。春暖。千萬保重。

又慶曆七年

某又啓。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泉名幽谷。已作一記。未曾刻石。亦有詩託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告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千萬千萬。

又慶曆七年

某頓首。谷僕來。捧書得詢動靜。又見詩中所道。有相遊從唱和之樂。備詳平日幕中所爲。可勝慰也。某此愈久愈樂。不獨爲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邦爲政。基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示及飲酒。今春來頗覺風爽。亦不能劇飲如往時。然自任主人後從已便。承見戒。多荷多荷。他事非獨不挂口。亦不

關心。固無淺深。可示人也。某母老多病。而身纔過四十。頓爾心闌。出處君子大節。有所未果。不敢効俗夫妄言爾。春暄。千萬保重。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啓。自谷正去後。更不會上狀。蓋以經夏大暑。秋來或聞移南京。或云來與刁氏成親。一向因循。遂成踈懶。然中間却得聖俞所寄六詠及桐花啼鳥等詩。近又得刁十六所寄詩書。卽日必已還許。冬冷。尊候萬福。某居此久。日漸有趣。郡齋靜如僧舍。讀書倦。卽飲射。酒味甲於淮南。而州僚亦雅。親老。一二年多病。今歲夏秋以來安樂。飲食充悅。省自洛陽別後。始有今日之樂。詩頗多。不能一一錄去。未相見間。惟冀保愛。多時欲作書。無使。今託提刑趙學士。謹附此。不宣。

又慶曆初

某啓。爲親老久疾。乍進乍退。醫工不可用。日夕憂迫。不知所爲。蓋京師近上醫官。皆有職局。不可請他。兼亦傲然。請他不得。近下者又不知誰可用。親疾如此。無醫人下藥。爲人子何以爲心。京師相知少。不敢託他。告吾兄與問當看有不繫官醫人或秀才處士之類善醫者。得一人垂報。待差人費書帛去請他。幸爲博訪之。聖俞聞此。必挂意。更不奉禱也。如有所得。亦速遣此人回。其他不暇切切。

又

某啓。近君謨學士行。曾奉狀。尋得邸報。承有出身之命。士大夫公議未厭。皆爲聖俞嗟惋。獨某不然。未知高明自以爲如何也。聖俞卓卓於後世者。不以名位爲輕重。取重於今世者。亦豈以此小得失哉。苟以寵辱爲意。則布衣之樂。有優於華袞之憂。畏也。老兄應能自達。不切切也。已寒保愛。

又皇祐五年

某啓。見謝賣言。新生小息不安。甚撓懷。然書中不言。難以爲信。聖俞居京師。宜其不樂。然業已至此。當少安之。某哀苦。殊無生理。閑中靜思。處世無有好處。惟當識者自遣之爾。云欲來此。深荷厚意。然恐差遣。理當難得。遂止爲佳。已熱慎疾。寬中爲禱。

又皇祐五年

某啓。徐先輩人至。辱書果。承有小嬰之念。時暑益當自寬爾。某孤苦中。中外多事。偷閑便思一得故人爲會。某不可往。聖俞不可來。奈何奈何。惟當一讀新篇。若會面。而聖俞惜不寄。又將奈何奈何。陳碑不可增矣。斯人不曉文義。有三兩處。是行狀所無。出來修路等處。若果有當書。何故而略。切丁寧喻之。此輩不向道。亦終不知。近併作書。此不一。某再拜。四月十九日。賜茶賜醫。常事爾。諡。前面官銜中已有。贈官亦然。散侍郎作相。不足爲榮。但問人如何爾。若材堪。則自省。靡亦作相。如不堪。則乃是僥倖。但如是向道。無妨。

又同前

某啓。謀葬事未得。恐遂後時日。極撓悶。蓋以術者太精。自家又全不會。祇信他人道不好。便疑惑。不敢使。非效俗流求吉地。圖官國山高也。夏侍中父葬于虜。契丹必不與你擇官國山地葬也。閔中不曾作文字。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失音可救。曾記得一方。祇用新好槐花。尋常市中買來染物者。於新瓦上慢火炒令熟。置懷袖中。隨行隨坐臥。譬如閑送一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病愈新篇。幸多爲寄。此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惟道意於君謨。同此也。失音脚氣。皆是下虛。吾徒老矣。省些斟酌斟酌。某此居哀獨宿。然以憂惱。亦自多病。恐知。

又皇祐五年

某頓首。聖俞博士兄。徐無黨人回奉狀。陰雪不止。體氣若何。某爲近得君贖家書。報薛家夫人不安。老妻日夕憂撓。尊年久患。誠亦可愛。但薛宅書來。止云無大段疾苦。奉煩吾兄。因見公期。爲與問一的信。因使相報。吾兄書家人不見。略要知其增減。又爲妻子要去歸省其母。亦欲過中祥。遣他去。貴先知彼中遠近。爾某白要知謝氏有人還。幸批數字。逼節哀苦。中立偶人行。草此。

又皇祐五年

某啓。近謝秀才人行。嘗奉狀。日來起居清勝。某哀苦如昨。私門日益多事。又爲妻母近病。須令家人一往。

省之前符奉託詢問。久候來報也。近爲子美編成文集十五卷。凡述作中人可及者。已削去之。留其警絕者。尚得數百篇。後世視之爲如何人也。朋友之間。可以爲慰爾。某益衰病。庶事不耐煩。惟常守書册危坐爾。聖俞數許新詩。不見寄。似近日頗以爲難。何也。因兒子輩行奉此。存一作已。暄保重。

又同前

某啓。寄惠鴨脚子。甚奇。趙三書信已領。聖俞詩屢見許。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強者。往年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意爲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力。祇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勸。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筆一作書。蹟真可貴重也。今後祇看他人書。亦可爲樂。不能生受得也。數日陰悶。昏然。因作聖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若遂一握手。可勝爲慰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日當有立於世。何止取一科第而已。吾徒可爲希深喜也。皆太祝且爲仲意。某卜葬地。尙未買得。相次決定。當有書報他。也。忽忽不宣。

又皇祐五年

某啓。前日謝氏人還。辱書承尊候已復康佳。新正必倍清勝。某孤苦如昨。爲有二小姪。一在象州。久不得信。一在袁州。欲乞渠來。願以辦葬。今劄其官位姓名。託與問一消息。恐難得便。但却因謝氏人見示。可也。

吾兄清情一作懷不樂俗事。某寡相識。煩聒甚悚甚悚。

又嘉祐五年

某啓。忽忽度日。無生意。衙前行。曾奉狀。徐生人至。辱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爲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葬地。欲趁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爲問。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爲作序。李厚編次爲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勸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嘉祐三年

某啓。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爲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嘉祐二年

某啓。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不承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餞介甫子固。望聖俞見顧。閑話。恐別許人請。故先拜聞。禮部詩納上。

又嘉祐二年

某啓。承惠答蘇軾書甚佳。今却納上。農具詩不曾見。恐是忘却將來。今再令去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罰金未下。何害。不必居家俟命。因出。頗見過。某居常在家。吾徒爲天下所慕。如軾所言。是也。奈何動輒逾月不相見。軾所言樂。乃某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

又同前

某啓。以小兒子傷寒已較。因勞復發。今日錫慶齋會。亦去不得。愁坐。忽得所示。爲之豁然。憂煎病患。常以爲苦。思効榴花之飲。不可得也。三兩日兒子安。聖俞過。不惜頻相訪。借馬。若脩家。又何厭也。三十年前事。信如前生。憂樂不同。可歎。可歎。亦約子固子履當奉白也。祇候兒子稍安爾。人還。謹此。

又嘉祐二年

某啓。經節。伏惟以時納祐。昨日早至薛二家。空心飲十數杯。遂醉。歸家。却與諸薛飲。承見過。仍留刺。何乃煩老兄如此。旣醒不遑。無以自處也。節下外處送酒頗多。往時介甫在此。每助他爲壽。昨祇送王樂道及吾兄爾。愚性踈簡。人事不能周。然意之所至。實發於誠心。蒙惠簡。云有所答。則非也。恐不知鄙懷。故略自陳述。二十二日。欲同子履和叔閑話少時。先白。恐他有所適也。

又同前

某啓。陰雨累旬。不審體氣如何。北州人有致遠頭魚者。素未嘗聞其名。蓋海魚也。其味差可食。謹送少許。不足助盤殮。聊知異物爾。稍晴。便當書局奉見。

又同前

某啓。中前在范家坐中。已覺不佳。所以都無情緒。數日勉強。有事相役。既歸。遂倒臥。以出汗頗多。亦利動臟腑。頓覺體虛。幸連日不朝。免得請告。更三兩日。不知可出未。承問念感愧。亦審中酒。吾輩年高。不獨他事。至於飲酒。亦不能如故時也。更希慎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啓。谷正來。承惠詩。老重深粹。不似頃刻間成。何其敏妙至此也。早來得筆絕佳。不圖若此之精。其精如此。豈常有邪。然久無稱手者。乍得甚快意。多感多感。暑中接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毫。尙可銷憂爾。人還。姑此奉謝。

又同前

某啓。兩日不出。方爲杜公作銘。承惠詩。絕高。恐不可繼。且留款曲試和。待稍髣髴。則將出。雨久作。奈何。天災斯人。豈惡之也。其亦有以邪。昨夜暫止。頗緩奔走之計。然遑遑。何時得遂安居。漸涼。思奉言笑。何可得。

人還。姑此。

又同前

某啓。自入夏。閭巷相傳。以謂今秋。水當不減。去年初。以爲訛言。今乃信然。兩夜家人皆屛水。并迺翁達旦不寐。街衢浩渺。出入不得。更三數日不止。遂復謀逃避之處。住京況味。其實如此。奈何奈何。方以爲苦。不意公家亦然。且須少忍。特承惠問存郵。多感多感。蔡君謨寄茶來否。閨中喜見慰人還。忉忉。

又嘉祐四年

某啓。適至書局。承自釋奠處。方歸困倦。不敢坐邀。忽辱惠教。兼得唐子方家行狀。謹當牽課。然少寬數日。爲幸。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已。殊不列事迹。或有記得者。幸更得數件。則甚善。又云。有尹師魯所作墓誌。亦得一本。尤幸也。尋常人家。送行狀來。內有不備處。再三去問。蓋不避一時忉忉。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達之。

又嘉祐三年

某啓。旦夕寒色尤盛。衰病者殆不能勝矣。不知吾兄尊候如何。昨夜再讀和景仁雪詩。甚妙。兼以韻難。如何可和。且祇和得歲日書事一篇。其元所示。遂留之。過節更送他處。告別寫去也。手筆凍縮。書字不得。韓范二公詩。看了示下。印卷子何日了。因出見過。陰寒。公事頗少。甚閑。恐知。

又嘉祐三年

某啓。累日不奉見。不審體氣如何。兼以俗事無由奉詣。理固當然。聖俞遂以權門見薄。無乃太僭也。前承惠白兔詩。偶尋不見。欲別求一本。兼爲諸君所作。皆以常一作蟾娥月宮爲說。頗願吾兄以他意別作一篇。庶幾高出羣類。然非老筆不可。亦聞有與如晦一篇甚佳。皆乞取。蘇大挽辭一首。閑寫助一笑。今日偶在家。謹奉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啓。前日承見過。偶他客多。不遂款曲。快晴。意體想佳。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游覽景物。非要務。閑辭長說。已是難工。兼以日所不見。勉強而成。幸未寄去。試爲看過。有甚俗惡。幸不形迹也。程碑當使下手。祇如唐書。亦須了爾。

又嘉祐二年

某啓。雨不止。情意沈鬱。泥深。不能至書局。體候想佳。某以手指爲苦。旦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支。豈天苦其勞於筆研。而欲息之邪。閑中謹白。

又嘉祐三年

某啓。經節陰雨。猶幸且晴。不審尊候何似。閑作歸田樂四首。祇作得二篇。後遂無意思。欲告聖俞。續成之。

亦一時盛事。來日食後，早訪及爲望。

又同前

某啓。承寵惠二篇，欽誦感愧。思之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勾副末接續爾。呵呵。家人見請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厮攪，不知吾輩用以爲樂爾。後日絕早過喫不托，適簡誤云食後，這回不是廳子誤也。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在式告，兼以假故多，遂阻奉見。秋氣稍涼，喜承體候清安。辱惠建茗，此誠近所難得，特爲珍覘也。然莫妨待客否？恐彼闕當却分納一半也。原甫高論少抑，亦當不復較難。來日朝中當面敍，人還謹此爲謝。某再拜。

【與梅聖俞第一帖】事一勝爾。一本作事勝爾。

【第三帖】笑談。一作談笑。諸君。一作諸君。

【第六帖】販傘者。一作販傘者。

【第十一帖】此固。一作此固。

【第十六帖】移在。一作移在。

【第二十八帖】無已。一作無已。

【第三十三帖】諸薛飲一作薛飲

【第三十八帖】此帖合在第三十七帖之前

【第四十三帖】天苦一作天惡

【第四十五帖】後日一作來日

卷七

與謝舍人綽字希深 寶元元年

某頓首再拜。兵部學士三丈。久以多故少便。不果拜狀。春暄。尊候萬福。省榜至。獨遺聖俞。豈勝嗟惋。任適呂澄。可過人邪。堪怪聖俞失此虛名。雖不害爲才士。奈何平昔並游之間。有以處下者。今反得之。觀此何由不痛恨。欲作一書與胥親及李舍人。宋學士論理之。又恐自有失誤。不欲輕發。不爾。何故見遺。可駭可駭。由是而較。科場果得士乎。登進士第者。果可貴乎。日日與師魯相對。驚歎不已。伏承殿試考校。今必已了。某替人猶未至。拜見未間。伏惟保重。因人謹附狀。不宣。

又寶元二年

某頓首百拜。知府舍人三丈。三兩日毒暑尤甚。不審尊候何似。某昨走鈴下。久瀕賓館。早暑交作。晏陰方興。當君子定心靜事休息之時。暑夕屢煩長者。其如乘餘閑。奉罇俎。泛覽水竹。登臨高明。歡然之適。無異京洛之舊。其小別者。聖俞差老而脩爲窮人。主人腰雖金魚而鬢亦白矣。其清興則皆未減也。臨別之際。感戀何勝。西禪竹林。又辱餞送。自夜出南城。凡再宿。始至弊邑。私門老幼。往往病暑。正如所慮。此所以眷眷門下而不候久留者也。自鄧至汝陰。道出田間。由鉅欣橋而西。秋稼甚盛。時雨已足。問之。乃覽秀所望。而脚正在陋邦。然鄧州界二字一作則。莫及也。豈騎立之神一作。憎家雞而愛野雉乎。自還縣。使苦一作。俗事。書記未能詳悉。謹拜此敝謝。伏惟幸察。不宣。從表姪歐陽脩頓首百拜。

與王待制質字子野。慶曆三年。

某頓首再拜。連使學士子野兄。春暄。伏惟尊候萬福。自去年閏月來東郡。以就祿養。幸如所欲。惟僻陋。日益愚鄙爾。在都下時。子野兄舟行。不克攀別。其後送者還。頗知留客甚歡。而飲酒差多。親族皆以素羸奉憂。不知其後復飲否。子野善自攝。猶能絕葷血。甘淡薄。況於酒邪。一別頓爾。南北闕於候問。惟冀自重。以慰區區。不宣。某頓首。

與李賢良觀字泰伯。嘉祐初。

某啓。冗事牽迫。久疎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媿甚媿。某來日有少事須出。卽今幸家居。可以拂席。

奉俟軒蓋。顯企顯企。不然當別拜聞。貴不失約也。某頓首賢良先生。

與曾舍人鞏字子固 慶曆六年

某啓。雖久不相見。而屢辱書及示新文。甚慰瞻企。今歲科場。偶滯遐舉。畜德養志。愈期遠到。此鄙劣之望也。某此幸自如。山州少朋友之遊。日逾昏塞。加之老退。於舊學已爲廢失。而韓子所謂終於小人之歸乎。因風。不惜遠垂見教。未良會間。自重自重。

又治平四年夏

某啓。奉別忽忽。暑候已深。不審動履何似。某昨假道于穎者。本以歸休之計。初未有涯。故須躬往。及至。則繁廬地勢。喧靜得中。仍不至狹隘。但易故而新。稍增廣之。可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速就。期年掛冠之約。必不愆期也。甚幸甚幸。昨在穎。無所營爲。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官。未能免俗爾。毫之佳處。人所素稱者。往往過實。其餘不及。陳穎遠甚。然俯仰年歲間。如傳郵爾。初亦不以爲佳。蓋自使其近穎爾。至此。便值酷暑。未能多作書。相知或有見問者。幸略道此意。惟慎夏自愛。

與蘇編禮洵字明允 嘉祐二年

某啓。自足下西歸。承有家問。忽遽而行。時一小子臥病。方憂悶中。不得相見。中間得還蜀後所惠書。及今者賢郎又至。得書承尊履休康。併以爲慰。足下文行見推於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千萬自愛。

又治平間

某啓。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值公私多事。近方徧得披閱。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第新法增損。个别爲一書。則無不可矣。成一家之言。吾儕喜若己出爾。謚錄卷秩既多。祇欲借草本。

又治平三年

某啓。多日不奉見。承遷居不易。初聞風氣不和。謂小小爾。昨日賢郎學士見過。始知尙未康平。旦夕來體中。何似。更冀調慎藥食。無由馳候。專奉此。

又治平三年

某啓。自以拙疾數日。闕於致問。不審體中何如。必遂平愈。孫兆藥多涼。古方難用於今。更且參以他醫。爲善也。專此不宣。

又同前

某啓。數日來。尊候必更痊安。單藥得效。應且專服。千萬精密。無求速功。不欲頻去咨問。恐煩勸也。亦不煩答簡。或賢郎批數字。可矣。

與費縣蘇殿承皇祐 年

某啓。特承書問。兼惠篆碑。滌陽山泉。誠爲勝絕。而率然之作。文鄙意近。乃煩雋筆以傳于遠。旣喜斯亭之

不朽。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寧復宣陳。專人還。謹此敘謝。舊用龍尾硯一枚。鳳茶一斤。聊表意。

又

某啓。前者辱見顧。屬苦多事。不得少伸款曲。比奉詞。則承已歸縣矣。但深怏怏也。辱惠書。竊審經春體氣清裕。某衰病疲憊。日自彊勉。未知報效。不敢言勞。咫尺阻關。惟多愛。

與漚池徐宰無黨 皇祐五年

某啓。久不得書。自聞省試。日望一信。人至。忽得所示。大慰鄙懷。兼喜春寒所履無恙。程試賦詩極工矣。策贍博而辯論偉然。皆當在高等。人力所可爲者。止於如此耳。其他有命。然俗言運亨者。臨事不惑。揮翰之際。能至此。其亦奮發於茲時乎。計此書至。已在高第。故不子細。不次。脩書白。

又至和元年

某啓。真陽相別。忽以及茲。日月不居。大祥奄及。攀號擗踊。五內分崩。不孝罪逆。蒼天莫訴。哀苦哀苦。久不得書。日與無逸弟想望。忽捧來示。承在道曾感疾。喜今復常。又知淮水淺澀。雖深欲相見。但恐阻滯。遂失赴官之期。若於事有妨。則不若且就汴流西上。如淮水可行。與汴不爭遠近。卽茲來爲善。賢弟在此。寂寞中相伴。大幸。某秋涼方卜離此。南北未知何適。五代史。昨見曾子固議。今却重頭改換。未有了期。仍作注有難傳之處。蓋傳本固未可。不傳本則下注尤難。此須相見可論。改服哀苦中忙迫。偶奉接人行。聊此。

又至和二年

某啓。專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示及誌文。甚佳。無逸弟又有煩惱。可哀。適值有人在此。誌文當附去。又知且權河南澠池本邑。自可讀書爲政。何必求來府中。所云冬末當至京師。暫來甚善。一作喜無欲弟居監中。時相見。焦秀才亦在太學補監生。恐知某碌碌于此。士大夫有所論。當悉以見告。庶助其不及。實有望也。未相見。多愛。

又同前

某啓。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深慰。所云進取之道。能具達其如此。夫復何患。論及富公言范文正公神道碑事。當時在穎。已共詳定。如此爲允。述呂公事。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信。以爲偏辭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怪也。其官序非差。但略爾。其後已自解。云居官之次第不書。則後人不於此求官次也。幸爲一一白富公。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人作爾。

又嘉祐元年

某啓。縣人來。得書承寒疑。公外體氣無恙。深慰。深慰。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

論既各有篇目。不必謂之代天可也。某近權省得罷。稍閑。已有削乞洪井。若果得。則私便尤多。況非要任。求之必可得也。無欲弟在太學。見兒子云甚安。某一向多事。少暇。他亦疎及門。恐知銓中新制破考之事。稍緩。若在本州。無妨。亦可已。新年多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辱書。承洩官進學無恙。甚以爲慰。所寄文字。大佳。然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某此待罪。誠碌碌。然期必有爲。而自效。士大夫見責者深。是待我厚。而愛之過爾。敢不佩服。冬寒自愛。在致齋處。草草。

與焦殿丞千之。皇祐五年

某啓。自相別。無日不奉思。急足辱書。深所流慰。然聞不遂解名。在於俗情。豈不快快。若足下素所自得。與某所以奉待者。豈在一得失之間。但以科場文字。不得專意經術。而某亦有人事。今足下三數年間。且可棄去科場文字。而僕亦端居無一事。惟於此時。可以講訓。素所聞未舉者。過此恐彼此難得工夫也。足下爲人明果。以此思之。亮可決然北首。深恨閑居無人。旣不能專遣人去奉招。當正初南歸。亦不爲久別計。但仰首傾望也。某於哀苦中奉思諸君子。此又不可言。已寒多愛。

又至和二年

陰雨泥甚。不欲頻奉邀。蓋知請假甚艱也。某恐不久出疆。欲且奉託。與照管三數小子。某來日遂移過高橋宅中。俟稍定疊。便去般出學。恐先要知。仍請具此白胡先生知爲妙。至時恐要人般挈請示。及待令去。晚間可出。卽見過閑話。某再拜。

又嘉祐元年

某啓。知昨日已差試官。庶事便當牽率。稍涼。體中佳否。近晚或能見過。閑話少時。恐遂難得暇也。纍細米各二斛。聊飼僮僕輩。必不以輕鮮爲怪。有無相通。亦鄰里之常事。慚仄慚仄。

又同前

某啓。以數日齋祠。今早方歸。知曾來取藥。體中佳否。見解勝。張燾秀才已獲薦。不知肯且來此過冬否。祇恐他要冬課。嫌小兒喧聒。不然。蒙益則多矣。某今日在家。隨早晚見過。閑話少時。

又嘉祐元年

某啓。今日見解勝。尙疑脫漏姓名。然初以得失委命而進。則臨事自應不動于懷。此孟子之勇也。適歸家偶早。幸略見過閑話。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啓。數日大熱。不審意思如何。適令發至羣牧司。云已却歸西岡。不審何謂。此中西位頗寬涼。多南風。甚

可居。至於飲食，亦可取性，固無形迹矣。兼時得閑話，請更思之，勿以爲疑也。謹此咨啓，俟報。某啓。

又同前

某啓。見兒子言，尊候違和，豈非患臟邪。秋後，慎生冷爲佳。以數日不相見，甚思渴。某一出參假，便有人事區區，加以兩日復熱，恐彼中窄狹無事。且來書院取涼，無形迹也。前時奉白，嚮有策題彼中收得者，幸爲錄示，或祇檢得本子。此中亦有人寫，蓋人事易因循也。

又嘉祐元年

某數日不承問，不審體中如何。當漸平和，但怪不見過。故此奉問。凡疾病，不欲滯鬱，頗須消息。有以散釋，其效多於服藥。若能出入，幸相過，要人馬來取。至於藥物，亦當商榷，乃盡其理。謹此咨啓。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啓。稍寒，想益佳裕。數日人事，忙迫非常。前夕至學舍中，見狼籍可憎，所以未敢便請他張秀才。更俟一二日，大太祝歸，略令灑掃，兼庶事有所備。緣某多故，不能躬視也。兩日欲去報此意，亦無暇作簡。袞袞度日，公私不濟一事。此京師之態也。某奉白。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以客多飢疲，風眩發作，臥不能起。承示簡，不及時答。所言張先輩，但怪其登第後絕不相過。餘

非所聞也。亦欲旦夕召渠相見。但以多事。忽忽未暇爾。今日知聞喜宴。來日約其見過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啓。有無相通。蓋爲常理。更不存形迹也。船不必白省主。自遣人問。當亦可得。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姚闢詩說。請試看。有長處。簽出示及。爲無工夫細看故也。

又嘉祐六年

承惠胡公銘。茲人美德。固樂爲之紀述。第以文字傳遠。須少儲思。蓋尋常意思未及。爲人強作。多不佳也。自來日已往。併無假。故直至旬休。如所諭。行期甚迫。當且前之。續可附致潤州。諒不爲晚也。人還。謹此白知。小兒不安。且慎調護。大熱。難將息也。

又同前

某啓。自相別後。方欲作書。遽承不疑學士有來歸之命。自後更欲附書。則思舟行必已在道。無處可附。亦以不久相見。不必爲書也。適得信。喜來甚速。且承酷熱中體氣清安。其他皆可盡於相見也。某爲今夏病暑。不可勝任。又得喘疾。遂且在告。蓋衰老之態。自然如此也。略留來人。附此草草。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相別。更不聞問。近得邵學士書。云已到家。方喜知動靜。兼承所履安和。實以爲慰。某病衰如昨。不

惟任責愈難。常至於勞苦。亦筋骸不能支。等爲可責。惟早自知止。猶勝彊顏以貪寵利。自計非不熟。但恐未得如志。遂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爾南方宜多有聞見。不惜垂諭。猶勝不知也。有望有望。前者胡公墓表。誤書陵州人。當問其家爲改正。歲晚寒凜。以時自愛。因人惠問。

又嘉祐末

遵爾大熱。病軀殊不可當。數日不相見。體中佳否。知已授樂清。果如何。來日見過家。殯幸早。枉步。乘午前稍涼。庶幾可坐也。無它客。姚祕校劉真蹟至此止。

又治平 年

某啓。范氏子書來。并獲所寄書。自承赴樂清後。方拜此一書。審此居官下安和。稍釋傾想。陋巷之士。得以自高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一從吏事。便爲禮法所繩。若居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更當屈伸取捨。要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古聖賢。尚以爲難。所以前世一節之士。以貧賤爲易守也。自臨縣治。今將及期。諒深諳此態也。某嘗再爲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爲益。某愈覺衰殘。齒牙搖動。飲食艱難。食物十常忌八九。情懷益蕭索。物外浮榮。信乎不爲吾儕得失也。有名卽去矣。未相見間。公餘慎愛。因人時惠問。不宣。某書白。

與王主簿同字深甫。

歐陽文忠公集 十七 書簡

六十一

某啓。嚮者深甫在京師。則以俗冗不常得相見。既去。又不時爲信問。視其外。豈非疎且慢哉。然求諸中。則不然也。人至。惠問承奉。太夫人萬福。下情瞻慰。某衰病日增。殊無世間意趣。近買田穎上。思幅巾與二三君往來田間。其樂尙可終此餘年爾。而其勢未能速去。非爲之不果。猶須晚獲也。深甫以謂如何。賢弟昨西。略見爾。祗寒。更乞自愛。

又

某啓。累日以聖節諸事。區區未得祗候。大熱不審體氣如何。來日見過家殯。庶得接清論少時。幸早垂訪也。專此咨啓。不宣。某再拜。深甫先輩。常君未及作書。續得馳問。因見爲伸意。千萬千萬。

又

某啓。人至。辱示借書並領。昨日少奉清論。開沃無限。嗽良減否。師魯文略讀一二篇。令人感涕。碑并集錄。皆納去。某又上。

與姚編禮闈字子張 皇祐五年

某頓首。閑居絕無人使。又不欲頻煩郡中借人。所以久不作書上杜公。然哀苦中無限瞻依也。因請見。爲多道哀懇。希文得美諡。雖無墓誌亦可。況是富公作。必不泯昧。脩亦續後爲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喫人一句言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況更有纖

毫。譬如閔事亦常不欲人擬議。況此乎。然而不失爲他紀述。只是遲着十五個月爾。此文出來。任他奸邪。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杜公愛賢樂善。急欲范公事迹彰著耳。因侍坐亦略道其所以。但言所以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自執道理也。餘事不必云云。背碑子極奉煩。多荷多荷。因見杜贊善。託問實錄不必封。但只恁寄來。此中程判官亦爲伸謝。將書來後。信有書去。某再拜。

又

某啓。專人辱書。承守道爲學自如。甚善。見論紹嚴事。止於如此。則又何言。君子之言必誠。誠久必見。凡有諸中。未有不形於外者。惟當以久見吾子之誠爾。禮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擿其繆。其功施後世無窮。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也。然其中好語。合於聖人者多。但當去其泰甚者爾。更宜慎重。如坊記一篇。難破。請更思之。然遇所見。但且論次。不惜錄示。

與王幾道復 景祐元年

某頓首。白幾道先輩足下。段氏家人至。蒙示書及詩。并子聰聖俞書與詩。後於東山處。又見詩。何其勤而周也。聖俞得詩大喜。自謂黨助漸熾。又得一豪者。然微有饑態。幾道未嘗爲此詩。落意使爾清遠。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窮。何不戒也。呵呵。問別後事。自彥國去後。患一腫疽。二十餘日不能步履。甚苦之。時惟聖俞

一來相問。臨清之歡。何可得邪。師魯已有召。不宜更俟嫁女。幾道與彥國宜督以來走。明日就試。恐要知之。惠詩未暇答。以此也。

答孔嗣宗字伯紹河南人 皇祐元年

某啓。辱書甚善。尹君誌文。前所辨釋。詳矣。某於師魯。豈有所惜。而特門生親友。勤勤然以書之邪。幸無他疑也。餘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匆匆於筆墨。加察加察。某再拜。

又同前

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誘倡。此人專以教學爲己任。於東諸生有大功。與師魯同時人也。亦負謗而死。若言師魯倡道。則當舉天下言之。石遂見掩於義可乎。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則不苟。故此事難言之也。察之。與尹材慶曆八年

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祇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

與蔡交皇祐五年

某啓。人至辱書。感慰何已。且承春序。履況清休。范公襄事。脩以孤苦。哀困中。杜門郊外。殊不知端息。情禮都闕。但得淮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涕。文正平生忠義道德之光。見於誌謚。爲信萬世。亦足慰也。神刻謹如。

所論敢不盡心。某忝以拙訥，獲銘當世仁賢多矣。如此文復何所讓。但以禮制爲重，亦不遲年歲中貴萬全。無他議也。悉察悉察。述夢後序更當勸尋史傳續報。然亦當慎。文正所慮至深。某亦疑其有意不用此篇。果如所料矣。試期不遠。佇奉賀。加愛加愛。某再拜。

答曾舍人鞏字子同熙寧四年續添

某自歸里舍。以杜門罕接人事。少便奉書。中間嘗見運鹽王郎中。得問動靜。兼承傳誨。近又聞曾少遠和。急足至。辱書喜遂已。康裕甚慰甚慰。某秋冬來日足粗可勉強。第渴淋不少減。老年衰病。常理不足怪也。餘在別紙。某白。見諭乞頴且止。亦佳。此時尤宜安靜。爲得理也。惠碑文皆佳。多荷多荷。常筆百枚。表信不罪不罪。

又同前

辱示爲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人道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給紳士大夫安於習見。閭閻俚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方羣口誼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以要於久遠。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諭也。某亦有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嘗出也。閑居乏人寫錄。須相見。可揚權而論也。自去年至蔡。遂絕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邵二公應用之。

作不足采。惟續思穎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并傳記皆石本。今納上。自歸穎。它文字亦絕筆不作。恐知恐知。青州十餘篇亂道。爲說道上石。彼近必見矣。

【與王待制】子野兄舟行。一作水攀別。一作舟行攀送。此下一自攝。有治字。

【與焦殿丞第十一帖】不必白。白一作須。

【與姚編禮第二帖】不惜錄示。此下一有容細看商議去留之耳。爲來人督同書。不容少頃。當續有具白也。一十五字。

【與孔嗣宗第一帖】尹君。一作尹公然以。一作然後切切。一作刀刀。

【第二帖】若言。此上一不苟。一作不可。

卷八

與丁學士賈臣。字元珍。皇祐四年

某啓。自聞南方寇梗。思欲附問。因禍。閑居難求的便。雖在哀殞。翹想之心。不可道也。元珍學行優深。才當遠用。遣一作此不幸。古人多然。在處之有道爾。古之君子。所以異於常人者。能安常人之所不能安也。所恨某君此際。不能奔走耳。某哀病。無復生理。今秋欲扶護歸鄉。恐趨葬期不及。則且權厝鄉寺。俟它年耳。

忽偶黃莘先輩過云賢兄在舒州因得附此草草不能盡鄙懷當續馳訊也秋熱寬中自愛某再拜

又嘉祐四年

元珍淹屈于外交游所宜出力既默無所爲而至於書問亦不能時致其勤其爲慚罪不待言矣某自蒙恩歸院雖稍清閑而忽忽度日公私無所益此處京師者汨汨之常態也幸非甚愚頗知脫此而遠去然事有不得遂去者古人所謂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殆此類也今歲廷試得人之盛中外共慶況在佳壻此豈非久滯中一可喜事哉今因胡推官行謹奉狀相次陸君行當別布懇

又嘉祐四年

某向在府中困於煩冗久不奉狀徒用瞻思專人遽來特辱嘉問承涉夏已來體氣清福深所欣慰元珍才行並高而困蹇如此吾徒之責也某昨被煩使初不敢辭然几案之才素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筋力不支屢自陳乞蒙恩得解去實出天幸然請外之志尙未獲素心又以殘史終篇有期夏秋之交可決南去相見未涯千萬鄙懷臨紙不能悉布惟慎重自愛以順休復

答郭刑部輔

某啓方欲因兒子行奉狀遞中忽辱書可量欣慰兼審春寒動履清勝承諭以嵩少之游豈勝跂羨此樂常爲山人處士得之衣冠仕宦比其汲汲得如其志不老則病矣雖有登臨之興勉強而爲之已不勝其

勞也。若神完氣銳，惟意所適，如公之樂者，百無一二人也。如某者，目固不能遠望，足亦不任登高矣。可歎可歎，相見未涯，嚮暖加愛。

與朱職方處約 嘉祐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夏熱，公外竊惟體履休勝。陳誥寺丞，佳士也。曾在滁州同官，今其南歸，願拜識。幸希留念也。屬唐史終篇，忙迫作書，不謹備，恕之。方暑，慎愛。

與蔡省副

某頓首。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教字，承已登舟，遂不復一得。敍別，可勝瞻戀。短景日暮，還家，客已盈室，寢食殆廢。習以爲常，以此久不奉問，慚罪慚罪。汝陰君子久處疾，少間，當來歸。未見，惟寬中自愛。審用藥餌，不盡區區。

與王發運鼎 字寶臣 嘉祐二年

某啓。中春嘗辱惠問，不審涉夏暑毒，體氣如何。某自出貢院，爲羣士誼話，尋而入夏。京師旱疫，家人類染時氣，區區中復有病患，憂煎以此久不附狀。寶臣治漕南方，雖久淹于外，然振綱革弊，公私所賴者不細。比於碌碌于此，無所云補者，所得多矣。某再請洪井，未得，屢罄所懷，期於必得也。未相見間，惟爲時自重。謹於遞中奉此，不宣。某再拜。

又嘉祐二年

某啓。衰病無惊。難久於此。加以私計。日思南去。未可得者。無他。近時內外制請使。例不得從爾。奈何。奈何。自之翰有事。故人零落。所存者幾。更復何心。追後生於紛華。某將入貢院時。之翰疾已甚。比出。遂不見。遽失斯人。爲恨何勝。與同年相知尤甚。遂及之。愁人愁人。中間承惠金櫻煎。近方開而服之。其製一作煎得尤精。多荷。中年衰病太甚。世情已去。但猶藉藥力。且扶旦夕爾。遽中不子細。

與馬運判選 皇祐二年

某啓。久別。欣此瞻候。陰寒道中。曾候休勝。河役動衆。疲民利害。緊公處置之耳。他俟握手。不能具述。因人走此不宣。某再拜運判裏行執事。十二月七日

答韓欽聖宗彥 嘉祐二年

某啓。昨使舟行日。不及攀別。深以爲恨。人至辱書。伏承署事以來。當此祁寒。體況清福。實以爲慰也。外補之樂。得之有素。伏讀佳作。益以起予。無用之質。衰病颯然。造物者畏浮議。以見縻。奈何。奈何。歲晚。以時自重。人還。謹奉此爲謝。不宣。某再拜欽聖提刑學士。十一月二日。辱寵惠佳篇。欽誦不已。旦夕和得。遞中附上。新甘奇味。珍荷也。珍荷也。部頭事藝稍進。得賢者齒問。更增勉勵也。呵呵。劉守到。必還使司。當復清淡也。嘗說襄陽山水。一經眞賞。果如鄙言否。

答李學士嘉祐八年

某啓。自遭罹國卹。哀摧殆無以生。伏惟感慕攀號。何以堪處。伏承遠賜存慰。豈勝感咽。孤拙遭遇。昔與安道皆奉清光。今茲衰晚。才薄責重。未知死所。何以論報。嚮秋。更冀以時加愛。

與王學士

某頓首。京師區區。自朝及夕。無益於公私。而思接賢者之論。亦不時得。近兩辱見顧。皆不獲迎候。豈勝爲恨。寒陰不審。氣體何似。且夕當卜至門。未間。先此爲謝。冀有以亮之而已。

又熙寧三年。此帖又載第九卷。却云與薛少卿。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近入京衙。校過穎。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祀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爲掛冠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須日勉赴到任。徐請歸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是忙中作書。不悉。

答張學士嘉祐八年

某啓。中間辱惠書。未遑脩答。又辱惠書。意愛勤勤。重增感愧。某以嘗患兩手中指。變搖。爲醫者俾服四生丸。手指雖不搖。而藥毒爲孽。攻注頤頰。間結核。咽喉腫塞。盛暑中殆不聊生。近方銷釋。衰朽百病交攻。難堪。久處茲地。漸欲謀爲退縮。得免罪戾。以疾爲名而去。猶是幸人。使騎巡歷。何時一過都下。少遂握手。未

間以時自愛。仲儀喪子。懸滯行期。許事猶煩餘暇。沖卿恐猶未歸。未及作書爲慰。

又嘉祐年

某啓。區區久不馳問。豈勝瞻勤。暑毒竊惟體履清福。兼承權留務郡邑孔道。諒少勞神。中間嘗辱惠問。不時修報。亦可知其冗率也。慚感慚感。某唐史終篇。遂當復尋江西之請。衰病無堪。爲歸老之謀爾。未由握手。莫罄鄙懷。惟冀爲時自愛。以副企詠。

又

某啓。前日專詣舟次。值不在。略見賢郎。比欲旦夕再祇候。而大雨連綿。無由出門。兼恐已行。忽辱手教。乃知卽今方行。不獲面別。惟以時自愛。瞻企何已。東南應亦有所欲。但倉卒不暇。續當有信咨煩也。將同年千萬爲仲意。近得書。亦當作書也。南郡近有書去矣。人立待草草。

又

某啓。衰病無堪。叨竊過分。方深愧懼。遽辱誨存。兼承惠寄佳篇。豈勝珍誦。湖園野趣。近郡所無。夢寐在焉。何嘗忘也。若得偶逃罪責。歸老其間。遂養慵拙。何勝幸也。歲晚寒凜。款言未期。惟冀以時自重。

答陸學士經字子履 至和二年

某啓。使北往。返六千里。早衰多病。不勝其勞。使者輩往凡七八。獨疲劣者尤覺其苦也。還家。人事日益。區

區浮生。何處得少休息。承子履在洛甚安。又知來鄭書碑。咫尺莫得奉見。獨見勝之。備知動止。辱書益用爲慰。漸暄。珍愛人還。謹此。

又熙寧四年

某啓。久闕奉問。忽枉以書。奚勝感慰。兼審經寒履況。沖裕某衰病餘生。得請歸老。而遷官兼職。皆出特恩。榮幸之愧。無以爲喻。第久疾累年。頓難減損。然得此閑適。足以安養。又其幸也。遂復田畝。無期會見。企仰而已。千萬加愛。

又治平四年

某啓。早來辱枉使車。重增媿感。過午遂熱。承動履清和。方苦昏乏。忽被手教。兼惠以藥并方。尤荷意愛之厚。第藥性差熱。當漸漸服之也。竊承代歸有期。依依之意。愚當與潁民同也。餘留面布。人還少奉此。

與刁學士約

某啓。前日承寵訪。秋暑計尊候康和。以居處狹陋。欲卜定力。約數君奉同閑話。一日既稍寬涼。又佳水烹一兩盃茶。幸告月初約一日。恐爲會處多。故先次一作此啓。

答連職方庶字君錫。天聖中

某惶悚頓首。上黨三哥良執一作久。別伏想體中佳好。近者兄長行。獲奉短札。懇悃之素。具之如昨。泊任

進來得三兄信。伏知軒車猶未歸仙墅。某自返黨閭。邈然塊處。日以賤事相逼。魚鱗左右。至於筆硯之具。視同長物而已。前承寵示佳句。久欲爲答。柰六情底滯。不能叩課。加之對雷門之前。非布鼓之能過也。但効曹生游揚季布之名。自得傳播於漢東士流之間。諷誦傳寫者。迨疑使中山兔悲而洛陽紙貴也。今勉成一首以報來賜。小生學非師授。性且冥忤。仰賴良交。時賜教誘。若不爲索其病疵。而姑効司馬生言好字。則三哥顧我之厚薄。可由斯而見矣。崢嶸且晏。平居寡徒。想望故人。能不憎恨。時因北風。幸無忘德音之惠。某頓首。

又嘉祐五年

某啓。近嘗辱惠問。不審寒來體履如何。京師區區。幸時與元禮相見。然衰病鮮悰。無復壯年游從之樂也。殘史已終篇。南歸之思。如欲飛爾。君錫決然。遂獲閑居之適。應知此趣。真老者之所使也。況竊祿甚厚。於國無補。豈堪碌碌久此乎。握手未期。聊爲君錫道此。盛寒多愛。

又熙寧 年

某啓。令姪過郡。辱書。粗慰積年思企之勤。兼得一詞起居康福。外絕世欲。內養天真。宜其極方外之樂。享眉壽於無涯。某寵祿盈溢。心志衰零。尙此盤桓。未償夙願。然亦不出新春歸計可決。第思場屋之游。四十年之舊。零落之餘。所存者幾。而吾二人者。邈焉各在一方。未知握手之期。用此不勝區區爾。歲律適盡。寒

色嚮深。惟以時加愛。

又熙寧四年二月

某啓。守察忽已半歲。老年百病交攻。賴此閑僻。偷安。然猶經春在告。人事曠廢。咫尺相去。闕於馳問。使至辱書。既慚且感。喜承尊候康裕。某以衰殘。未遂一丘之願。勉強髮畏。惟思高賢遠識。早能超出塵累。宜享福壽於無涯也。企慕企慕。相見末期。初暄。保愛。

又熙寧四年四月

某啓。相去不遠。惠然之顧。出於乘興。古賢佳事。有望於故人。但不敢坐邀爾。某入新年。陡更衰殘。昨三月中。欲遂伸前請。決計歸休。封遞角次。得闕報。陝兵爲孽。遠近驚懼。朝廷方有西顧之憂。遂且少止。今已寧息。非晚必期得請也。若遂還穎。則相去益遠。至時或一就蔡柱顧。可否。千里命駕。近世未聞。亦是一時奇事。有望有望。亂道思穎詩一卷。粗以見志。閨中可資一噱。

答連郎中庠字元禮

某啓。才薄力劣。任非其稱。初無報効。徒自爲勞。人事都廢。特親舊見哀而不責小故。湖外風土如何。嚮承體中亦小不佳。今喜清康。君錫兄亦久不承問。多事忽忽。不曾作得一書。慚悚慚悚。惠柑甚佳。遠地難致。尤爲珍感。鳳團數餅。聊表信而已。歲律遽窮。新春多愛。

又

某啓承賢郎小娘子見過。故人有佳兒女。朋友所當共慶也。兼辱簡字。惠以熊白并躡鮮等。皆飲酒具。獨患累日苦日昏。未能近盃杓也。朝暮乘閑道話。

答丘寺丞

某頓首。今日食後就寢。方覺擁被臥讀太白集。忽辱惠佳篇。豈勝感愧。當亦牽強爲報。恐滯使人。且此爲謝。

答韓宗彥

嘉祐四年。本卷前有答韓欽聖二幅。卽宗彥也。誤實此。

某啓。專人辱書。承此初暑。體履清勝。實慰瞻勤。前在府中。嘗辱惠問。牽以俗冗。不時布款。昨以衰病。屢自乞蒙恩俾解煩劇。雖江西前請未獲。素心而疲。體計不能久。粗得休息。亦不勝其幸。方得復從諸公之遊。而子華遽遷執憲。然命出中外稱愜。某旣得閑適。遂且盤桓。適夏秋冬當遂前請。相見未涯。但聞風采。行被嚴召。未聞暑熱。以時自愛。因人還謹此爲謝。

答黎宗孟醇 熙寧二年

某啓。近遣家兵至萬壽奉迎。有書計達。專人惠教。乃承路中得疾。問來人不能詳言。卽日必惟已獲痊安。旅中有疾。亮難久也。辱諭尋醫。細思皆小小外事。不足動懷。豈宜輕爲去就。許昌避疑。介至毫。又陳曹爲

梗。今又復然。足驗世人常態。處處如此。然則尋醫所至。未必見容。但當寬度包之爾。富丞相奉知。必不淺。已教他舉留再任。莫且隱忍終之否。某性自少容。老年磨難多。漸能忍事。前後蒙見教者。豈非欲某寬中以忍事耶。却敢以此意奉規。不怪不怪。未敢奉邀。必且徑還家也。嚮暖加愛。不宣。某再拜。

與裴如晦煌 嘉祐五年

某啓。酷暑阻奉見。竊惟體氣佳。和。新事頗動人耳目。惟靜處聽鬧。益覺其喧也。聖俞賻助。遂獲幾何。苟有所得。幸且勿送其家也。望略批示。或約相見爲佳。謹此咨啓。某再拜如晦學士二十四日

答杜植嘉祐五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馳誠。然亦久不承問。忽於遞中辱書。喜慰無量。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不相見數年間。親舊零落。所有無幾。在者衰殘老病。於理宜然。其間不能量力。決然早去。而留連祿仕。任過其分。勉強碌碌。迄無可稱。以取責於一時。而貽蔑於後世。則鄙人於數老叟中。又獨負此。若寵利紛華。不惟非素心所溺。就令心有所好。大抵晚年實能享者。於身所得幾何。由是言之。得失不較可知。自去夏迨今。病恙交攻。尤苦齒牙。飲食艱難。則嚮所謂於身所得者。無復有爾。可嘆可嘆。不相見久。因書及此。聊當一笑爾。聖俞家。賴諸故人力。得不失所。漳州兒子輩。更在教育。他事應在雅懷。有以處之。不待言也。新歲千萬加愛。因風不惜惠問。以慰瞻仰。不宣。某再拜。

答陸仰

某啓。人至辱示長書。及古今雜文十軸。其研窮六經之旨。究切當世之務。與其辨論文辭之際。如決壅塞。闢通衢。以瀉浩渺之無窮。御駟駿而馳騁。然則吾子之所能與其所用心者。不待相見而可知矣。某衰病廢學。多難於時。常幸得空閑之處。苟樂於自棄。而吾子獨不棄之。惠然見及。何以當之。欣慕感媿。聊茲爲謝。幸察其區區。

與丁學士見英辭類彙已下續添。

元珍屈處冗務。士夫所歎。清議尙存。自當奮滯。惟通塞有時。少須之耳。某碌碌于此。爲庸人出處之計。前以屢陳矣。

又

冗務誠非賢者所處。然屈伸之際。又非賢者不能安也。凡在交舊。莫不以此爲慮。而未知所以爲之。奈何。自古賢達之士。固嘗有所屈伸。其所以處之者。乃其平生所學者耳。足下所存遠大。故知必能及此。敢道之。

與蔡省副嘉祐元年 見名賢簡啓。

某啓。昨日無以爲禮。深用慚視。宿來動履想佳。然中席遽起。遂不可留。變此新例。他時東齋之會。敢不遵

用故事也。適得沖卿簡，言原父已送詩云：某殊未有一句，欲借一拭目以發衰鈍。三日欲去，出城送沖卿，能往否？此不敢強，閱及之。

又嘉祐 年

某啓：昨日知與沖卿賞月，必有餘樂。某亦邀同輩二三人，淡坐不飲，殊亦鮮歡。但飲冷過多，又病，真不能追逐少年矣。前時烏絲欄，輒留欲書，其後尙未有暇，適因尋書，別得少佳者，且納上，聊資揮灑。章望之長言，試爲一閱，疑後日方得奉見，謹此咨布。

與裴學士

名煇，字如晦，嘉祐八年以秘閣校理知潤州。前有嘉祐五年一帖。

某啓：公私冗瑣，人事多廢，不獲奉問，忽已逾時。專人辱書，承經寒氣，體清安，稍慰瞻想也。某年齒日增，心志日耗，材薄任重，憂責無涯。故人在遠，誰與教告，誠未知稅駕之所也。如晦代歸，有期，竊承私門多所憂撓，頓知紛紛此世，少無事人也。惠甘誠爲佳物，然不飲已甚年矣。茶須嘗，方敢致謝。嚮春和，更希慎愛。專人還，謹奉此不宣。某頓首。如晦學士足下。二月三日。

與趙學士名彥，字元考，熙寧 年

脩啓：頃蒙軒騎少留，忽忽殆疎款奉，然每親餘論，獲益已多。少別方爾，傾馳辱書，感愧。旦夕亮且就道，霜月嚮寒，千萬愛攝。不宣。歐陽脩奉啓。太常學士執事。八月晦日。

承示集古跋尾數事。頓發蒙滯。恨不早拜呈也。

【與丁學士第一帖】不可道。一作不可道。不能安。一作歸鄉。此下一有以風。

【第二帖】況在佳塔。此豈非久滯中一可喜事哉。一作現在佳塔。高與良增喜慰。

【第三帖】深所。乃心。

【與王發運】中春。一作在中。

【答李學士】以時。一作爲時。

【答韓宗彥】疲憊計不能久。一作疲憊交攻。不能自支。

卷九

與薛少卿公期 景祐三年

某頓首再啓。東園一別。自夏涉秋。今條冬矣。泝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見家兒。言出京時有公期書。渴得一見。要知別後事。然數日尋之不見。遂已。某自南行。所幸老幼皆無病恙。風波不甚惡。凡舟行人所懼處。皆坦然而過。今至此嚮夷陵。江水極善。亦不越三四日可到。又聞好水土。出糲

米大魚梨栗甘橘茶筍。而縣民一二千戶。絕無事。罪人得此。爲至幸矣。祇是沿路多故。舊相識。所至牽率。又少使人作書入京。公期始約。今冬赴絳州。必非久行矣。每憶君謨家會。頗如夢中。未知相見何時。惟自愛而已。因人便。附書在君貺處。乃可達。今因遣白頭奴入京。謹附狀。不宣。

又景祐四年

某頓首。自公期東門之別。忽已踰年。南北之殊。相去萬里。音信疎絕。於理固然。昨至許州。蒙訊問。備審官下。爲況甚佳。邇來諒惟自公之餘。與闔內貴屬。各保清休。某居此。爲況皆如常。親老幸甚。安室中。驟過僻陋。便能同休戚。甘淡薄。此吾徒之所難。亦鄙夫之幸也。多荷多荷。公期遊宦故鄉。其樂可量。思昔月中琴奕。樽酒之會。何可得邪。某久處窮僻。習成枯淡。頓無曩時情。惟覺病態漸侵。爾弊性懶於作書。區區思慕之心。非有怠也。惟仁者察之。讒謗未解。相見何由。惟慎疾加愛。因人至京。頓示三兩字爲禱。其如方寸莫能盡也。不宣。

又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公期九哥足下。比者伏審五丈人丈母相繼傾亡。聞訃交至。不勝悼怛苦事。伏惟罹比酷毒。摧痛哀慕。奈何奈何。孝子之志。在於不滅。更望節哀就禮。以全大孝。是於親友爲大願也。自去秋質夫有事。顯侯公期替歸。不意遭此凶變。知扶護且歸絳州。未審何時可至京邑。一別數歲。某走萬餘里。艱險備

嘗公期又有此患。人生若此。可嗟。可嗟。八哥在京。尙未有差遣。亦欲求一住京。所貴照管。君賜與某亦時。時到宅。內外如常。不慮中。前君賜行。曾有書。他爲有起請。不肯附去。今同封呈。前後累寫下書。皆因循不附。去得。悚息。悚息。秋寒。哭泣扶護。千萬寬節。以副區區。謹奉此致慰。

又慶曆三年

某頓首啓。自公期到京。便欲拜見。初期見訪。尋以某欲入都。遷延至此。近以定日必行。一夕。小兒輒病。遂阻行計。然猶幸僅存其生。至今尙未安。所賴有可醫理。行旣無涯。虛滯軒車。久阻歸計。慚惕。料某不往。公期使行也。企渴企渴。他具夫人書記。累辱問。小兒病。無慳中。未及奉書。市藥甚煩。挂意。春暖。各希保愛。瞻祝瞻祝。不宣。

又皇祐二年

某啓。到此已將百日。牽率如初。以此久不奉問。遞中并人至。兩辱書。承寒來寢味多福。需恩進秩。不敢爲賀。彼此然也。某此區區。幸事漸少。稍息肩奉告。作鞍蓋爲郡人。哂其太陋爾。相次專人附銀去。式樣一依官品。可也。冗事乃煩長者。惶恐惶恐。餘具後信。冬冷。保重。

又嘉祐二年

某啓。累日不相見。承在軍器庫中。必甚勞神。喧和。體氣喜佳裕。玉册官便當遣去。有暇因出。見過。看漢碑。

今日私忌家居恐知。

又嘉祐 年

某啓。昨日見嬪子自宅中歸。云公期猶患腰疼。不審旦夕來尊候如何。今日欲於軍器庫中奉問。又恐不入。爲前日所見偷竊者驚家人。欲於宅西添一鋪巡警。不知有例否。夫人言公期宅前曾創添一鋪。不知申報何處施行。略希批示。因出閑過少話。某再拜。公期郎中。 二日。

又嘉祐 年

某啓。昨夕承過。顧經宿熱未解。甚可苦也。體中安和。數日有人將一馬來。行亦快。不見驚蹶。不知毛骨如何。云要百千爲定價。直否。試令牽呈。昨夕忘却閑說及。幸告批示。葷蕪丸方。專令咨請。不罪不罪。

又嘉祐 治平間

某啓。昨日作書未及發。忽得來介所惠書。頓釋月餘憂想之懷。家人尤以爲慰也。所喜涉暑到官。尊幼各安寧。仍知頗以郡事爲意。如此日月亦易銷遣。某嚮在夷陵乾德。每以民事便爲銷日之樂。苟能如此。殊無謫官之意也。某偶因用街市淋洗藥。拔動風氣。左脚疼痛。數日在告。不意傳報。特煩軫念。感愧感愧。盛暑公外加愛。家人亦自有書。此不多述。不宣。

又嘉祐 治平間

某啓。近併捧三書。具審至汝以來動靜。甚慰企渴爾。比日竊惟公外體履清福。貴眷各安和。今夏京師大熱。疾疫尙未衰息。頗聞許洛特盛。幸喜汝獨無之。雖然。郡事久不治。下車之始。不無勞心。今必稍簡。則漸可樂矣。崔庠按已斷。邸報必見罪狀。不若初聞之可駭。然刑名亦重舉。主多不免。茲亦奈何。淄州近不得書。應是煩惱。某今歲病暑。飲冰水多。日生黑花。多在告舉家幼小。幸安。最後將書來人。戒渠來取書。輒私去。故於遞中致此。暑伏方盛。慎愛不宣。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多事忽忽。等閑不奉狀。遂復逾月。茲者楊氏子來。辱書承秋來公外。動履清康。貴眷各安。粗以爲慰。郡事以太守養疾。甚煩裁處。然臨以餘刃。莫不爲勞苦。加之歲事豐成。盜訟當漸稀簡也。某以私門過夏。嚮秋。幸且安帖。祇是孤危之迹。勢漸難安。羣口籍籍外。亦應聞病日愈甚。承惠藥方。便當精意服之也。連日從駕歸。遂臥病。兼亦筋力去不得也。餘俟家人自有書。殘暑更冀以時自愛。以副瞻企。

又治平二年

某啓。近以雨水爲患。舉家驚奔。所幸人物苦無傷損。寓居定力。公私擾擾。久不附問。急足忽來。惠書承秋來公外。體履清福。貴眷上下康安。稍以爲慰。報國無狀。致此天災。皆由時政多闕。上貽聖憂。方共引咎。遽承見教。丁寧切至。蒙愛之厚。愧感銘藏而已。知汝極豐。郡政修舉。盜訟遂稀。應多閑暇之樂也。某忽忽無

惊。病目如在昏霧中。作書甚艱。餘不遑及。嚮寒保重。因風時枉問。

又同前

某啓。新陽納慶。伏承動履多福。人至辱書。感慰無量。京師水後。繼以陰雪。甫近郊禮。次開晴。青城宿齋。雲日澄和。人情舒暢。遂成大禮。衰朽之質。執事忘勞。前此公私事叢。久闕致問。自是而後。應且休息。一晴鎮邊無限浮議。天幸天幸。餘非筆墨可罄。人還僅布一二。深寒多愛。

又治平三年

某啓。自承受勅後。日與家人望軒騎來歸。何久而絕不開問。春夏之交。氣候不常。不審體况何似。想與貴眷各安。某此內外如常。但自春來。病渴淋不止。在告多日。乞一近郡養疾。已三削。竊料旦夕當至都門。故專走兵迎候。其他須面敘。病中不悉。

又熙寧元年

某啓。近法曹廳人回。特惠書。經節竊惟公外。氣體安和。某到官。忽已兩月。幸與諸幼如常。但老病益衰。民間興利趨公。事目百端。昏然並不能省。若常時公事。則絕簡。過客亦稀。苟祿偷安。負愧而已。公期臨郡。已多時。莫須別有差遣。某以病苦。難久尸居。歸心有素。何日遂如所願。相見未涯。窮冬盛寒。惟加攝爲祝。

又熙寧三年 此帖又載
第八卷却云熙寧王學士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近入京衙。校過穎。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視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爲挂冠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又熙寧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承秋暑體候康適。貴眷安寧。甚慰甚慰。某茲者告老得請。恩典殊優。出於萬幸。穎蔡至近。雖冒大熱。信宿使至。遂爲閑人。庶事皆如素計。惟當營舍。久而僅了。族大費廣。生事未成。倫理頗亦勞心。然措置稍定。不復更令入耳。則是人間無事人爾。知幸知幸。承冬中當替歸。可遂相見。豈勝欣願。但恐未間。別有美命也。某此老幼幸如宜。聞相去祇四程。必時得書問往還。殘暑公外多愛。

又同前

某啓。迺吏過州。辱書。承經寒體況清裕。貴眷各安。甚慰勤企。某與諸幼幸各如宜。自還田舍。已百餘日。庶可稍成倫理。粗免勞心。始覺漸有閑中趣味。然目足之疾。初未少損。蓋累年舊苦。勢難頓減。又迫於年齒。愈老而益衰。其如坐享厚俸。飲食無爲。徼倖之愧。感激而已。承美替有期。冬末行舟淮穎。當得一會。而但恐未間。別有美命就移。不然。豈勝欣望也。深寒未相見間。多愛多愛。

又熙寧五年

某啓。自使舟過郡。閑門庶事乏力。又值雪寒。難於舉動。加之病齒妨飲。遂不成主禮。退居屏迹。惟交親難相會。每以爲恨。幸一相見。又事多艱滯。如此。信乎人事如意難得也。然尙得靜話數日。爾人至。辱手教。承宿來尊候萬福。知詰旦遂行。嚮和。惟多愛。

又同前

某啓。近辱書。喜獲平安到京。甚慰傾企。乍至都下。人事必多。仍審已謁告歸絳州。何其速也。不亦少勞乎。卽日春暄。竊惟氣體清適。某自相別後。令醫工脫去病齒。遂免痛苦。然至今尙未敢放口喫酒。情悰索然。但覺一歲衰如一歲。爾集序已了。祇候更了鐫刻。一併納呈。閑居難得人便附書。比此書至京。計已西去。故令八齋轉附至絳。故未及其他。惟嚮暖保愛早還。以副瞻思。

與陳比部力 嘉祐治平間

承有家訃。賢姊有事。竊惟悲痛。老年親戚間。不免時有煩惱。人生常理只如此。時暑千萬節。哀寬中。無由奉慰。來日令兒子至寺中也。五妹且省煩惱。時熱。岡安也。某再拜。作坊殿丞良親。二十七日。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承昨日寺中舉掛。時熱。惟希寬中。又知喫食所傷。更須慎護。辱惠茶具。甚精奇。多荷多荷。藏之。他時爲閑居之用。爾今則少暇也。五妹喜安。極熱。未敢相邀。歸家好將息。某再拜。作坊國博之右。旬休日。

又同前

某辱惠答簡。承臟腑已安和。甚慰。惠茶籠。所作極精。至石屏。大是奇物。可珍可珍。但不得中間一片。則不成器。千萬爲早取之。此物他處未嘗見。石屏世故多有。未有若此簡易而工妙也。稍涼。見過閑話。某再拜。作坊虞部。六娘兩日患臟腑。今却安也。果子自此更不令喫。幸荷幸荷。

又同前

人至。承惠簡。喜酷暑中與貴眷各安。數日大熱。恰值謝官。人事紛紛。疲朽遂不克支。若非昨夕一雨。少解煩毒。其將奈何。頻勞問念。多感多感。某再拜。住娘近日頗肯忌口。亦漸向安。謝念及也。

又嘉祐治平間

多日不相見。天氣斗暖。喜與五妹各安和。惠簡問及牙疼。多感多感。兩日稍可。雖浮動。醫者云取未得。須候根脫。取之省力。恐知恐知。驢肉多荷多荷。某再拜。作坊虞部良親。二十三日。兩日却較喫得些物。

又同前

某啓。承惠蘇家藥。多荷多荷。亦嘗用之。此但治咽喉爾。某所苦者。齒牙熱痛。兩日來漸較。蓋稍節滋味等物。遂可爾。過承憂念。五妹歸家安否。後日祠事畢。使歸。當得相見。人還專此爲謝。某再拜。只前時兩般藥自好。方待久使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久不得信。方深企想。送劉司理兵士至。辱書承公外體候安和。四郎以下諸幼各安。甚慰。但以亡妹忽已周祥。舉家見書信至。重增悲惱。爾某此老幼幸亦如常。久欲作書。只爲累表乞致政未允。候見去住後發書奉報爾。今又忽有青州之命。已兩次辭免。欲且乞守毫。蓋去穎近。使於歸計也。未知如何也。知吾親每每多不安。遠宦中有此煩惱。誠難爲情。更宜寬心求安爲善也。亡妹靈柩。今冬先送歸晉。最爲上策。嚮寒千萬保愛。不宜。某再拜。知郡比部良親。九月八日。

與馬著作嘉祐中

牡丹記荔支譜久欲附呈。以候刻跋尾數十字。以是稽遲。不惟不惟。病日固不能書。然君謨不肯爲他人書。而獨爲某書。此朋友間自是一事。不可不記。故勉自書。取笑取笑。

又治平四年

某啓。近縣人還奉狀。新歲布和。善人君子。自宜享福。惟餘齡晚暮。益以病衰。相見未涯。徒積傾嚮。鄙區區前書粗布政餘加愛。某手啓。知縣著作足下。十二月十九日。寄惠花燭白蕈。多荷多荷。蕈豈非自種耶。甚佳甚佳。泉水未爲爾。必以冰凍。費致未得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專人辱書。并以泉水爲貺。豈勝珍荷。兼審新春履味清安。河夫之役。尙煩神用。然處置得宜。公私俱濟。則所利博矣。亮不以爲勞也。某再乞壽。旦夕必見可否。未間。難爲期約也。當續咨報。尙寒。慎愛不宣。某手啓。知縣著作足下。十九日。李集已領。泉味皆佳。然大抵東州水甘。直須於鹹水地飲之。然後爲貴爾。

又

某啓。病悴之餘。人事踈廢。忽辱惠教。方承臨莅齊城。經著公餘清適。誨諭稠重。開發蒙鄙。感愧感愧。咫尺未期會話。欽渴欽渴。某再拜。病目多書字不得。不罪不罪。

又熙寧三年

淮西支郡蕭條。何敢奉屈。然吾儕以道爲樂。亦應不以閑要爲計。某至穎。且少盤桓。俟如蔡。卽當發削。若遂所乞。衰拙之幸多矣。塗次餘未及詳。

又同前

最後一削。甚懇。意謂可以免。并遂蔡。何幸如之。其餘區區。未可卒布。但不一會見。尤爲恨爾。保愛保愛。

又

某啓。官守相望咫尺。未親言語。惠書勤眷。兼以嘉篇。富麗之作。老病無惊。得以拭目頓增鄙思也。欣感欣感。高材尙滯一邑。秋冷多愛。某奉白著作足下。

與顏直講長道

某啓。嚮傳例罷學職。初聞可疑。及辱書。始駭果然。又承有淮陽之命。君子出處。不違道而無媿。則所居皆樂。況淮陽近家之便乎。亮不動浩然之氣也。交年積雪。極寒。體況想佳。計行李不久當東。相去逾遠。會見何時。千萬加愛。

又治平四年

某啓。嚮在京師。會吾子來。人事忽忽。不能以從容接高論。及至亳。聞還直學館。出處相失。誠可悵仰。近惟經寒體況清適。某退守僻州。甚爲優幸。而衰病侵凌。心志昏耗。諒難久竊榮寵也。目疾爲苦。臨紙懇於執筆。鄙懷莫罄。新歲惟冀加愛。

又熙寧元年

某啓。董君來。辱惠音。竊承履況佳適。感慰曷已。學館誠岑寂。然塵事不到。足以專志經籍。則其所得與其所樂。豈不多哉。某今春日疾愈甚。東州民物。可樂處多。但自以衰病少。悚爾。董君到。必爲言也。

又同前

某啓。衰病。人事多廢。久不奉書。遞中辱問。承經寒體況清適。學舍久淹。然以道爲樂。必無倦也。某兩目益昏。難久勉強。乞壽已再。且夕冀得請西歸。近穎爲使爾。相見未涯。鄙誠莫道。

又熙寧二年

某以病昏廢學。情禮亦多闕。東州一任。寄委勉強。常憂曠敗。請壽冀未退休間。苟安於藏縮爾。久不聞道義之益。與諸賢者迹日漸疎。但飲渴而已。

又熙寧三年

某啓。近辱書。承春寒爲道外。無恙甚慰。企仰竊憶。去秋將離青社。曾一奉書。未審得達否。某衰病如昨。幸得閑暇。偷安。但苦病目不能看書。無以度日。詩義未能精究。第據所得。聊且成書。正恐眼目有妨。不能卒業。蓋前人如此者多也。今果目視昏花。若不草草了之。變成後悔。所以未敢多示人者。更欲與二三君講評。其可否爾。但未知相見何時也。報筆特艱。莫布萬一。漸暖。加齒。

又熙寧四年

某啓。近辱書。承涉暑講道外。康和甚慰。兼蒙以鳧釋先一有生字集爲示。某自少時。嘗得傳誦數篇。每恨不見全篇。不意茲時。頓飮飢渴。藏家著錄。以傳後世。榮感榮感。某以經春老病在告。近已復尋在毫之請。方治裝以俟命。區區未遑。悉布。惟毒熱加愛。

又同前

某茲者得請歸老。恩出萬幸。惟所苦渴淋。自春發作。經此暑毒。尤甚。蓋以累年之疾。勢不易平。然自此安

閑。董漸調養爾。兩日昏甚。艱於執卷。顧難銷暑景。又親朋之會。邈不可期。恐遂不聞道義。默默寢爲庸人。爾殘暑加愛。

又同前

某啓。近小史一作史許充行。奉書方在道。人自都來。又辱惠問。豈勝感媿。兼承秋暑爲況多佳。某自蒙恩許。其告老榮幸感激之懇。前書已粗布。惟乍還里閭。人事少勞。而舊苦日足之疾。得秋增甚。舊書編稿。未經一二君商榷。今遂復田畝。會見無期。此爲恨爾。餘粗如宜。幸不多恤。嚮冷。惟加愛。

與梁直講

某啓。衰病退藏。自宜屏迹。忽辱惠問。雅眷不忘。其爲感著。未易遽陳。兼喜春和氣體清裕。董直講來自學舍。具道羣居之詳。今其還也。亦備見郡齋之況。燕譚之際。諒可及之。病日愈。既然艱於執筆。惟以時加愛。

與直講都官熙寧元年

某啓。自離毫。更闈奉問。春氣尙寒。體履清勝。某昨辭青不獲。勉策病軀東來。而東州上俗深厚。歲豐盜訟亦稀。甚爲養拙之幸。而獨苦衰朽老疾日增。爾歸計遷延。更須年歲也。學舍久淹。匪朝必有美命。未聞珍愛。某再拜直講都官足下。正月九日。

與曾學士熙寧三年

某啓。近因人還。得附拙記。荐枉書尺。其爲愧何。可勝道也。兼審秋寒。提按之暇。動履清福。某去蔡咫尺。以病足爲梗。少留于此。忽復踰月。匪晚。向官所。壽蔡相望。時得拜問。旅寓中草率爲謝。

與王補之熙寧三年

某啓。近者行舟過界上。特辱惠書。喜承秋冷氣體安和。以至郡道里差遙。不敢曲邀車駟。又失於上問。全乏迎候。豈勝愧恨。某蒙恩得請。郡僻事簡。衰年疲病。苟祿偷安。甚爲幸也。款見未涯。以時自愛。

與謝景初皇祐元年

某拜啓。久不作書。蓋由無便。卽日爲政外。奉親萬福。某幸且安。郡僻少事。然漸老。懶於爲學。惟喜睡爾。足下爲道方銳。著述必多。此急足回。無惜爲寄。春寒保重。

論徐嶠稱弟子帖

春首餘寒。惟闌黎動止安隱。弟子虛乏。繆承榮寄。蒙恩獎擢。授以洛州。一歲三遷。自南徂北。旣近都邑。忝竊彌深。便卽祇命。未由頂謁。瞻望山門。但增悽斷。戰懼之情。慙惶失據。願珍重不宣。弟子徐嶠和南。某啓。承惠佳篇。豈勝欽服。昨日見顧。遂當祇詣。曾不爲言。其如清宴佳賓。難復多得。若曰春秋。爲義當得。徐嶠筆法。何用於闍黎稱弟子。自南朝起此弊事。遂成風俗。其如近日士人佞佛者少。宜於此時力與革。此弊事。惟在賢者爲之。禮曰。君子動而爲世法。然則舉措其可不慎哉。金氏世以財雄南方。今乃出佳子。

弟甚可愛也。雖漢瀛霸保州粉紙，誰謂不可書。請試察。試察之下，尙隱隱有字，漫滅不可識，不知與何人帖也。

與修史學士嘉祐三年

某啓。辱教開發蒙滯，實寡陋者之幸也。早來寧王憲只爲更名，與鄴王嗣直數人同須，再出封國，其它更有易名者，偶不徒封爾，就中此卷錯處多，然捨此更無也。某白。

又

某啓。前日承惠服屬圖，寡陋蒙益，何勝感愧。欲見當年修真宗實錄人官職姓名、差官及書成年月，告與檢示，不罪相煩。八日某拜白。晉叔學士。

又

多日不奉見，春暖康和，中間承見惠臘雪散者，或有更乞少許。某再拜。外題簡呈，修史學士。

右三篇見秀峯隱居法帖，或云與呂夏卿。呂字縉叔，嘗同修唐史，字疑省文。

與人

辱留郡兩日，偶客多，不及款話，惟望慎疾自愛。俗子多是非，難防，勉強接納，小疾不足過疑，却恐過當服藥，致生疾耳。二者愚慮，恃眷舊，敢然，悚惕，公議難遊，享復匪遙，他不足道也。區區某又拜。

右不知與何人。

【與薛少卿第十一帖】莫不爲勞苦。一作苦

【第十七帖】萬幸。一作至幸

【與曾學士】荐枉書尺。一作急足荐至。又枉以書。向官所有。勉字。

卷十

與十四弟煥。字大明。皇祐二年。

某啓。仕宦多故。久不附書。冬寒。計與諸眷安和。某爲太君年老多病。未能一歸鄉里。親拜墳墓。祖墳更望與照管。餘託鄭齋郎致意。此外保愛不宣。某書上十四弟秀才。閏月六日。

又皇祐五年。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罰上延太君。以去年三月十七日有事。攀號冤叫。五內分崩。不孝深蒼天。罪逆深蒼天。見在潁州持服。昨者鄭齋郎自鄉中來。得十四弟書。知與骨肉奉親各安。某爲於潁州卜葬。所以未及歸得。只候服闋。南歸相見。書言回陂樹倒。但勿令人斫伐爲幸。諸大小墳域。且望更與掛意照管。年歲間。某歸相見。餘不多言。今因嗣立人回。奉此不具。兄押書寄十四弟秀才。四月七日。竟墨宣筆。表遠。

信。

又同前

十四弟秀才。前者嗣立人力回。曾附書及筆墨等。想得達。邇來暑熱。上下各安。某今者扶護太君靈柩歸葬。先遣嗣立歸。凡有可幹事。爲嗣立少心力。吾弟且與同共勾當。相見不遠。秋熱好將息。不次。某書白十四弟。七月十五日。

又同前

十四弟。昨自扶護南歸。得相見。庶事頗相牽率。自別計安。諸姪亦計無恙。某初十日已至家。一行如常。但憂墳塋。惟託勤爲照管。諸已面諭。更不言也。此外教諸姪爲學。各令謹慎爲佳。時寒好將攝。因人頻附書來。言墳頭子細。是切不具。兄某書送十四弟。

又皇祐六年。是歲三月。改至和元年。

十四弟。別後計與諸眷各安。自離吉水後。未曾得來書。中間景歸。曾有書。必達。八郎近寄信來。回陂門垣及水道。並已改了。不知是否。因書言及。今因寒食。遣人力去上墳。望與至少卿墳頭一轉。爲地遠。只附錢去。與買香紙酒等。澆奠。小叔西街小大郎。諸骨肉。並與伸意。前曾附書。更不寫書也。更附錢五百文。與回陂墳頭張旺。取伊一領狀。封來。仍指揮伊修蓋牆垣。看鎖門戶。千萬千萬。如有事。書中細與言來。春暄。各

好將息不次兄押書送十四弟。

又至和二年

書寄十四弟秀才久別計安樂吳榮來得書回陂墳所必與照管今因寒食令人力蕭及去上墳將錢伍伯省請與買酒食去澆奠回陂墳并與覷當垣牆門戶錢一索與看墳張旺仍指揮伊覷當樹木及取領狀一紙來春暖好將息不具兄押書白十四弟秀才二月四日

外封題云書附古州小市三院巷兄翰林學士知制誥史館修撰兼修唐書勾當三

班院某今其玄孫名鈞驚嘗請鄉舉尙居此巷仍藏公之眞蹟

又嘉祐元年

人力來得書知骨肉並安深慰深慰爲今春使契丹寒食不曾遣得人往墳所吾弟並與到諸墳深感深感脩見乞洪州亦只爲先墳也未得問恐吾弟因出入且爲照管兄押書送十四弟四月十五日

與十二姪通理皇祐四年任象州司理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裳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

安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又

承示近文。祇如此作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并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主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馳騖者。初官宜少安之。

與十三姪奉職皇祐五年

奉職自赴任。不曾得書。到官下。想安樂。汝孤寒。曾受辛苦。知道官職難得。每事當思愛惜。守廉守貧。慎行刑保。此寸祿而已。十四郎今却令回。此子自縣中來。見其衣裝單薄。汝只親兄弟兩人。今食祿。庶事宜均給。更且戒約。勿令出入無事。令學書識取些字。從來失教訓。是事不會。男子如此。何以養身。今遣人去知府舍人處。求太君墓誌。若此人將得來。卽更不言。若未得來。卽汝因事至府中。而告言。吾令汝請文字。且與請取。求的便附來。春寒。好將息。不具。吾押送十三奉職。正月十四日。十四郎。此中與綿襖子兩領。并裹纏錢三案。省只十七八程可到。恐伊別亂破錢也。

與大寺承發。治平四年

王澤與書。未行間。孫宗古來。得汝書。知與幼小各安。甚寬憂想。惟真所傳神。改了甚善。梅都官者。必已畫了。所是韓孟。惟真既言自有本。便可畫也。須是四幘。頭面髻髻一般大小。方好看。且傳語。催伊早畫了。才

到毫便去取也。押付發。宅圖且勿與看。梅須亦帶接籬。不然帶楮冠子。但取好畫。隱士帽亦好。

又同前

吾二十五日離穎。二十八日一行平安至毫。初二日上事。臨離穎時。累有書去。約汝於遞中發書。令先至毫。及至此兩日。杳不得一字。何故何故。以此不無夢想。不知爾來汝與諸幼各安樂否。迎孫婆孫入夏來。長進否。婆孫瘡痍較未。不瘦否。此吾日夕所念也。今專遣急脚子去勾當。將來山陵發引排祭一事。汝宜用心。速與問。當早令回報。蓋慮後時難辦也。其餘事。更三兩日。黃清去。別有書也。此外夏熱。汝與諸幼各好將息。遞中頻發一書來。不必須候專人也。五月二十九日至毫後第一書。押付發。今令急脚子計會。王昌及杜延禧。問當進奏官。及轉問北京定州進奏官。前次仁宗山陵發引時。北京定州排祭。用何儀式。其祭前排列明器人物等。用多少數目。祭食味數。贈作錢馬數目。並令一一問取。今體例來。今別具畫一劄子。汝速召王昌。杜延禧。令體問。早令此急足回來。要作準備。如杜延禧短使。即令王昌用心勾當。不管誤事。此急脚子回時。買明黃羅一疋附來。

又同前

初三日遣急脚子發到毫後第一書。爲問山陵致祭事。書必已到。此中兩日內。却併得遞中來者兩書。知汝與諸幼各安。只是聞得婆孫患臟府後甚煩惱。蓋孩兒三好兩惡已多時。且須用心調理。及知道孀子

亂喫物道不得。但向道候到亳州。你不得迎子。何不與青黛丸喫。此是汝小時服之得効者。前時王澤附去者豆蔻丸。亦是汝輩患臟府時得効者。可與婆孫喫。醫人藥中用黃連甘草者與兒喫。此中日夕。惟是憂煩。二孫過夏不易。且喜汝今夏一成安樂。然更須慎食生冷。吾自蔡河舟中大熱。食生冷不節。所以到穎渴淋復作。穎肉誠不及京師。乍從京師來。誠不好。及食之日久。亦不覺。酒則絕佳於舊日。巨魚鮮美。蝦蟹極多。皆他郡所無。以至水泉蔬菜。皆絕好。諸物皆賤。閑居之樂。莫此若也。吾此只爲一歲計。不候宅成。只候買得材料。使決去躬親蓋造。必更精潔也。此郡閑僻。未去間。足以頤養。孃瘦及食少。心頭氣滿。與其餘。並如在京時。汝可勿憂。黃清李德。今並遣回。餘事當續附書。此外夏熱。汝曹各好將息。稍無人使。卽於遞中附書。千萬。六月七日第二書付發押。王昌令買明黃羅一疋。白生羅二疋。已指揮與也。要知要知。七郎得書。知在京安樂。且與頻照管。山陵致祭。紙錢贈作駝馬等。此中可造。惟是祭前排立人物。此中做不得。須令王昌及早商量定。令人家依數做下。準備使用。不可誤事也。宿場近日如何。般墮。并出買如何也。向後可嚙折欠。此事常宜用心。王昌處米麥絹錢。索足未。今並在何處收附。所云趙祐請米。又是何米。後信子細說來。出京時舊曆上未請物數。令王昌錄一本來。仍開說後來已請見。今未請。惟真處畫四本總了。便與附來。黎直講并彭州劉比部書。並早與附達。見吳省副。再三仲意。續有書也。近日羣議如何。謝上表到後。莫有云云否。因的書中略說來。不妨。曾學士書。汝去相看。自送與。

又同前

十八日王昌等到得汝書并寄來生日信物依數並領知汝與諸幼各安此中上下並如常汝可勿憂只是聞得迎孫患病甚憂得王昌來時書中只言稍減次日送黃清急脚回書中並不言增減以此不能無憂才得婆孫稍安又却大姐患病料得煎迫可知隣人須着照管且頻與錢但於房錢內取及他事少錢使但於房錢內隨多少取使不須先來問也只是分明上曆記數與隨手印押夏陸二人或請一月米各與五石昨送香合來依常年例各與酒一瓶侯威亦與一瓶汝昨寄文字比舊甚進可惜中止已得塗轍可以力進也吾此公事絕少渴已減但瘦少力及耳聽漸重然未甚妨事皆可勿憂此後恐人便漸少但過十日無人便發書卽於遞中附一信來此外夏熱各好將息六月二十三日押付發穎酒二瓶且可喫毫酒更不及團茶新舊三餅紙請取一月九舅作捉箔場亦須照管排祭事已指揮王昌也只是祭文不知用不用速與問如用時覓一個本子寄來蓋全不知體面也更靈駕起時百官皆服初喪恐代拜要孝衣更早壁畫韓維龍圖昨因何出辭穎求裏何故不得而得汝問沖卿便知書中報來待發書往汝略要知爾謝上表到多時因何不傳若傳人言謂何及今諸事有何議論亦問沖卿便知子細報來此中如井底焦祕校所論如何且頻與見彼新自南來必載柴米來如無時速報來曾學士處國史送來足也未或未足早取令足報來

又熙寧四年

昨晚令此防送兵士將書去。今早果是送汝兵士回。得汝書。知到穎安樂。頓解千萬憂想。自此三五日。因人或縣遞。頻附一信來也。他事若漸有次緒。亦言來。謝大伯花園與漕口莊帳。曾問當未。花園目見。如果可買。亦緩爲之。莊難看。勿憑說者。切在子細也。吾今日已在假。餘事續書言去。二月二十三日押。所云州官來。則復謁。思之未便。如倅幕縣宰。須一先謁。常禮不可闕也。寫書了。又思得此助役事。方欲議行人。戶驚搔。見說穎亦如此。旦夕得安撫文移。陝西軍賊撲滅已多。其餘些小潰散。更俟續報。若一成定。撲。則過聖節。可陳乞爾。恐知恐知。二哥一向不得書。憂損憂損。吾却且視事。蓋不請假。亦自可下表。在毫時如此也。此中吳寺丞久不安。似虛勞。恐知恐知。

又同前

近送配軍人行。有書去。必到。尋而急足回。得汝書。知在穎安樂。甚慰甚慰。數日無書去。爲等姚都官行。然家中上下安樂。別無事。可勿憂。吾在告已十餘日。二哥自京有書來。言自家求休退。都下別無議論。西事亦不如傳聞。別無警急。但一二相愛者。恐時方惡人求退。懼有不如意事爾。若止如此。苦無可卹。三五日欲遂入削爾。恐知恐知。候入削了。去報也。韋保屋必已下手也。如前所說甚好。只是郭天錫不可專委。須自掛心。韋保屋了。汝且謀歸。要去時却去。此中近故也。州官盡曾看否。且與周旋。續思穎詩。何爲却不刻。

石問得言來。更數事別有畫一。向熱。好將息。頻附書歸。三月五日押付大哥。襄州酒二瓶。不甚好。但少勝穎爾。少喫發風物。酒亦少飲。千萬千萬。科場尙遠。勿甚勞也。

又同前

初六日。姚都官行。令急足隨去。附書并酒。計昨日已到也。前日揚嬰入州。得汝書。并信物等。並足知汝在彼安樂。甚慰。此中內外並如常。吾在假已十七八日。表并劄子。寫下數日。遷延未發。今日待發。凌晨忽聞邊事緊急。又却未敢發。然素計蹉跌。身心躁撓。無地自容。蓋悔恨者。去就之計。不能自決。若去秋在穎。使陳乞安有今日之悔。到蔡。又直遲疑至今。是自家做得。今欲歸咎何人。然昨爲黎教授云云。遂陷感至此。初八日。決已發表。封遞角次。又得黎書。切怪在假。仍戒勿輕發。遂又遲疑。信知是一冤家。冤家邊事未有涯。自家退計。杳未有也。汝書言待蓋草堂并庵。此不急之務。不是汝去時議定。且只修房錢緊急。因何又却及此。吾此書到。切更勿議蓋也。那取人工物料錢物等。候韋保屋修了。更修取此房錢緊急處。千萬千萬。今此書。只爲言此一事。切聽切聽。此外好將息。頻附書歸。三月十一日押付發。謝家園子。前書已言去莊帳子不要。今却附去。致莊之說。且已候汝歸。細議也。有說有說。

又同前

劉宗去後。防送人回。得汝書。知汝在彼安樂。甚慰。只是知二十三日。方卓立韋家屋子。約須一月方了。不

知汝甚時歸得。本望聖節前到家爾。兼漸向熱。宜且歸也。此中上下並安。可勿憂。吾已出廳五六日。本爲西賊驚傳。今得諸處關報。皆云招捉潰散無多也。吾之進退。自此以後。自決於心。如事從容。希恩禮。悠悠之談。相誤至此也。劉宗去時。書中事甚詳。此更不多言。文論并詩。頗作甚好。惟愈熟。則工矣。青州兩料職租。不久來。當盡送去。修房錢也。恐知。云遣郭天錫。日望其來。此外好將息。三月二十五日押送大哥。二哥。此中亦久不得書。可惟可惟。

又同前

前日兩步闕兵士防送。行有書并掩子。必到。今日蔡州大風微雨。斗寒。思汝數日前盡將綿衣寄歸。不知彼中陰晴。與此同否。憂汝感寒。都無綿衣。吾與孃憂心不能安。今立走急足送綿衣去。急足到。立便令回。或汝歸時帶來。亦得。未歸。先遣回。亦得。餘事前書已說也。好將息。四月九日押送大哥。

又同前

近兩步闕押賣藥人去。有書。續又專遣急足送綿衣去。有書。計皆已到。今日郭順來。得汝書。知在彼安樂。甚解憂想。此中老幼各安。可勿過憂。蔡人今歲絕不疾疫。但寒暑不常。昨初九日大風寒。所以專令送綿衣去。及問郭順。乃云九日穎州大熱。方解憂心。郭順云。修造有次第。汝欲二十頭可歸。然不知何故。更令郭天錫先歸也。累書去問汝歸日。皆不言。孃甚恠。然韋業了。其餘小者可委劉宗。大者必下手未得也。此

中亦自有事。要汝歸面議。此書到千萬且歸。它事前書已詳。餘好將息。四月十二日晚押送大哥。二哥十頭出京。三五日到家。恐知恐知。

又同前

前日吳廷平來得汝書。知安樂。近郭天錫來後。便遣兵士作子等去。望人到。汝便離穎。至今已八九日。並無息耗。不免憂疑。蓋穎蔡深夏。不免人多不安故也。此中內外甚安。吾十九日已入却致仕文字。若近例。一削便允。則且暮間便有命。尤要汝歸。故更遣急足去。如人到。尙未起來。卽速且歸。韋業已了。只是屋下生活。可委劉宗。其餘前書已言。候汝歸商量也。所是準備吾歸穎之計。今更未暇。汝但且歸。此中旦夕。專望路中好將息。四月二十六日午時押付發。

與二寺丞奕。熙寧三年

白聞汝失意。便遣郭順去接汝。次日又遞中附書去。方憂悶次。今日劉玉自京來。得汝八日書。稍知動靜。若至穎。見了大哥。便先歸。則今應已在路。得失常事。命有遲速。汝必會得。應不甚勞心。却是旅中不如意。漸熱難行。故未免憂想。若此書到。尙在穎。則且先歸。爲孃切要見汝。蓋憂汝煩惱也。汝切寬心求安。如過亳州。只約黎曹二君南臺相見。勿入城。千萬千萬。此外路中好將息。此急脚子。如路中逢見。便帶取回。一路使喚。二月二十六日押付二哥奕。

【與大寺丞第七帖】杏未有也。有字下疑脫字。修取此房錢。此疑是北字。

右書簡十卷。命題以各人所至之官。故於稱謂不必相應。雖並注歲月。而先後間有差互。既已誤刊。重於改易。姑附注其下。又不可知。則闕之。吉綿本。書簡有論文史問古事之類。已移入外集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卷中。

盛文肅公豐肌一作肥

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踈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

詢在真宗時。已爲名臣。至慶曆中。爲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

寶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爲一作四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今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

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

以寬厚爲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

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碟一作鏡。

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

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爲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爲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爲天禧。慶曆九年。改爲皇祐。嘉祐九年。改爲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爲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勝子。亦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

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出。一作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名爲押字也。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墜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燕王元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眞宗朝六人。此一無已亡歿。至仁宗卽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

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爲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造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允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一作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

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爲佗驕恣。惟以夜爲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飢。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點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爲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勸。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爲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爲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爲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宮人問寢閣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一作清者撰此格因以爲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

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爲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

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

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一作歌名紅鶴卓鶴者別演爲鶴格鄭宣徽徽章郇公得皆大年門下客

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

動爲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二字一作同押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

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

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爲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

凡鎖院經一有字。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玉余爲校理時。武成王

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人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

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作一罇同。喜君新賜黃金

帶。顧我宜爲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

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爲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

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

前此爲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慳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

於寫錄。僮史一作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諷。形一作於風刺。更相酬酢。往性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

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

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益一作

並。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爲怪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

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爲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己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一諸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

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爲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鐘。豈出其類者。是爲異人乎。其爲

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一作中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

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一作的皦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溫成

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菘豆中藏之。可經時

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

凡百十柿。以一椀櫛置其中。溫棹亦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

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卓筴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一作損至於薄荷醉貓。死貓引竹之類。皆世

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

以爲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眞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器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搗。必先鏘屑。乃入衆藥中搗之。衆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四字一作犀獨在。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爲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三字一作半寸許。以極薄紙裹置於此。一無使字。懷中。使字。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淡冷。乘熱投口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爲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燕龍圖有巧思。初爲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鑲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爲。燕請以鑲脚爲鑲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爲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塔之馬鞍。父母爲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云。以時之所尙者益之。

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爲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爲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一作悉皆苟簡粗略，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爲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婿上高坐爲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爲闕禮。其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一作所見而不知爲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爲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一作俚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勒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爾。打字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一作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

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疑當作滴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爲是。不知因何轉爲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爲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爲第一。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爲第一。故京師爲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白。青陽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鼓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爲法。六字一作亦然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第一段】魚畏。一作魚怯

【第九段】臨終爲句。爲一作遺

【第十段】真是送燈臺。燈一作登。

【第二十段】不得於黃紙書名。不字上。一有惟字。

【第二十四段】惶懼。一作遠。一作遷。

【第二十六段】酒半相顧。半一作行。

【第二十九段】上竹竿耶。耶一作也。

【第五十段】薄荷。一作勃荷。

【第五十四段】余嘗過。（手）繆哉。廟像乃一婦人。而俚俗之繆。至於如此。見

【第五十五段】打衣糧。一作打衣。打糧。

詩話

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一作也。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羣臣皆進。而公詩最爲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于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五。二字一作之。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駟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爲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一作獲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

李拍酒樓頭。一作前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蓋一作寺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

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

語處喫一作飲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二字一作於此時。貴不數魚鰕。有一

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爲鏃。詭若此。喪軀體。何須食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復何誇。苦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憐餐解蛙。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蟆。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一河豚常出於春暮。羣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作羹。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此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一河豚常出於春暮。羣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一作爲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爲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罇俎之間。筆力維贍。頃刻而成。遂爲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清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三日

起噴成花。花飛萬里。舞曉月。白石欄堆愁女媧。天明廣庭踏朝賀。雄尾不掃精宮靴。宮中才人承聖顏。捧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絕

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

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

爭效之。風雅一作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

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

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

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鷓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

類此。其集已一作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嘆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辭章。俊逸之士

也。因會一作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禽鳥

之類。於是諸僧皆闕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闕裝妻者。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一作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

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

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作能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

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語予曰。詩家雖率一作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餅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巖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一作態。融和駘蕩。豈不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濤。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一作石齒漱寒澗。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一作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硬。

咀嚼苦且難噉。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末第時，薄管或作遊一縣，忘其縣名胡大監且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者，二字一作曰：呂君

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音澆。睡漢

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

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

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比漁父肝又有詠詩者云：一無此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

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卻貓兒詩，人皆以爲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兩。一作中數日無呼喚，傳

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

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

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

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一作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爲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凡。短鞞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尙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爲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爲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橐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一作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精麤此一無異也頓此字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對月詩。所謂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沈沈臥彩一作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舜元。字才翁。詩亦遒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一作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鰲魚繁。鼓添蓴菜一作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一作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

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一作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

語辭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一作新蟬云風來玉宇鳥先轉一作露下金蕙鶴未知雖用故

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一有大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

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一作雪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文僖公一聯。最爲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

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射賢家。僕射罷相歸洛一作終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

惟鄭工部文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句尤

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爲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

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

有多情。未老已一作先白髮三字一作頭先白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

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一作

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

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唐。滿峽猿聲斷旅盡。一作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爲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爲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阜囊。莫爲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爲世所珍。一作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忽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駒。一作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一作其字。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一作神鬼。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一有羽霓裳。一有羽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爲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四字一作者爾。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爲人沈厚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又如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塔前一尺長。殆不類其爲。

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發談笑。助諸謔。敝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乍去乍還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夫一作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一有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歟。坐客皆爲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詩。宋尙書祁最擅場。其句有色映珊瑚爛。聲迎羽月遲。一作馳尤爲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爲宋采侯。

【第四段】食絮。絮上脫柳字。

【第八段】偶得。一作偶收。

【第二十段】手簡。一作于簡。

【第二十四段】論說。一作諸說。

筆說

老氏說

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不必更言其餘。然老子爲書。比其餘諸子。已爲簡要也。其於覈見人情。尤爲精爾。非莊周慎到之倫可擬。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富貴貧賤說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嘆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思失之者。其庶幾乎富貴易安。而患於難守。貧賤難處而患於易奪。居富貴而能守者。周公也。在貧賤而能久者。顏回也。然爲顏回者。易爲周公者。難也。君子小人之用心常異趣。於此見之。小人莫不欲富貴而不知所以守。是趣禍罪而惟恐不及也。君子莫不安於貧賤。爲此字小人者不閔則笑。是閔笑人之不捨其所樂而趨於禍罪也。其爲大趣相反如此。四字一作如此之反則其所爲。不得不事事異也。故與小人共事者。難於和同。凡事不和同。則不濟。古之君子。有用權以合正者。爲至難也。若其一作事君之忠。主於誠信。有欲濟其事。顧不害其正。亦有用權之助者。此可以理得。難以言傳。孔子所以置而不論也。推誠以接物。有害其身者。仁人不悔也。所謂殺身以成仁。然其所濟者遠矣。非常情之可企至也。

鐘莛說

甲問於乙曰。鑄銅爲鐘。削木爲莛。以莛叩鐘。則鏗然而鳴。然則聲在木乎。在銅乎。乙曰。以莛叩垣牆。則不鳴。叩鐘則鳴。是聲在銅。甲曰。以莛叩錢積。則不鳴。聲果在銅乎。乙曰。錢積實。鐘則一有虛中。是聲在虛器之中。甲曰。以木若泥爲鐘。則無聲。聲果在虛器之中乎。

駟不及舌說

俗云。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論語所謂駟不及舌也。若較其理。卽俗諺爲是。然則泥古之士。學者之患也。

學書靜中至樂說

有暇卽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爾。以此知不寓心於物者。眞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寓於伐性汨情而爲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

夏日學書說

夏日之長。飽食難過。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銷晝暑者。惟據案作字。殊不爲勞。當其揮翰若飛。手不能止。雖驚雷疾霆。雨雹交下。有不暇顧也。古人流愛。信有之矣。字未至於工。尙已如此。使其樂之不厭。未有不至於工者。使其遂至於工。可以樂而不厭。不必取悅當時之人。垂名於後世。要於自適而已。嘉祐七年正月九日補空。

學書自成家說

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六字一作自其模倣他人謂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僞。余實見書之未博者，廬陵歐陽脩。嘉祐三年十一月冬至日。

李白杜甫詩優劣說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以警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至於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

薛道衡王維詩說

空梁落鸞泥，未爲絕警。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仇於泉下，豈荒場所趣，止於此耶。大風飛雲，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終非己有，又何必區區於竊攘哉。

峽州詩說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何堪。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文意難評，蓋如此也。

辨甘菊說

本草所載菊花者，世所謂甘菊。俗又謂之家菊。其苗澤美，味甘香可食。今市人所賣菊苗，其味苦烈，迺是

野菊其實蒿艾之類。強名爲菊爾。家菊性涼。野菊性熱。食者宜辨之。余近來求得家菊。植於西齋之前。遂作詩云。明年食菊知誰在。自向欄邊種數叢。余有思去之心久矣。不覺發於斯。

博物說

螻蛄是何棄物。草木蟲魚。詩家自爲一學。博物尤難。然非學者本務。以其多不專意。所通者少。苟有一焉。遂以名世。當漢晉武帝。有東方朔張華。皆博物。

道無常名說

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君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海。然則無常以應物爲功。有常以執道爲本。達有無之至理。適用捨之深機。詰之難以言窮。推之不以迹見。

物有常理說

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聖人之所不言也。磁石引針。螻蛆甘帶。松化虎魄。

世人作肥字說

世之人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視其爲狀。已可知其俗物。字法中絕。將五十年。近日稍稍知以字書爲貴。而追跡前賢。未有三數人。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顏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必寶也。楊凝式

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於艱危。李建中清慎溫雅。愛其書者兼取其爲人也。豈有其實。然後存之久耶。非自古賢哲必能書也。惟賢者能存爾。其餘泯泯。不復見爾。

轉筆在熟說

昨日王靖言轉筆誠是難事。其如疑對以熟。豈不爲名理之言哉。往時陳堯咨以射藝自高。嘗射於家圃。有一賣油里翁。釋擔而看。射多中。陳問爾知射乎。吾射精乎。翁對曰。無他能。但手熟耳。陳忿然曰。汝何敢輕吾射。翁曰。不然。以吾酌油。可知也。乃取一胡盧。設於地上。置一錢。以杓酌油。瀝錢眼中。入胡盧。錢不濕。曰。此無他。亦熟耳。陳笑而釋之。

李旼筆說

余書惟用李旼筆。雖諸葛高許頌。皆不如意。旼非金石。安知其不先朝露。以填溝壑。然則遂當絕筆。此理之不然也。夫人性易習。當使無所偏係。乃爲通理。適得聖俞所和試筆詩。尤爲精當。余嘗爲原甫說聖俞壓韻不似和詩。原甫大以爲知言。然此無它。惟熟而已。蔡君謨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古人各自爲書。用法同而爲字異。然後能名於後世。若夫求悅俗。以取媚。茲豈復有天真耶。唐所謂歐虞褚陸。疑至於顏柳。皆自名家。蓋各因其性。則爲之亦不爲難矣。嘉祐四年夏。納涼於庭中。學書盈紙。以付發。

峽州河中紙說

夷陵紙不甚精。然最柰久。余爲縣令時。有孫文德者。本三司人吏也。嘗勸余多藏峽紙。云其在省中見天下帳籍。惟峽州不朽。損信爲然也。今河中府紙。惟供公家及館閣寫官書爾。

誨學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然玉之爲物。有不變之常德。雖不琢以爲器。而猶不害爲玉也。人之性。因物則遷。不學。則捨君子而爲小人。可不念哉。付弈。

李昫筆說引歐虞褚陸。參考周越古今法書苑及諸人所論。知陸名柬之。虞世南甥。亦學其書。品在中上。別有薛純學歐書。又有薛稷。皆非其比。世或稱歐虞褚薛。故爲之辨。

試筆

南唐硯

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爲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爲南唐物也。有江南人老者見之。悽一作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爲惠。尋復爲人乞去。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琴。唯石暉爲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者爲便。介甫知睡。真懶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耳。是皆可笑。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彈琴爲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

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爲是。不。余非知畫者。強爲之說。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傷俗耶。一十字一作然白謂好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爲樂

蘇子美嘗言。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爲樂。則自足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已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爲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於此。不爲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它時便爲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倦。當得書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稍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銷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

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皆有法。楊子云。斷木爲棋。剗革爲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爲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爲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爲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此一無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沂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此一無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爲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

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窗一作齋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爲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余爲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作時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鷓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詳載詩話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留眞。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尙。此句之大病也。與詩話所載略同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閔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可嘆一作笑。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

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一有曰字。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愛箏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爲富貴。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爲篇詠者。其論如此。歸田錄亦及此。

溫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淒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照。萬物駘一作蕩。天人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覺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詩之爲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詳載詩話。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文字。皆一作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爲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銜二字一作。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鼓。委曲精盡。不減古人。一作。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一作。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爲相。嘗有邊功。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相能。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爲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爲綠野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一作。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付業。

廉恥說

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之耳。物有爲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

賁育者誠信一作

有旨哉。君子之道闡然而日彰。而今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也。一有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書乎。然則此一無此字。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爲此論。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爲然也。六經之傳。天地之久。其爲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予之言。久常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爲樂之本。而今自以爲知樂者。猶未能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爲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盡。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一有入字。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晦明說】然性近者

宣和建本雪堂先生文集載公此說然作惟

近體樂府

卷一

樂語 長短句

聖節五方老人祝壽文

東方老人

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一有溜穿石而曾究初終。一有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嘗守賓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觀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感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東海蓬萊第一仙。遙瞻西北祝堯天。願皇長似東君壽。與物爲春億萬年。

西方老人

但某秦川故老。華岳幽人。詢仙掌之遺蹤。咸知始末。戀蓮峯之絕頂。不記歲時。漱流玉乳之泉。枕石雲陽之洞。逍遙物外。笑傲林間。奉王母之蟠桃。嘗延漢帝。指老聃之仙李。永佑唐基。掌中五色之丸。世上千年。

之壽欣逢聖代來至塵寰當洪河澄九曲之時是甲觀誕一人之日祥麟遊於秦時天馬來於大宛景星見而朱草生瑞露降而赤烏集既遇無爲之化宜歌有道之君是以駕青牛而度函關指丹鳳而趨魏闕唯願慶源流遠齊河海以無窮容算縣長等乾坤而不老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中央老人

但某棲心嵩極振迹伊川年高而可等松椿氣粹而嘗殮芝朮洞裏之煙霞不老壺中之日月偏長當聖主之盛時居天心之奧壤但見璿璣運而寒暑正土圭測而陰陽和冠帶被於百蠻玉帛來於萬國龍在沼而麟在數河出圖而洛出書民躋壽域之中俗樂春臺之上今則堯眉誕秀舜日開祥遠離王屋之間來入帝畿之內仰瞻天表莫非嶽降之神上祝皇圖豈止山呼之歲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嵩高維嶽鎮中天王氣盤基降壽仙惟願吾皇等嵩嶽三靈齊祝一作壽萬斯年

南方老人

但某託迹炎洲游神衡嶽非海濱之野叟迺星極之老人當火德爲治之朝是離明繼照之日里社鳴而聖人出秦階正而王道平百蠻向風重譯來貢屢觀豐年之上瑞故知百姓之懽心鼓腹而歌治世之音安以樂曲肱而枕化國之日舒以長斯可謂唐虞之民又豈止成康之俗今則流虹誕聖遠電開祥來趨

北闕之前。上祝南山之永。雲翔霧集。既羅仙籍之班。地久天長。以禱皇家之祚。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南極星中一老人。南山爲壽祝吾君。願君永奏南薰曲。當使淳音萬國聞。

北方老人

但某修真北嶽。常傾葵藿之心。混俗幽都。不避草茅之迹。潛神自得。味道爲娛。易水歌風。曾識荆軻於往歲。燕山勒石。親逢寶憲於當年。仙家之景物常春。人世之光陰易老。華表之鶴未久還來。蓮葉之龜於時屢見。但處積陰之境。每輸就日之誠。望千呂之青雲。慶流虹於華洛。當萬域來王之際。是千齡誕聖之初。是以歷沙漠而朝宗。叩天關而祝頌。惟願慶基不朽。永齊金石之堅。寶祚無疆。更等山河之固。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北嶽神仙九轉丹。持來北闕獻君前。願將北極齊君壽。萬國陶陶共戴天。

會老堂致語

熙寧王子趙康靖公自南京訪公於潁時呂正獻公爲守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典雖存於往制。命駕而之千里。交情罕見於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宿望。挺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謂青衫早並於俊遊。白首各諧於歸老。已釋軒裳之累。卻尋雞黍之期。遠無憚於川塗。信不渝於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方爲東道之主人。遂令潁水之濱。復見德星之聚。里閭拭目。覺陋巷以生光。風義聳聞。爲一時之盛事。敢陳口號。上贊清歡。

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盡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西湖念語

昔者王子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淵明之臥輿。遇酒便留於道士。況西湖之勝概。擅東潁之佳名。雖美景良辰。固多於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於閑人。並遊或結於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鳴蛙暫聽。安問屬官而屬私。曲水臨流。自可一觴而一詠。至歡然而會意。亦傍若於無人。乃知偶來常勝於特來。前言可信。所有雖非於己有。其得已多。因翻舊閱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探桑子

一

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堤。隱隱笙歌處處隨。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覺船移。微動漣漪。驚起沙禽掠岸飛。

二

春深雨過西湖好。百卉爭妍。蝶亂蜂喧。晴日催花暖欲然。蘭橈畫舸悠悠去。疑是神仙。返照波間。水闊風高颺管絃。

三

畫船載酒西湖好。急管繁絃。玉盞催傳。穩泛平波任醉眠。
湖中別有天。行雲卻在行舟下。空水澄鮮。俯仰留連。疑是

四

羣芳過後西湖好。狼藉殘紅。飛絮濛濛。垂柳欄干盡日風。
歸來細雨中。笙歌散盡遊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

五

何人解賞西湖好。佳景無時。飛蓋相追。貪向花間醉玉卮。
滄洲白鷺飛。誰知閑凭欄干處。芳草斜暉。水遠煙微。一點

六

清明上巳西湖好。滿目繁華。爭道誰家。綠柳朱輪走鈿車。
遊人日暮相將去。醒醉喧譁。路轉堤斜。直到

七

城頭總是花。荷花開後西湖好。載酒來時。不用旌旗。前後紅幢綠蓋隨。
畫船撐入花深處。香泛金卮。煙雨微微。一片

笙歌醉裏歸。

八

天容水色西湖好。雲物俱鮮。鷗鷺閑眠。應慣尋常聽管絃。
風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瓊田。誰羨鸞。人在
舟中便是仙。

九

殘霞夕照西湖好。花塢蘋汀。十頃波平。野岸無人舟自橫。
西南月上浮雲散。軒檻涼生。蓮芰香清。水面
風來酒面醒。

十

平生爲愛西湖好。來擁朱輪。富貴浮雲。俯仰流年二十春。
歸來恰似遼東鶴。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識
當年舊主人。

十一

畫樓鐘動君休唱。往事無蹤。聚散忽忽。今日歡娛幾客同。
去年綠鬢今年白。不覺衰容。明月清風。把酒
何人憶謝公。

十二

十年一別流光速。白首相逢。莫話衰翁。但鬪樽前語笑同。勸君滿酌君須醉。盡日從容。畫鷁牽風。卽去朝天沃舜聰。

十三

十年前是樽前客。月白風清。髮患凋零。老去光陰速可驚。鬢華雖改心無改。試把金觥。舊曲重聽。猶似當年醉裏聲。

朝中措

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垂柳，別來幾度春風。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歸自謠

一

何處笛。深夜夢回情脈脈。竹風簷雨寒窗隔。離人幾歲無消息。今頭白。不眠特地重相憶。

二

春豔豔。江上晚山三四點。柳絲如剪花如染。香閨寂寂門半掩。愁眉斂。淚珠滴破胭脂臉。

三

寒水碧。水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
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來朝便是關山隔。

長相思

一

蘋滿溪。柳遶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同時隴月低。
煙霏霏。風淒淒。重倚朱門聽馬嘶。寒鷗相對飛。

二

深畫眉。淺畫眉。蟬鬢嬌鬢雲滿衣。陽臺行雨回。
巫山高。巫山低。暮雨蕭蕭郎不歸。空房獨守時。

三

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春人別離。低頭雙淚垂。
長江東。長江西。兩岸鴛鴦兩處飛。相逢知幾時。

四

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並時。花枝難似伊。
玉如肌。柳如眉。愛著鵝黃金縷衣。啼粧更爲誰。

訴衷情眉

清晨簾幕卷輕霜。呵手試梅粧。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
思往事。惜流芳。易成傷。擬歌先斂。欲笑還顰。最斷人腸。

踏莎行

一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一作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二

雨霽風光。春分天氣。千花百卉爭明媚。畫梁新燕一雙雙。玉籠鸚鵡愁孤睡。薜荔依牆。莓苔滿地。青樓幾處歌聲麗。暮然舊事上心來。無言斂皺眉山翠。

望江南

江南蝶。斜日一雙雙。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天賦與輕狂。微雨後。薄翅膩煙光。纔伴遊蜂來小院。又隨飛絮過東牆。長是爲花忙。

減字木蘭花

一

留春不住。燕老鶯慵無覓處。說似殘春。一老應無卻少人。風和月好。辦得黃金須買笑。愛惜芳時。莫待無花空折枝。

二

傷懷離抱。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意如何。細似輕絲渺似波。
扁舟岸側。楓葉荻花秋索索。細想前歡。須著
人間比夢間。

三

樓臺向曉。淺月低雲天氣好。翠幕風微。宛轉梁州入破時。
香生舞袂。楚女腰肢天與細。汗粉重勻。酒後
輕寒不著人。

四

畫堂雅宴。一抹朱絃初入遍。慢撚輕籠。玉指纖纖嫩剝葱。
撥頭惚利。怨月愁花無限意。紅粉輕盈。倚暖
香檀曲未成。

五

歌檀斂袂。繚繞雕梁塵暗起。柔潤清圓。百琲明珠一線穿。
櫻唇玉齒。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雲。滿坐
迷魂酒半醺。

生查子

一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到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日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滿春衫

袖。

二

含羞整翠鬢。得意頻相顧。鴈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

瑞鷓鴣

楚王臺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見了又休還似夢。坐來雖近遠如天。隴禽有恨猶能說。江月無情也解圓。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兩翩翩。

清商怨

關河愁思望處滿。漸素秋向晚。鴈過南雲。行人回淚眼。雙鸞衾裯梅展。夜又永。枕孤人遠。夢未成歸。梅花開塞管。

阮郎歸

一

東風臨水日銜山。春來長是閑。落花狼籍酒闌珊。笙歌醉夢間。春睡覺。晚粧殘。無人整翠鬢。留連光景惜朱顏。黃昏獨倚欄。

二

南園春早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長蝴蝶飛。
解羅衣。畫梁雙燕棲。

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幕垂。鞦韆慵困。

三

角聲吹斷隴梅枝。孤窗月影低。寒鴻無限欲驚飛。城烏休夜啼。
綠陰齊。何時聞馬嘶。

尋斷夢。掩深閨。行人去路迷。門前楊柳。

四

劉郎何日是來時。無心雲勝伊。行雲猶解傍山扉。郎行去不歸。
伴相思。陰陰月上時。

強勻畫。又芳菲。春深輕薄衣。桃花無語。

五

落花浮水樹臨池。年前心眼期。見來無事去還思。而今花又飛。
閉門時。此情風月知。

淺螺黛。淡燕脂。閑粧取次宜。隔簾風雨。

【朝中措】垂柳一作楊柳

【歸自謠二篇】並載馮延巳陽春錄名歸國遙

【第三篇】夢回一作夢魂來朝一作明朝

【長相思第二篇】尊前集作唐無名氏詞空房獨守時一作低頭雙淚垂

【生查子第一篇】月到一作月在月與燈依舊一作仍依舊月

【瑞鷓鴣】相看一作相勾遠如一作宛如翩翩一作茫然

【阮郎歸三篇】並咸陽存錄名醉桃源

【第一篇】臨水一作吹水睡覺一作睡起

【第二篇】春早一作春半

卷二

長短句

蝶戀花一名鳳樓梧又名鷓鴣踏枝

一

簾幕東風寒料峭。雪裏香梅。先報春來早。紅蠟枝頭雙燕小。金刀剪綵呈纖巧。旋暖金爐熏蕙藻。酒入橫波。困不禁煩惱。繡被五更春睡好。羅幃不覺紗窗曉。

二

南鴈依稀回側陣。雪霽牆陰。遍覺蘭芽嫩。中夜夢餘消酒困。鑪香卷穗燈生暈。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

三

臘雪初銷梅蕊綻。梅雪相和。喜鵲穿花轉。睡起夕陽迷醉眼。新愁長向東風亂。瘦覺玉肌羅帶緩。紅杏梢頭。二月春猶淺。望極不來芳信斷。音書縱有爭如見。

四

海鷺雙來歸畫棟。簾影無風。花影頻移動。半醉騰騰春睡重。綠鬢堆枕香雲擁。翠被雙盤金縷鳳。憶得前春。有箇人人共。花裏黃鸝時一弄。日斜驚起相思夢。

五

而旋落花風蕩漾。柳重煙深。雪絮飛來往。雨後輕寒猶未放。春愁酒病成惆悵。枕畔屏山闌碧浪。翠被華燈。夜夜空相向。寂寞起來寒繡幌。月明正在梨花上。

六

六曲欄干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抱鈿箏移玉柱。穿簾海燕雙飛去。滿眼遊絲兼落絮。紅杏

開時一霎清明雨。濃醉覺來鶯亂語。驚殘好夢無尋處。

七

遙夜亭臯閑信步。乍過清明。漸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
桃李一作李依倚香暗度。

誰上一作在鞦韆。笑裏輕輕語。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沒箇安排處。

八

簾幕風輕雙語鶯。午後醒來。柳絮飛撩亂。心事一春猶未見。紅英落盡青苔院。
百尺朱樓閑倚遍。薄雨濃雲。抵死遮人面。羌管不須吹別怨。無腸更爲新聲斷。

九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
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泪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

十

永日環隄乘綵舫。煙草蕭疎。恰似晴江上。水浸碧天風皺浪。菱花荇蔓隨雙槳。
紅粉佳人翻麗唱。驚起鴛鴦。兩兩飛相向。且把金樽傾美釀。休思往事成惆悵。

十一

越女採蓮秋水畔。窄袖輕羅。暗露雙金釧。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
鴻鸕灘頭風浪晚。霧重煙輕。不見來時伴。隱隱歌聲歸棹遠。離愁引着江南岸。

十二

水浸秋天風皺浪。縹緲仙舟。只似秋天上。和露採蓮愁一餉。看花卻是啼粧樣。
折得蓮莖絲未放。蓮斷絲牽。特地成惆悵。歸棹莫隨花蕩漾。江頭有箇人相望。

十三

梨葉初紅蟬韻歇。銀漢風高。玉管聲淒切。枕簟乍涼銅漏徹。誰教社燕輕離別。
草際蟲吟秋露結。宿酒醒來。不記歸時節。多少衷腸猶未說。珠簾夜夜朦朧月。

十四

獨倚危樓風細細。望極離愁。黯黯生天際。草色山光殘照裏。無人會得凭欄意。
也擬疎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飲還無味。衣帶漸寬都不悔。況伊鎖得人憔悴。

十五

簾下清歌簾外宴。雖愛新聲。不見如花面。牙板數敲珠一串。梁塵暗落琉璃盞。
桐樹花深孤鳳怨。漸邊遙天。不放行雲散。坐上少年聽未慣。玉山將倒腸先斷。

十六

誰道閑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河畔青蘼堤上柳。爲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十七

翠苑紅芳晴滿日。綺席流鶯。上下長相逐。紫陌閑隨金轆轤。馬蹄踏遍春郊綠。一覺年華春夢促。往事悠悠。百種尋思足。煙雨滿樓山斷續。人閑倚遍欄干曲。

十八

小院深深門掩亞。寂寞珠簾。畫閣重重下。欲近禁煙微雨罷。綠楊深處鞦韆掛。傳粉狂遊猶未捨。不念芳時。眉黛無人畫。薄倖未歸春去也。杏花零落香紅謝。

十九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了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掠亂春愁如柳絮。依依夢裏無尋處。

二十

欲過清明煙雨細。小檻臨窗。點點殘花墜。梁燕語多驚曉睡。銀屏一半堆香被。新歲風光如舊歲。所恨

征輪漸漸程迢遞。縱有遠情難寫寄。何妨解有相思泪。

二十一

畫閣歸來春又晚。燕子雙飛。柳軟桃花淺。細雨滿天風滿院。愁眉斂盡無人見。獨倚欄干心緒亂。芳草

二十二

管愛西湖春色早。臘雪方銷。已見桃開小。頃刻光陰都過了。如今綠暗紅英少。且趁餘花謀一笑。況有

漁家傲

一

一派潺湲流碧漲。新亭四面山相向。翠竹嶺頭明月上。迷俯仰。月輪正在泉中漾。更待高秋天氣爽。菊

二

十月小春梅蕊綻。紅爐畫閣新裝遍。錦帳美人貪睡暖。羞起晚。玉壺一夜冰澌滿。樓上四垂簾不卷。天

三 與趙康靖公

四紀才名天下重，三朝構廈爲梁棟。定冊功成身退勇，辭榮寵歸來白首筌歌擁。顧我薄才無可用，君恩近許歸田壟。今日一觴難得共，聊對捧官奴爲我高歌送。

四

暖日遲遲花裊裊，人將紅粉爭花好。花不能言惟解笑，金壺倒花開未老人年少。車馬九門來擾擾，行人莫羨長安道。丹禁漏聲衢鼓報，催昏曉。長安城裏人先老。

五

紅粉牆頭花幾樹，落花片片和驚絮。牆外有樓花有主，尋花去。隔牆遙見秋千侶，綠索紅旗雙綵柱。行人只得偷回顧，腸斷樓南金鎖戶。天欲暮，流鸞飛到秋千處。

六

妾本錢塘蘇小妹，芙蓉花共門相對。昨日爲逢青傘蓋，慵不採。今朝斗覺凋零驟，愁倚畫樓無計奈。亂紅飄過秋塘外，料得明年秋色在。香可愛，其如鏡裏花顏改。

七

花底忽聞敲兩漿，逡巡女伴來尋相。一作訪，酒盞旋將荷葉當。蓮舟蕩，時時盞裏生紅浪。花氣酒香清斷。

釀花腮。酒面紅相向。醉倚綠陰眠。一餉驚起望。船頭閣在沙灘上。

八

葉有清風花有露。葉籠花罩鴛鴦侶。白錦頂絲紅錦羽。蓮女妬鴛飛不許。長相聚。日脚沉紅天色暮。青涼傘上微微雨。早是水寒無宿處。須回步。枉教雨裏分飛去。

九

荷葉田田青照水。孤舟挽在花陰底。昨夜蕭蕭疎雨墜。愁不寐。朝來又覺西風起。雨擺風搖金蕊碎。合歡枝上香房翠。蓮子與人長斷類。無好意。年年苦在中心裏。

十

葉重如將青玉亞。花輕疑是紅綃掛。顏色清新香脫洒。堪長價。牡丹怎得稱王者。雨筆露牋勻彩畫。日爐風炭薰蘭麝。天與多情絲一把。誰斷惹。千條萬縷縈心下。

十一

粉蕊丹青描不得。金針線線功難敵。誰傍暗香輕採摘。風淅淅。船頭觸散雙鸕鷀。夜雨染成天水碧。朝陽借出胭脂色。欲落又開人共惜。秋氣逼。盤中已見新荷的。

十二

幽鷺護來窺品格。雙魚豈解傳消息。綠柄嫩香頻採摘。心似織。條條不斷誰牽役。
珠泪暗和清露滴。羅衣染盡秋江色。對面不言情脈脈。煙水隔。無人說似長相憶。

十三

楚國細腰元自瘦。文君膩臉誰描就。日夜鼓聲催箭漏。昏復晝。紅顏豈得長如舊。
醉拆嫩房紅蕊嗅。天絲不斷清香透。卻傍小欄凝望久。風滿袖。西池月上人歸後。

十四
夕七

喜鵲填河仙浪淺。雲旂早在星橋畔。街鼓黃昏霞尾暗。炎光斂。金鈎側倒天西面。
一別經年今始見。新歡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貪眷戀。良宵短。人間不合催銀箭。

十五

乞巧樓頭雲幔卷。浮花催洗嚴粧面。花上蛛絲尋得遍。顰笑淺。雙眸望月牽紅線。
奕奕天河光不斷。有人正在長生殿。暗付金釵清夜半。千秋願。年年此會長相見。

十六

別恨長長歡計短。疎鐘促漏真堪怨。此會此情都未半。星初轉。鸞琴鳳樂忽忽卷。
河鼓無言西北盼。香蛾有恨東南遠。脈脈橫波珠泪滿。歸心亂。離腸便逐星橋斷。

十七

九日歡遊何處好。黃花萬蕊雕欄遶。通體清香無俗調。天氣好。煙滋露結功多少。日脚清寒高下照。寶釘密綴圓斜小。落葉西園風嫋嫋。催秋老。叢邊莫厭金樽倒。

十八

青女霜前催得綻。金鈿亂散枝頭徧。落帽臺高開雅宴。芳樽滿。按花吹在流霞面。桃李三春雖可羨。鶯來蝶去芳心亂。爭似仙潭秋水岸。香不斷。年年自作茱萸伴。

十九

露蕊嬌黃風擺翠。人間晚秀非無意。仙格淡粧天與麗。誰可比。女真裝束真相似。筵上佳人牽翠袂。纖纖玉手按新蕊。美酒一杯花影膩。邀客醉。紅瓊共作熏熏媚。

二十

對酒當歌勞客勸。惜花只惜年華晚。寒豔冷香秋不管。情眷眷。凭欄盡日愁無限。思抱芳期隨塞鴈。悔無深意傳雙燕。悵望一枝難寄遠。人不見。樓頭望斷相思眼。

玉樓春 題上林後亭
名木闌花令

風遲日媚煙光好。綠樹依依芳意早。年華容易卽凋零。春色只宜長恨少。池塘隱隱驚雷曉。柳眼未開梅萼小。樽前貪愛物華新。不道物新人漸老。

二

西亭飲散清歌闋。花外遲遲宮漏發。塗金燭引紫駟嘶。柳曲西頭歸路別。佳辰只恐幽期闕。密贈殷勤衣上結。翠屏魂夢莫相尋。禁斷六街清夜月。

三

春山斂黛低歌扇。暫解吳鈞登祖宴。畫樓鐘動已魂銷。何況馬嘶芳草岸。青門柳色隨人遠。望欲斷時腸已斷。洛城春色待君來。莫到落花飛似霰。

四

樽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離歌且莫翻新闕。一曲能教腸寸結。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五

洛陽正值芳菲節。穠豔清香相間發。游絲有意苦相縈。垂柳無端爭贈別。杏花紅處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今宵誰肯遠相隨。惟有寂寥孤館月。

六

殘春一夜狂風雨，斷送紅飛花落樹。人心花意待留春，春色無情容易去。
高樓把酒愁獨語，借問春歸何處所。暮雲空闊不知音，惟有綠楊芳草路。

七

常憶洛陽風景媚，煙暖風和添酒味。鶯啼宴席似留人，花出牆頭如有意。
別來已隔千山翠，望斷危樓斜日墜。關心只爲牡丹紅，一片春愁來夢裏。

八

池塘水綠春微暖，記得玉真初見面。從頭歌韻響錚鏦，人破舞腰紅亂旋。
玉鈎簾下香堦畔，醉後不知紅日晚。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半。

九

兩翁相遇逢佳節，正值柳綿飛似雪。便須豪飲敵青春，莫對新花羞白髮。
人生聚散如弦筈，老去風情尤惜別。大家金盞倒垂蓮，一任西樓低曉月。

十

西湖南北煙波闊，風裏絲篁聲韻咽。舞餘裙帶綠雙垂，酒人香腮紅一抹。
杯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么

花十八。明朝車馬各西東。惆悵畫橋風與月。

十一

燕鴻過後春歸去。細算浮生千萬緒。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聞琴解珮神仙侶。挽斷羅衣留不住。勸君莫作獨醒人。爛醉花間應有數。

十二

蝶飛芳草花飛路。把酒已嗟春色暮。當時枝上落殘花。今日水流何處去。樓前獨遶鳴蟬樹。憶把芳條吹暖絮。紅蓮綠芰亦芳菲。不柰金風兼玉露。

十三

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何處問。夜深風竹敲秋韻。萬葉千聲皆是恨。故歛單枕夢中尋。夢又不成燈又燼。

十四

紅條約束瓊肌穩。拍碎香檀催急袞。隴頭嗚咽水聲繁。葉下聞關鶯語近。美人才子傳芳信。明月清風傷別恨。未知何處有知音。常爲此情留此恨。

十五

檀槽碎響金絲撥。露濕潯陽江上月。不知商婦爲誰愁。一曲行人留夜發。畫堂花月新聲別。紅蕊調長彈未徹。暗將深意視膠絃。唯願絃絃無斷絕。

十六

春葱指甲輕搵撚。五彩垂條雙袖卷。雪香濃透紫檀槽。胡語急隨紅玉腕。常頭一曲情何限。入破箏鏗金鳳戰。百分芳酒祝長春。再拜斂容搵粉面。

十七

金花盞面紅煙透。舞急香茵隨步皺。青春才子有新詞。紅粉佳人重勸酒。也知自爲傷春瘦。歸騎休交銀燭候。擬將沉醉爲清歡。無奈醒來還感舊。

十八

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送目。北枝梅蕊犯寒開。南浦波紋如酒綠。芳菲次第還相續。不柰情多無處足。樽前百計得春歸。莫爲傷春歌黛蹙。

十九 柳

黃金弄色輕於粉。濯濯春條如水嫩。爲緣力薄未禁風。不柰多嬌長似困。腰柔乍怯人相近。眉小未知春有恨。勸君着意惜芳菲。莫待行人攀折盡。

二十

珠簾半下香銷印。二月東風催柳信。琵琶傍畔且尋思。鸚鵡前頭休借問。驚鴻過後生離恨。紅日長時添酒困。未知心在阿誰邊。滿眼淚珠言不盡。

二十一

沉沉庭院鶯吟弄。日暖煙和春氣重。綠楊嬌眼爲誰回。芳草深心空自動。倚欄無語傷離鳳。一片風情無處用。尋思還有舊家心。蝴蝶時時來役夢。

二十二

去時梅萼初凝粉。不覺小桃風力損。梨花最晚又凋零。何事歸期無定準。欄干倚遍重來凭。淚粉偷將紅袖印。蜘蛛喜鵲誤人多。似此無憑安足信。

二十三

酒美春濃花世界。得意人人千萬態。莫教辜負豔陽天。過了堆金何處買。已去少年無計奈。且願芳心長恁在。閑愁一點上心來。算得東風吹不解。

二十四

湖邊柳外樓高處。望斷雲山多少路。欄干倚遍使人愁。又是天涯初日暮。輕無管繫狂無數。水畔花飛

風裏絮。算伊渾似薄情郎。去便不來來便去。

二十五

南園粉蝶能無數。度翠穿紅來復去。倡條冶葉恣留連。飄蕩輕於花上絮。朱欄夜夜風兼露。宿粉棲香無定所。多情翻卻似無情。贏得百花無限妬。

二十六
子規

江南三月春光老。月落禽啼天未曉。露和啼血染花紅。恨過千家煙樹杪。雲垂玉枕屏山小。夢欲成時驚覺了。人心應不似伊心。若解思歸歸合早。

二十七

東風本是開花信。及至花時風更緊。吹開吹謝苦怱怱。春意到頭無處問。把酒臨風千萬恨。欲掃殘紅猶未忍。夜來風雨轉離披。滿眼淒涼愁不盡。

二十八

陰陰樹色籠晴晝。清淡園林春過後。杏腮輕粉日催紅。池面綠羅風卷皺。佳人向晚新粧就。圓膩歌喉珠欲溜。當筵莫放酒杯遲。樂事良辰難入手。

二十九

芙蓉鬪暈燕支淺。留着晚花開小宴。畫船紅日晚風清。柳色溪光晴照暖。美人爭勸梨花盞。舞困玉腰裙縷慢。莫交銀燭促歸期。已祝斜陽休更晚。

漁家傲〔襯添〕

正月斗杓初轉勢。金刀剪綵功夫異。稱慶高堂歡幼稚。看柳意。偏從東面春風至。十四新蟾圓尙未。樓前乍看紅燈試。冰散綠池泉細細。魚欲戲。園林已是花天氣。

同前

二月春耕昌杏密。百花次第爭先出。惟有海棠梨第一。深淺拂。天生紅粉真無匹。畫棟歸來巢未失。雙款語。恰飛乙。留客醉花迎曉日。金盞溢。卻憂風雨飄零疾。

同前

三月清明天婉婉。晴川祓禊歸來晚。況是踏青來處遠。猶不倦。秋千別閉深庭院。更值牡丹開欲遍。酴醾壓架清香散。誰解勸。增春戀。東風回晚無情絆。

同前

四月園林春去後。深深密密幄陰初茂。折得花枝猶在手。香滿袖。葉間梅子青如豆。風雨時時添氣候。成行新筍霜筠厚。題就送春詩幾首。聊對酒。櫻桃色照銀盤溜。

同前

五月榴花妖豔烘。綠楊帶雨垂垂重。五色新絲纏角粽。金盤送。生綃畫扇盤雙鳳。正是浴蘭時節動。菖蒲酒美清尊共。葉裏黃鸝時一弄。猶鬢髮。等閑驚破紗窗夢。

同前

六月炎天時霎雨。行雲涌出奇峯露。沼上嫩蓮腰束素。風兼露。梁王宮闕無煩暑。畏日亭亭殘蕙炷。傍簾乳燕雙飛去。碧盃敲冰傾玉處。朝與暮。故人風快涼輕度。

同前

七月新秋風露早。洛蓮尚折庭梧老。是處瓜華時節好。金樽倒。人間綵縷爭祈巧。萬葉敲聲涼乍到。百蟲啼晚煙如掃。箭漏初長天杳杳。人語悄。那堪夜雨催清曉。

同前

八月秋高風歷亂。衰蘭敗芷紅蓮岸。皓月十分光正滿。清光畔。年年常願瓊筵看。社近愁看歸去燕。江天空闊雲容漫。宋玉當時情不淺。成幽怨。鄉關千里危腸斷。

同前

九月霜秋已盡。烘林敗葉紅相映。惟有東籬黃菊盛。遺金粉。人家簾幕重陽近。曉日陰陰晴未定。授

衣時節輕寒嫩。新鴈一聲風又勁。雲欲凝。鴈來應有吾鄉信。

同前 此篇已載本卷，但數字不同。

十月小春梅蕊綻。紅爐畫閣新裝遍。鴛帳美人貪睡暖。梳洗懶。玉壺一夜輕澌滿。樓上四垂簾不卷。天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鴈行吹字斷。紅日晚。江天雪意雲撩亂。

同前

十一月新陽排壽宴。黃鍾應管添宮線。獵獵寒威雲不卷。風頭轉。時看雪霰吹人面。南至迎長知漏箭。書雲紀候冰生研。臘近探春春尙遠。閑庭院。梅花落盡千千片。

同前

十二月嚴凝天地閉。莫嫌臺榭無花卉。惟有酒能欺雪意。增豪氣。直教耳熱笙歌沸。隴上雕鞍惟疑數騎。獵圍半合新霜裏。霜重鼓聲寒不起。千人指馬前一鴈寒空墜。

荆公嘗對客誦永叔小闋云。五綵新絲纏角粽。金盤送。生綃畫扇盤雙鳳。曰三十年前見其全篇。今才記三句。乃永叔在李太尉端愿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詞。數問人求之。不可得。嗚呼。荆公之沒二紀。余自永平幕召還。過武陵。始得於州將李君誼。追恨荆公之不獲見也。誼。太尉猶子也。 年中秋

日金陵 闕其名

政和丙申冬，余還自京師，過歙州，太守濠梁許君頌之席上，見許君舉荆公所記三句，且云此詞才情有餘，它人不能道也。後十二年，建炎戊申，偶得此本於長樂同官方君。後四年辛亥，紹興二月朔，自尤

溪避盜，宿龍爬，以待二弟，適無事，謾錄于此。吏部員外郎朱松詩年

【蝶戀花第六篇】載陽春錄誰抱一作誰把雙飛一作驚飛濃醉一作濃睡鶯亂語一作鶯不語

【第七篇】尊前集李王詞乍過一作過了傷春暮一作春將暮依稀一作無言誰人輕輕一作低低相思一作心

【第九篇】亦載陽春錄易安李氏稱是六一詞【第十四十五篇】並載柳三變樂章集

【第十六篇】亦載陽春錄拋棄一作拋擲小橋一作小樓

【第十九篇】亦載陽春錄

【漁家傲第二篇】羞起晚一作晚一紅日短短一作晚

【第十四篇】霞尾暗一作亂

【玉樓春第十篇】舞餘文海作舞徐

【第十一篇】幾多一作不多

【第十八篇】此篇尊前集作馮延巳而陽春錄不載送日一作縱日還相一作長相不柰一作自是

卷三

長短句

南歌子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走來窗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閑妨了繡功夫。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

御街行

天非華豔輕非霧。來夜半、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何處。乳雞酒燕，落星沉月，統統城頭鼓。參差漸辨西池樹。朱閣斜欹戶。綠苔深徑少人行。苔上屐痕無數。遺香餘粉，剩衾閑枕，天把多情賦。

桃源憶故人一名虞美人影

一

梅梢弄粉香猶嫩。欲寄江南春一作芳信。別後寸腸縈一作縈損。說與伊爭穩。小爐獨守寒灰燼。忍泪低頭二字一作無言。畫盡眉上萬重新恨。竟日無人問。

二

鶯愁燕苦春歸去。寂寂花飄紅雨。碧草綠楊歧路。況是長亭暮。少年行客情難訴。泣對東風無語。目斷

兩三煙樹翠隔江淹浦。

臨江仙

一

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欄干倚處。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鈎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簾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橫。

二

記得金鑾同唱第。春風上國繁華。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負曲江花。聞說闔山通闕苑。樓高不見君家。孤城寒日等閑斜。離愁難盡。紅樹遠連霞。

聖無憂

世路風波險。十年一別須臾。人生聚散長如此。相見且懽娛。好酒能消光景。春風不染髭鬚。爲公一醉花前倒。紅袖莫來扶。

浪淘沙

一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時攜手處。遊遍芳叢。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今年花

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二

花外倒金翹。飲散無憀。柔桑蔽日柳迷條。此地年時曾一醉，還是春朝。今日舉輕橈。帆影飄飄。長亭回首短亭遙。過盡長亭人更遠，特地魂銷。

三

五嶺麥秋殘。荔子初丹。絳紗囊裏水晶丸。可惜天教生處遠，不近長安。往事憶開元。妃子偏憐。一從魂散馬嵬關。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

四

萬恨苦綿綿。舊約前愆。桃花溪畔柳陰間。幾度日高春睡重，繡戶深關。樓外夕陽閑。獨自憑欄。一重水隔一重山。水闊山高人不見，有淚無言。

五

今日北地遊。漾漾輕舟。波光瀲灩柳條柔。如此春來春又去，白了人頭。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滿酌金甌。縱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

定風波

一

把酒花前欲問他。對花何恡一作情。醉顏醺。春到幾人能爛賞。何況無情風雨等閑多。豔樹香叢都幾許。朝暮。惜紅愁粉奈情何。好是金船浮玉浪。相向十分深送一聲歌。

二

把酒花前欲問伊。忍嫌金盞負春時。紅豔不能旬日看。宜算須知開謝只相隨。蝶去蝶來猶解戀。難見回頭還是度年期。莫候飲闌花已盡。方信無人堪與補殘枝。

三

把酒花前欲問公。對花何事訴金鐘。爲問去年春甚處。虛度鶯聲撩亂一場空。今歲春來須愛惜。難得須知花面不長紅。待得酒醒君不見。千片不隨流水卽隨風。

四

把酒花前欲問君。世間何計可留春。縱使青春留得住。虛語無情花對有情人。任是好花須落去。自古紅顏能得幾時新。暗想浮生何事好。唯有清歌一曲倒金樽。

五

過盡韶華一作光。不可添。小樓紅日下屏簷。春睡覺來情緒惡。寂寞楊花綠亂拂珠簾。早是閑愁依舊在。

無奈。那堪更被宿醒兼。把酒送春惆悵甚。長恁。年年二月病厭厭。

六

對酒追歡莫負春。春光歸去可饒人。昨日紅芳今綠樹。已暮。殘花飛絮兩紛紛。粉面麗姝歌窈窕。清妙。樽前信任醉醺醺。不是狂心貪燕樂。自覺。年來白髮滿頭新。

暮山溪

新正初破。三五銀蟾滿。纖手染香羅。剪紅蓮滿城開遍。樓臺上下。歌管咽春風。駕香輪。停寶馬。只待金烏晚。帝城今夜。羅綺誰爲伴。應卜紫姑神。問歸朝。相思望斷。天涯情緒。對酒且開顏。春宵短。春寒淺。莫待金杯暖。

浣溪沙

一

雲曳香綿彩柱高。絳旗風颭出花梢。一梭紅帶往來拋。束素美人羞不打。卻嫌裙慢褪纖腰。日斜深院影空搖。

二

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盞頻傳。人生何處

似樽前。

三

湖上朱橋響畫輪，溶溶春水浸春雲。碧瑠璃滑淨無塵。

當路遊絲縈醉客，隔花啼鳥喚行人。日斜歸去

奈何春。

四

葉底青青杏子垂，枝頭薄薄柳綿飛。日高深院晚鶯啼。

堪恨風流成薄倖，斷無消息道歸期。托腮無語

翠眉低。

五

青杏園林煮酒香，佳人初着薄羅裳。柳絲搖曳燕飛忙。

乍雨乍晴花自落，閑愁閑悶晝偏長。爲誰消瘦

損容光。

六

紅粉佳人白玉杯，木蘭船穩棹歌催。綠荷風裏笑聲來。

細雨輕煙籠草樹，斜橋曲水遶樓臺。夕陽高處

畫屏開。

七

翠袖嬌鬢舞石州。兩行紅粉一時羞。新聲難逐管絃愁。白髮主人年未老。清時賢相望偏優。一樽風月爲公留。

八

燈燼垂花月似霜。薄簾映月兩交光。酒醺紅粉白生香。雙手舞餘拖翠袖。一聲歌已釀金觴。休回嬌眼斷人腸。

九

十載相逢酒一卮。故人纔見便開眉。老來遊舊更同誰。浮世歌歡真易失。宦途離合信難期。樽前莫惜醉如泥。

御帶花

青春何處風光好。帝里偏愛元夕。萬重繒綵。構一屏峯嶺。半空金碧。寶槩銀釭。耀絳幕。龍虎騰擲。沙堤遠。雕輪繡轂。爭走五王宅。雍容熙熙作畫。曾樂府神姬。海洞仙客。拽香搖翠。稱執手行歌。錦街天陌。月淡寒輕。漸向曉漏聲寂寂。當年少。狂心未已。不醉怎歸得。

虞美人

爐香晝永龍煙白。風動金鸞額。畫屏寒掩小山川。睡容初起枕痕圓。墜花鈿。樓高不及煙霄半。望盡相

思眼。豔陽剛愛挫愁人。故生芳草碧連雲。怨王孫。

鶴沖天

梅謝粉。柳拖金。香滿舊園林。養花天氣半晴陰。花好卻愁深。
花無數。愁無數。花好卻愁春去。戴花持酒
祝東風。千萬莫忽忽。

夜行船

一

憶昔西都懽縱。自別後有誰能共。伊川山水洛川花。細尋思舊遊如夢。今日相逢情愈重。愁聞唱畫樓
鐘動。白髮天涯逢此景。倒金樽殢誰相送。

二

滿眼東風飛絮。催行色短亭春暮。落花流水草連雲。看是斷腸南浦。檀板未終人去去。扁舟在綠楊
深處。手把金樽難爲別。更那聽亂鶯疎雨。

洛陽春

紅紗未曉黃鸝語。蕙爐銷蘭炷。錦屏羅幕護春寒。昨夜三更雨。繡簾閑倚吹輕絮。斂眉山無緒。看花拭
泪向歸鴻。問來處逢郎否。

一叢花 此篇世傳張先子野詞

傷春懷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愁正恁牽絲亂，更南陌、飛絮濛濛。歸騎漸遙，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雙鴛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橋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還是、新月簾櫳。沉恨細思，不如桃李，還解嫁春風。

雨中花

千古都門行路能。使離歌聲苦。送盡行人，花殘春晚，又到君東去。醉藉落花吹暖絮。多少曲堤芳樹。且攜手留連，良辰美景，留作相思處。

千秋歲

數聲鶗鴂。又報芳菲歇。惜春更把殘紅折。雨輕風色暴，梅子青時節。永豐柳，無人盡日花飛雪。莫把絲絃撥。怨極絃能說。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終有千千結。夜過也，東窗未白殘燈滅。

越溪春

三月十三寒食日。春色遍天涯。越溪閨苑繁華地。傍禁垣、珠翠煙霞。紅粉牆頭，鞦韆影裏，臨水人家。歸來晚駐香車。銀箭透窗紗。有時三點兩點雨，霽朱門、柳細風斜。沉麝不燒金鴨，冷籠月照梨花。

賀聖朝影

白雪梨花紅粉桃。露華高。垂楊慢舞綠絲條。草如袍。風過小池輕浪起，似江皋。千金莫惜買香醪。且陶

陶。

洞天春

鶯啼綠樹聲早。檻外殘紅未掃。露點眞珠遍芳草。正簾幃清曉。輟轡宅院悄悄。又是清明過了。燕蝶輕狂。柳絲撩亂。春心多少。

憶漢月

紅豔幾枝輕裊。新被東風開了。倚煙啼露爲誰嬌。故惹蝶憐蜂惱。多情遊賞處。留戀向綠叢千繞。酒闌歡罷不成歸。腸斷月斜春老。

清平樂

一

雨晴煙晚。綠水新池滿。雙燕飛來垂柳院。小閣畫簾高捲。黃昏獨倚朱欄。西南初月眉彎。砌下落花風起。羅衣特地春寒。

二

小庭春老。碧砌紅萱草。長憶小欄閑共遠。攜手綠叢含笑。別來音信全乖。舊期前事堪猜。門掩日斜人靜。落花愁點青苔。

應天長

一

一彎初月臨鸞鏡。雲鬢風釵慵不整。珠簾淨。重樓迴。惆悵落花風不定。綠煙低柳徑。何處幺幺金井。昨夜更闌酒醒。春愁勝卻病。

二

石城山下桃花綻。宿雨初晴雲未散。南去棹。北飛鴈。水闊山遙腸欲斷。倚樓情緒懶。惆悵春心無限。燕度蒹葭風晚。欲歸愁滿面。

三

綠槐陰裏黃鸝語。深院無人日正午。繡簾垂。金鳳舞。寂寞小屏香一炷。碧雲凝合處。空役夢魂來去。昨夜綠窗風雨。問君知也否。

涼州令

東堂石櫺

翠樹芳條颭。的的裙腰初染。佳人攜手弄芳菲。綠陰紅影。共展雙紋簾。插花照影窺鸞鑑。只恐芳容減。不堪零落春晚。青苔雨後深紅點。一去門闌掩。重來卻尋朱檻。離離秋實弄輕霜。嬌紅脈脈。似見燕脂臉。人非事往眉空斂。誰把佳期賺。芳心只願長依舊。春風更放明年豔。

南鄉子

一

翠密紅繁。水國涼生未是寒。雨打荷花珠不定。輕翻冷潑。鴛鴦錦翅斑。盡日凭欄。弄蕊拈花子細看。偷得麝蹄新鑄樣。無端藏在紅房。豔粉間。

二

雨後斜陽。細細風來細細香。風定波平花映水。休藏照出。輕盈半面粧。路隔秋江。蓮子深深隱翠房。意在蓮心無問處。難忘。泪裏紅腮不記行。

鵲橋仙

月波清霽。煙容明淡。靈漢舊期還至。鵲迎橋路接天津。映夾岸、星榆點綴。雲屏未卷。仙籬催曉。腸斷去年情味。多應天意不教長。恁恐把歡娛容易。

芳草渡

梧桐落。蓼花秋。煙初冷。雨纔收。蕭條風物正堪愁。人去後。多少恨。在心頭。燕鴻遠。羌笛怨。渺渺澄波一片。山如黛。月如鉤。笙歌散。夢魂斷。倚高樓。

珠簾捲。暮雲愁。垂楊暗鎖青樓。煙雨濛濛如畫。輕風吹旋收。香斷錦屏新別。人閑玉簫初秋。多少舊懽
新恨。書杳杳。夢悠悠。

更漏子

風帶寒枝正好。蘭薰無端先老。悄悄夢依依。離人殊未歸。 襄羅幕。凭朱閣。不獨堪悲搖落。月東出。鴈
南飛。誰家夜搗衣。

摸魚兒

卷繡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小池閣立。殘粧淺。向晚水紋如縠。凝遠目。恨人去。寂寂鳳枕孤難
宿。倚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露草。兩兩長相逐。雙眉促。可惜年華婉婉。西風初弄庭菊。況伊家年少。
多情未已難拘束。那堪更趁涼景。追尋甚處垂楊曲。佳期過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雲屏去時祝。

少年遊

一

去年秋晚此園中。攜手翫芳叢。拈花嗅蕊。惱煙撩霧。拚醉倚西風。今年重對芳叢處。追往事。又成空。敲
遍欄干。向人無語。惆悵滿枝紅。

二

肉紅圓樣淺。心黃枝上巧如裝。雨輕煙重無膠天氣。啼破曉來粧。寒輕貼體風頭冷。忍拋棄。向秋光。不會深心爲誰惆悵。回面恨斜陽。

三

玉壺冰。整獸爐灰。人起繡簾開。春叢一夜。六花開盡。不待剪刀催。洛陽城闕中天起。高下遍樓臺。絮亂風輕。拂鞍霑袖。歸路似章街。

行香子

舞雪歌雲。閑淡粧勻。藍溪水染輕裙。酒香醺臉。粉色生春。更雅談話。好情性。美精神。空江不斷。凌波何處。向越橋邊。青柳朱門。斷鍾殘角。又送黃昏。奈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

鷓鴣人

學畫宮眉細細長。芙蓉出水鬪新粧。只知一笑能傾國。不信相看有斷腸。雙黃鸝。兩鴛鴦。迢迢雲水恨難忘。早知今日長相憶。不及從初莫作雙。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常也。詩三百篇。如俟城隅。望復關。標梅實。贈勺藥之類。聖人未嘗刪焉。陶淵明閑情一賦。豈害其爲達。而梁昭明以爲白玉微瑕。何也。公性至剛。而與物有情。蓋嘗致意於詩。爲之本義。溫柔寬厚。所得深矣。吟詠之餘。溢爲歌詞。有平山集。盛傳於世。曾慥雅詞不盡收也。今定爲三卷。

且載樂語于首。其甚淺近者。前輩多謂劉焯僞作。故削之。

元豐中。崔公度跋馮延巳陽春錄。謂皆延巳親筆。其間有誤入六一詞者。近世桐汭志新安志亦記其事。今觀延巳之詞。往往自與唐花門集尊前集相混。而柳三變詞亦雜平山集中。則此三卷或甚浮豔者。殆非公之少作。疑以傳疑。可也。

郡人羅 泌校正。

【浪淘沙第一篇】可惜。一作料得。

【第三篇】麥秋殘。殘一作寒。囊裏一作囊裏。一從。一作關。

【暮山溪】歌管。一作歌吹。

【浣溪沙第二篇】樓外。一作梢外。

【第五篇】初着。一作初試。

【夜行船第二篇】人去。一作人又去。

【清平樂第一篇】又載陽。

【應天長三篇】並載陽。

【第一篇】彎初。一作鉤新。

【第二篇】山遙。一作天遙。燕度。一作忍淚。

【第三篇】

花間集作皇甫松詞。金瓶集作溫飛卿詞。鶯語二集並日正午一作春問君知也否諸集並作斷腸君信否

【芳草渡】

又載詞。在笥。澄渡一作清江

【更漏子】

又載陽春錄。情悄悄一作雲杏杏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緝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篋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一作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

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昔在洛陽。與余遊者。皆一時豪雋之士也。而陳郡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時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聖俞。善人君子也。與余共處窮約。每見余小有可喜事。懽然若在諸己。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敍之作。既無謝尹之知音。而集錄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夫。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書。

錄日記公子集

集古錄既成之八年。家君命栗曰。吾集錄前世埋沒缺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爲耳目之玩哉。其爲所得。亦已多矣。故嘗序其說而刻之。又跋於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已粗備矣。若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則吾未暇。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栗退而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來。迄於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將遂散。而無傳。宜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撰之人。事迹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爲一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夫事必簡而不煩。然後能傳於久遠。今

此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嘗不爲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錄而後著者。豈非以其繁多一作而難於盡傳哉。故著其大略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熙寧二年二月記。

右集古錄序。成於嘉祐末年。其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先後。蓋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此公述千卷不以世代爲序之意也。又云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此公述錄目跋尾之意也。至熙寧二年。公之子叔弼記其後云。公命棗曰。吾跋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若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則吾未暇。棗乃盡發千卷。著其大略。自今觀之。公序明言別爲錄目。而棗乃記公未暇之語。世傳集古跋十卷四百餘篇。而棗乃謂二百九十六篇。雖是時公尙無恙。後三年方薨。然續跋纔十餘耳。不應多踰百篇。得非寫本誤以三百爲二百。或棗記在熙寧之前耶。棗又云爲十卷。附跋尾之後。今錄目自爲一書。乃二十卷。不過列碑石所在及其名氏歲月。初無難者。何未暇之有。是皆可疑。姑以棗所記附公本序之後。而自周秦至於五季。皆隨年代爲之序。庶幾時世先後。秩然不紊。間有書撰出於一手。其歲月相邇。則類而次之。又於每卷之末。備存當時卷帙之次第。旣以便今。亦不失其初云。

【集古錄序】經十。一作葬於。一作葬于。一作所食。一作所好。一作子固。一作吾固。

集古錄跋尾

卷一

古敦銘毛伯敦。鬯伯彝。伯庶父敦。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一作銘識。考知其人事蹟。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爲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尙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蓋余集錄最後得此銘。當作錄目序時。但有伯問銘。吉日癸巳字最遠。故敍言自周穆王以來。叙已刻石。始得斯一作銘。乃武王時器也。其後二銘。一得盨。曰鬯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風。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爲何人也。三器銘文。皆完可識。具列如左。右真蹟。

毛伯敦銘

一乃正旦吉日王十周詔曰王
 各于向也也曰門也也也也
 王乎內史無命鄭王曰鄭答先王
 命也止乎釋五乎祝令命降釋喬了
 命乎內史市同巽黃齋用用也鄭料
 頌者教對傳天子休命鄭用止肝皇
 考鄭曰博股鄭古管者公與子爽僵
 是也禮廟用會

【釋文】

佳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於宣射毛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鄭王呼內史册命鄭王曰鄭
 昔先王既命女作邑一字五邑祝今余佳亂商乃命錫女亦蒞同冕齊黃纁旃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
 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駿伯曾敷鄭其鬻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薛尚功釋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

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廷。佑祝。舟王呼內史册命。舟王曰。邾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曠京。乃命錫汝赤芾彤冕。齊黃鑾。旂用事。知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舟用作朕皇考。聖伯。尊。敦。邾子孫孫。永寶用享。

龔伯彝銘

龔止皇且益公。文公。成。曰。皇。王。美。壽。令。
 禎。壽。曰。其。池。皇。美。壽。令。
 其。子。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釋文】

龔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聖伯尊彝。其熙萬年無疆。歸終歸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薛尙功釋云。龔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聖伯尊彝。其熙萬年無疆。歸終歸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伯庶父敦銘

庶二。月。戊。寅。曰。庶。子。止。王。帖。片。美。護。
 歸。其。子。廟。用。

【釋文】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寶用。薛尚功釋月爲周餘同上。

韓城鼎銘

參王九月乙卯晉姜日命參司時片
姑舟晉邦命不廟其摩王器曰德圖
祀非翻申燾序時辟并彛久李勳箋
不秀踰皇帝曰詩非樂于惠遠非手
函賚于山曰詩文侯令是索補死
征并湯賤貝不吉金用止窳臆泉用
蕭雙昂窗控切君子晉姜用勸釋廟
燾壽山簞錄不蛋與飛窳疆用言片德
明保其孫子三壽之利

右原甫既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仲能讀古文篆籀爲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甫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爲先秦古器記原甫博學無所不通爲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竝博識君子具之如左右真蹟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安寧至離明德宣○我猷用○所辭辟○
 ○剋度不○○○日寵我萬民嘉遺我錫商賚千兩今濃文侯○○○○○征綏○○堅久吉金
 用作寶尊鼎用康頤妥懷遠邦君子晉姜用斲○○糜壽作惠○亟萬年無疆用德峻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原父所寫如此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同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叟至離明德宣離。明離德宣離。邠離。我離爾用離。爾離。辟離。婦離。久離。光離。剋離。度離。不離。家離。講離。豐離。享離。自離。譬離。我離。萬離。民離。剋離。遷離。我離。須離。寶離。尊離。鼎離。用離。康離。頤離。妥離。懷離。遠離。邦離。君離。子離。晉離。姜離。用離。斲離。糜離。壽離。作離。惠離。亟離。萬離。年離。無離。疆離。用離。德離。峻離。保離。其離。孫離。子離。三離。壽離。是離。利離。

右嘉祐己亥歲馮掖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於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謹按其銘蓋

多古文奇字。古文自漢世知者已稀。字之博者。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蓋古之事物。有不與後世同者。故不能盡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傳者。今或得於古器。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趣簡易。故佳司。至自。亾等字。皆假借也。鄭司農說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爲義。又云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者是也。叢者。進取也。从受。故叟疑爲叢。𡗗。从女而象乳子形。故姪疑爲母。而𡗗讀爲繇。離用邕聲。邕从𠂔。古文作𠂔。今此𠂔从水从𠂔。故疑爲離。魯字。古作𠂔。卽旅。古交旅作𠂔。而𠂔。字用𠂔爲聲。蓋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故譌疑爲諸。易者。篆文象蜥易形。故須疑爲易。而讀爲錫。賜皆以聲假借也。鹵从鹵。古鹵中象鹽形。𠂔。上象胃中穀形。故鹵胃二字。卑者从力。在甲下。力。今但用左。古者尙右。故力在甲下爲卑。故畢疑爲卑。亦恐借。冊。冠。象穿寶貨形。賈字从之。聿。或卽母字。今毛詩有串夷字。俗用爲串穿之串。而說文不載。豈非聿字之省也。故疑聿讀爲貫。通从之。凡从之。之字多通用。故通疑爲通。古語二字相屬者。多爲一字書之。若秦鐘銘有字。𠂔。𠂔。之字。是也。𠂔。古西字。故𠂔疑爲西。夏字。秦鐘銘亦。安字。說文無之。蓋古綏字省系余。其後相承讀如媯。故疑讀爲綏。字。故𠂔疑爲西。夏字。有此字。𠂔。安字。說文無之。蓋古綏字省系余。其後相承讀如媯。故疑讀爲綏。

𠂔。音。石鼓文皆作𠂔。古之旌旂。悉載於車。故疑𠂔卽旂字。而从車。借讀爲祈。近符有得敦藍田者。二銘皆有用𠂔。萬。𠂔。之文。故知然也。𠂔。今幡爲許。刀。而𠂔。𠂔。之聲。門。用之爲聲。詩。𠂔。𠂔。在𠂔。又省爲𠂔。𠂔。易繁辭。𠂔。又讀如尼。𠂔。𠂔。眉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鉉所謂如𠂔。亦音𠂔。亦音𠂔。豈

眉古亦同音歟。秦鐘銘亦有聲鬻字。故疑爲眉。爲者母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獸爲爲。眈字。書所無。而於文執。宐爲允。蓋用眈省聲也。它字不可識者。猶十一二。與其偏旁之異者。若𠄎。𠄎。𠄎。𠄎。之類。皆今所不傳。以小篆參求之。不能彷彿。以今揆之。其間或當時書者鑄器者。不必無謬誤矣。姑盡淺學。以塞公命云。余。

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楊南仲識。

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執有遺思焉。及得原甫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莆陽蔡襄。

商雒鼎銘真蹟

右商雒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維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旣死。竊王在下都。雖公。識作隳鼎。用追享丁於皇。且考用氣。糜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雖公不知爲何人。原甫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則得爾。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古器銘
鐘銘二
鼎銘三
寶敦銘一
字疑非年。

右古器銘六。余嘗見其二。曰甗也。寶蘇鐘也。太宗皇帝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甗。初無識者。其狀下爲鼎。

三足上爲方甌中設銅算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甌也遂藏於祕閣余爲校勘時常閱於祕閣下景祐中修大樂治工給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於腹因存而不毀卽寶酥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修樂皆以朴鐘爲非及得寶酥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爲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同前綏和鐘寶盃寶敦

右古器銘四尚書屯田員外郎楊南仲爲余讀之其一曰綏和林鐘其文磨滅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識者其二曰寶盃其文完可讀曰伯玉般子作寶盃其萬斯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其三其四皆曰寶敦其銘文亦同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蓋一敦而二銘余家集錄所藏古器銘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假家居書右真蹟

自余集錄古文所得三代器銘必問於楊南仲章友直暨集錄成書而南仲友直相繼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識者而三代器銘亦不復得矣治平三年七月二十一有八一有日一有以字孟饗攝事太廟齋宮書右真蹟

終南古敦銘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爲鳳翔府判官得古器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

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爲敦也。蓋其銘有寶尊敦之文。遂以爲敦爾。石集本

叔高父煮籩銘

右煮籩銘。曰叔高父作煮籩。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原父在長安。得此籩於扶風。原甫曰。籩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壻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籩。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爲龜形。一有與原甫所得真古籩不同。一有也。字君謨以謂禮家傳其說。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原甫所見。可以正其繆也。故并錄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山。一有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爲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一作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爲馬蹬山。以其字形類也。慶曆中。宋尙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工鑿山。取其字。龕於州廨之壁。聞者爲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右真蹟

敦匱銘周姜寶敦 張伯煮匱

右伯罔敦銘。曰伯罔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蘄萬壽。尙書罔命序曰。穆王命伯罔爲周大僕正。則此

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蓋自穆王傳其孝懿夷厲五王。而至於共和。自共和至今。蓋千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遠也。古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託於金石而後傳。其堙沉埋沒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十鼓。今皆在。而文字剝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取其不爲燥濕寒暑所變。爲可貴者以此也。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爲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藏之邪。其後張伯頤銘曰。張伯作煮匱。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張伯不知何人也。二銘皆得之原父也。右集本。

敦。醫銘。伯頤敦。張仲醫。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咸鎬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兒。往往有得。必購而藏之。以余方集錄古文。乃模其銘刻以爲遺。故余家集古錄。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於原父也。歸自長安。所載盈車。而以其二器遺余。其一曰伯頤之敦。其一曰張仲之匱。其形制與今不同。而極精巧。敦。醫皆有銘。而云醫獲其二。皆有蓋而上下皆銘。銘文皆同。甚矣古之人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尙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其於一用器。爲慮猶如此。則其操修施設。所以垂後世者。必不苟。二子名見詩書。伯頤。

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一作復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復出原甫藏其器子錄其文蓋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蓋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原甫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

石鼓文

右石鼓文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解字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鼓一有十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滅一有廢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尙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眞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

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爲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廬陵歐陽某記。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秦度量銘

右秦度量銘二。按顏氏家訓。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鐵稱權。傍有鐫銘二。其文正與此二銘同。之推因言司馬遷秦始皇本紀書丞相隗林常依此銘作隗狀。遂錄二銘。載之家訓。余之得此二銘也。適在祕閣。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嘗遊長安。買得此字一有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其一乃銅鍔。不知爲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一銘也。考其文與家訓所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茲二銘刻於器物者非一也。及後又於集賢校理陸經家得一銅版。所刻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錄之云。嘉祐八年七月十日書。右真蹟

秦昭和鐘銘

右秦昭和鐘。銘曰。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按史記秦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爲大夫。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

公於本紀云。襄公始列爲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爲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鐘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爲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爲景公也。故並列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書。右真蹟。

秦祀巫成神文一作秦誓文。

右秦祀巫成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皇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爲橫也。右集本。

之罘山秦篆遺文集本。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爲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

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邪。

秦泰山刻石 一作書李斯篆後 集本。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二字一作小篆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己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十四字一作至己之所作則爲萬世不可朽之計。何其愚哉。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於一作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此字一有詔。僅在所二字一存。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六字一作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六字一此又有別本。云一無此字出於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十一無此字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五字一無此余友江鄰幾一作休復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二字一四面皆一有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一有也。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三無此而已。本鄰幾遺余也。比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爲真者爾。此十九字。只作休復字。鄰幾。

秦嶧山刻石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

有傳者各有所自來。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寶云是鉉所撰，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撰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錄，別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字尚存，以較摸本，則見真偽之相遠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石真

同前一作秦二世詔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同。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錄于一作於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蓋集錄成書後八年，得此于一作於青州而附之。熙寧元年秋九月六日書。石真

前漢二器銘林華宮行鐙一，蓮勺宮博山爐一。歲月見本文。

劉原父帖

近又獲一銅器，刻其側云：林華親行鐙，重一斤十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今附墨本上呈。

右林華宮行鐙銘一，蓮勺宮銅博山爐下槃銘一，皆漢五鳳中造。林華宮漢書不載，宣帝本紀云：困於蓮勺，函中注云：縣也。亦不云有宮，蓋秦漢離宮別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也。余所集錄

古文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獲。每以爲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甫出爲永興守。長安秦漢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沒於荒基敗冢。往往爲耕夫牧豎得之。遂復傳於人間。而原甫又雅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頗多。而以余方集古文。故每以其銘刻爲遺。旣獲此二銘。其後又得谷口銅甬銘。乃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償其素願焉。余所集錄旣博。而爲日滋久。求之亦勞。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誌之。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前漢谷口銅甬銘歲月見本文

右漢谷口銅甬。原父在長安時得之。其前銘云。谷口銅甬容十。其下減兩字。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後銘云。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下減一字。原父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始元甘露皆宣帝年號。一有也字。余所集錄千卷。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鏡蓮勺博山鑪盤銘爾。治平元年六月九日書。右真蹟

前漢馮足鏡銘。此數本與漢二器銘。銅甬銘共爲一卷。

裴如晦帖

煜頃嘗謂周秦東漢。往往有銘傳於世間。獨西漢無有。王原叔言華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購得之。乃好事者所爲。非漢字也。侍坐語及。公亦謂家集所闕。西漢字耳。煜守丹陽日。蘇氏者出古物。有銅馮

足鏡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則黃龍元年所造。其言榮宮二史間未始概見。遂摹之。欲寄左右。以爲集古錄之一事。會悲苦不果。昨偶開篋見之。謹以上獻。亦聞原甫於秦中得西漢數器。不知文字與此類不。

煜再拜。治平元年十月十四日。

後三年。余出守亳社。而裴如晦以疾卒于京師。明年。原甫卒于南都。二人皆年壯氣盛。相次以歿。而余獨歸然而存也。熙寧壬子四月。右真蹟。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尙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滯用丘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瑒。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一有闕字。則余之集錄。不爲無益矣。一無此十字。治平元年閏五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後漢樊毅華嶽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毅華嶽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

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親自巡省。暨夏殷周。未之有改。秦違其典。璧遺鄩池。二世以亡。漢祖應連。禮遵陶唐。祭則獲福。亦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犇掃頭凶。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命守斯邦。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特部行事。荀班縣令。先讜以漸補治。此其事也。又云。功曹郭敏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勳。其字畫頗完。其文彬彬可喜。惟以周禮職方氏爲讖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右真贋。

同前

右漢樊毅修華嶽廟碑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齋室逼窄。法齋無所。於是與令巴郡胸忍先讜。圖議繕故。二年正月己卯。興就刻茲碑號。吏卒挾路。據此碑乃卽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治平元年未伏日書。右真贋。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尙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

祭器率皆久遠有垢。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苟班與華陰令先讜。以漸繕治成就之。又曰。讜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用穀藁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小民不堪。有饑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臣輒聽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尙書。漢家制度。今不復見。惟余家集錄漢碑頗多。故於磨滅之餘。時見一二。而此碑粗完。故錄其首尾以傳。臣毅者。樊毅也。石集本。

後漢北嶽碑歲月見本文。集本。

右漢北嶽碑。文字殘滅尤甚。莫詳其所載何事。第其隱隱可見者曰。光和四年。以此知爲漢碑爾。其文斷續。不可次序。蓋多言珪幣牲酒黍稷豐穰等事。似是禱養之文。其後有二人姓名。偶可見。云南陽冠軍馮巡。字季祖。甘陵夏方字伯陽。其餘則莫可考矣。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無極山神廟碑。文字磨滅斷續。然尋繹次序。其可見者尙可成文。云太常臣耽承敏頓首上尙書。謹按文書。男子常山蓋高。上黨范遷。爲元氏三公神山。去年五月。常山相巡詣山請雨。山神卽使高傳言白國縣。卽與封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雨。常山相巡元氏令王翊各以一白羊賽。復使高與遷俱詣太常。爲無極山神索法食。臣疑高遷言不實。輒移本國。今常山相巡書言郡督郵言無極山體可三里所。立石爲

體長二丈五尺所。山周匝二十餘里。其三公封龍靈山皆得法食。乞今無極山北三山洞。牲出王家。以珪璧爲信。愚臣如巡言。請少府給珪璧故事。須報。臣孰愚。頓首頓首。上尙書制曰。可。尙書令忠奏。雒陽宮太常承書從事。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酉。尙書令忠下太常。孰承敏下常山相。其奏章如此。其後遂言造廟事而有銘。其文多不載。按漢奏章首尾皆言臣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尙書。而此碑所載太常有字。章首尾不稱死罪。而承敏又不稱臣。莫曉其制。碑後又列常山官屬。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令王翊字元輔云。治平元年四月一日書。右真蹟

後漢桐柏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桐柏廟碑。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蓋南陽太守修廟碑也。其辭云。延熹六年正月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奴下正闕一字。常是其姓。又云。尊神敬祀。立廟桐柏。春秋宗禋。災異告變。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一作宗太守奉祀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遣承行事。簡略不敬。明神弗啟。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來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望。增廣壇場。又云。執玉以沉。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其大意止於如此。其後有頌。亦可讀。第不見太守姓名爾。然不著他事。惟修廟祀神爾。桐柏淮瀆廟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嚴阬君神祠碑光和四年

右漢殺阨君神祠碑。在鄭縣慶曆中樞密直學士施君爲陝西都轉運使。爲余模此本。云碑文已磨滅。初不可辨。以麵填其刻。稍尋其點畫。命工鐫治之。乃可讀。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不完。故斯碑歷歷可見也。惟裴暉姓名。爲鄉人鑿去矣。殺阨所以畜洩水患。據碑文云。自亡新以來廢之。則前漢時已有之矣。光和中。暉爲鄭縣令。始修復之。事見水經及華州圖經。殺阨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戍樹谷五樓先生東臺御史王翦將軍。皆莫曉其義。施君名昌言。今爲涇原路安撫使。石集本

【古敦銘】錄目元第九百四十一敦乃武王。下二字一作文武。

【韓城鼎銘】元第七百六十一亦自。一作嘗。

【商雒鼎銘】元附九百四十一

【古器銘】元第三百七十一存而。一無而字。

【同前】元第五百九十一般子。款識法帖無字。斯年。款識法帖無斯字。八月。款識法帖此下有初古字。暨集錄。一作古。

【終南古敦銘】元第四百四十一初莫知爲敦也。一無此六字。

【煮盥銘】元第四十一煮。款識法帖作旅。

右一器其銘云叔高父作煮籩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其容四升外方內圓而小墜之望之略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腹有甲也今禮家作籩內正圓外正方刻蓋正爲龜形猶有近也不全與古同耳此銘劉原甫在永興得古銅籩模其銘以見寄其後原甫所書也

禮家作籩傳其說不知其形制故名存實亡此器可以正其繆也甲辰正月十二日襄

【周穆王刻石 元附七百六十一】天子登上二字此山一作北山祭已至如此而一十三字一一作圖盤山一無

【敦甗銘 元附八百九十一】甗一作尊法一作尊款識一作尊史記此下一有本紀此下一有二字治平元年正月二日書一有此九字

【敦医銘 元無卷第】

【張仲器銘 元第八百九十一】古人一作古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書一有此十二字

【石鼓文】元第二右石鼓文。此下一有字。獨無石鼓。此下一有字。猶有一作。

【秦度量銘】元第六百六十一

【秦昭蘇鐘】元第三百四十一

【秦祀巫咸神文】元第四百一熊適。一作商。

【又別本】秦祀巫咸神文。祀廟那文附。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此字無。以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王

名一無此。有熊疑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據一作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此字無。此倍

十八世之詛盟。則秦一無此。自穆公十八世為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於秦。

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

是懷王也。但史記以為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誤。當從詛文石刻。以相為正。又有祀

朝那湫文。其文一無此。與此同。今附于後。熙寧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書。

【秦篆遺文】元第三百六十一嗣馬。石刻。作臣斯。石刻。此遺文字。一有。或云。曰。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此

【泰山刻石】元第三百一十一賢聖。一作賢。秦始。秦字。此詔。一作。余友。人字。嘉祐八年五月十日書。此

【嶧山刻石】元第九百五十一而附。一無而字。

【漢二器銘】元第八百一十一
【茲久】一作得於之於

【銅甬銘鴈足鐙銘】元附八百一十一

【華山廟碑】元第八百四十一
【如此】此下一有其記漢祠四岳事見本末十字

【華嶽碑】元第七百二十一
【享】古碑班古碑作享班作班
【同前】元第三百一

【復民賦碑】元第二十一
【西華】一作嶽廟此下一有請字荀班古碑作班
【就之】此下一有後仍口一有算字
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一有此

【北嶽碑】元第七百三十一

【考矣】一作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一有此也

【無極山神廟碑】元第四百九十一
【愚臣】古碑作目請少府以少府

【桐柏廟碑】元第一百九十一
【又云】一無此災害異作

【殺阮神祠碑】元第二十九
【在】一作今在斯碑二字上一復之此下一有時字
治平元年二月一日書一有此

卷二

後漢堯母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母碑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遂以侯伯恢踐帝下有慶都僂沒蓋葬

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三代改易。荒廢不修。漢受濡期。興滅繼絕。如堯爲之。遂遭亡新。禮祠絕矣。故廷尉姓名啓滅不可讀矣深惟大漢。堯之苗胄。當修堯祠。追遠復舊。前後奏上。帝納其謀。歲以春秋奉大牢祠。時濟陰太守魏郡審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閱一君。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其大概也。按皇覽云。堯家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卽城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無堯母葬處。惟見於此碑。蓋亦葬城陽也。而諸書俗本。多爲城陽。獨此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碑後列當時人名氏。又云。審晃字元讓。管遵字君臺。又云。漢受濡期。莫曉其義也。右集本

後漢堯祠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碑。在濟陰。碑云。帝堯者。蓋昔世之聖王也。又曰。聖漢龍興。纂堯之緒。祠以上犧。至于王莽。絕漢之業。而壇場夷替。屏懼真蹟作攝無位。大抵文字磨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李樹連理。生於堯祠。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一作可讀也。碑後有年月。蓋熹平四年建也。治平元年五月晦日書。真蹟

後漢堯祠祈雨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祈雨碑。首尾殘滅。其僅可識者。有云。股肱賢良。廣祈多福。虔虔夙夜。又云。常以甲子日。詔太常陳上古之禮。舞先王之樂。又云。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侵陰。又云。享祀羣神。仰瞻雲漢。又曰。嘉澍優霑。

利茂萬物。又云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以此知爲祈雨於堯祠也。堯祠在漢濟陰郡。孟府君者。當是濟陰郡太守也。其餘隸字完者頗多。亦往往成句。但斷續不可次序爾。右集本。

後漢老子銘歲月見本文。

右漢老子銘。按桓帝本紀云。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至十一月。又遣中常侍管霸祠之。而此碑云八月。夢見老子而祠之。世言碑銘蔡邕作。今檢邕集無此文。皆不可知也。右真蹟。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雒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爲如瑛言。可許。臣雒臣戒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爲司徒。二年。趙戒爲司空。卽此云。臣雒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性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尙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一作長歲月見本文。

右漢朝一作右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二字一作歲在沿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

也按爾雅云歲在中曰沿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次一有歲內申曰歲在沿灘是

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前漢文章之盛庶幾三代之純深自建武以後頓爾

衰薄崔蔡之徒擅名當世然其筆力辭氣非出自自然與夫楊馬之言醇醜異味矣及其末也不勝其弊霜

月皇極是何等語韓明府者名勅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勅者豈自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

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爲名者頗多故以勅爲名者少也治平元年二月晦日書右真蹟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略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

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

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

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錄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患其磨滅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又云孔子乾

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知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

爲赤制讖緯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狡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爲漢而已哉治平元年三月

二十五日書右真蹟

後漢碑陰題名歲月未詳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爲何人碑。余家集錄古文既多，或失其所得之自然。漢碑存於今者，惟華嶽與孔子廟最多。其陰往往列修廟人姓名，并記其所出錢數，不過三百至五百。今斯碑所題文字缺滅，而中間有錢各五百四字，則似是修廟人所記。其人可見者，有濟陰定陶蔡顥子盛，山陽金鄉張諺，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萇，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而其餘人姓名邑里多不完。又時時有故吏字，不知爲何人祠廟。第以漢隸難得錄之爾。治平元年閏五月八日書。右真蹟

同前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爲何碑之陰。蓋余家集錄既多，而或失其所得之處。又其文字磨滅，莫可考究。惟有錢各五百四字，似是漢時修廟人爾。漢碑今在者，惟華嶽與孔子廟中最多。其碑陰題名者，往往各書所出錢數，不過三百五百也。而此碑所列邑里姓名字完可見者，尙十餘人。然皆是濟陰山陽彭城汝南陳留人，則疑爲修孔子廟人也。今列于後。覽者可以察焉。濟陰定陶蔡顥子盛，濟陰張翔，季審，陳留酸棗李直，顯節，山陽金鄉張諺，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萇，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山陽昌邑田胤，元尊，濟陰成武史楞，世明，彭城朱翔，元舉。右真蹟

同前

右漢碑陰題名二，皆不知爲何碑陰。其人各記所出錢數，似是漢時修廟人題名。余家集錄華嶽及孔子廟碑，多如此。此亦疑是二廟中碑。前碑殘滅尤甚。第時有門生濟南東郡等字，而姓名無復完者。後碑則有議曹功曹騎吏有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承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又有闕字，一陽候長。祿祔候長，則是縣吏之名。其隸字不甚精，又無事實可考。姑錄其名號，以俟知者爾。右集本。

後漢張公廟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張公廟碑，在黎陽，而碑無題首。又其文字殘滅，不可考究。莫知爲何碑。第時時得其字之可識，而僅成文者，曰惟和平元年正月丙寅，和平桓帝年號。以此知爲漢碑也。又曰豐碑廟堂之前。又曰於穆張公。則又知爲張公廟碑矣。又云國無災祲，屢獲豐年，作歌九章，頌公德芳。其辭有云，公與守相駕蜚魚，往來倏忽，遠熹娛，祐此兆民，寧厥居。其餘字畫尙完者甚多，但不成文爾。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是日奏事，垂拱退，召赴延和，閱謝契丹禮物，遂歸休。

後漢公昉碑一作仙人唐君碑

右漢公昉碑者，迺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庶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一有居字，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

移意萬里。知烏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徒爲御史。一作吏。

鼠齧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勅尉部吏收公防妻子。公防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防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防妻子。屋宅六畜。脩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歿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以來。一作之。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防之事。以語愚人。駭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以旱開宮寺祈雨。五日中一日休務假。書右真蹟。

後漢析里橋郾閣頌歲見本文。

右漢析里橋郾閣頌。建寧五年立。云惟斯析里。處漢之右。溪源溧疾。橫注于道。涉秋霖漉。稽滯商旅。休謁往還。常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溪旣然。郾閣尤甚。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爲萬柱。遭遇隕納。人物俱隕。一作隕。沈沒洪淵。酷烈爲禍。於是太守阿陽李君諱會。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爲難。其日久矣。乃俾府掾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爾乃造。又醜

散關之巖潔。徒朝陽之平慘。滅西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紀厥績。艾康萬里。乃作頌曰。頌後又有詩。皆磨滅不完。其云。遭遇隕納。又云。釋散關之巖潔。徒朝陽之平慘。刻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疑當時人語與今異。又疑漢人用字簡略。假借不同爾。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人闕銘歲月未詳 真蹟

右漢人闕銘二。其一曰永樂少府賈君闕。其一曰雒陽令王君闕。二者皆不知爲何人。按漢書。桓帝母孝崇。褒皇后居永樂宮。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故事。又按顏師古注。地里志曰。魚豨真蹟誤作豨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加佳。師古謂光武以後始改爲雒。然則二人者。皆後漢時人也。又按漢官儀。長樂少府。以宦者爲之。則賈君者。蓋亦宦者也。治平元年九月十五日書。

後漢文翁石柱記歲月見本文

右漢文翁石柱記云。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月。修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開建泮宮。據顏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云。按此一無華陽國志。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作此一無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烈火爲災。堂及寺舍。並皆焚燎。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爲周公禮殿。有意。又謂獻帝無初平五年。當是興平四字一作當如元年。蓋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

舊號也。今檢范曄漢書本紀。初平五年正月改爲興平。顏說是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眞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

右漢文翁學生題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各一人。司儀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教學之盛。爲漢稱首。其弟子著籍者。何止於此。蓋其磨滅之餘。所存者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眞

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泰山都尉孔君碑。云君諱宙。字季將。二字一作秀特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年六十一。延熹四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一有于家二字其序官闕甚簡。又或殘滅不完。但見其舉孝廉爲郎。遷元城令。遂爲泰山都尉爾。其辭有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已。宙人臣。而引禹湯以爲此。在今人於文爲不類。蓋漢世近古。簡質猶如此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右眞

後漢孔宙碑陰題名

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授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爲泰山都尉。自有錄。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右眞

後漢孔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孔君碑其名字磨滅不可見而世次官閥粗可考云孔子十九代孫潁川君之元子也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遭太守君憂服竟拜尙書侍郎治書御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建寧四年十月卒其餘文字歷歷可讀以其斷絕處多文理難續故不復盡錄然其終始略可見矣惟其名字皆亡爲可惜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後漢孔德讓碑一作歲月見本文

右漢孔德讓碑蓋其名已磨滅但云字德讓者宣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仕歷郡諸曹史年二十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祿碑在今兗州孔子墓林中永興孝桓帝年號也一有都尉者其人二字一宙也五字無事蹟可考余集錄所藏一有獨闕二字孔林中漢此字無碑最後得此遂無遺者蓋以其文字簡少無事實故世人遺而不取獨余家有之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劉寬碑中平二年

治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遂鄉二字一作昭烈侯劉公碑公諱寬有兩碑皆在洛陽余家集錄皆得之其一故吏李謙所一作立而此碑門生殷包等所一無立其所書與李謙等一作所載不異惟漢隸難得常錄二字一作漢公卿一有故吏門生各自立碑以伸感慕惟見於此今人家碑碣非其子孫則他人不爲立故錄之

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後漢太尉劉寬碑同前。

右漢太尉劉寬碑。漢書有傳。其官闕始卒。與碑多同。而傳載遷官次序頗略。蓋史之所記。善惡大事。官次雖小略。不足爲失。惟其繆誤與闕其大節。不可不正。碑云。大將軍以禮脅命。拜侍御史。遷梁令。三府並用。博士徵。皆不就。司隸校尉舉其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而傳但云。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今據碑。止四遷。爾。博士未嘗拜也。碑於長史下。遂云。入登侍中。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而拜尙書。遷南陽太守。拜太中大夫。復拜侍中。屯騎尉。宗正光祿勳。遂授太尉。傳至太中大夫始云。遷侍中。其前自長史入登侍中。史闕書也。碑又云。固疾遜位。拜光祿大夫。遷衛尉。復作太尉。而傳云。以日食免。拜衛尉。以日食免。當從傳爲正。而不書光祿大夫。史闕也。其餘皆同。故不復錄。右集本。

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湖一作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一有。有次序。豈非譜牒

源流傳之百世而此一字無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嘉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楊震碑歲月未詳

右漢楊震碑。首題云。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文字殘缺。首尾不完。其可見而僅成文者。云。聖漢龍興。神祇降祉。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衡一作于門。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章懿德。又云。大將軍辟舉茂材。除襄城令。遷荊州刺史。東萊涿郡太守。又云。司徒太尉立朝正色。恪勤竭忠。其餘字存者多而不復成文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楊震碑陰題名

右漢楊震碑陰題名者一百九十人。其餘磨滅不完者又十餘人。余家所錄漢碑陰題名頗多。或稱故吏。門生弟子。或稱從事。曹掾之類。其人皆著州縣邑里名字甚詳。獨此碑所書簡略。直云河間賈伯錡。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者皆然。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漢

隸世所難得。幸而在者，多殘滅不完。獨此碑刻畫完具，而隸法尤精妙，甚可喜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蹟

後漢沛相楊君碑歲月見本文 眞蹟

右漢沛相楊君碑，在園鄉楊震墓側。碑首尾不完，失其名字。按後漢書：震及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有傳。又云：震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侍中，奇子亮，陽成亭侯。又云：少子奉，奉子敷，敷子衆，務亭侯。又有彪子脩，楊氏子，孫載于史傳者，止此爾。不知沛相爲何人也。碑云：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韃爲府丞，宰司累辟，應于司徒、州察茂才，遷嗣陽侯相，後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六月癸丑，造疾而卒。其終始尙可見，而惜其名字亡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後漢繁陽令楊君碑歲年中

右漢繁陽令楊君碑，首尾不完，文字磨滅，可識者四百三十字，不可識者六十一字。碑云：君遭叔父太尉公委榮，輕舉吏民攀轅，守闕上書，運穀萬斛，助官賑貧，以乞君還。又云：君一作富波君之子。按漢書：楊震子牧爲富波相，君迺牧子也。叔父太尉者，秉也。出米乞令，前史所無。惜其名字磨滅，不可見矣。嘉祐八年十月廿三日書。右眞蹟

後漢高陽令楊君碑歲月未詳

右漢高陽令楊君碑，首尾不完，而文字尙可識。云：司隸從事定穎侯相，最後爲善侯相，善上一字磨滅，不

可見蓋其中間嘗爲高陽令而碑首不書最後官者不詳其義也。按楊震碑高陽令著震孫也。今碑在震墓側。一有也字。右真蹟。

後漢楊君碑陰題名真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首尾不完。今可見者四十餘人。楊震子孫葬闕鄉者數世。碑多殘缺。此不知爲何人碑陰。其後有云右後公門生。又云右沛。二字集本作後史。君門生沛君疑是沛相者自有碑而亡其名字矣。後公亦不知爲何人也。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同前真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凡一百三十一人。有稱故吏者。故民者。處士者。故功曹史者。故門下佐者。類例不一。似當時人各隨意書之。而文字磨滅僅可讀其姓名。字俱完可識者八十三人。其餘或在或亡。蓋後漢楊震墓域中碑也。楊氏墓在闕鄉有碑數序。皆漢世所立。余家集錄得其四。震及沛相繁陽高陽令碑并得碑陰題名。然一有字得時參錯。不知爲何碑之陰也。其名氏可見者。當時皆無所稱述。顧其人亦不足究考。第以漢隸真蹟。金石所傳者。至今類多磨滅可惜。故錄之爾。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

後漢碑陰題名

右漢碑陰題名在闕鄉楊震墓側。文字磨滅不復可考。其僅可見者曰候長汾陰趙遺子宣候上滅一字。

又曰故督郵曹史縣功曹鄉部吏柏昱等人名。鄉上又滅一字。又曰西鄉亭長柏昱子政。又曰鄉亭長翟國相如。鄉上又滅一字。又曰麟都亭長陰定。安定谷口亭長方文雅。方上又滅一字。東門亭長梁忠子孝。四望亭長吳鴻子名麟。武亭長常嵩君宣。其餘缺裂不完。蓋楊氏子孫。當時皆葬闕鄉。碑碣往往磨滅。此不知爲誰碑也。治平五年五月廿日謝雨。致齋于太社書。右真蹟。

後漢楊公碑陰題名真蹟

右漢楊公碑陰題名。楊氏世葬闕鄉。墓側皆有碑。今其存者四。余家集錄皆得之。乃太尉沛相高陽繁陽令也。此碑陰者。不知爲何人碑。文字殘缺。其僅存者十五人。又滅其一。其在者十四人。曰懷陵園令相蔣。禮字武仲。宜祿長。肅劉瑞字仲祐。孝廉杵秋劉旭字子明。太官日承。譙曹臻字建國。辭曹史。郟公孫銀字山根。門下書佐史韓純字子敬。豐畢珮字廣世。郟孟縱字河維。決曹書佐郟公孫暘字元暘。皆稱故吏。又有故吏一無。贊陳俊字仲顯。斬夏陽字儀公。斬兒銀字伯玉。杵秋劉順字子選。沛周儀字帛民。凡五人。皆不著職。一有但稱故吏四字。而孟縱字河維。周儀字帛民。文字皆完。非訛謬而莫曉其義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後漢殘碑陰歲日未詳

右漢殘碑陰。前後二字一作亦。磨滅。不知爲何人碑。其知爲漢碑者。蓋其隸字。非漢人莫能爲也。其字僅可見。

者尙數十。而姓名完者九人。曰王伯卿、趙仲方、賈元周、王景陽、賈元輔、宗石、處王仲宣、馬安國、王通國。皆無官號。邑里莫知爲何人。惟漢隸在者少。爲難得。故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右眞蹟

後漢朔方太守碑陰歲月見本文

右漢朔方太守碑陰題名。一無此字云：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察下滅一字。除郎中大曲長。大下又

滅一字。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衛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明府。見下又滅一字。立祠刊石。表章大聖

之遺靈。永示來世之末。一作末下又滅一字。謹出錢千千下。又滅兩字者。下行因紀姓名。一無七字據此。乃當

時修廟出錢人爾。今其姓名往往可見。云衛鄉三老時勤伯秋上官鳳季方錄事史楊禹孟布衛主記掾

楊綬子長門下功曹裴篤伯安倉曹掾任就子優。又有集曹掾軍一作假司馬之類。名字多不完。其所出

錢。不過三百至五百。蓋漢世物輕幣重。今華嶽孔子廟碑陰所列亦皆如此。其所立祠。蓋不知爲何廟也。

治平元年夏至日書。右眞蹟

後漢劉曜碑一有并陰二字。歲月未詳。眞蹟

右漢劉曜碑。在今鄆州界中。文字磨滅。僅有存者。云：諱曜。字季尼。年七十三。其餘得里官闕。卒葬歲月。皆

不可見。字爲漢隸。亦不甚工。惟其銘云：天臨大漢。錫以明哲。碑首題云：漢故光祿勳東平無鹽劉府君之

碑。以此知爲漢碑也。治平元年四月一日書。

後漢北海相景君銘歲月見本文。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其碑首題云。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其餘文字。雖往往可讀。而漫滅多不成文。故君之名氏。邑里官闕。皆不可考。一作見其可見者。云惟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識。當爲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尙。尙傳子苞。苞傳子臨。以無嗣絕。安帝永初中。鄧太后紹封苞弟遵爲監亭侯。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於順帝時。蓋與遵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永糜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爲糜。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謁者景君碑

右漢景君碑。尤磨滅。惟謁者任城景君數字尙完。其餘班班可見者。皆不能成文。故其年世壽考功行卒葬。莫可考也。蓋漢隸今尤難得。其磨滅之餘。可惜爾。右真本。

後漢景君石郭銘

右景君石郭銘者。余旣得前景君碑。又得此銘。皆在任城。不知一景君乎。將任城景氏之族多耶。文字磨滅不可考。故附于此。熙寧三年正月朔日。山齋記。右真蹟。

後漢袁良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袁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磨滅陳國扶樂人也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興虞闕父自此而滅又云滿爲陳侯至玄孫濤塗以字立姓曰袁自此又滅又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册天下既定還宅扶樂蓋不知爲何人也又云孝武征和三年曾孫斬賊先勇拜黃門郎曾孫滅其名賊下亦一作滅一字又曰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薨子經嗣經薨子山嗣傳國三世至王莽而絕君卽山之曾孫也舉孝廉郎中謁者將作大匠丞相令廣陵太守討江賊張路等威震徐方謝病歸家孝順初初下數字滅一作滅數字又云府舉君拜議郎符節令其後又云永建六年二月卒其碑首題云漢故國三老袁君碑而碑文有使者持節安車又有几杖之尊袒割之養君寶饗之之語以此知良嘗爲三老矣其餘磨滅雖時時可讀而不能次第也又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治平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夏至假書右真

後漢張平子墓銘永和四年

右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衡傳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此銘有之四字一作今銘有此語則眞子玉作也其刻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署毀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迺斯銘也遂竈于聽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一有半字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尙書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凡百君子已上則亡矣三字

一作其前。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為二本者不為無意矣。據徐方回

所記二十一字。迺趙球所得南陽石之亡者。二十一字一作唐寶應中有徐方回者別得二十今不復

見則又亡矣。惜哉。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堯母碑】元第四百六十一【堯母】祠字。一有恢踐帝宮字。一有奉祠祀。一有讀矣。一無諸書。此下一嘉祐元年三月二十九

日書。一有此

【堯祠碑】元第七百九十一【屏懼】真碑及公跋皆作屏懼或因國語并左氏傳疑懼為屏非

【祈雨碑】元第九百六十一【又曰】一作斷續一作治平元年六月六日書。一有此

【老子銘】元第一百六十一【

【置孔子廟卒史碑】元第三百九十一【辟雍】一作離碑作

【修孔子廟器碑】元第三百五十一【莫曉】莫字上一

【孔子廟碑】元第四百七十一【

【碑陰題名】元第八百一【斯碑】一無世葺。一作長

【同前】元第八百二十一【又有】此下闕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一有此

【張公廟碑】元第八百二十一【災殺】一作

【公昉碑】元第七十一百一作無府君碑作君徒碑作

【鄱關頌】元第九百一作無府掾碑作徒朝碑作經紀碑作

【後漢人闕銘】元第七百一作無人也碑作

【石柱記】元第二十一百

【文翁學生題名】元第六十一

【都尉孔君碑】元第三百一作無宙人臣碑作此也碑作

【孔宙碑陰題名】元第八百

【孔君碑】元第七百

【孔德讓碑】元第八百一作無漢碑最碑作

【劉寬碑】元第二十一百一作無殷包碑作

【太尉劉寬碑】元第二十一百一作無善惡大事碑作與闕其大節碑作舉其有道碑作

而拜碑作屯騎碑作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碑作

【劉寬碑陰題名】元第五百

【楊震碑】元第九十一一作無降祉碑作

【楊震碑陰題名】元第八百七十一

【沛相楊君碑】元第十一 長子一無長字

右漢楊君碑者。其名字皆已磨滅。惟其銘云。明明楊君。其姓尙可見爾。其官闕始卒。則粗可考。云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帝嘉其忠臣之苗。器其瓊璠之質。詔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韃爲府丞。非其好也。迺翻然輕舉。宰司累辟。應于司徒。州察茂材。遷銅陽侯。相金城太守。南蠻蠡迪。王師出征。拜車騎將軍從事。軍還策勳。復以疾辭。後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五月癸丑。遭疾而卒。其終始頗可詳見。而獨其名字泯滅爲可惜也。是故余嘗以謂君子之垂乎不朽者。顧其道如何爾。不託於事物而傳也。顏子窮臥陋巷。亦何施於事物耶。而名光後世。物莫堅於金石。蓋有時而弊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書。此與前本不同。故兩存。

【繁陽令楊君碑】元第一百一

【高陽令楊君碑】元第一百十一

【楊君碑陰題名】元第二十一 亦不知爲一作不知其爲

【同前】元第四百八十一 楊君一作氏 史者一無者字

【同前】元第七百四十一 五年一作元年

【同前】元第二十一

【後漢殘碑陰】元附二百二十一惟漢隸在者少，為難得，故錄之。十二無此字。

【朔方太守碑陰】元附二百二十一

【劉曜碑】元第五十一 慙一作

【景君銘】元第六十一

【景君碑】元第九十一 熙寧二年十月朔。一作晦。日山齋書。十一有此字。

【景君石郭銘】元附九十一

【袁良碑】元第七十一 時時。一作時。

【張平子墓銘】元第三十一 謂衡。一作稱衡。

卷三

後漢費鳳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費鳳碑云。集本有君諱鳳三字。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也。集本無也字。漢安二年，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又云

試守故障長，其文班班可見，而卒非年壽皆不載，其後悉為五言韻語，其略曰：不悟集本作語奄忽終，藏形而

匿景集本耕夫釋耒耜桑女投鉤筮道阻而且長起坐淚如雨其文既非工故不悉錄八字集本作文字
漢隸難得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齋書右真略曰一作
故錄爾

後漢武班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班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州里官闕卒葬皆不可見其僅見者曰君諱班爾其首書
云建元年太歲在丁亥而建下一字不可識以漢書考之後漢自光武至獻帝以建名元者七謂建武建
初建光建康建和建寧建安也以歷推之歲在丁亥乃章帝章和元年後六十一年桓帝卽位之明年改
本初二年爲建和元年入歲在丁亥則此碑所缺一字當爲和字真蹟無此六字迺建和元年也碑文缺滅者十
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少尤爲可惜也故錄之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日書右集本
後得別本模榻粗明始辨其一二云武君諱班乃易去前本熙寧二年九月朔日記

後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文字磨滅其粗可見者云維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己巳皇帝若曰其遺
費亭侯之國其餘不可識也建和桓帝卽位之元年也後三十七年獻帝中平元年騰養子操始爲騎都
尉集本有領兵二字擊黃巾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後漢司隸楊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司隸校尉楊厥碑云。惟《靈定位。川澤攸同。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城爲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堦鬲允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谷復循。於是故司隸校尉韃爲武陽楊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廢子由斯得其度。經至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字稚紀。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大略如此。其刻畫尙完可讀。大抵述厥修復斜谷路爾。但其用字簡省。復多舛繆。惟以《爲坤。以余爲斜。漢人皆爾。獨詆字未詳。永平。明帝。建和。桓帝年號也。右集本。

後漢樊常侍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常侍碑云。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君幼學。治韓詩論語孝經。歷中黃門。拜小黃門。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年五十有六。永壽四年。石本四月甲辰卒。其先爲中黃門。後爲小黃門。又爲小黃門。右史。蓋漢官之制。今不詳其次序也。余少家漢東。天聖四年。舉進士。赴尙書禮部。道出湖陽。一本見此碑。立道左。下馬讀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後三十年。始得而入集錄。蓋初不見錄于世。自予集錄古文。時人稍稍知爲可貴。自此古碑漸見收采也。右集本。

後漢郎中鄭固碑固一本 歲月見本文。
作宜。

右漢郎中鄭固碑。文字磨滅。其官闕。卒葬年月。皆莫可考。其僅可見者。云君諱固。字伯堅。孝友著于閭門。至行立乎鄉黨。初授業於歐陽。仕郡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又曰。忠以衛上。清以自修。其餘殘缺。不復成文。又云。延熹元年二月。詔拜而不見其官。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鄭君之碑。以此知其官至郎中爾。漢隸刻石。存於今者少。惟余以集錄之勤。所得爲獨多。然類多殘缺。一作不完。蓋其難得而可喜者。其零落之餘。尤爲可惜也。延熹元年二月之下。一本云。詔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銅辭。年四十二。遭。又疑以疾。銅辭。謂疾已堅。同。右集本。若云以疾爲辭。覽者詳之。

後漢田君碑。歲月見本文。真蹟。

右漢田君碑。今在沂州。其名字皆已磨滅。惟云其先出自帝舜之苗裔。自完適齊。因以爲氏。乃知爲姓田爾。又云。周秦之際。家於東平陽。君總角。修韓詩。京氏易。真蹟作易京氏。究洞神變。窮奧極微。爲五官掾。功曹。州從事。辟太尉。延熹二年辛亥。詔書泰山。瑯耶盜賊未息。州郡吏有仁惠。公清撥煩。整化者。試守滿歲。爲真州言名時。牧劉君知君。宿操表上。試守費。自此以後。殘缺不可次第。而隱隱可見。蓋無年壽。卒葬月日。而有故吏薛咸等立石勒銘之語。乃費縣令長德。政去思碑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

後漢孫叔敖碑。延熹三年。

右漢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而史記不著其名。而見於他書者。亦皆曰叔敖而已。微斯碑。後世遂不復

知其名饒也。此集本無此字。碑世亦集本作所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然則世之未見此碑者，猶不知爲名饒也。謂余集古爲無益，可乎？集本無此九字。右真蹟。

後漢王元賞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王元賞碑云：君諱某，字元賞，御史君之孫，茂才君之子也。歷秦及漢，有國有家，宰相牧守，鍾武相襲。又曰：遭父喪，以孝立稱，上塔環堵，兼業並受，門徒雨集，盛於涿泗。又云：郡察孝廉，郎中謁者，宛陵丞，封丘令，母憂去官，服祥，辟司空府。延熹四年五月辛酉，遭命而終。其文字磨滅隱隱可見者如此。其名既亡，又不序其姓，惟其銘云於惟王君，以此知其姓王爾。右集本。

後漢祝陸碑歲月見本文。真蹟。

右漢祝陸碑云：君諱陸，字元，其下途缺滅，不能成文。惟其官壽年月可見。云賓于王庭，除北海長史，潁川鄆令，辟司空府北軍中候，拜大尚書尚書僕射，遷常山相山陽太守。年六十有八，延熹七年八月丁巳卒。陸有二碑，皆在今南京虞城縣。北碑不見世次，而隱隱有云其先高辛爾。其後碑則頗完，故錄于次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

後漢祝陸後碑延熹七年。

右漢祝陸後碑，其前碑不知所立人名氏。兩碑所載官閣壽考年月悉同，而此碑有立碑人名氏及陸世。

次云故吏王堂等竊聞下有述上之功。臣有敍君之德。又曰君兆自黎辛。祝融苗冑。鄭有祝駟。君其胤也。其餘文字亦完可讀。二銘皆以三言爲文。而後銘尤完云。程我君邦之陽。資五就闡道綱。綱下滅一字。表微準樞衡。稽列宿。覽四方。德合乾。道應皇。領二郡。曜重光。化流洽。緄函昌。性天約。元用長。頌聲作。謠令香。功烈著。遺椒芳。存觀榮。淪弗忘。其後二句。磨滅難詳。故錄其成文。以見其雅質。亦可佳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石並

後漢衡方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衡方碑云。府君諱方。字輿祖。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又曰。州舉孝廉。除郎中。卽丘侯相。膠東令。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又拜議郎。北平太守。遷潁川太守。又曰。拜步兵校尉。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於是海內門生故吏。采嘉石。樹靈碑。鐫茂伐。祕將來。此其始終之大略。其餘歷歷可見。而時亦磨滅。以其文多。不備錄也。治平元年六月三日書。

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云。君諱表。字元異。其碑首題云。漢故冀州從事張君碑。而文爲韻語。敍其官閥。不甚詳。但云春秋六十四。以建寧元年三月癸巳薨。疾而終。其辭有云。仕郡爲督郵。應撮虛擊。是以狗喻人。一本有也字又有畔桓利正之語。蓋漢人猶質。不嫌取類於騰犬。畔桓疑是盤桓。集本有誤時二字文字簡少。假借爾。

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

後漢竹邑侯相張壽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竹邑侯相張壽碑云君諱壽字仲吾其先晉大夫張老盛德之裔孝友恭懿明允篤信博物多識一作涉傳記臨疑獨照確然不撓有孔甫之風舉孝廉除郎中給事謁者遷竹邑侯相年八十建寧元年五月辛酉卒其大略可見者如此其餘殘缺或在或亡亦班班可譜爾右集本

後漢金鄉守長侯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金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諡曰安國君曾孫酺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爲臨淮太守轉拜執法右刺姦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陵侯枝葉繁茂或家河洧或邑山濟君卽上黨太守之弟郡請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金鄉長建寧二年四月癸酉卒年八十一碑文首尾皆完故得詳其世次其云上黨太守不見其名按漢書執法左右刺姦五威司命皆王莽官名侯霸列傳云霸莽時爲隨令遷執法刺姦而未嘗爲五威司命後事光武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關內侯旣薨光武下詔追封則鄉侯而此碑言封於陵侯未知孰是據碑言刺姦司命爲光武時官蓋碑文之繆矣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

後漢愼令劉君墓碑建寧四年。

右漢愼令劉君墓碑。在今南京下邳。其名已磨滅。其字伯麟。少罹艱苦。身服田畝。舉孝廉。除郎中。辟從事。司徒掾。遷愼令。卒年六十有二。其銘曰。於惟君德。忠孝正直。至行通洞。高明柔克。鬼神福謙。受茲介福。知命不延。引輿旋歸。忽然輕舉。志激拔葵。人皆有亡。貴終譽芳。歿而不朽。垂名著芳。余家漢碑。常患其銘多缺滅。而斯銘偶完。故錄之。右真蹟。

後漢北軍中候郭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北軍中候郭君碑。其名字磨滅。云元城君第四子也。其先蓋周之冑。緒枝葉雲布。列於州郡。自東郡衛國家於河內汲。兄竹邑侯相。次尚書侍郎。次濟北相。順弟臨沂長。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雒陽令。君爲五官掾。功曹。司隸中郎官從事。三辟將軍府。舉廉比陽長。復辟司徒。拜北軍中候。年六十有六。建寧四年九月丙子卒。其於兄竹邑侯相上一字。缺滅不完。疑是聿字。其下又云順弟。莫曉其義。豈漢人謂兄弟爲此語邪。故闕其疑。以俟知者。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司隸從事郭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司隸從事郭君碑。云君諱究。汲人也。元城君之孫。雒陽令之適。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令。長。辟司隸從事。部郡都官。春秋二十八而卒。中平元年歲在甲子三月而葬。據北軍中候碑。爲元城君子。而弟

爲雒陽令。考其世次皆同。前世碑碣。但書子孫而不及兄弟。惟郭氏碑載其兄弟甚詳。蓋古人譜牒旣完。而於碑碣又詳如此。可見其以世家爲重。不若今人之苟簡也。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魯峻碑歲月見本文 集本

右漢魯峻碑。云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監營謁者之孫。修武令之子。治魯詩。顏氏春秋。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辟司徒司空府。舉高第御史東郡頓丘令。遷九江太守。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熹平元年卒。門生丁商等二百三十人。諡曰忠惠。父其餘文字亦粗完。故得遷拜次序頗詳。以見漢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後爲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二者莫曉其義。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後漢玄儒婁先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玄儒婁先生碑。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祖太常博士。父安貧守賤。不可營集本作榮。以祿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好學不厭。不飭小行。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沮溺之偶。耕甘山林之杏。藹又曰有朋自遠。望紳莘莘。講習不倦。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二月甲子。不祿。今光化軍乾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按圖求碑。而壽有墓在穀城界中。余率縣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於勅書樓下。至今在焉。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郭先生碑真蹟 歲月未詳

右漢郭先生碑云諱輔字輔成其先出於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菜於號後世謂之郭歷戰國秦漢子孫流分來居荆土先生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懷鄉鄰高尚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以而爲如及用鄉鄰字與婁壽碑同蓋漢人如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又集本

右不見書撰人名氏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其辭云先生諱輔字輔成其先出自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菜於號至于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之時爲管所并歷戰國秦漢子孫派分來居荆土氏國立姓焉傳云聖賢之後必有達者先生應焉孝友而說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懷鄉鄰高尚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文字古質蓋漢之碑也其用鄉鄰字與漢婁壽碑同其曰寬舒如好施蓋以如字爲而也春秋書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然施於文章以如爲而始見于此也

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嘉平中

此君檢漢書無之今碑石缺不見其名惜乎遂不見於世也南人紀其所修瀧水卽韓文公所謂昌樂瀧者是也至今以爲利祠宇甚嚴云

右集本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嘉平中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按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轅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其辭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周使君開此溪。下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爲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爲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鷓鴣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而桂陽真水有梨溪二字。盧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峻爲瀧。韓退之詩云。南下昌樂瀧。卽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爲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右集本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後本羣平中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余初得前本。恨其名遂磨滅。後有國子監直講劉仲章者。因出其碑而爲余言。前爲樂昌令。因道府君事。云名慳。問其何以見之。云。碑刻雖闕。尙可識也。乃以此碑并陰遺余。蓋前本特模者。不工爾。又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誤。乃改從樂昌。仲章曰。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是。韓集不誤也。乃知古人傳疑而慎於更改者。以此。右集本

後漢費府君碑歲月未詳 集本

右漢梁相費府君碑。其名字若云諱況字仲慮。而況疑爲汎。慮疑爲寬。其官閣可見者。爲肅令九年。沛有

蝗獨不入其界。國以狀聞。朝廷嘉諸。拜梁相。春秋八十卒。其銘頗簡。而文字粗完。云。蘇。蘇。顯。祖。厥。德。懿。鑠。播。助。於。前。不。顧。基。業。造。愛。於。民。福。流。於。後。胙。自。此。磨。滅。不。可。識。者。八。字。其。卒。章。云。功。烈。休。矣。來。昆。勦。力。而。穆。字。爲。蘇。古。文。多。然。

後漢郎中王君碑光和元年

右漢郎中王君碑。文字磨滅。不復成文。而僅有存者。其名字官閤。卒葬年月。皆莫可考。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王君之銘。知君爲漢人。姓王氏。而官爲郎中爾。蓋夫有形之物。必有時而弊。是以君子之道無弊。而其垂世者。與天地而無窮。顏回高臥於陋巷。而名與舜禹同榮。是豈有託於物而後傳邪。豈有爲於事而後著耶。故曰。久而無弊者。道隱而終顯者。誠此君子之所貴也。若漢王君者。託有形之物。欲垂無窮之名。及其弊也。金石何異乎瓦礫。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右真蹟

後漢太尉陳球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太尉陳球碑。云。君諱球。字伯真。廣漢太守之元子也。又云。除郎中尚書符節郎。慎陵園令。換中東城門候。遷繁陽令。拜侍御史。其後又云。拜將作大匠。其餘磨滅僅存。按後漢書。球傳云。父璽。廣漢太守。陽嘉中。球舉孝廉。稍遷繁陽令。太尉楊秉表。球零陵太守。後累拜司空。光和元年。遷太尉。坐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與司徒劉郃等。謀誅宦官曹節等。不果。下獄死。球在零陵。破賊胡蘭。朱蓋有功。威著南邦。今碑破。蘭

蓋事班班可讀。與傳皆合。惟不著誅宦官事。至其卒時。文字磨滅不可識。惟云六十有二。亦與傳合。子所集錄古文與史傳多異。惟此碑所載與列傳同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右真蹟

後漢敬仲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敬仲碑者。其姓名字皆不可見。惟其初有敬仲二字。尚可識。故以寓其名爾。蓋疑其人姓田氏也。大抵文字磨滅。比其他漢碑尤甚。字可識者頗多。第不成文爾。惟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又云司隸從事。治書侍御史。又云光和四年閏月庚申。此數句粗可讀爾。其餘字畫靡完者。以漢隸今爲難得錄之爾。治平元年閏五月廿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無名碑此與前跋大概同。

右漢無名碑。文字磨滅。其姓氏名字皆不可見。其僅可見者。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曾參閔損。又曰辟司隸從事。拜治書侍御史。又曰奮乾剛之嚴威。揚哮虎之武節。又曰年六十三。光和四年閏月庚申。遭疾而卒。其餘字畫尙完者多。但不能成文爾。夫好古之士。所藏之物。未必皆能一作適世之用。惟其埋沒零落之餘。尤以爲可惜。此好古之癖也。治平元年六月五日書。右真蹟

後漢臺長蔡君頌碑光和四年。真蹟

右漢臺長蔡君頌碑。在鎮府。故天章閣待制楊敞嘗爲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爲最佳。敞自言平生惟學

此字余不甚識隸書因畋言遽遣人之常山求得之遂入于錄

後漢唐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唐君碑其名已磨滅其字正南云集本作云字正南潁川鄆人也其先出自慶都感赤龍生堯王有天下苗

胄枝分相上視居因氏唐焉君父孝廉郎中早卒君繼厥緒軌道好古敦書味詩守舞陽丞潁陽令察能

治劇遷豫章其後遂復磨滅雖文字班班可見而不能得其次序其後又云換君昌陽令吏民慕戀牽君

車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琅玕是故從事郡掾刊石樹頌歌君之美據此蓋縣令去思碑爾其後又云

光和六年二月壬午朔二十五日丙午則知唐君爲後漢時人矣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右真蹟

後漢朱龜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朱龜碑云字伯靈察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以將事去官于時幽州州下滅一字夷寇以君爲御

史中承討伐其後磨滅又云鮮卑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年六十四光和六年卒龜之事迹不見

史傳其僅見於此碑者如此碑在今亳州界中云將事去官莫曉其語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右真蹟

後余守亳州徙碑置州學中

後漢小黃門譙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小黃門譙君碑云君諱敏字漢遼年五十七中平二年卒其文不甚磨滅而官閥無所稱述惟云肅

將王命守靜。輜光以遠悔咎而已。後漢宦者川事靈帝時尤盛。敏卒之歲。張讓等十二人封侯。於斯之時。能守靜遠悔。是亦可佳。然敏以一小黃門而立碑稱頌。於此可見宦官之盛也。治平元年四月三日書。右跋。

後漢熊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熊君碑。云君諱喬。字舉。舉上滅一字。其官闕不可詳考。其僅可知者。劉表時爲綏民校尉。後遷騎都尉。建安二十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一。其云治歐羊尚書。其字非訛闕。而以陽爲羊。蓋古文字少。故須假借。至漢字已備。而猶假用。何哉。後云太歲在甲申。上滅一字。以曆推之。當是丙申。又云碑師春陵福造。福上滅一字。當是其姓。其書顯字。皆爲類。按許慎說文。顯從熛聲。而轉爲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右集本。

後漢俞鄉侯季子碑歲月未詳。

右漢俞鄉侯季子碑。云君諱熊。字孟。下闕一字。廣陵海西人也。厥祖天皇大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子孫享之分源。而流枝葉扶疎。出王別胤。受爵列土。封侯載德。君光武皇帝之玄。廣陵王之孫。俞鄉侯之季子也。由是而後。文字缺滅。其稍稍可讀者。時得其一。二云。六籍五典。如源如泉。旣練州郡。卷舒委隨。化流南城。政猶北辰。三祀有成。來臻我邦。仁恩如冬日。威猛烈夏日。吏民愛若慈父。畏如神明。其後又云。採撫謠言。作詩三章。據碑文無卒葬年月。而其辭若此。似是德政碑。按後漢書。光武皇帝子曰廣陵思王荆。荆子

元壽等四人皆封鄉侯。史略而不載其名。俞鄉侯者不知爲誰也。思王荆之第幾子也。天皇大帝之語。自漢以來有矣。右集本。

後漢武榮碑歲月未詳。

右漢武榮碑云。君諱榮。字舍。集本作舍。和。治魯詩經章句。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爲州書佐郡曹

史。集本作文學。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年三十六。南蔡府君察舉孝廉。執金吾丞。孝桓大變。屯守玄武闕。加遇

害氣。遭疾殞靈。其餘文字殘缺。不見其卒葬年月。又不著氏族所出。惟其碑首題云。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云。治平元年五月六日書。右真蹟。

後漢秦君碑首歲月見本文。

漢碑今存者少。此篆亦與今文小異。勢力勁健可愛。蔡君謨題。

右漢熹平中碑。在南陽界中。字已磨。或作磨。非。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

此君謨過南都所題。乃皇祐三年也。今一紀矣。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又此集本與真蹟頗不同。故兩存。

右漢秦君碑。首題云。漢故南陽太守秦君之碑。秦君不知爲何人。碑在南陽界中。字已磨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

後漢元節碑歲月未詳

右漢元節碑文字磨滅不見其氏族。其可見者。纔數十字爾。云君集本無此字諱立。字元節。其先出自伊尹。其餘不復成文。其銘云。於穆從事。疑其姓伊而爲從事也。碑無年月而知爲漢人者。以其隸體與他漢碑同。爾。治平元年五月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殘碑歲月未詳 真蹟

右漢殘碑不知爲何人所存者。纔三十二字。不復成文。惟云高字幼知。其名高。又云漢一有中字與。復知爲後漢時人。而隸字在者甚完。體質淳勁。非漢人莫能爲也。故錄之。

後漢天祿辟邪字歲月未詳

右漢天祿辟邪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按後漢書。宗資。南陽安衆人也。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穰集本作襄鄧間。見之道側。迨今三十餘年矣。其後集錄古文。思得此字。屢求於人。不能致。尙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家於鄧。爲余模得之。然字畫集本或作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按黨錮傳云。資祖均。自有傳。今後漢書有宋均傳。云南陽安衆人。而無宗均傳。疑黨錮傳轉集本無此字寫宋爲宗爾。蜀志有宗預。南陽安衆人。豈安衆當漢時有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邪。史之失傳如此者。多矣。嘉祐八年臘日書。

【費鳳碑】元第九百九十一起坐一作坐起按古碑作望遠

【武班碑】元第五百五十一書云一無又歲一作

【曹騰碑】元第一百七十

【司隸楊君碑】元第六百九十一右漢故字攸同一作股躬益城一作

【樊常侍碑】元第一百四十二右漢序也一本無集錄錄字古碑二字嘉祐八年十月十四日

書一有此十字

【鄭固碑】元第五百四十一又曰一作治平元年四月十二日書

【田君碑】元第四百五十一今在一作為姓一作

【孫叔敖碑】元第二百八十一

【王元賞碑】元第六百四十一茂才一作治平元年五月二日書

【祝睦碑】元第三百一十一皆在今一作今

【祝睦後碑】元第三百二十一

【衡方碑】元第九百二十一

【張表碑】元第四百一十一漢故真蹟圈張君此下一去漢字

【張壽碑】元第六百七十一治平元年端午日書一有此八字

【侯君碑】元第六百三十一碑文一無繆矣一無矣字

【劉君墓碑】元第七百五十一

【北軍中候郭君碑】元第四百三十一

【司隸從事郭君碑】元第四百四十一

【魯峻碑】元第五百一十一司空一無故得此下一

【婁先生碑】元第五百一十一偶一作藹一作

【郭先生碑】元第五十一碑云此下一有輔成古碑作歷一作婁壽二字上一二十日一作十二日

【周府君紀功銘】元第八十一

【周府君碑】元第一百八十一碑按一無此桂陽一作桂水或湍峻一作

【周府君碑後本】元附一百八十一因出其碑而一無此

【費府君碑】元第七百一十一文字一無此於後一無於字一無磨滅不可識者八字一作八字已一作其卒一無多然一作

也此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齋書一有此十三字

【王君碑】元第六百一

【陳球碑】元第六百一十一

【敬仲碑】元第九百一十一

【無名碑】元第六百八十一

【蔡君頌碑】元第五百八十一

【唐君碑】元第八百八十一

【朱龜碑】元第三百三十一

【譙君碑】元第五百一十一

【熊君碑】元第九百一十一

【季子碑】元第九百三十一

治平元年六月五日書

【武榮碑】元第五百三十一

【秦君碑首】元第八百一十一

【元節碑】元第六百五十一

【後漢殘碑】元第三百三十一

其云辭一作其熙寧二年十月晦日山齋書十一有此字孟再一本此下夏日一作炎夏史略一無此誰也一無此天皇【至】有矣【十二字】

南古碑作

【

【

【

【天祿辟邪字元第七十一】集錄一無錄字

卷四

魏受禪碑歲月見本文。

右魏受禪碑。世傳爲梁鶴書。而顏真卿又以爲鍾繇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集本無此字。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猶稱王字。令是月丙午。集本漢帝使張惇奉纒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于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蓋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惇奉纒綬。而魏王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尙書令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蓋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二紀皆繆。而獨此碑爲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張惇奉纒綬者。辭讓往反。容集本始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爲繆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尤繆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魏公卿上尊號表黃初元年

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為梁鵠書。今人或謂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者。可為之流涕也。其鉅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豈以後世為可欺歟。不然。不知恥者無所不為乎。右真蹟

魏鍾繇表歲月見本文

右鍾繇法帖。二字集本作表者。曹公破關羽賀捷表也。其後書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集賢校理孫思恭精於曆學。余問孫君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思恭為余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二曆皆閏十月。而陳壽三國志所書時月。雖為簡略。然以思恭言考之。則合。按魏志。是歲冬十月軍還洛陽。其下遂書孫權請討關羽自効。於吳志。則書閏月權討羽。以魏吳二志參較。是閏十月矣。吳志又書十二月。權獲羽及其子平。魏志。明年正月。乃書權傳羽首至洛陽。蓋二志相符。乃權以閏十月方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陽。集本有陽字理可不疑。然則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此表可疑為非真。而今世盛行。復有兩本。字大小不同。小字差類繇書。然不知其果是否。姑並存之。以俟識者。治平元年七月廿六日書。右真蹟

又集本

右魏鍾繇書其辭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因述曹仁徐晃破關羽事。其後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按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摩陂。而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役。又古人賤啓不書年。此二事可疑。又云羽已被手刃。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爲仁所敗而走。後爲孫權兵斬於沮。與此帖不同。

魏劉熹學生冢碑歲月未詳。

右魏劉熹學生冢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余爲乾德令時。嘗以公事過穀城。見數荒冢在草間。傍有古碑。傾側半埋土中。問其村人爲何人家。皆不能道。而碑文磨滅不暇讀。而去後數年。在河北始集錄古文。思嚮所見穀城碑。疑爲漢碑。求之又數年。乃獲。按襄州圖經云。學生冢在縣東北。水經注云。魏濟南劉熹字德怡。博學好古。立碑載生徒百餘人。其不終業而卒者。葬于集本此。號學生冢。今碑雖殘缺。而熹與生徒名字。往往尙可見。蓋余昔所見。乃學生冢。而碑。魏時碑也。熹穀城令也。治平元年正月十日書。右真蹟。

魏賈逵碑歲月未詳。

右魏賈逵碑。魏志逵傳云。逵爲絳邑長。爲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爲將。怒逵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集本若。要殺我賢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云。援捕得逵。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囚於壺關土窖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集本有與魏志不

同。而此碑但云爲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事。如傳所載。不獨達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達生死。亦可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達與絳人德義。集本有俱隆字。碑不應略而不著。頗疑陳壽作傳。此二字。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注魏書。達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爲正。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魏鄧艾碑齒月未詳。

右鄧艾碑。考其事蹟終始。卽魏集本無此字。鄧艾碑也。艾嘗爲兗州刺史。據碑云。晉初嘗發兗州兵討叛羌。艾降。巫者傳言授以用兵之法。因以破羌。兗人神之。遂爲艾立廟。建碑紀其事。艾於三國時爲名將。嘗有大功。其姓名聞於世甚顯。史與兗人皆不應誤。而艾又二名不同如此。此君子所以慎於傳疑也。余謂古人艾又常通用。漢書曰。黎民艾安。與懲艾創艾。注皆讀爲艾。豈非鄧侯名艾音艾。而書碑者從省歟。後人讀史無音注。乃直以爲蒿艾之艾。而流俗轉失。久而訛繆。遂不復正。此理或然。覽者詳之。熙寧壬子正月晦日六一堂書。右真蹟。

吳九真太守谷府君碑鳳皇元年四月。

右谷朗者。事吳爲九真太守。碑無書撰人名氏。其序云。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出自顓頊。益爲舜虞。賜姓嬴氏。至于扉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谷氏在

吳不顯。史傳無所見。所謂豫章府君而下三世。皆莫知其名字。按秦本紀。非子邑於秦。而此與朗子永寧侯相碑。皆爲屏子。莫詳其義也。治平元年四月廿六日書。右真

吳國山碑歲月見本文。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冊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于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衆瑞並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祥瑞者。可以鑒矣。熙寧元年中元後一日書。右真

晉南鄉太守頌秦始中。

右南鄉太守司馬整。集本作晉南鄉太守頌。南鄉太守者。司馬整也。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孚。孚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曰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爲王。諡曰穆。整以魏成熙二年爲南鄉太守。是歲晉武受禪。改元泰始。泰始三年。徙整南陽。而南鄉人爲整建此碑。晉書地理志。當魏末。荊州分屬三國。而南鄉南陽皆屬魏。後晉武改南鄉爲順陽。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卽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鎮。陰城。當魏晉時。爲南鄉屬縣也。余貶乾德縣令時。得此碑。今二紀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書。真

晉南鄉太守碑秦始四年。

右南鄉太守碑。不著書撰人名氏。題曰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府君紀德頌碑。云君諱整。字孔修。太宰

安平王之孫。太尉義陽王之子。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孚。孚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爲王。諡曰穆。整以太始三年自南鄉太守徙南陽。而南鄉人共立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卽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鎮。按晉志不列南鄉郡。據此碑所載縣令名氏。有武陵築陽丹水陰城順陽析六縣。此蓋南鄉郡所治也。晉志但云南鄉。魏時屬荊州。武帝平吳。改爲順陽郡。而不著順陽治所。興廢屬縣之名。而獨此碑可見也。又整傳但云整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薨贈冠軍將軍。亦不言其爲宣威將軍南鄉南陽二郡守。皆其所漏略也。右集本。

南鄉太守碑陰集本。

右南鄉太守將吏三百五十人。分爲二卷。其磨滅者猶有二十餘人。人皆有邑姓名字而無次序。其名號有令。有長。有南閣祭酒。門下督。主簿。部督。郵監。汀督。郵部。勸農。五官掾。文學。掾。營軍。掾。軍謀。掾。府門。亭長。主記。史。待事。掾。待事。史。部。曲。將。部。曲。督。又有賊曹。功曹。議曹。戶曹。金曹。水曹。科曹。倉曹。鎧曹。左右兵曹。曹皆有掾。又有祭酒。有史。有書佐。有脩行。有從掾位。有從史位。有史。有小史等。魏晉之際。太守官屬之制。蓋如此。他書或時見一二。不能如此之備也。

晉陸曄碑歲月見本文。

右晉陸曄碑。曄爲宣威內史。建武元年卒。碑以咸和七年立。而碑後題云咸和七年歲在庚辰。咸和。成帝

年號也。成帝以泰寧三年八月卽位。是歲乙酉。明年改元咸和。據曆七年當爲壬辰。而此爲集本庚辰者。繆也。陸氏有二碑。余家集錄皆有之。據陸禕碑後題云。泰寧三年歲在乙酉。與今曆合。則當時曆官不應至咸和而頓爾差失。然則庚辰特書碑者。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晉蘭亭修禊序永和九年 集本

右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時。購募所得。集以爲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僞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不復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尙有所未傳。更俟博采。

范文度模本蘭亭序附

余嘗集錄前世遺文數千篇。因得悉覽諸賢筆蹟。比不識書。遂稍通其學。然則人之於學。其可不勉哉。今

老矣。目昏手顫。雖不能揮翰。而開卷臨几。便別精麤。若范君所書。在余集錄。實爲難得也。竊幸覽之。一作焉。

爲之忘倦。嘉祐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書。右真蹟。

書雖列於六藝。非如百工之藝也。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其稱范君者如此。不爲誤矣。滁山醉翁題。右真蹟。

又

自唐末干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宋興百年之間。雄文碩儒。比肩而出。獨字學久而不振。未能比蹤

唐之一此字無人。余每以爲恨。今乃獲見范君筆法。信乎時不乏人而患知之不博。不然。有於中必形於外。若

范君者。筆迹不傳於世。而獨傳其家。蓋其潛光晦德。非止其書閣不傳也。右真蹟。

又與前跋相類。疑是
稿本。今兩存之。

自唐末兵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聖宋興。百餘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

之隆。獨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蹤唐室。余每以爲恨。今迺獲見范君之書。信乎時不乏人而患聞見

之不博也。然若君之筆法。宜傳於世。久闕于家。蓋其潛光晦伏。非獨其書之闕也。右集本。

晉樂毅論永和四年。

右晉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紳死。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遂祕藏之。漸

爲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益爲可惜也。後有集本
有此

字甚妙二字。吾亡友聖俞書也。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考其文理。此本爲是。惜其不完也。右真蹟。

晉王獻之法帖歲月未詳。真蹟。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敝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集本無此三字。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又

獻之帖。蓋唐人所臨。其筆法類顏魯公。更俟識者辨之。右真蹟。

晉賢法帖真蹟。

右晉賢法帖。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精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王真蹟。集爲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羣臣。往時故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版。遂布於人間。後有尙書郎潘師旦者。又擇其尤妙者。別爲卷第。與劉氏本並行。至余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啓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忘勅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晉七賢帖

右晉七賢帖得之李不緒少卿真蹟無家不緒多藏古書然不知此爲真否七子書蹟世罕傳故錄之本集

宋文帝神道碑歲月未詳

右宋文帝神道碑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凡八大字而別無文辭惟以此爲表識爾古人刻碑一作碑刻正當

如此而後世鐫刻功德爵里世繁惟恐不詳然自後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鍾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此碑無文疑非宋世立蓋自漢以來碑文務載世德宋氏子孫未必能超然獨見復古簡質又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爲佳未有偉然巨筆如此者益疑後世所書按宋書文帝爲元兇劬所弑初謚曰景廟號中宗孝武立改謚曰文號太祖其墓曰長寧陵也右真蹟

宋宗愨母夫人墓誌歲月見本文

右宗愨母夫人墓誌不著書撰人名氏有誌無銘其後云謹牒子孫男女次第名位婚嫁如左蓋一時之制也按愨本傳與此誌歷官終始不同本傳云宋孝武卽位以愨爲左衛將軍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使討竟陵王誕入爲左衛將軍廢帝卽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卒此誌乃大明六年作誌云爲右衛將軍監交廣二州湘州之始興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始遷豫州監五州軍事又爲散騎常侍

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荊州大中正而傳皆略之也。愨，南陽涅陽人，而此誌云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又云窆於秣陵縣都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右集本。

齊鎮國大銘像碑天統三年集本。

右齊鎮國大銘像碑，銘像文辭固無足取，所以錄之者，欲知愚民當夷狄亂華之際，事佛尤篤爾。其字畫頗異，雖爲訛繆，亦其傳習時有與今不同者，其錄之亦以此也。

南齊海陵王墓銘歲月未詳。

右南齊海陵王墓銘，長兼中書侍郎謝朓撰。海陵王昭文者，文惠太子次子也。初，明帝鸞旣廢鬱林王昭業而立昭文，又廢爲海陵王而殺之，遂自立。按謝朓傳，朓當海陵王時爲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中書郎後遷尚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郎，而據傳，朓未嘗爲中書侍郎。史之闕也。按南齊書，劉悛爲長兼侍中，後魏臨淮王彧爲長兼御史中尉。南北史多有此名，蓋集本有長兼者三字。當時兼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之類也。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梁智藏法師碑普通三年真蹟。

右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敘，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三蕭碑法師者，姓顧氏，幾挹皆稱弟子。衰世之弊，遂至於斯。余於集古錄而不忍遺棄者，以其字畫集本作畫粗可佳，捨其所短。

取其所長，斯可矣。嘉祐八年五月晦日書。

陳張慧湛墓誌銘真觀二十三年立。

右陳張慧湛墓誌銘，不著書撰人名氏。陳隋之間，字書之法極於精妙，而文章頽壞。至於鄙俚，豈其時俗弊薄，士遺其本而逐其末乎？予家集錄所見頗多，自開皇仁壽而後，至唐高宗已前，碑碣所刻，往往不減歐虞，而多不著名氏，如錯耳君清德頌，或有名而其人不可顯，如丁道護之類，不可勝數也。慧湛，陳人，至唐太宗時始改葬爾，其銘刻字畫遒勁有法，旣之忘勸，惜乎不知爲何人書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右真蹟

陳浮屠智永書千字文歲月未詳。

右千字文，今流俗多傳，此本爲浮屠智永書，考其字畫，時時有筆法不類者，雜於其間，疑其石有亡缺，後人妄補足之，雖識者覽之，可以自擇，然終泯其真，遂去其二百六十五字，其文旣無所取，而世復多有，所作者字爾，故輒去其僞者，不以文不足爲嫌也。蔡君謨今世知書者，猶云未能盡去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又

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官集本作觀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也。右真蹟

大代修華嶽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大代修華嶽廟碑。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爲太安。故魏書興光無二年。而此碑云集本

有興光二字。二年三月甲午立者。蓋立碑後六日始改元也。其曰闡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於文

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弑。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弑。不得成君。集本無此十九字。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爲

帝。立廟稱宗。故以爲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仍稱魏。自是之後。

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可勝道

哉。然子於史家非長。故書之以待博學君子也。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三十日書。昔在南燕。自號醉翁。晚又更號六一居士。

右真蹟

又

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太安。而此碑書二年三月甲午立。蓋立碑後六日乃改元。故碑猶得稱二年也。其曰闡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於文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弑。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弑。不得成君爲一世。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爲帝。立廟稱恭宗。故以爲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誤。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多矣。右真蹟

後魏孝文北巡碑歲月見本文。

右魏孝文北巡碑。云太和二十一年修省方之典。北臨舊京。又云涉西河。出平陽。斜順唐達。指遊咸櫟。路邇龍門。遂紆雕軒。按後魏本紀。是歲正月乙巳北巡。二月次太原。至平城。四月幸龍門。以太牢祭夏禹。遂幸長安。汎渭浮河。迺東歸。與此碑所書皆合也。碑無題首。故依本紀爲北巡碑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右真蹟

後魏定鼎碑歲月見本文。

右魏定鼎碑。景明三年建。在今懷州。流俗謂之定鼎碑也。景明魏宣武年號也。碑云定鼎遷中之十年。按魏孝文以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陽。至此景明三年。蓋十年矣。右集本

後魏石門銘歲月見本文。

右魏石門銘。云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襄斜遂開。假節龍驤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羊祜開創舊路。詔遣左校令賈三德共成其事。起四年十月。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其餘文字尙完。而其大略如此。石門在漢中。所謂漢永平中所穿者。乃明帝時司隸校尉楊厥所開也。厥自有碑述其事甚詳。正始永平皆後魏宣武年號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魏神龜造碑像記歲月見本文。

右神龜造碑像記。魏神龜三年立。余所集錄。自隋以前碑誌。皆未嘗輒棄者。以其時集本無此字有所取於其間也。然患其文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獨其集本作以字畫往往工妙。惟後魏北齊差劣。而又字法多異。不知其何從而得之。遂與諸家相戾。亦意其夷狄昧於學問。而所傳訛繆爾。然錄之以資廣覽也。此碑字畫。時逾勁。尤可佳也。神龜。孝明年號。按魏書集本有神龜二字。三年七月辛卯。改元正光。而此碑是月十五日立。不知辛卯是其月何日也。當俟治曆者推之。嘉祐八年七月十一日書。右集本。

東魏任城王造浮圖記。歲月見本文。

右任城王造浮圖記。不著其名。云武定四年建。武定。東魏孝靜年號也。按後魏書。景穆皇帝子雲。雲子澄。集本有子相襲。爲任城王。其後國絕不封。其去孝靜時差遠。不知武定四年王任城者爲誰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東魏造石像記。歲月見本文。

右東魏造石像記。其碑云。大魏武定七年歲次己巳。武定。孝靜年號也。今世所行曆譜。惟髣頽運曆圖與今亳州宋退相紀年通譜爲最詳。而以頽所書推之。武定七年。歲當己巳。與此碑合。而武定止於八年。是歲庚午。東魏滅其事。與東魏北齊書亦合。而通譜以七年爲戊辰。八年爲己巳。又有九年爲庚午。而東魏滅。按孝靜以後魏大統十六年滅。是歲庚午。則知宋公所記甲子不繆。惟武定不當有九年。而七年不得

爲戊辰。此其失爾。蓋孝靜始卽位。改元天平。盡四年。而五年正月改爲元象。今通譜。天平止於三年。以四年爲元象。蓋自元象以後。遞差一年。故以武定七年爲戊辰也。苟不見斯碑。則運曆圖與通譜二家得失。其何以決。右集本。

魏九級塔像銘歲月見本文。 真贋。

右魏九級塔像銘。不見書撰人名氏。蓋北齊時人所作也。其年號見於文者三。曰真君九年者。後魏太武號也。又曰武定四年者。東魏孝靜號也。又曰天保三年者。北齊文宣號也。按高洋以後。周大統十六年。受東魏禪。是歲庚午。改元天保。三年壬申。此碑云歲在涪灘。是矣。碑文淺陋。蓋鄙俚之人所爲。惟其字畫多異。往往奇怪。故錄之以備廣覽。集本有云字。 治平元年三月廿三日書。

北齊常山義七級碑歲月見本文。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爲聲偶。頗奇怪。而字畫亦佳。往往有古法。碑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綦連公以天保九年造浮圖。天保。齊文宣年號也。北齊書有綦連猛而不爲常山太守都督儀同等官。不知此所謂綦連公者。何人也。嘉祐八年九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又

右常山義七級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文辭聲偶而甚怪。書字頗有古法。其碑首題云慕容儀同麴常山石。

氏諸邑義七級之碑。其文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綦連公。以天保九年爲國敬造七級浮圖一區。至天統中。使持節都督瓜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瓜州刺史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頻陽縣開國子樂平縣開國男慕容樂及散騎常侍郎驃騎大將軍前給事黃門侍郎繕州大中正食新市縣幹新除常山太守翹顯貴與功曹石子和等增成之。蓋北齊時碑也。綦連公不見其名。北齊有綦連猛。不爲常山太守。不知此何人。而慕容樂官兼刺史太守。並封兩縣。不可詳也。食縣幹入官銜。蓋當時之制。亦不可詳也。義者衆成之名。猶若今謂義井之類也。右集本

永樂十六角題附出。

右永樂十六角題名。不著年月。列名人甚多。皆無顯者。莫可考究。不知爲何時碑。其字畫頗怪而不精。似是東魏北齊人所書。十六角者。庸俗所造佛塔。其後又書云。造十六角鎮國大浮圖。則知爲塔矣。其謂之十六角。只見此碑。而後魏時又有常山義七級碑。蓋當時俚俗語類皆如此。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魯孔子廟碑附出。興和三年。

右魯孔子廟碑。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尚。集本當自有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備廣覽。右真蹟

北齊石浮圖記歲月見本文。

右齊造石浮圖記云河清二年歲在癸未河清北齊高湛年號也碑文鄙俚而鐫刻訛繆時時字有完者筆畫清婉可喜故錄之又其前列題名甚多而名特奇怪如馮戩郎馮貴買之類皆莫曉其義若名野又伽耶者蓋出於浮圖爾自胡夷亂華以來中國人名如此者多矣最後有馮黑太者予謂太亦音撻意隋末有劉黑闥吳黑闥皆以此爲名者太闥轉寫不同爾然隋去北齊不遠不知黑闥爲何等語也右集本

後周大像碑大象二年

右周大像碑宇文氏之事迹無足采者惟其字畫不俗亦有取焉翫物以忘憂者惟怪奇變態真僞相雜使覽者自擇則可以忘倦焉故余於集古所錄者博矣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真蹟

【魏受禪碑】元第七十二受禪此下一有壇字往返一作反

【魏公卿上尊號表】元第七十三至七十四鉅一作

【鍾繇表】元第九十小字二字上一有前字

【劉焯學生家碑】元第三百六十五

【賈逵碑】元第一百二十八

【鄧艾碑】元第七百五十一或然此下一有也字

【谷府君碑】元第九十二

【吳國山碑】元第三百四至三百五

【南鄉太守頌】元第九十二後晉武一有帝字陰城當魏晉時真蹟無城時二字集本有之

【南鄉太守碑】元附九十二紀德一作德

【南鄉太守碑陰】元第九十四二卷一作三卷

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史而盡列之。當時猶於其間以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耳。

右莆陽蔡君謨書。今十年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一有此五十六字

【陸階碑】元第一百三十七

【蘭亭敍】元第九百九十六數家一作諸家嘉祐八年六月一作八月十日。一有此八字

【范文度模本蘭亭敍】蔡君謨題跋附

右軍蘭亭最著今世。尚有塌本。祕閣一本。蘇才翁一本。周越一本。猶有氣象存焉。今觀撫倣。蓋得之矣。

嘉祐壬寅五月廿六日莆陽蔡襄。

【同前】

【又】唐末真蹟作室寂寞真蹟作窳唐室真蹟作賢於世真蹟此下有而字闕也真蹟此下有嘉祐七年五月句休日廬陵歐陽某十四字

【樂毅論】元第八十三論石此下有本字

【王獻之法帖】元第八百六十八】

【又】元第三百一十九】

【晉賢法帖】元第七百三十五】沈真蹟無此字

【晉七賢帖】元第七百三十六】

【宋文帝神道碑】元第四百四十九】鐫刻一作墓碑。此下一宋世有所字。士人一作士人。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

一有此十字

【宗愨母墓誌】元第一百五十三】

【齊鎮國大銘像碑】元第一百二十】

【南齊海陵王墓銘】元第八十五】

右海陵王墓銘。南齊謝朓撰。海陵王者。齊文惠太子之次子也。名昭文。初。明帝鸞旣廢鬱林王昭業而立昭文。又廢為海陵王而殺之。鸞立是為明帝。按朓傳。朓當海陵王時。為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中書部。後遷尚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郎。臣謝朓立。而傳不書朓為侍郎也。按齊書。劉悛為長兼侍中。魏臨淮王彧為長兼御史中尉。南北史多有蓋長兼似當時兼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也。此與前本不同。故兩存之。

【梁智藏法師碑】元第六
余於一無可佳一作所短一無

【陳張慧湛墓誌銘】元第六百一十三

【智永書千字文】元第四十六

【大代修華嶽廟碑】元第五百二十四
興光無一作無元也一作於史家一作

【後魏孝文北巡碑】元第八十九

【後魏定鼎碑】元第一百九

【石門銘】元第七百八至七百九

【神龜造碑像記】元第四百九

【任城王造浮圖記】元第八百三十五

【東魏造石像記】元第八百三十九
退相一作後魏此下一有永熙三年大統二字上一記甲子一作紀以決

此下一有然後知余之集錄不爲無益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二十二字

【九級塔像銘】元第四百七十七

【常山義七級碑】元第七十四

【永樂十六角題】元第九百八十五

【魯孔子廟碑】

元第二
百九十

【北齋石浮圖記】

元第九百
七十六

【後周太像碑】

元第二百
九十八

卷五

隋老子廟碑開皇二年。

右老子廟碑。隋薛道衡撰。道衡文體卑弱。然名重當時。余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錄之。唐人二字集本作其碑後。
所題唐人姓名。字皆不俗。亦可佳也。右真蹟。

隋余朱敞碑開皇五年。

右余朱敞碑。敞者。榮從弟彥伯之子也。按敞傳云。字乾羅。而此碑字天羅。傳云爲金州總管。而碑文爲徐州總管。碑文雖殘闕。然斑斑尙可讀。其述徐州事頗多。事爲史家不取。何也。不書其官。蓋闕繆也。其字不同。亦當以碑爲是。余於集錄正前史之闕繆者。多矣。治平元年二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隋龍藏寺碑開皇六年。

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隋開皇六年建。在今鎮州。

碑云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左威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奉勅勸獎州人一萬共造此寺其述孝僊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然北齊周隋諸史不見其父子名氏不詳何人也。右集本

又開皇六年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

龍藏此二字無

寺已廢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

此二字無

門書字頗佳第不見其

人姓名爾碑以隋開皇六年立

後題二字集本

張公禮猶稱齊按周武帝建德六年虜齊幼主高常齊遂滅

後四年隋建開皇之號至六年齊滅

蓋集本有已字

十年矣

集本有不

公禮尚稱齊官

此字無

何也嘉祐八年

九月廿九日書右真蹟

隋太平寺碑開皇九年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於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衆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羣賢奮力墾闢芟除至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而葩華美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爲文字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爲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爲文章止此爲佳矣文辭既爾無取而浮岡固吾儕所貶集本作鄙所以錄於此者第不忍棄其書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隋李康清德頌開皇十一年

右李康清德頌。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爲聲偶。而字畫奇古可愛。隴西狄道人也。其碑首題云。大隋冠軍將軍太中帥都督恆州九門縣令隴西李君清德之頌。予在河北時。遣人於廢九門縣城中得此碑。字多訛闕。其後題十一年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年上有二字訛闕。不可識。按隋書。開皇十一年歲在辛亥。其二字乃開皇也。大將軍在酉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右集本。

隋梁洋德政碑開皇十一年

右隋梁洋德政碑。在今蔡州新息。隋開皇十一年。行參軍事。四字集本。裴玉與州人爲息州刺史。梁洋建寶塔表德政碑。按隋書志。後周於新息置息州。至大業中州廢也。右真蹟。

隋韓擒虎碑開皇十五年

右韓擒虎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以隋高祖爲今上。乃隋人所撰。碑文屢言虎字。獨於名下去之。若避唐諱。此不可知也。今以碑文考隋書列傳。其家世官勳大略多同。惟其在齊爲河長防主。大都督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白超防主。轉洪超防主。傳皆無之。又遷和州刺史。而傳爲利州。皆史官之闕誤。當以碑爲是。而傳載閻羅王事甚怪。而碑無之。使其實有碑。不宣。集本。不書。以此見史家之妄也。治平元年六月

十日書。右真蹟。

隋陳茂碑開皇十八年。

右陳茂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隋書列傳載茂事尤多闕繆。傳云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後數載卒而碑歷敘爲高祖寮佐時官傳雖不書可也其自爲黃門侍郎後又爲行軍元帥長孫覽司馬又爲蜀王府長史太僕卿判黃門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等官史氏皆不書蓋其闕也。又據碑茂爲蜀王長史而傳爲益州總管司馬碑爲太僕卿而傳云太府皆史家之繆也。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闕。治平甲辰秋社日書。右真蹟。

隋蒙州普光寺碑仁壽元年。

右蒙州普光寺碑蒙州者漢南陽郡之育陽縣也。應劭曰育水出弘農盧氏南入于沔故後人於育加水爲清陽西魏置蒙州隋仁壽中改爲清州又爲清陽郡唐爲縣屬金州碑仁壽元年建猶曰蒙州旣而遂改清州矣碑無書撰人名氏而筆畫適美旣之亡。集本作忘。倦蓋開皇仁壽以來碑碣字書多妙而往往不著名氏惟丁道護所書常自著之然碑石在者尤少余每與蔡君謨惜之自大業已後率更與虞世南書始盛旣接於唐遂大顯矣。治平元年正月七日書。右真蹟。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仁壽二年。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

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甲辰治平初月十日莆陽蔡襄記

右啓法寺碑丁道護書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晚年書學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爲絕筆余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往往不著名氏每執卷惘然爲之歎息惟道護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錄千卷止有此爾有太學官楊襲者喜收書畫獨得其所書興國寺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爲佳物古人亦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正謂此也治平元年立春後一日太廟齋宮書右真蹟

隋鉗耳君清德頌大業六年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其碑首題云大隋恆山郡九門縣令鉗耳君清德之頌大業六年建字畫有非歐虞之學不能至也碑云君名文徹華陰朝邑人也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爲君長因以地爲姓曾祖靜仕魏爲馮翊太守祖朗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荆安寧鄧四州總管別駕安陸龍門二郡守而前史皆不載碑在今廢九門縣中余爲河北轉運使時求得之右集本

隋廬山西林道場碑大業十三年

右廬山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爲隋太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而字法老勁疑公之書也西林道

場者。僞趙將竺氏捨俗出家。名曇現。始居于此。晉太和二年。光祿卿陶範始爲現弟子。慧永造寺。而號西林。按兩京記。隋嘗更名佛寺爲道場。此碑大業十三年建也。顏魯公寓題碑陰百餘字。尤奇偉。今附于碑後。右集本。

又

右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在隋爲太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世或以爲公自書。公時年尙少。又字法與公書不同。不知何人書也。按集本有草蹟二字。兩京記。隋改佛寺爲道場。此碑大業中建。故謂之道場也。右真蹟。

唐孔子廟堂碑武德九年。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余爲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二字集本作矣。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集本遺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千文後虞世南書歲月未詳。

右虞世南所書。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爾。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耶。集本作也。熙寧辛亥續。右真蹟。

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武德六年

右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武德中建。而所述乃隋事也。其事迹文辭皆無取。獨錄其書爾。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難於驟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其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迺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乎。右集本。

唐幽州昭仁寺碑貞觀三年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集本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奮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呂州普濟寺碑貞觀二年許敬宗撰

右呂州普濟寺碑。呂州者霍邑也。唐高祖義兵起太原。始破宋。老生於此。義寧元年。乃以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更曰呂州。太宗十七年。遂廢也。右集本。

唐衛國公李靖碑顯慶三年當被下後同是許敬宗撰附此

右李靖碑。許敬宗撰。唐初承陳隋文章衰弊之時。作者務以浮巧爲工。故多失。其事實不若史傳爲詳。惟其官封頗備。史云爲撫慰使。而碑云安撫使。其義無異。而後世命官多襲古號。蓋靖時未嘗有撫慰使也。由是言之。不可不正。又靖爲刑部尙書時。以本官行太子左衛率。其封衛國公也。授濮州刺史。蓋太宗以功臣爲世襲刺史。後雖不行。皆史宜書。集本有而不書者闕也。六字。其餘略之可也。故聊志之。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右真蹟。

唐顏師古等慈寺碑真觀二年。

右等慈寺碑。顏師古撰。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爲陣亡士薦福。唐初用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世之主。而牽惑習俗之弊。猶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爲可喜邪。蓋自古文姦言以惑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也。惟其可喜。乃能惑人。故余於集本有其字。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謂此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隋郎茂碑真觀五年。

右隋郎茂碑。李百藥撰。其弟穎亦有碑。在今鎮府北大墓林中。余爲都轉運使時得之。隋書列傳言茂卒於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常以碑爲正。右集本。

又

碑在大墓林中。余爲都運使時得之。殆今蓋二十年矣。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御延和。放進士許將等及第。明日歇泊假。閑閱。遂書。隋書列傳。言茂卒于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爲正焉。右真蹟。

唐郎顥碑貞觀五年。

右唐郎顥碑。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顥父名基。字世業。而李百藥書顥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顥兄茂碑。亦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私無所諱避。而於書世次。四字集本作百藥書顥父。字而不名。不詳其義也。是以君子貴乎博學。集本有顥事唐爲大理卿。隋唐之時。服定律令。蓋法吏也。二十九字。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書。右真蹟。

唐郎顥碑陰題名歲月未詳。

右郎顥碑陰題名。柱國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國官一百七人。合一百三十九人爲一卷。柱國府長史司馬掾屬各一人。諮議記室司倉司功司戶司兵司鑿司法司田司士參軍事各一人。又有參軍事五行。參軍十人。典籤三人。常山國官國令大農各一人。常侍侍郎國尉各二人。典衛六人。舍人四人。城局廟長學官各一人。食官廐牧各四人。典府長一人。典府丞二人。親事七十五人。顥以正觀四年卒。此蓋唐制也。右集本。

唐九成宮醴泉銘貞觀六年。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卽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右集本。

唐歐陽率更臨帖歲月未詳。同是率更書。附此。

右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迺其餘事。豈止士人模楷。雖海外夷狄皆知爲貴。而後裔所宜勉旃。庶幾不殞其美也。右真蹟。

唐岑文本三龕記貞觀十五年。

右三龕記。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書。字畫尤奇偉。在河南龍門山。山夾伊水。東西可愛。俗謂其東曰香山。其西曰龍門。龍門山壁間鑿石爲佛像。大小數百。多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爲長孫皇后造也。右集本。

唐孟法師碑貞觀十六年。

右孟法師碑。唐岑文本撰。褚遂良書。法師名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少而好道。誓志不嫁。隋文帝居之京師。至德宮。至唐太宗十二年卒。年九十七。右集本。

唐皇甫忠碑貞觀十四年。

右皇甫忠碑。著作佐郎李儼撰。忠爲泰州龍門令。歲滿。縣民前左勳衛裴公隱等一千三百人申省請留。八座報云。公等請來遲晚。縣令今已替訖。好人堪用。縣國共須。豈一縣士庶獨懷愉或作悵。惜所請不允。忠以唐太宗時爲令。當時臺省文字。如此可愛。秦州者。義寧元年。以河中之汾陰龍門置治汾陰。武德二年。徙治龍門。太宗十七年。州廢。今碑後列縣人姓名。有錄事鄉長鄉老里正縣博士助教佐史等。今之縣吏。惟錄事里正。其名在爾。右集本。

唐辨法師碑

顯慶三年當載于後。同是李儼撰。附此。

右辨法師碑。李儼撰。薛純陀書。純陀。唐太宗時人。集本有也字。其書有筆法。其遒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意其當時必爲知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然其所書。亦不傳於後世。余家集錄。可謂博矣。所得純陀書。祇此而已。如其所書。必不止此而已也。蓋其不幸堙沉泯滅。非余偶錄得之。則遂不見于世矣。迺知士有負絕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於後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治平元年閏五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孔穎達碑真觀二十二年。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磨滅。然尙可讀。今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勅共修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繆。不疑以冲遠爲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集錄。所得以正。

其訛舛者亦不爲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翫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集本無此六字。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真蹟。

唐薛稷書真觀永徽之間

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顏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見楊褒家所藏薛稷書。君謨以爲不類。信矣。凡世人於事。不可一概。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褒於書畫。好而不知者也。畫之爲物。尤難識其精麤真僞。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其意。披圖所賞。未必是乘筆之意也。昔梅聖俞作詩。獨以吾爲知音。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乘筆之人本意也。右集本。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永徽元年顏有意書。

高聯之名。於義不安。頗疑有意得於古碑之訛缺爾。存之以俟博學者。右集本。

唐徐王元禮碑咸亨三年

右徐王元禮碑。崔行功撰。趙仙客書。元禮。唐高祖子也。以碑考傳。年壽官閥悉同。而碑云使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又云贈太尉。使持節大都督冀相貝滄德隸魏博等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傳云爲徐州都督。又云贈冀州大都督。傳既簡畧。又都無法。而碑之所書亦失也。蓋刺史非兼州之官。都督非

一州之號。碑云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而傳獨爲徐一州刺史。此其失也。當如前史持節秦涼州諸軍事。秦涼二州刺史。乃爲得爾。其書贈官。則如碑之書是矣。蓋爲一州刺史而兼督八州軍。集本有事爾都者有所兼總之名也。此特小故。而余區區辯之者。前史失之久矣。又國朝自削方鎮之權。而節度使都督無復兼州。而舊名不除。是節度都督自施於己。此不可不正其失也。治平甲辰中元日書。右真蹟

唐龍興宮碧落碑咸亨元年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爲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公譔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來。集本無此字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有二白鴿飛去。而篆刻宛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梓。乃高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訓誼譔。譔爲妣妃造石像。按唐書。韓王元嘉有子訓誼。譔而無譔。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在總章三年。集本有立碑二字後十八年。集本有史字有子訥。不足怪。而不應無譔。蓋史官之闕也。嘉祐八年十月四日書。右真蹟

唐智乘寺碑咸亨四年

右智乘寺禪院。集本有碑字者。唐鄭惠王所作也。惠王名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有子十八。列于碑後。而第五子樂陵公闕其名。按唐書宗室世繫表。集本有作譔樂陵公名球。不知碑字。何爲獨闕也。今唐書年表。以嗣王

敬爲璈。樂平公珪爲樂安公。新平公璣爲遂。三者皆史家之失。當以碑爲正。世繫譜牒。歲久傳失。尤難考正。而碑碣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故集古所錄。於前人世次。是正頗多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吳廣碑總章二年。

右吳廣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廣字黑闥。唐初與程知節秦叔寶等俱從太宗征伐。後與殺建成有功。至高宗時爲洪州都督。以卒。然唐書不見其名氏。惟會要列陪葬昭陵人。有洪州刺史吳黑闥。亦不知其名廣也。其名字事蹟。幸見於後世者。以有斯碑也。碑字稍磨滅。世亦罕見。獨余集錄得之。遂以傳者。以其筆畫之工也。故余嘗爲蔡君謨言。書雖學者之餘事。而有助於金石之傳者。以此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九門縣西浮圖碑上元三年。

右九門縣西浮圖碑。唐應詔四科舉董行思文清河傅德節書。題云九門縣合鄉城人等爲國建浮圖之碑。浮圖在智矩寺中。寺今亦廢。碑上元三年建。按唐有兩上元。此碑云歲在丙子。乃高宗上元三年也。肅宗上元三年。歲在壬寅爾。右集本

唐陶雲德政碑永淳三年。

右唐申州錄事張義感撰。雲字大舉。河南伊闕人也。高宗時爲恆州刺史。碑永淳三年立。予爲河北轉運

使至真定府見碑仆在府門外半埋地中命工掘出立于廡下字爲行書筆蹟逾麗而不著書者姓名惜哉右真蹟

隋汎愛寺碑大業五年 誤真此

李伯藥集本作樂下同字僅存其下磨滅而書字猶可辨疑此碑伯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暑鬱然覽之可以

忘勸治平丙午孟饗攝事齊宮書南譙醉翁六一居士右真蹟

【老子廟碑 元第二 百四】

【余朱傲碑 元第三百 三十五】 殘闕一作缺

【龍藏寺碑 元第十七 十七】

【又】已廢一作廢

【太平寺碑 元第四百 四十六】

【李康清德頌 元第二 十八】

【梁洋德政碑 元第二百 二十九】

【韓擒虎碑 元第九百 九十二】

【陳茂碑 元第八 百二】

【普光寺碑】元第二百五十

【啓法寺碑】元第三百五十

【鉗耳君清德頌】元第三十九

【西林道場碑】元第十五

【孔子廟堂碑】元第一童兒一作兒

【虞世南書】元附四續此下一

【長壽寺舍利碑】元第四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一有此致治一作至治

【昭仁寺碑】元第七百

【普濟寺碑】元第三百廢也一無也字

【李靖碑】元第四百

【等慈寺碑】元第四百

【郎茂碑】元第十八

【又】爲都此下一延和此下一正焉一無焉字

【郎穎碑】元第十九

【郎穎碑陰題名】元第二十

【九成宮醴泉銘】元第十七

【率更臨帖】元第五十四 美也一無也字

【三龕記】元第三十四

【孟法師碑】元第三十六

【皇甫忠碑】元第六十五 佐郎一無 縣國一作 爲令一作 治平元年五月二日書九有此

【辨法師碑】元第八十二

【孔穎達碑】元第七十二

【薛稷書】元無 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一作有不好而不知者。得者。一作

【益州學館廟堂記】元第一

【徐王元禮碑】元第九十九

【碧落碑】元第十三

【智乘寺碑】元第四百一十七 何爲此下一

【吳廣碑】元第九百四十八

【九門縣西浮圖碑】元第七十五【智炬】一作炬

【陶雲德政碑】元第十二【真定府】一無府字

【汎愛寺碑】元第六百【此碑在邢州。隋大業五年立。合次啓法寺碑。誤。實卷末。

卷六

唐八都壇實錄歲月見本文

右八都壇實錄撰人名元質。不見其姓。又不著書人名氏。其字畫亦可愛。碑首題云大唐八都壇神君之實錄。其文云。都望八山之始壇也。此地名山。封龍之類。有八。因壇立廟。遂爲號焉。封龍山在今鎮州。其餘七山。不見其名。又云。漢光和中。有碑而令亡。此碑。垂拱三年立。右集本

唐魏載墓誌銘歲月見本文

右魏載墓誌銘。其序云。祖徵。諡曰文正。父叔玉。光祿卿。載以弘文生對策。居甲。授太常寺奉禮郎。以疾謝職。尋調懷州司兵參軍。屬集本作維。下同。揚詭道。不戢斯焚。譴及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終於嶺外。春秋三十有二。所謂惟揚詭道者。乃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誅武后不克也。時敬業以前。齎屋尉魏思溫爲軍師。集本所謂譴及宗姻者。疑敬業敗。載坐思溫竄死嶺南耳。今據新唐書宰相世繫表。鄭公諸房。都無思溫集本作帥。

及載而叔玉但著一子膺爲祕書丞。豈載以官卑貶死無後而歿不見耶。載死不幸而家譜不錄。史官不書。八字。第本作家譜。史官不錄。非事載斯誌而誌錄於余。其遂泯滅於無聞乎。治平元年四月廿三日書。石真蹟。

唐乙速孤神慶碑載初元年。

右乙速孤神慶碑。弘文館學士苗神客撰。神慶。唐初仕三衛。高宗時爲太子右虞候副率以卒。乙速孤氏。在唐無顯人。惟以其姓見於當時者。神慶一人而已。元和姓纂但云代人。隨魏南徙而已。其敘神慶世次又多闕繆。而此碑所載頗詳。云其先王氏。太原人。右闕文。代祖顯爲後魏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遂爲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隋益州都督。父晟。唐驃騎將軍。乙速孤氏世無可稱。而其姓出夷狄。莫究其詳。惟見於此碑者。可以補姓纂之略。以備考求。故特錄之。右集本。

唐薛仁貴碑天寶二年。

右薛仁貴碑。苗神客撰。云公諱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也。唐書列傳云。仁貴。絳州龍門人。又不云名禮。余家集錄。薛氏碑尤多。據仁貴子楚玉碑。亦云父仁貴爾。仁貴爲唐名將。當時甚顯著。往往見於他書。未嘗有云薛禮者。仁貴本田家子。奮身行陣。其僅知姓名爾。其曰名禮字仁貴者。疑後世文士或其子孫爲增之也。列傳又載仁貴降九姓事。云軍中爲之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仁貴卒於永淳中。碑以天寶中建。不載漢關之歌。不應遺略。疑時未有此歌。五字。集本作當時無此歌。亦爲後人所增爾。治平元年端午。

日書右真蹟

唐尹氏闕文歲月見本文

右尹氏闕文在襄州。題云唐孝子尹仁恕闕。萬歲通天二年旌表。萬歲通天則天之年號也。可謂昏亂之世矣。然尹氏猶見旌表。孔子以謂忠信可行於蠻貊。信矣。孝悌見尊於昏亂也。

唐尹孝子旌表文歲月闕

唐之致治之意深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惜也。右集本

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貞觀五年誤聯在此

右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文字磨滅。僅可見其髣髴。蓋孝悌之爲名人之所甚慕。而旌表非爲一世勸也。故特錄之。惜其將遂不見於後世也。其文辭筆畫亦自可佳。然不專取乎此也。右集本

唐渭南令李君碑壘曆元年

右鴻州渭南縣令李君清德碑。馬吉甫撰。按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慶山。鴻門渭南高陵櫟陽置鴻州。大足二年廢。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同前

右渭南令李君碑。其首題云大周鴻州渭南縣。按新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

遂以渭南慶山鴻門高陵以置鴻州。大足二年州廢矣。右集本。

唐流杯亭侍宴詩歲月見本文。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陽。留宴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般仲容書。開元十年。汝水壞。亭碑遂沉廢。至正元中。刺史陸長源以爲嶠之文。仲容之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爲記。刻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愛。右真蹟。

同前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汝州温湯。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般仲容書。開元中。汝水壞。其碑亭亦沉沒。貞元中。陸長源爲刺史。以爲嶠序。仲容書。絕代之寶也。乃爲之造亭立碑。自記其事於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賢者。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者。特以仲容書爾。是以君子患乎多愛。右集本。

唐司刑寺大脚跡勅長安二年。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閣。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

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有集本無此字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韓覃幽林思武后時

右幽林思。廬山林藪人。韓覃撰。余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年。始集古金石之文。發篋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陽。凡再登嵩獄。其始往也。與集本作以梅聖俞揚子聰俱。其再往也。與謝希深尹師魯王幾道揚子聰俱。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謝希深揚子聰已死。其後師魯幾道聖俞相繼皆死。蓋遊嵩在天聖十年。是歲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蓋三十一年矣。遊嵩六人。獨余在爾。感物追往。不勝二字集本作可爲。愴然。六月旬休日書。右真蹟

唐武盡禮寧照寺鍾銘景龍三年

右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稱之見於文字者。豈其工書如盡禮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爾。余每得唐人書。未嘗不嘆今人之廢學也。右真蹟

唐韋維善政論先天元年

右韋維善政論。著作郎楊齊哲撰。維先天中爲坊州刺史。齊哲所撰。其實德政碑也。特異其名爾。余嘗思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爲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如齊哲之文。初無高致。第易碑銘爲論贊爾。右集本

唐令長新戒開元中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致集本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與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華陽頌天寶九年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

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右集本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開元五年。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爲余言邕之所書，此爲最佳也。右真蹟

唐李邕嵩嶽寺碑開元二十七年。

右嵩嶽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胡英書。英之書，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後魏孝明帝之離宮，初名閑居寺。仁壽二年，改爲嵩嶽寺也。右集本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開元十五年。

右端州石室記，唐李邕撰，不著書人名氏，考其筆蹟，似張庭珪書，疑庭珪所書也。右集本

唐獨孤府君碑歲月闕。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誠書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祇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府君諱冊。字伯謀。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其終始。右集本。

同前歲月闕。

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人家多有之。而余所得。蓋二面也。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蕭誠書。世數數有之。而此尤佳也。右真蹟。

唐裴大智碑開元二十九年。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錄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模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冊碑。字體同而最佳。冊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集本有焉字。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張嘉正碑開元二十六年。

右張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集本有按字。李絳論事集。言吐突承瓘欲於安國寺爲憲宗立紀聖德碑。乃先立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疏論以爲不可。憲宗遽命以牛百頭拽碑倒。蓋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樓。此碑有鄰又三字集本作文。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然後建立。蓋今昔所爲不同。各從其便爾。

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 已上六碑類李邕所撰不以歲月爲序。

唐郭知運碑銘開元十年。

右郭知運碑銘蘇頲撰其書知運子四人皆有次第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張說亦爲集本有郭字知運撰

碑其書知運子與頲集本有此碑二字正同而唐書知運傳書其子二人而無英奇英協英彥但云二子英傑英

奇而已十八字集本作英傑英奇而無英奇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史家集本作官闕略尙或有之英又嘗爲

西川節度集本有使字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失集本作差其世家而集本有蘇張二字二公作銘在郭知運卒後不遠亦不

應闕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也姑志集本作誌之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真

唐御史臺精舍記開元十一年。

右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爲疑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當國畏

武三思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絕人望因薦

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賴劉幽求張說救護得免後爲宰相陷

幽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

怖小人使不爲惡又爲虛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爲可知也故錄之于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

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右真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開元十四年。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事迹。余無所取。所錄者。以慈書爾。慈之書。體兼虞褚。而適麗可喜。然不知爲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旣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錄之博。慈所書碑。祇得此爾。尤爲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廿日書。右真蹟。

唐景陽井銘開元二十一年。

右景陽樓下井銘。不著撰人名氏。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爲集本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其十一二。叔寶事。前集本無此字。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尙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華嶽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集本有十字。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集本有錄爲十卷四字。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

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集本有歲在二字。丙午。集本有歲在二字。是歲。天子集本有躬字。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

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集本有歲在二字。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

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立。蓋二字集本。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

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

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集本有作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

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石臺道德經歲月見本文。

右老子道德經。唐玄宗注。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修宮齋等州。皆立石

臺。刊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此本在懷州。右集本。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歲月見本文。

右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并書注諸王列名。附唐玄宗諸子三十人。其一。是爲肅宗。其七。不及得封而

早夭。唐書列傳所載二十二人。以注經列名于此者十八人。集本有明皇既按書道德經七字。道士尹愔奏請懷州依京

樣摹勒石臺。乃開元二十五年也。皇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廢。二十六年。始立忠王璵爲皇太子。二十七年。

始更名紹。則當書注時。不得有皇太子紹也。信王瑑。義王珙。豐王珙。陳王珪。涼王璿。汴王璿。皆以二十一

年封當書注時皆年幼。疑字。集本有。未能書而作。又。今經注字皆一體。疑非諸王所書。而後人追寓其名爾。

舊唐書以信王瑁爲瑄。濟王環爲瓌。壽王瑁爲瑁。瑁名。集本有。別字。見於武惠妃碑爲瑁。與此同。當爲瑁也。集本

無也。字有不。疑而三字。此碑列名既可疑。則環瑄二名未知孰是也。嘉祐八年癸卯九月十日書。石真蹟。

唐陝州盧奐廳事讚開元二十四年。

右盧奐廳事讚唐玄宗撰并書。奐爲陝州刺史。玄宗行幸過陝州。書其廳壁而刻之。石集本。

唐鶴鶴頌歲月闕。

常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鶴鶴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

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襲。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石集本。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歲月闕。

右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并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鶴鶴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

之老君廟也。石集本。

唐裴光庭碑歲月見本文。

右裴光庭碑。張九齡撰。玄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

資格。非獎勸之誼。諡曰克平。帝聞。特賜諡曰忠憲。今碑及題額。皆爲忠獻。傳云撰搖。集本。山往則。而碑云。

往記。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建此碑。玄宗自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爲是。集本有也字。治平元年三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萬回神迹記碑開元二十五年。

右萬回集本有神迹三字碑。徐彥伯撰。其事固已集本作可怪矣。玄宗英偉之主。彥伯當時名臣也。而君臣相與尊寵。

稱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

嚮。集本有故。得享豐饒七字。而爾徒二字。集本作喜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

書。右真蹟。

唐安公美政頌開元二十九年。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惟其筆畫遒麗。不類婦人。

所書。余所集本無此字。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二字。集本作甚。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常與蔡君謨。

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集本作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集本有楷書手三字。陳游瓌等書。

皆有。蓋集本有唐之二字。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

蓋忽不爲爾。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丘繆帥愈之類。集本有又字。不可勝數也。非余錄。

之。則將遂泯然於後世矣。余於集古。不爲無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開元二十九年。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集本有林諤撰三字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

于顯德。凡爲千卷。唐居其十七。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

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

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識者當爲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真蹟。

唐郎官石記歲月闕。

右唐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旭書。旭以草書知名。此字真楷可愛。記云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郎官姓

名列于次。而此本止其序爾。右集本。

唐開元聖像碑天寶元年。

右開元聖像碑。陳知溫書。唐開元之治盛矣。至於天寶而溢焉。方其盛時。人主意氣之驕。超然遂欲追真

隱於雲表。其夢寐恍惚。集本作惚云有見焉者。雖是非真僞。難明於杳藹。亦其注心於物。精神會通。集本作通會志

苟至焉。無不獲也。唐書著集本作紀玄宗事。至於神仙道家。頗集本作類不詳悉。而此碑所集本作此字載夢真容事最

備。故特錄之。以見其集本作當時君臣吁俞相與言語者。止於如此。集本無此字此俾覽者得以迹其盛衰治亂云。右真蹟。

唐大照禪師碑歲月見本文。

右大照禪師碑。唐吏部員外郎盧僎撰。伊闕縣尉集賢院待制兼按理史惟則書。碑。天寶元年立。唐世分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及惟則也。右集本。

唐舞陽侯祠堂碑歲月見本文。

右舞陽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則八分。徐浩篆額。天寶二年。縣令張紫陽修樊噲廟文及書家。皆可愛也。右集本。

唐崔潭龜詩天寶五年。

右崔潭龜詩。蔡有鄰書。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者多矣。李潮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字尤佳。若石經藏讚。崔潭龜詩。與三代彝鼎銘何異。右真蹟。

唐興唐寺石經藏讚開元中。

右興唐寺石經藏讚。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世。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爲苑成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相稱也。余家集錄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讚。故尤寶之。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閱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強於學也。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開元十六年。

右盧舍那珉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八分者四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十七字集本作韓擇木等四家爲最。而有鄰特爲難得。慶曆中。今昭文韓集本作相公在定州。爲余得此本。余所集錄。自非衆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右真蹟。

唐植柏頌天寶元年。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世者頗多。蔡有鄰甚難得。而李潮僅有。亦或作爾皆後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也。右集本。

唐美原夫子廟碑天寶八年。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岳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何縣。岳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集本有定字法邪。至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羲獻父子爲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集本有則字皆不爲法。其藝誠爲精絕。然謂必爲法則。初何所據。所謂集本無此二字天下孰知夫正法哉。岳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傳覽。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唐鄭預注多心經天寶九年。

右鄭預注多心經。不著書人名氏。疑預自書。蓋開元天寶之間。書體類此者數家。如擣練石韓公并記洛祠志皆一體。而皆不見名氏。此經字體不減三記。而注尤精勁。蓋他處未嘗有。故錄之而不忍棄。矧釋氏之書。因字而見錄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錄之意。覽者可以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熱。翫此以忘暑。因書。右真蹟。

【八都壇實錄元第三十】文云。一作曰。

【魏載墓誌銘元第五百六十四】居甲。一作高甲。

【乙速孤神慶碑元第八百五十二】代祖。二字上一治平甲辰社日書。一有此七字。

【薛仁貴碑元第六百五十二】

【尹氏闕文元第一百六十二】

【尹孝子旌表文元附一百六十二】深矣。此下一有乎字。

【孝子張常消旌表碣元第三十二】

【渭南令李君碑元第一百二十九】

【流杯亭侍宴詩元第二百二十二】臨汝。此下一有溫字。

【同前】碑亭。一無碑字。

【司刑寺大脚跡敕】元第五百二十二【脚跡佛跡敕】一作佛跡敕記若斯此下一時字甚也一作盛也斯民人

【幽林思】元第二十九

【寧照寺鍾銘】元第五百九十六

【韋維善政論】元第八百五十八【治平甲辰秋社日書】一作此八字

【唐令長新戒】元第三百九

【華陽頌】元第二百一十七【所以貪畏之心】一作所貪所畏之心一作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於彼此下一其字笑也

一有已字治平元年正月四日書一作此九字

【有道先生葉公碑】元第二百四十四【為最】一作最為

【嵩嶽寺碑】元第一百十七

【端州石室記】元第四百十四

【獨孤府君碑】元第四百十七【伯謀】一作仲謀

【同前】缺一字也

【裴大智碑】元第四百三十五

【張嘉正碑】元第六百二十三

【郭知運碑】元第三十七知者此下一有注云英又紀德碑云知運第七子也今碑與唐書互見者五人尙闕其二

【御史臺精舍記】元第三百七十三

【張尊師碑】元第六百七十

【景陽井銘】元第六百六十二皆磨一無皆字

【華嶽題名】元第四百二十一開元二十三年真蹟誤作丙午集本改作丙子其實歲在乙亥其無歲月不可次第者別爲一卷

第十跋後一有此十五字

【石臺道德經】元第七至七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元第十玼一作盧陵歐陽某家藏七有此

【盧奐廳事讚】元第九十五

【鶴鴿頌】元無卷第【沂公】二字上一有二字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元第七十九

【裴光庭碑】元第四百五十七

【萬回碑】元第三百七十八

【安公美政頌】元第二百五十二師丘一作求

【鐵彌勒像頌】元第七百

【唐郎官石記】元第九十

【開元聖像碑】元第二百九十七
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初伏日書。十二有此字。

【大照禪師碑】元第五十八

【舞陽侯祠堂碑】元第六十三

【崔潭龜詩】元第五十四

【興唐寺石經藏讚】元第四百八十六

【盧舍那琅像碑】元第二百三十三
余所集錄自。五字一作所集錄目。

【植柏頌】元第一百五十九
植。一作甚難。一作差難。

【美原夫子廟碑】元第九百七十七

【鄭預注多心經】元第七百八十二

